

Chopin's original manuscript

罪 與 罰



譯 燕 農 草

原 版 樣 本

上



MG
3512.44
36
=1

未名叢刊之一

罪
與
罰
(上)

俄國 陀思妥夫斯基 著
章叢燕 譯



3 1774 0564 8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版：一至一千五百册

序

我很歡喜這本書終於印出來了，我知道幾年來催着要看此書的認識的和不認識的許多朋友也一定會同樣歡喜的。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本偉大的動人的書，賢明的讀者自己去與實評判吧，我在這里只替自己的拙劣的譯筆抱歉一下。這樣太悽慘的小說，裏面充滿了被侮辱與損害的窮人，兇手，妓女，酒徒等等的內外生活的描繪，不宜于讓堂皇的學者之流藉以展露個人的才學，在我只是因為愛之而勉盡薄力將就老實地翻過來，給一般讀者看個粗枝大葉而已。全書都是直譯的。希望熱心的朋友能幫助我，使此書再板時（若是可以再板的話）可以成爲更可讀的譯本。

我是根據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重譯的，時常也用俄文原本對照。在全

部的工作中，在英俄文兩方面與我以幫助，我要在此致謝者有 Mr. Polavoy, Mr. and Mrs. Shadick。我們發見英譯本中也常有錯，和窮人的英譯本一樣，不禁嘆翻譯之難，因為那譯者乃是極著名的，她幾乎把都介涅夫，契訶夫，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著作全部譯完了，其他俄國作家的作品還在在外。

可惜素園還在病中，不然這個譯本或者會更可讀的，他曾爲我（也是爲讀者）那麼悉心地用俄文原本從頭至尾地校閱過窮人，而且他又是那般愛陀思妥夫斯基。這譯本也就獻給他吧。

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叢燕寫于北平市。

罪
與
罰

卷

一

第一章

在七月初的一個例外炎熱的晚上，一個青年人從他在S地坊所住的樓頂裏出來，慢慢地走着，好像躊躇似的，向K橋走去。

他順利地避免了在樓梯上遇見他的女老板。他的樓頂是在一座高高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脊下面，與其說是像一個房間，還不如說是像一個食櫥。供給他以樓頂，膳食，和侍候的女老板，在下一層樓住着，每次他出去的時候，他一定要從她的廚房經過，廚房的門不變地老是開着。每次這青年人經過的時候，他便有一種不舒服的，受驚的情感，使他皺眉而且覺得害臊。他欠他的女老板的錢欠得無法了，就怕遇見她。

這並不是因為他卑怯而且下流，十分相反；但是在過去有些時，他在一種用力太過了的，易受刺激的情形中，幾成憂鬱病了。他變得如此完全地聚精會神于自身，與友朋隔離，他不但怕遇見他的女老板，無論誰他都怕遇見。他為貧窮壓毀了，但是關於他的地位的焦慮近來已不復重壓他了。他已經不注意于實際上重要的事情；他所有要這樣作的慾望盡消失了。無論什麼事情，無論什麼女老板所能作出來的，于他都沒有一種真正的恐怖。但是在樓梯上被停止住，勉強去聽她的瑣碎的，不相干的閑話，聽她要錢的麻煩的要索，威嚇和怨言，並且絞他的腦汁找藉口，去搪塞，去撒謊——不，不那樣，他寧願像貓一般爬下樓梯，不被看見的溜出去。

不過這天晚上，在出來到街上的時候，他變得敏銳地覺出他的恐怖了。

『我要去嘗試像那樣的^①一件事情而被這些小事驚嚇了，』他想，帶着一幅古怪的笑容。『哼……是的，一切都在一個人的手中，而他却讓這一切都因怯懦失去

了，這是一句格言。要知道人們所最怕的是什麼，一定是很有趣的。走一步新路，說一句新話，是他們所最怕的。……但是我正說的太多了。就是因為我喋喋不休的，所以我什麼事都沒作。或者正是因為我什麼事都不作，我才喋喋不休的。上一個月我學習喋喋，在我的洞裏一輪幾天地思想着……殺巨人的捷克。我現在爲什麼往那里去呢？那件事情我能幹麼？那件事情重大麼？一點也不重大。那只是開我自己的心的一個空想，一個玩意！是的，或者就是一個玩意。」

街上的熱可怕：無風，騷亂，以及牆粉，棚架，磚瓦，和灰塵圍繞着他，以及那特別的彼得堡的臭氣，一般在夏天不能出都會的人對於這種臭氣是十分熟悉的——這一切在這個青年人的已經疲憊不堪了的神經上苦痛地作用着。小酒館在這都會的那一塊特別多，從那些地方發出來的不能忍受的臭氣，和他所不斷遇見的醉人（雖然這是一個工作的日子），完成了這幅畫圖的令人難堪的苦狀。一種深沈的厭惡的表情在這青年人的溫文的臉上閃射了一刹那。順便地說一說，他是例外地英

俊，超過平均一般人的高度，苗條，骨架很適襯，帶着美麗的黑黯的眼睛和黑黯的棕黃的頭髮。不久他沈入深邃的思想裏去了，或者更正確地說，沈入完全的心靈的空漠中去了；他只是走着，並不觀察在他四周的是些什麼，而且並不願去觀察。他時常由于自言自語的習慣，說出些他剛才自白的話來。在這些瞬間，他便覺出他的理想有時是糾纏起來了，他自己是很軟弱的；有兩天他幾乎就沒有嘗食物。

他穿的如此壞，就是一個慣于襤褸的人，穿着這樣破衣在大街露頭，都要害臊的。不過在這都會的那一區裏，差不多無論如何缺乏衣服都不會惹出驚異的。因為靠近乾草市場的緣故，許多壞性質的營業所，和佔優勢的作生意和作工階級的人口，擁擠在彼得堡的中心的大街小巷裏，模樣如此千變萬化的在街上都可以看見，沒有人物，無論如何古怪，會使人驚異的。但是在這青年的心中却有着這樣積壓的辛酸和侮辱，他不願青年人的過于講究的性質，在街上毫不注意他的破衣服。當他遇見熟人或舊同學——他們，的確，在什麼時候他都不願遇見——的時

候，事情便不同了。然而當一個醉人，不知爲着什麼緣故，正坐在一輛大馬車被一匹拉重貨車的馬曳往某處去，當他驅車過去的時候，忽然向他喊道：『噫這里，德國賣帽子的！』盡力呼喊而且指着他——這青年人猝然停住，戰兢兢地抓住他的禮帽。這是從綏默爾曼那里買的高的圓帽，但是完全破爛了，因爲年久變了色，全破而且濺污了，沒有邊，歪向一旁，成一種最不像樣的形式。不過，這並不是羞辱，乃全然是另一種與恐怖相關的情感捉住了他。

『這我知道，』他在迷亂中低語，『我這樣想！那是最壞的了！噫，像這樣的一樁笨活，最瑣碎的小事物會毀壞全部計畫的。不錯，我的禮帽太令人注意了。……』他看來好笑，而這就使他令人注意。……穿着破衣我應當戴一頂便帽，無論什麼一種舊的便帽，只不过是這件古怪東西。沒有人戴這樣一頂帽子的，一哩遠怕都要叫人看見了，叫人記住了……關係是在這，人家記住了，這便給他們一個線索。做這種事情人應當盡力少惹眼。……小事物，小事物正是有關係

的！哼，就是這樣小事物時常毀壞了一切事情。……』

他無須走遠；他確實知道離他住的屋子的大門是好多步：準準確確七百三十步。有一次當他迷入夢想中的時候，他會計算過了。那時他對於那些夢想並沒有一點信心，只是以牠們的可怕的但是勇敢的造次，戲弄他自己而已。現在，一個月以後了，他開始異樣地看牠們了，雖然他在獨語中譏刺自己的無能力與無決斷，他却不知不覺地認這『可怕的』夢想爲一種要嘗試的大事，雖說這在他自己仍然並未實覺着。他現在正決然地去『預演』他的計劃，每走一步他的興奮變得越發越發猛烈。

帶着一幅下沉着的心腸和一種神經的顫抖，他走近一座大的住宅，一面對着運河，一面對着大街。這住宅是零租出去的，住着各種作工的人——成衣匠，鎖匠，廚子，各種的德國人，盡力謀生的女子，小書記，等等。這住宅兩座院子裏和兩個大門老是人來人去的。這青年人很高興一個都沒碰到他們，立刻沒被人看

見的溜過右邊的門，上樓去了。這是一條後樓梯，暗而且窄，但是他已經熟了，知道怎麼走，而且他歡喜這一切的情況：在這樣黑暗中就是最愛刺探的眼睛也用不着害怕的。

『若是我現在便如此驚嚇了，那末若果成爲事實，我真正去幹的時候，要怎麼樣呢？』當他達到第四層樓的時候他不禁自問了。在那里他的進行被幾個忙着從這層樓搬家具出去的門房擋住了。他知道這層樓是一個辦文差事的德國書記和他的家庭佔住着。那時這個德國人正搬出去，所以這第四層樓將來除了這老女人而外便沒人居住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好事情，』他自己想，一面按老女人這層樓的鈴。鈴兒發出一陣微弱的叮噹聲，好像是錫不是銅作的似的。在這樣住宅裏的小小的層樓常常有像那樣響的鈴兒。他忘記了那個鈴兒的音調，現在牠的特別的叮噹聲好像使他想起什麼事情，而且將這事情明顯地擺在他的面前……他發驚，現在他的神經緊張過度得可怕了。一小會之間，門開了一個小縫：老

女人顯然不相信地從門縫細看她的來賓，除了在黑暗中閃光的她的小小的兩眼外，什麼都看不見。但是她看見了在梯頭有許多人，便胆大些了，把門開大。青年人走進黑暗的入口，這是從小廚房隔開過來的。老女人站着默默地對着他，考究地看着他。她是一個六十歲的，細小的，衰枯極了老女人，有着一幅銳利的，兇惡的眼睛，和一隻尖銳的小鼻子。她的無色的，有些斑白的頭髮厚厚地抹上了油，上面也沒戴包頭。環着她的細長的，好像鷄腿一般的頸子打結的有某種破法蘭絨，而且她不顧着熱，在兩肩上披着一條髒的毛坎肩，因為年久變黃了。老女人每分鐘咳嗽，呻吟。青年人一定帶着一種很特別的表情看了她，因為一道不信任的閃光又來到她的眼中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一個學生，我一月以前到過這里來，』青年人急促地低聲說，半躬着腰，自己記着應當更謙恭些。

『我記得，先生，你到這里來我記得十分清楚，』老女人明白地說，仍然將自

己的考究的眼睛注在他的臉上。

『現在……我又是爲着同樣的事務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接着說，對於老女人的不信任微覺攪亂而且發驚。『不過，她或者常是像那樣子，只是別的時候我並沒有留心看出來罷了，』他帶着一種不安的情感思想着。

老女人停息着，好像躊躇似的；於是向一邊走去，指着房門，讓她的客人在她前面走，她說：

『進去，先生。』

青年人走進去的這間小房，在那時被落日鮮明的照亮起來，牆上是黃色的紙，窗上是風呂草和綿紗的窗帷。

『那末太陽在那個時候也將像這樣照耀着！』這思想彷彿偶然從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頭閃過，他以迅速的閃視，細察房中的一切事物，盡力留心並記憶牠的佈置。但是房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家具都是很舊，黃木作的，共有一張帶

大而灣的木背的沙發，沙發前面放着一張橢圓形的禱子，兩窗間放着一張上面安有一面鏡子的梳妝檯，椅子順牆放着，兩三張幾分錢一張的帶黃邊的畫片，畫着日耳曼小姐手中擎着鳥兒——就是這。在牆角處有一隻亮在一個小聖像前點着。一切東西都很潔淨；地板和家具都擦得明亮了；一切東西都發光。

「理薩威泰做的活，」青年人想道。在這全層樓上看不見一點灰塵。

「就是在惡毒的老寡婦們的住宅裏找得着這樣的潔淨，」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想道。他向那進入另一小房的門上面的棉簾，偷投以好奇的閃視，在那間小房裏放着老女人的牀和帶抽屜的大櫃，他先前從沒有向那房裏面看過。這兩間房子做成整個人家。

「你是什麼事？」老女人嚴肅地說，走進房裏，同先前一樣，站在他的面前，好注視着他的臉。

「我帶了點東西到這里來當，」他從口袋裏掏出來一個舊式的平面的銀錶，錶

的下面刻着一個圓球；鍊子是鋼的。

『但是你上次的典物時候到了。前天月滿了的。』

『我將帶另一個月的利錢給你；稍等一等。』

『但是先生，那是隨我的便去做的，等一等或者立刻便將你的典物賣掉。』

『這掛表你將給我多少錢呢，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

『你帶這樣廢物來，先生，這差不多一文都不值。上次你的戒指我給你兩塊

盧布，然而一塊半盧布人家就能够在珠寶商店裏買一個十分新的了。』

『給我四塊盧布吧，我要贖回的，這錶是我父親的。不久我便要得到一些錢

了。』

『一塊半盧布，利息先付，若是你願意！』

『一塊半盧布！』青年人喊道。

『請你自己』——老女人將錶交還他。青年人拿着，十分憤怒，便要走了；

但是他立刻阻止了自己，他想起他並無別處可去，而且他來還有着另一個目的。

『拿過來吧，』他粗魯地說。

老女人在口袋裏摸她的鑰匙，到另一個房裏去，在帷幔後面不見了。青年人孤單單的丟下在房中間站着，考究地聽着，想着。他能够聽見她開那帶抽屜的大櫃。

『這一定是頂抽屜，』他默想道。『原來她將鑰匙帶在右邊的一個口袋裏。一大把子都掛在鋼環上。……那裏有一個鑰匙，有其他一切鑰匙的三倍大，帶着深深的凹口；那不能是帶抽屜的大櫃的鑰匙……那末，一定是還有別的大櫃或保險箱……那是值得知道的。保險箱常有像那樣的鑰匙的……但這全是如何地侮辱人啊。』

老女人回來了。

『這裏，先生：我們已經說了，一塊盧布是十個戈貝克一月，那末，我一定要

預先從一塊半盧布中拿下這個月的十五個戈貝克。但是因爲我先前借給你兩塊盧布，預先同樣核算起來，你現在欠我二十個戈貝克。這共總是三十五個戈貝克。所以這掛號我一定要給你一塊盧布和十五個戈貝克。這里就是。」

「怎麼！現在僅只一塊盧布和十五個戈貝克！」

「正是。」

青年人並不爭辯，拿下了錢。他看着老女人，並不慌着出去，好像還有什麼事情要說或要作似的，但是他自己都不十分知道是什麼事。

「一兩天內我或者帶種別的東西給你，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一件有價值的東西——銀製的——一個紙烟盒子，只要我從朋友那里一拿回來……」他在迷亂中突然中止了。

「那麼，到那時我們才談吧，先生。」

「再會——你常是孤單一人在家麼，你的妹妹不在這里同你住一塊麼？」當

他走出到過道中的時候，他極其偶然地問她。

『她與你有什麼關係，先生？』

『哦，沒有什麼了不得了的事情，我只是問一問。你太多心了。……再會，

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

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完全的迷亂中走將出去。這種迷亂變得越發越劇烈了。當他下樓梯的時候，他甚至突然停止兩三次，好像忽然受某種思想打擊了似的。當他到大街上的時候，他喊道，『哦，上帝，這全是何等地可惡！而且難道我能夠，我真能夠……。不，沒意思，瞎話！』他果決地接着說。『而且這樣的一椿殘忍的事情怎麼能進入我的腦海來了？我的心能容下什麼樣的污穢的東西呵。是的，超乎一切地污穢，厭人，可惡，可惡！——一整月我全是……。』但是，沒有字，沒有驚嘆詞，能夠表現他的攪亂。當他往老女人那里去的時候，便開始壓迫而且苦痛他的心的那種劇烈憎惡的情感，到現在竟達到這樣的高度，而且

作成這樣固定的模形，他自己簡直不知道如何逃避他的苦難是好了。他順着側道走好似一個醉人，不注意行人，和他們相撞，只是到了第二條街的時候，才恢復了知覺。他轉頭一看，見自己正靠近一家酒館站着，進這酒館有台階，從側道下到地下室。那時有兩個醉人從門口出來，彼此扶着，鬥着趣，登上台階了。拉思科里遑珂夫並未停下想一想，立刻便由台階下去。直到那時為止，他從未進酒館去過，但是現在他覺得頭暈，並爲一種燃燒着的熱望所苦。他渴望喝冷啤酒，他認爲他的猝然的軟弱是由于缺乏食料。他在暗而且髒的角落裏的一張黏膩的小棹旁坐下；叫了啤酒，熱切地把頭一杯喝完了。立刻他便覺得舒服些；他的思想變清爽了。

『那一切都沒有意思，』他希望蓬勃地說，『那裏面並沒有什麼可焦心的事！那只是身體的錯亂而已。只消一杯啤酒，一塊乾麵包——頃刻間腦力便強些了，心智便清明些了；意志便固定了！呸，這一切是何等小而又小的事呵！』

但是不管這鄙夷的譴責，他現在模樣顯得很快活的，彷彿忽然從肩上卸下了可怕的重担似的：他和露地匹下注視屋內的人。但是就在那個時候，他便有着一個朦朧的預兆，覺得這較快樂的心情，也不是常態的。

這時候酒館裏沒有什麼人。除開他在台階上遇見的兩個醉人而外，還有一羣人，其中約有五個男子，和一個拿着手風琴的少女，在那同時也出去了。他們一走使這屋裏安靜而且很空洞了。還在酒館裏的人，有一位外貌像一個手藝人，醉了，但是並未十分醉，對着一瓶酒坐着，另一位是他的同伴，一個碩大強壯的人，長着斑白的鬚鬚，穿着一件短短的滿邊的上衣。他醉的很：在長凳上睡熟了；屢次他彷彿在睡眠中，扭彈着手指作響，兩膀大開，身體上部在長凳上躍動着，同時他哼着某種無意思的疊句，努力想起像這樣的幾行唱詞：

『他的妻他迷戀地愛了一整年

他的妻他——他迷戀地——愛了一整年。』

或者忽然又振作起來：

『順着擁擠的行列往前走』

他碰見了他的熟識人。』

但是沒有人分享他的快樂：他的無聲的同伴，帶着積極的仇意與懷疑，厭着所有這些表示。在這屋裏另外還有一個人，他看來有些像一個退職的官廳書記。他單坐着，不時從他的瓶裏吮酒，細看同屋的飲客。他也看來好像有些着惱似的。

第二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慣于和群眾一起，而且如同我們先前所說的，他避免各種社交，近來特別更甚。但是現在忽然他覺着一種要和別人在一塊的願望。彷彿什麼新的物事生于他的內心，他因之覺出一種對於伴侶的渴望。經過一整月集中的不幸與憂悶的興奮之後，他十分疲憊了，他渴望休息，但願有一刻時間，在別的什麼境地中休息，無論是什麼境地；不管環境的醜陋，他現在高興留在酒館裏。

酒館的主人在另一間屋裏，但是他時常往下走幾步到正房來，他的闊綽的木脂塗的靴子，帶着紅色的翻倒的靴統，每次在他身體其他各部分之前爲人看見。他穿着禮服上衣，和一件油得怕人的黑緞背心，沒有項帶，他的滿臉彷彿抹了油有如

鐵鎖似的。在櫃台旁站着一個約有十四歲大的小堂倌，另外還有一個稍小的。小堂倌，客人要什麼他遞什麼。在櫃台上放有些切碎的黃瓜片，幾塊乾的黑麵包，一點魚，切成了小塊，氣味都是非常壞。這里悶得難受，而且酒精汽如此濃重，在這樣空氣中坐五分鐘，便很可以使人醉了。

在這里能和那些在一句話沒有說之前，頭一下便使我們注意的生人們偶然相遇。那位坐得離拉思科里不遠的人，看來好像一個退職的書記，他在拉思科里這珂夫心中所發生的印象便是這樣。這青年人以後時常回想起這種印象，甚且諉之為預兆。他屢次歐着書記，一部份無疑的是因為後者老是注視着他，顯然想和他談話。對於屋內別的人們，酒館老板也在內，這書記看來好像和他們一起慣了似的，而且厭煩了，他對於他們顯出一種自卑的侮藐樣子，因為他們在身分和教育上都比他差，和他們談話于他是沒有用的。他是一個過了五十的人，禿禿而且斑白了，不高不矮的身材，生長得強壯。他的臉面因為不斷的飲酒脹腫了，成

一種黃的甚且有些發青的顏色，腫著眼皮，銳利的微紅的兩眼，從其中閃射着光，有如小小的縫口似的。但是在他裏面有很奇怪的地方；在他的眼中有一種光，好像是劇烈的感情——或者甚且還有思想與智力，但是同時還有着的一線有些像瘋狂的光。他穿着一件舊的破得不可收拾的黑禮服，除開一個而外，所有鈕扣都掉了，而且他所扣的那一個，顯然地掛在這最後的體面的東西上。摺疊的襯衣前部，帶着些污點，從他的帆布背心凸出來。如同一個書記，他沒有留鬚，也沒有髭，但是好久沒有刮臉了，他的下頰看來好像一把微灰色的硬刷子似的。他有着可尊敬的地方，而且在態度上也像一個官吏。但是他不安頓；他亂搔他的頭髮，時常把頭低垂在兩手中，喪氣地將他襤褸的肘節放在沾污的黏膩的棹子上。最後他注視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地，決然地說道：

「閣下，我可以冒昧請你作雅談麼？因為，你的外表雖不令人尊敬，我的經驗却告訴我，你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不慣于喝酒。我在思想純正的時候，常

是重視教育的，我並且是一個有品位的名譽顧問。瑪爾美拉陀夫——就是我的

姓；九品官。我冒昧請問——你在辦事麼？」

『不，我在讀書，』青年人答道。他對於說話人之高談闊論的語調，對於他這麼直接地向他說話，有些發驚。不管他剛才所正感着的瞬息的願望，想有任何種的伴侶，但是當真正有人向他說話的時候，他立刻又感覺對於任何逼近或要逼近他的生人，發生了他的習慣的易怒的不安的厭惡。

『那麼是一個學生了，或者先前是一個學生，』書記喊道。『正是如我所想的！我是一個有經驗的人，大有經驗，先生，』他用手指拍前額以自證。『你是一個學生，進了學術的機關！……但是原諒我……』他站起來，搖搖擺擺的，拿起他的壺和玻璃杯，在青年人旁邊坐下，稍斜側地對着他。他醉了，但是話說得流暢，大胆，僅僅偶然忘記語句的線索，而拖長字句。他那麼貪饞地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好像他也有一個月沒有同一個人說過話似的。

「閣下，」他幾乎帶着恭敬地開口道，「貧窮並不是一樁罪過，這是一句實在話。然而我也知道，醉酒不是一樁德性，這是更實在的。但是討飯，閣下，討飯却是一樁罪過。在貧窮中，你還可以保持你生來的靈魂的高尚，但是在討飯時——絕不成——沒有一個人成。一個人因為討飯不是被人家用棍棒趕出人類社會，他是被人家用掃帚掃出去，這樣好使之辱人到極度；而且也十分對，因為在討飯時，我懶作頭一個侮辱我自己的人。因此到小酒館來！閣下，一月以前，萊比綏亞利珂夫君打了我的老婆一頓，然而我的老婆和我是非常不同的一回事！你明白麼？原諒我由于單純的好奇心，另外問你一句話：你在運草船上度過夜麼，在尼瓦河上？」

「沒有過，我沒有撞巧過，」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你是什麼意思？」
「我正從一隻運草船上來，而且這是我如此睡覺的第五夜了。……」他把酒杯斟滿，喝盡，停下。草片實在是貼在他的衣服上，並黏着他的頭髮。看來十

分令人相信他在過去五天都沒有脫衣或洗濯過。他的兩手特別臟，肥而且紅，帶着黑指甲。

他的談話彷彿喚起普遍的注意，雖說這注意是無精打彩的。在櫃台旁的兩個堂倌吃吃的笑起來。酒館老板從上房下來，顯然故意要來聽這個『有趣的傢伙』講話，離他不遠坐下，懶懶地打着呵欠，但是帶着莊重的樣子。顯而易見地瑪爾美拉陀夫在這里是一個熟人，他大概由于常和酒館裏各種生人談話的習慣，得了說大話的弱點。在有些酒徒，這種習慣顯為一種必然的事了，尤其是在那些被嚴厲地監視着，在家中管得謹謹守法的人們。因此在和別的飲酒人一塊的時候，他們努力要證明自己不錯，甚且要博得敬重，若是可能的話。

『有趣的傢伙！』酒館老板當眾宣言道。『你若是在辦事，你爲什麼不做事？你爲什麼不盡職？』

『爲什麼我不盡職，閣下，』瑪爾美拉陀夫接着說，單獨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

說話，好像是他問他那句話似的。『爲什麼我不盡職？想起自己是什麼一個無用的蟲，我的心不發疼麼？一月以前，萊比綏亞利珂夫君親手打我的老婆，我醉躺着，我不受罪麼？原諒我，青年人，你曾經過這件事……哼……無望地向人告貸麼？』

『經過的。但是「無望地」是什麼意思？』

『在最完滿的意義上的「無望地」，當你預先知道你告貸什麼也告貸不來的時候。比方說，你預先絕對確切地知道這個人，這個最受人欽仰堪爲表率之公民，無論如何不給你錢；的確，我問你，他爲什麼要給呢？自然他知道，我是不還的。由于憐憫麼？但是與近代思想併進的萊比綏亞利珂夫君，日前說明科學自身近來禁止憐憫，英國現在就是這麼辦，那裏有政治經濟學。我問你，爲什麼他應當給我錢呢？然而我雖預先知道他不給，我却動身往他那里去，而……』

『你爲什麼去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問道。

『唔，當一個人別的無人，無處可去的時候！因為每人必須有個地方去。

因為有時人絕對必須往個地方去！當我自己的女兒首先帶着一張黃粟（註）出去了，于是我也必須走……（因為我的女兒有一張黃護照（註），）他以插句加入，帶着一種不安的神情瞅着青年人。『沒有關係，先生，沒有關係！』他急忙地往下說，帶着顯然的鎮靜，當櫃台旁的兩個小堂倌都哄笑起來，甚且連酒館老板也微笑的時候——『沒有關係，我並不為他們的搖頭所慌亂；這件事底細人人都已經知道了，一切秘密的事都公開了。我帶着謙卑，並不是帶着侮藐，承認一切。由牠吧！由牠吧！』「看這個人！」原諒我，青年人，你能……。不，說得更有力更清楚些；不是你能，乃是你敢，尊重我，斷言我不是一個豬屢？

青年人一語不答。

『唔，』這演說家等到屋內笑聲沉靜以後，又傻氣地開言了，甚且帶着加增了

註：黃粟與黃護照均係妓女執照。

的莊重。『唔，由牠吧，我就是一個豬，但她却是一個太太！我有一個畜生的樣子，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我的妻却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而且是一個軍官的女兒。即使，即使我是一個痞子，但她却是一個有高尙心腸的婦人，大有情感，受過教育陶冶的。然而……哦，但願她能同情于我！閣下，閣下，你知道人人應當至少有一個地方有人同情于他！！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雖說她大度，她却不公平。……然而，我雖知道，她扯我的頭髮的時候，她只是由于憐愛才那麼辦——我不害臊的重說一遍，她扯我的頭髮，青年人，』他又聽見吃吃的笑聲，便帶着加倍的莊重直說。『但是，天爺，倘若她有一次……。不對，不對！這全無益，說是沒有用的！說是沒有用的！不止一次，我的願望是實現了，不止一次，她同情于我了，但是……我的命運是這樣，我是一個生來的畜生！』

『倒很對！』酒館老板打着呵欠承認道。瑪爾美拉陀夫堅決地以拳擊掉面。

『我的命運是這樣！你知道麼，先生，你知道麼，我把她穿的襪子賣掉喝酒

了？並不是她的鞋——那還多少照點規矩，乃是她的鞭子，她的鞭子我賣掉喝
酒！她的安哥拉羊毛披肩我賣掉喝酒，那是好久以前人家送她的禮物，是她自己
的財產，並不是我的；我們住在一間寒冷的房間裏，今年冬天她凍涼了，她開始咳
嗆，又吐血。我們有三個小孩，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從早到晚做活；她擦，滌，
洗孩子，因為她從小便慣于清潔。但是她的胸部軟弱，她有肺癆病的趨向，我覺
着了！你以為我覺不着麼？我越喝酒，便越覺着。我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才
喝酒。我要在酒中找同情與情感。……我喝酒，因此我可加倍地受苦！」他
好像在絕望中，把頭低放在棹面上。

『青年人，』他又抬起頭來，往下說，『在你的臉上，我彷彿看出些心神不安
來。你進來的時候，我就看着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才立刻向你說話。我
將我的身世向你表明，並不是願在這些閒散的聽話人面前做一個笑柄，他們確實已
經知道一切底細了，我乃是要找一個有情感受過教育的人。那麼你知道，我的老

婆是在貴族女兒們進的高等學校受的教育，在離校時，她在行政長官和其他各人面前跳披肩舞，她因此得了一個金獎牌和一張名譽證書。那獎牌……唔，那獎牌自然是賣了——早賣了，哼……但是那名譽證書還在她的衣箱裏，不久以前，她還拿給我們的女房東看。雖說她不斷地和女房東不睦，然而她想將她那逝去了的幸褔日子和過去的榮譽告訴人。我並不因此歸罪于她，我並不責備她，因為她所剩下來的唯一的東西，便是對于過去之回憶，其餘一切都是塵土灰燼。不錯，不錯，她是一個有志氣的太太，驕傲，堅決。她自己擦地板，除了黑麵包什麼也沒有喫的，但是不讓自己受無禮的待遇。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她不肯忽視萊比綏亞利珂夫君對她的粗暴，所以當他因此打她一頓的時候，她便臥病在牀了，這多半由于傷了她的感情，少由于挨打。我娶她的時候，她是一個寡婦，有三個小孩，一個比一個小。她爲着愛情嫁了她的頭一個丈夫，（他是一個步隊軍官，）從她父親家和他一起跑了。她極愛她的丈夫；但是他迷在賭牌上，遂陷入困難，因而死

了。他末後常打她：雖說她報復他，（關於這點我有確鑿的文件的證明，）但到今日她還帶着眼淚說他，對我抬舉他；雖說只是在想像中，我却高興，我却高興。她想自己是曾經一度幸福過了。……在他死時，她剩下三個小孩，在一個荒野遼遠的地方，那時我碰巧也在那里；而且她被丟在那樣無望的貧窮中，我雖然看見過許多各種各樣的盛衰，我都覺得自己不足以形容出來。她的親戚都把她扔開了。而且她又驕傲，太過於驕傲。……于是，閣下，于是，我那時正是一個寡漢子，我的前妻給我丟下了一個十四歲的女兒，我便向她求婚，因為我不忍看那樣的受苦。你可想她困苦的極度，她一個受過教育的，文明的，出自高貴家庭的婦人，會答應作我的老婆。但是她答應了！哭泣，嘆息，扭着手，她嫁我了！因為她無處去了！你明白麼，先生，你明白你完全無處可去的時候，那是什麼一回事麼？不成，那你還不明白哩。……有一整年，我憑良心地，忠實地，盡我的責任，沒有接觸這東西」（他用手指拍酒壺），『因為我有情感。但是就是這樣，我

都不能使她歡喜；以後我的位置也失掉了，那並不是由于我的過失，乃是由于衙門裏的更換；于是我便接觸這東西了！……總在一年半以前，經過許多漂泊與一些困苦不久之後，我們得見自己在這個宏大的都會，有無數的紀念物做裝飾。我在这裏也得到一個職務。……我得到，我又失掉了。你明白麼？這次是由于我自己的過失，我把職務失掉了：因為我的弱點發現了。……現在我們在亞瑪利亞 菲俄陀羅夫那列沛惠克色里家，住一個房間的一部分；我們靠着什麼過活，我們用什麼付房租，我不能夠說。除開我們自己而外，那里還有許多人住着。臟而且亂，完全是一所瘋人院……哼……是的。……同時我前妻所生的女兒長大了；至于我的女兒在正長大的時候，必須要忍受繼母的何等虐待，我不說了。因為加迷里那伊凡諾夫那雖是充滿了大度的感情，她却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太太，容易激動，愛生氣。……是的。但是把那再說一遍是無益的！索尼亞沒有受過教育，你很可能而知的。四年以前，我確會努力要教她地理和世界通史，但是因為我自己

對於那些科目並不很熟悉，而且我們也沒有合適的書，我們所有的是什麼樣的書呵……哼，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就連那些書都沒有了，因此我們的一切教讀便結束了。我們讀到波斯的薩拉斯爲止。從她到成熟之年以後，她讀了些別的帶羅曼傾向的書，近來她大有興趣地讀着從萊比綏亞利珂夫那里弄來的一本書，李威司的生理學——你知道這書麼？——她甚且把她從那書裏所擇的一些段重述給我們聽：這就是她所受的全部教育。現在我可以冒昧向你說，閣下，爲我自己問一句私話。你以爲一個可尊敬的女子以誠實的工作能掙多錢麼？她一天不能掙十五個戈貝克，倘若她是可尊敬的而無特別才情，而且一刻不把活放下！還有，三品官伊凡伊瓦利奇克羅卜思道客——你聽說過他麼？——直到今日還沒將她替他做的半打亞麻布襯衣的錢付她，而且無禮地把她趕跑，腳頓她，辱罵她，藉口說襯衣衣領做的不像樣子，做歪了。還有小的們挨餓。……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跛來跛去，扭着手，兩頰發紅，害那種病常是那樣的：「你在這里和我們一塊住着，」她

說，「你喫嗎，弄得暖暖和和的，你却不做一點事來幫忙。」她弄得許多東西喫喝，同時小的們却有三天沒喫到一塊麵包皮！那時我在躺着……唔，這有什麼關係！我醉醺醺的躺着，我聽見我的索尼亞說話（她是一個溫和的人，帶一種柔小的聲音……頭髮好看，那樣蒼白的瘦小的臉）。她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我真要去像那樣的事麼？」還有一個品行很壞的女人達利亞法蘭索夫那，警察很知道的，她有兩三次要從女房東方面得到她。「爲什麼不去做呢？」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帶譏刺地說，「你是希奇寶貴的東西，要十分小心的！」但是莫要責備她，莫要責備她，閣下，莫要責備她！在她說話的時候，她已經不是她自己了，她爲病魔與餓孩子的哭聲鬧得發狂了；說這話比別的什麼都更傷她心。……因爲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性格就是那樣，而且當小孩哭時，即使是因爲餓，她都立刻去打他們。在六點鐘時，我看見索尼亞起來了，戴上她的包頭布，披上她的坎肩，走出房去，約在九點鐘時，她回來了。她直接走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眼

前，不言不語放三十塊盧布在她面前棹上。她一語未發，甚且連看都沒有看她，她只拿起我們的大的綠色的 drap de dames 〔一種布料〕披肩（我們有一件披肩，是用 drap de dames 做的），裹着她的頭和臉，臉對着牆躺在牀上；只有她的小小的肩膀和她的身子不住地顫抖。……我還是在那里躺着，正和先前一樣。于是我看見，青年人，我看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同樣不言不語地走到索尼亞的小牀跟前，她跪下一晚上吻着索尼亞的腳，不肯起來，于是她們彼此擁抱着睡熟了……一塊兒，一塊兒……是的……我呢……醉醺醺的躺着。』

瑪爾美拉陀夫突然停住，好像他的聲音說不出來了似的。于是他慌忙地把酒杯斟滿，喝下去，清一清嗓子。

『從那以後，先生，』他稍停以後往下說道——『從那以後，因為一件不幸的遭遇並由于壞意的人們的報告——在這一件事中都是達利亞法蘭索夫那爲首，藉口說她受了無禮的待遇——從那以後，我的女兒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便被被迫領一張黃

票，而且因此她便不能和我們一起過活下去了。因為我們的女房東亞瑪利亞菲俄陀羅夫那不願聽見那回事（雖說她先前會幫助達利亞法蘭索夫那），萊比綏亞利珂夫君也是的……哼……。他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之間的一切糾紛，都是爲着索尼亞的緣故。起初，他是爲着自己要和索尼亞接近，以後忽然他自誇身分起來了：他說，「一個深受教育像我的人，如何能和像那樣的一個女子住在同樣房間裏？」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肯輕輕放過，她替她辯護……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索尼亞到我們這裏來了，大抵在天黑以後；她安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盡力幫她錢……她在裁縫加泊勞毛夫家租一個房間，她和他們寄居一塊；加泊勞毛夫是一個跛脚的人，帶着生來的裂膠，他的繁多的家人也都有生來的裂膠。他的老婆也有一個生來的裂膠。他們都住在一個房間裏，但是索尼亞有她自己的房間，隔開的。……哼……，是的……很窮的人，都有生來的裂膠……是的。我在早晨起來，穿上我的破衣服，向天舉手禱告，動身往伊凡亞法拉塞維奇大人那里去。

伊凡亞法拉塞維奇大人，你知道他麼？不知道麼？唔，那麼，這是上帝的一個人，你不知道。他是蠟……主的臉前的蠟；正如蠟在融化着！……他聽着我的故事的時候，他的眼矇朧了。「瑪爾美拉陀夫，你已經辜負我的期望一次了……我再自己負責收你一次」——這就是他說的話，「記住，」他說，「現在你可以走了。」我吻他腳邊的塵土——只是在思想中吻的，因為實際上，他怕不肯讓我那樣辦，他是一個政治家，又是一個有着近代政治的開明的思想的人。我回家了，當我宣佈我被收回錄用，且有薪水領的時候，天呀，何等騷動……！」

瑪爾美拉陀夫在劇烈的興奮中又停住了。那時一全幫已經醉了的鬧酒的人從大街上進來，租用的手風琴的聲音，和七歲大的小孩唱着『哈孟雷特』的爆發的尖銳的聲音，在入口處被聽見了。屋內充滿了喧聲。酒館老板和小堂館們忙着新的來人。瑪爾美拉陀夫並不注意新到的人，繼續說他的故事。他現在看來是極其軟弱，但是當他變得越發越發醉的時候，他便變得越發越發愛說話。回想他新

近得到職務的成功，彷彿使他復活了，而且確實地反映在臉上的一種光彩裏。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聽着。

『那是在五個星期以前，先生。是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和索尼亞剛一聽見這件事情，天呀，好像我是進了天國似的。先常常是這樣：你可以像一個畜生躺着，除了詬罵而外什麼都沒有。現在她們用脚尖走路，禁止小孩們作聲。』塞米昂沙哈羅維支在衙門裏辦事累了，他在休息，Shu-1 在我去辦事以前，她們給我弄加菲喝，並給我煮乳酪！她們開始給我弄真正的乳酪，你聽見麼？她們如何將就一塊弄到一套合宜的服裝的錢——十一塊盧布，五十個戈貝克，我猜不出來。靴子，棉布胸部襯衣——最堂皇的，一套制服，她們把一切都做成漂亮樣式，用了十一塊半盧布。頭一天早晨我從衙門裏回來，我看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做了兩樣菜喫飯——湯和加大紅蘿蔔的鹽肉——這是我們直到那時所從未夢想過的。她什麼衣服都沒有……一件都沒有，但是她把自己裝扮得好像往

人家去會客似的；而且並不是她有什麼東西可裝扮的，她什麼東西都不用就把自己弄漂亮起來了，她頭髮梳的很好，戴上一個什麼乾淨的領子，一對袖頭，她就是這，便是十分不同的一個人，她更年青些，好看些。索尼亞我的小寶貝僅僅幫助錢「在目下，」她說，「我不可以太常常來看你們。在天黑以後或者可以，那時沒有人能看見。」你聽見麼，你聽見麼？我飯後躺下睡了一覺，你作什麼感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雖僅在一星期以前，還和我們的女房東亞瑪利亞菲陀羅夫那吵到極點，那時她不能自止不請她進來喝加菲。有兩個鐘頭，她們一塊坐着，密談着。「塞米昂沙哈羅維支現在又做事了，而且領一份薪水，」她說，「他自己往大人那里去，大人自己出來見他，使所有別的人等着，在各人面前拉着塞米昂沙哈羅維支的手到他的書房去。」你聽見麼，你聽見麼？「自然，」他說，「塞米昂沙哈羅維支，我記念你過去的効力，」他說，「而且不管你對於那愚蠢的弱點的嗜好，因為你現在應允了，並且因為沒有你我們事情做的很不好，」（你聽

見麼，你聽見麼？」因此，「他說，「我現在信任你的話如同一個君子的話。」我告訴你，那一切話，簡直都是她替她自己編的，並不僅是由于放蕩，是爲着矜誇的緣故；她自己也不大相信，她以自己的妄想自娛，她一定是這樣！我並不爲這責備她，不，我並不責備她！……六天以前，我把頭一次掙的錢全數——總共二十塊盧布，四十個戈貝克——帶給她的時候，她叫我做她的小乖：「小乖，」她說，「我的小乖。」當我們單獨在一塊的時候，你明白麼？你不會以爲我是一個美人的，你不會重看我爲一個丈夫的，你會麼？……唔，她捏我的頰，「我的小乖，」她說。

瑪爾美拉陀夫突然止住，想要笑，但是忽然他的下頰開始搖擲了。不過，他管制着自己。這酒館，這人的墮落的外貌，在運草船上過五夜，以及這壺酒，還有對於妻和小孩的這種疼愛，使他的聽者迷惑。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聽，但是帶着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他覺得煩惱，他到這里來了。

『閣下，閣下，』瑪爾美拉陀夫恢復原狀喊道——『哦，先生，或者這一切于你彷彿都只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如同對於別人一樣，或者我只是以我的家庭生活之一切瑣碎小事的愚蠢，煩擾你了，但是這于我並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因為我完全能覺着。……我的一生中那福氣的一整天，那一整晚上，我都在速飛的夢想中度過，夢想着一切事情我如何辦理，所有的小孩子我如何裝扮，我如何使她休息，我如何將我自己的女兒從不名譽中救出來，恢復她回到家庭的懷抱來。……而且還有許多。……很可以原諒的，先生。唔，于是，先生，瑪爾美拉陀夫忽然發了一陣驚，抬起頭，注視他的聽者）唔，就在這一切夢過後的第二天，這就是說，正在五天以前，在晚上，用一個刁法子，好像夜間的賊樣，我從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把她箱子的鑰匙偷來，把我掙來的錢所用剩下的拿出來，好多錢我忘記了，然而現在看我罷，你們大家都來看！這是我離家後的第五天了，他們在那里找我哩，而且我的職務完了，我的制服在埃及橋上的一家酒館裏放着。我把牠換

我現在穿的衣服了……一切事情都完了！」

瑪爾美拉陀夫用拳打他的前額，咬着牙，閉起眼睛，用他的肘沉重地靠在桌上。但是一分鐘之後，他的臉色忽然變了，而且他帶着一種假裝的機敏和誇口的虛僞，斜視拉思科里涅珂夫，大笑說道：

「今天早晨我去看索尼亞，我去向她要弄點酒喝！He-he-he-」

「你不是說她給你酒喝了吧？」新來的人中有一位喊道；他把話喊出來，狂笑起來了。

「這半斯妥弗酒就是用她的錢買的，」瑪爾美拉陀夫聲言道，單獨的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她親手給我三十個戈貝克，我看見這是她最後的，她所有的錢。……她一句話沒有說，她只是看着我，一句話沒有。……的確沒有，但是在那一邊，……她們爲男人們傷心，她們哭，但是她們並不責備他們，她們並不責備他們！但是那更傷人，她們不責備的時候，那更傷人！三十個戈貝克不錯！』

而且或者她此刻需要這錢吧？你作什麼感想，親愛的先生？因為現在她必須維持她的外表。那費錢，那漂亮，那種特別的漂亮，你知道麼？你明白麼？還有髮油，你想，她一定要有東西；圍裙，漿的圍裙，還有鞋，真正的顯得腳漂亮的圍鞋，當她必須從一灘污水走過的時候。你明白麼，先生，你明白那一切漂亮是什麼一回事麼？然而我哩，她自己的父親，我在這里把那種錢拿三十個戈貝克來喝酒！我正在把牠喝掉哩！而且我已經把牠喝掉了！試問，誰憐惜像我這樣的人呢？你替不替我惋惜，先生？告訴我，先生，你替我惋惜麼？He-he-he-he！

他想把杯斟滿，但是剩的沒有酒了。酒壺空了。

『你爲什麼要受人憐惜？』酒館老板又走近他們跟前，喊道。

接着便是狂笑的呼喝，甚且還有咒詛。狂笑與咒詛是從那些聽他說話的人們發出來的，也有從那些什麼話都沒有聽見，而只是看着這被革職的官廳書記的模樣

的人們發出來的。

『受憐惜！我爲什麼要受人憐惜？』瑪爾美拉陀夫忽然高談道，他站起來伸開膀臂，彷彿他單單就是等着那句問話似的。

『我爲什麼要受憐惜，你說？是的！沒有什麼理由要憐惜我的！我應當被釘死，釘死在一個十字架上，不受人憐惜！釘死我吧，審判官呵，釘死我，但是可憐我！那麼我要自己去被釘死，因爲我並非尋求快樂，而是尋求眼淚與苦楚！……你以爲——你個賣酒的——你這一品脫酒于我是甜的麼？我實際上所尋求的是苦楚，眼淚與苦楚，我找着了，我嘗着了；但是他將可憐我們，他對於一切人都有憐憫心，他瞭解一切人和一切事，他是唯一的一位，他也是審判官。那天他要到，而且他要問：「那個爲她的暴戾的害肺癆病的繼母，並爲別人的小孩子們而犧牲自己，那個女兒在那里？那個憐惜齷齪的酒徒——她的世俗的父親——而不爲他的獸性驚慌，那個女兒在那里？」他要說，「到我跟前來！我已經饒

恕你一次了。……我饒恕你一次了。……你的罪是多的，被饒恕了，因為你愛的很。……」他要饒恕我的索尼亞，他要饒恕，這我知道……就是現在當我和她在一塊的時候，我在心中覺着了！他要審判，而且饒恕一切人，好人和壞人，聰明人和溫良人。……當他把他們都審判完了的時候，他要召我們去。「你們也上來，」他要說，「上來，你們酒徒們，上來，你們軟弱的人，上來，你們羞辱的孩子！」我們要都上去，不覺羞辱，站在他的面前。他要向我們說道，「你們是豬，照着畜生的像做的，帶着他的記號；但是你們也來！」聰明人們和那些有知識的人們要說，「主呵，您為什麼接收這些人？」他要說，「就是因為這種緣故我才接收他們，你們聰明人呵，就是因為這種緣故我才接收他們，你們有知識的人呵，他們中沒有一個人相信自己是值得受這樣待遇的。」他要向我們伸出他的手來，我們要跪在他面前……我們要哭泣……我們要明白一切事情！那時我們要明白一切！……都要明白，甚至于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她要明白。……主

呵，願你的國降臨！」他倒在長凳上，力竭，失望，誰也不看，顯然忘却他的環境，陷入深沉的思想中了。他的話發生了一種感動；有了一刻的沉默；但是不久又聽見狂笑與咒詛了。

『那就是他的意思！』

『自己傻說！』

『倒是一個不錯的書記！』

等等，等等。

『我們走吧，先生，』瑪爾美拉陀夫忽然說道，他抬起頭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和我一陣走吧……珂色爾的住宅，臨着院子。我往加迷里那伊凡諾夫那裏去——我受了徒刑。』

拉思科里涅珂夫早些時就想走，而且他有意要扶着他。瑪爾美拉陀夫的身子比他的話還不穩的很，沈重地靠在青年人的身上。他們要得走二三百步。當他

們走得離家更近的時候，醉人便越發爲驚慌與攪亂所征服了。

『現在我並不是怕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他在騷擾中低聲道——『並不怕她開始扯我的頭髮。我的頭髮有什麼關係！管我的頭髮！這就是我說的話！的確若是她真開始扯她倒好些，那倒不是我所怕的……我所怕的是她的眼睛……是的，她的眼睛……她的頰上的紅暈也使我害怕……還有她的呼吸……你注意過害那種病的人如何呼吸……當他們興奮的時候麼？我也怕小孩子們的哭聲……因爲倘若索尼亞沒有帶食物給他們喫……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但是拳打我不怕的……你知道，先生，這樣拳打于我並不是一種痛苦，而甚且是一種享樂。那樣倒好些。讓她打我，那安慰我的心……那樣倒好些……家就在那里。作樹櫃的珂色爾的家……他是一個德國人，小康。引路！』

他們從院子進去，上到四層樓來。在他們上去的時候，樓梯越來越暗。這時差不多有十一點鐘了，雖說夏季在彼得堡並沒有真正的黑夜，然而在樓梯頂上已

經是十分黑暗了。

就在樓梯頂上有一扇污穢的小門半開着。一間很不好看的房屋，約有十步長，被一節蠟燭頭照亮着；全屋從入口便都可以看見。全是亂七八糟的，亂排着各種破衣服，尤其是小孩子們的衣裳。橫過最裏拐子掛着一塊破布單。那後面或者就是臥牀。房裏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就是兩張椅子，一張沙發，上面蒙着美國皮子，滿是洞，在那前面放着一張舊的松木做的廚房棹子，沒有漆，沒有鋪東西。在棹邊上放着一個鐵的燭盤，裏面的牛油蠟燭漸燒完了。看來好像這家人自己佔一間房，並不是一間房的一部份，但是他們的房間實際上只是一個過道。往別的房间——或者不如說食櫥——（這些房間是亞瑪利亞列沛惠克色里的一層樓住宅分的）去的門半開着，那裏面有吶喊，喧鬧與狂笑。人們彷彿在那里賭牌喝茶似的。最不堪聽的一種話時衝出來。

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便認識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她是很高的，瘦弱的，嫻

雅的女人，憔悴得怕人，頭髮是美麗的重褐色的，兩頰上帶着一種肺癆病的紅暈。她在她的小房中踱來踱去，兩手按住胸膛；她的雙唇焦燥，她的呼吸來得急促，時斷時續地發喘。她的兩眼如同發熱病似的閃光，以暴戾的不變的注視往四下望。那幅肺癆病的興奮的臉孔，更加之以蠟燭頭的最後的閃動的光在上面閃耀，造成了一種使人不舒服的印象。她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來約有三十歲年紀，于瑪爾美拉陀夫確實是一個奇怪的老婆。……她沒有聽見他們，而且沒有注意他們進來。她彷彿涉入遐想了，什麼也沒有聽見，看見。房屋是悶人的，但是她並沒有開窗戶；從樓梯那里發出有臭味，但是由樓梯上來的門並沒有開。淡巴沽的煙霧從內房裏漂浮進來，她不住地咳嗽，但是並沒有關門。最小的小孩（六歲的女孩）睡熟了，盤曲坐在地板上，頭放在沙發上。較大一歲的男孩在房拐站着哭，抖着，大概他剛挨了一頓打。在他旁邊站着一個九歲大的女孩，高而且瘦，穿着一件瘦而且破的襯衣，和一件往日的羊毛披肩皮外衣，披在光光的肩上，人早已長得比衣服

長了，僅僅達到膝頭。她的膀臂，如同棍一般瘦，摟着她的弟弟的頸子。她設法撫慰他，向他低聲說些話，盡力使他不再墮泣了。同時她的大的黑眼睛，因為她的受驚的臉的消瘦，看來好像更大了，帶着驚恐地注視着她的母親。

瑪爾美拉陀夫並沒有進門，而就在門口跪下，把拉思科里涅珂夫推在他的前面。這婦人看見一個生人，冷然地停住，面對着他，一時恢復了意識，顯然驚異，不知他來作什麼。但是顯而易見地她決定以為他是到裏邊一個房間去的，因為他到那去一定要經過她的房間。她便不再注意他，向外邊的門走去，要把門關上，她看見她的丈夫在門口跪着，便發出一陣猝然的喊聲。

「唉！」她瘋狂地喊道，「他回來了！這犯人！這妖怪！……錢在那裏？你口袋裏有什麼，給我看！你的衣服完全不同了！你的衣服在那裏？錢在那裏？說！」

她下手搜他。瑪爾美拉陀夫溫順地服從地舉起雙手以便宜於搜索。一文也沒

有了。

『錢在那里？』她喊道——『天爺，他能都喝掉了麼？櫃裏還有十二塊銀盧

布！』她在忿怒中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曳到房裏來。瑪爾美拉陀夫馴服地跪着爬

着走，幫助她的奮力。

『這于我是一種慰藉！這並不傷我，乃是一種確切的慰——藉，閣——下，』

他喊道，他被抓住頭髮前後搖擺着，甚且有一次用前額撞地。在地板上熟睡的小孩驚醒了，開始哭起來。站在房拐的男孩完全失錯了，開始發抖呼號，在劇烈的恐怖中，幾乎是在一陣急病中，跑向他妹妹跟前去。最大的女孩抖得像一匹樹葉子樣。

『他喝掉了！他都喝掉了，』可憐的婦人絕望地喊道——『他的衣服也沒有了！他們餓，餓呀！』——她扭着自己的手，指着小孩子們。『被咒詛的生活呵！你，你不害臊！』——她突然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從酒館來！你同他

一塊喝酒麼？你也同他一塊喝酒！滾開！」

青年人沒發一語，急忙走開。裏面的門大開了，愛探聽的臉孔在那里偷看。

粗鄙的大笑的臉，嘴裏甩着烟管和雪茄，以及帶着便帽的頭，都在門口伸進來。

再往後面可以看見敞穿着寢衣，穿着瘦小得不像樣子的衣服的人物，其中有幾個人手中還拿着牌。當瑪爾美拉陀夫被曳着頭髮走，喊道那于他是一種慰藉的時候

，他們特別覺得有趣。他們甚且開始到房裏來；最後，一種惡的尖聲的叫喊被聽見了：這是從亞瑪利亞列沛惠克自己口中發出來的，她從他們中擠出來，照她自己的習慣來恢復秩序，第一百次威嚇那可憐的婦人，以粗鄙凌辱人的話吩咐她明天從這房屋搬出去。拉思科里涅珂夫出去的時候，他有功夫把手插進口袋去，把他在酒館裏用虛布換來的銅幣急抓出來，沒被人注意的把牠們放在窗戶上。以後在樓梯上，他改變了主意，要回頭去。

『我做了什麼樣的一件傻事，』他自己想道，『他們有索尼亞，而且我自己需

要錢。」但是想起現在再拿回來是不可能的，而且無論如何他不願拿的，他便把手一揮不要了，回到他的寓所去。『索尼亞還需要髮油，』當他順着大街走的時候，他說，而且他惡意地大笑着——『這樣的漂亮費錢。……』哼！或者索尼亞自己今天要破產的，因為那常是有危險的，追逐巨獸……掘金子……那變明天他們除了我的錢而外，恐怕都沒有一塊乾麵包皮喫。索尼亞萬歲！他們在那里掘着什麼樣的一種錢！他們在利用之哩！是的，他們在利用之！他們爲之哭而且過慣了。人這痞子對於一切事都過得慣！』

他沉入于思想中。

『倘若我錯了怎麼辦呢，』他想了一刻之後，忽然喊道。『倘若人不是一個痞子怎麼辦呢，一般的人，我的意思是說，全人類，——那麼其餘一切都是偏見了，簡直是做作的恐怖，並沒有限制，一切都是應當那樣的。』

第二章

他在一場間斷的睡眠後，次日醒來得遲。但是他的睡眠並沒有使他休養過來；他醒來，乖戾的，易激的，愛生氣的，帶着憎惡看着他的房間。這是一間房的小食櫥，約有六步長。牠帶着一種受貧窮打擊的外表，塵污的黃紙從牆上脫掉，而且蓋的那麼低，一個比普通身材高的人在裏面便不安，時時刻刻覺得他的頭要撞着屋頂。家具和房間相稱：那里有三張舊椅子，很不結實的；在房拐有一張漆棹，上面放着幾本書和手稿；厚積在牠們上面的灰塵，顯出來牠們好久沒有被摩過了。一張大而笨的沙發，幾乎佔了一扇全牆和房內一半的地板地方；先前曾鋪過印花布，但是現在被氈了，給拉思科里涅河夫當牀用。他時常在那上面睡覺，

照例不脫衣服，沒有被單，裹在他的舊的學生外套裏，頭放在一個小小的枕頭上，在這下面他把所有的襯衣，乾淨的和臟的，堆將起來，當作一個長枕頭用。

張小棹子放在沙發前面。

比這更亂七八糟的恐怕難有了，但是對於處在目下心境中的拉思科里渣珂夫這確實合適。他完全離開了每個人，好像縮在自己殼裏的龜似的，甚至于看見那僕女，她必須侍候他，有時往他屋裏看看，都使他在神經的刺激中扭曲着。他處在那種追隨着完全聚精會神于一件事情上的偏狂者們的情況中。他的女老板在上兩個星期已經不送飯進來了，他雖是沒有飯喫的過下去，他還沒有想去向她商勸。厨子而且是唯一的僕人那思泰莎，對於這寓客的性情很歡喜，完全不掃不看他的房間，她僅僅差不多一星期一次，拿着一把掃帚逛到他的房裏去。她那天把他叫醒了。

『起來，你爲什麼死睡！』她向他叫喊道。『九點鐘過了，我給你帶了點茶

來；你喝一杯麼？我想你很餓了罷？」

拉思科里涅河夫睜開眼睛，驚起，認識是那思泰莎。

『從女老板那里來的麼？』他問，慢慢地，而且帶着一幅有病的臉孔，在沙發上坐起來。

『從女老板那里來的，不錯！』

她把她自己的滿裝着無力的陳茶的破茶壺，放在他面前，茶壺旁邊放了兩塊黃色的糖。

『這里，那思泰莎，請拿去，』他說着，在口袋內摸索（因為他穿着衣服睡覺），拿出一把銅幣——『跑去給我買一塊麵包來。還給我弄點臘腸來，要最便宜的，在豬肉屠戶家買。』

『麵包我立刻就給你拿來，但是你願喝點菜湯代替臘腸麼？那湯好極了，昨天的。我昨天給你留下的，但是你回來遲了。那湯是好的。』

在湯拿來，他開始喝的時候，那思泰莎在他旁邊沙發上坐下，開始閒談起來。她是一個鄉下的女人，而且是一個非常愛說話的女人。

『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好像要向警察告你，』她說。

他皺眉毛。

『找警察？她要怎麼？』

『你不付她錢，你又不搬出房去。她就是要那麼樣，一定的。』

『鬼東西，這是最後要命的事，』他咕咕着，碾着牙齒，『不，那不適于我

……正在此刻。她是一個傻瓜，』他接着大聲說。『我今天去和她談一談。』

『她是傻瓜，不錯，正和我一樣。但是倘若你是那麼聰明，你爲什麼像一個

口袋裡在這里躺着，一點也顯不出聰明來呢？有一個時期你常出去，你說是教小孩子。但是怎麼一回事，你現在什麼事也不做了。』

『我在做……』拉思科里涅珂夫恨恨地嫌惡地開言道。

『你在做什麼？』

『工作……』

『什麼種工作？』

『我在思想，』他停了一會嚴肅地答道。

那思泰莎被一陣傻笑鬧住了。她老是傻笑，而且有什麼事情使她樂的時候，她便笑得聽不見了，又是戰，又是抖，直到她覺得不舒服了為止。

『你的思想使你賺了好多錢了麼？』她最後將就一字一板地說道。

『一個人出去教書不能沒有靴子穿。而且我討厭教書極了。』

『莫要和你自己的麵包牛油胡鬧。』

『他們付教書錢那麼少。幾個銅幣有什麼用處呢？』他嫌惡地答着，好像回答他自己的思想似的。

『你想一下就發財麼？』

他奇怪地看着她。

『是的，我想發財，』他停了一會之後，決然地答道。

『莫要這麼慌，你嚇壞我了！我去不去給你拿塊麵包來？』

『隨你便。』

『呵，我忘記了！昨天你出去的時候，你來了一封信。』

『一封信？給我的！誰寄來的？』

『我不知道。我用我自己的三個戈貝克給了送信人。你還給我麼？』

『那麼把信拿來給我吧，爲着上帝的緣故，拿來吧，』拉思科里涅珂夫大大興

奮的喊道——『好天爺！』

一分鐘後，信拿給他了。就是這回事：他母親寄來的，從R省寄來的。他拿的時候，他的臉變灰白了。有好久時候他都沒有接過一封信，但是另一種感情又忽然刺入他的心腹。

『那思泰莎，讓我自己一人在這里，行好吧；這里是你的三個戈貝克，但是行好吧，趕快走！』

信兒在他的手中顫抖；他不想當她的面前拆開；他想自己一人來看這封信。

那思泰莎出去的時候，他急速地把信舉到唇邊接吻；於是專心地注視着信封上住址人名，那是曾經一度教過他讀書寫字的母親的小小的斜寫的筆跡，如此寶貴而且熟悉。他停滯着；他彷彿永遠是害怕什麼事情。最後他把牠拆開了：這是一封厚重的信，有二兩重，兩大張稿紙，滿寫着很小的字。

『我親愛的羅提亞，』他的母親寫道——『兩月以來，我沒有用信和你談話了，這使我苦惱，甚且使我夜間醒着，想着。但是我相信我不會因為我的無奈何的沉默責備我。你知道我何等愛你；你是我們——都麗亞和我——所必須仰望的唯一一個人，你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唯一的支柱。當我聽說你因為無錢自給，在幾個月以前捨棄了大學，以及你失去教書的事和別的工作的時

候，那子我是什麼一種傷心的事呵！我如何能由我的一年一百二十塊盧布的薪金，幫助你呢？四個月以前我寄給你十五塊盧布，你知道的，那是我從這城裏的一個商人瓦西里伊凡羅維支瓦如洵那里，以我的郵金作抵押借來的。他是一個心腸仁慈的人，又是你父親的朋友。但是既然把領郵金權交給他了，我便必須等到把債償還的時候，而且那件事僅僅剛才辦清，所以我這些時都不能以寄給你一點錢。但是現在，感謝上帝，我相信我能以更寄給你點錢，而且事實上我們現在可以恭賀我們自己的佳運了，這事我趕緊要通知你。第一層，你猜到麼，親愛的羅提亞，你妹妹在上六個星期都和我住在一塊，而且我們將來也不分離了。感謝上帝，她的痛苦算過去了，但是我要順序地告訴你一切事情，使你好知道一切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以及我們瞞着你直到如今的一切事情。當你在兩月以前寫信給我，說你聽說羅提亞在司維特里喀羅夫家忍受許多痛苦的時候，當你寫了那話，並要我把這事詳細告訴你的時候——我能寫什麼話回答你呢？倘若我把全部實情寫給你

看，我敢說，你怕要把一切事情拋開，到我們這里來，即使你一路必須步行，因為我知道你的性格和你的情感，你不讓你妹妹受侮辱的。我自己是在絕望之中，但是我怎能變辦呢？並且，那時我自己並不知道全部的實情。使這件事情弄得如此困難者，原因是在這：都麗亞在他們家就女管事的事情的時候，預支了一百塊盧布，條件訂的是由她的薪金每月扣除，所以不還債是不能夠辭去職務的。這筆款項（我現在能以向你解釋這一切，我的寶貴的羅提亞）她大抵是爲着要寄給你六十塊盧布才拿的，那錢你那時需要得那麼怕人，那錢是你去年從我們這里接到的。

我們那時欺哄你，寫信說這錢是由都麗亞積蓄來的，但是事實並不是如此，我現在將這事一切都告訴你，因為，感謝上帝，事情忽然變好了，而且你可以知道都麗亞何等愛你，她有着什麼樣的一幅心腸呵。起初不錯司維特里喀羅夫君待她很無禮，在棹上常說些不恭敬的嘲笑話。……但是我不想敘那些痛苦的瑣事，好不再白白地使你煩惱，因爲一切都算過去了。總之，不願司維特里喀羅夫君的妻瑪爾

法彼得羅夫那和家中其餘一切人的和善的高尚的行爲，都麗亞那時很難受，尤其是當司維特里喀羅夫重陷于他在軍隊裏的老習慣，爲巴加斯（酒神）勢力所挾的時候。你想這一切以後是如何解釋的？你相信麼，這瘋漢子從起頭便對於都麗亞懷了一種熱情，但是在無禮和侮慢的一種假裝之下，把熱情隱蓋起來。大概想起他的年紀和他之爲一家之父，他自己爲着個人狂忘的希望害臊害怕了；這使他和都麗亞生氣。而且他也希望以他的無禮的侮慢的行爲，使別人不得知道實情。但是最後他一點也不能自禁了，竟有臉向都麗亞作公開的可羞的求婚，允許她各種誘引物和供獻品，並且，要把一切事情拋開，領她到他的另一份田產那里去，或者甚至于到國外去。你能猜想她所經歷的一切！立刻離職是不可能的，不僅爲着錢債的緣故，而且也要不傷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感情，因爲那麼一來怕惹起她的疑心；那麼都麗亞便成爲他們家庭吵鬧的原因了。而且那于都麗亞也要發生可怕的誹謗；那是不能免的。還有別的各种原因，使都麗亞還有六個星期，不能望離開那可怕的

人家。你知道都麗亞，自然；你知道她多麼聰明，她的意志多麼強。都麗亞能够忍受許多痛苦，即使在最困難的情形中，她都有着毅力維持她的決心。她因為怕使我着惱，雖然我們不斷通信，關於一切事情她甚至于向我不寫一句。事情結果得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偶聽她的丈夫在花園中向都麗亞懇求，便把情形完全誤解了，把罪過推到她身上，相信她是這一切的原因。一幕可怕的劇立地就在花園裏演起來；瑪爾法彼得羅夫甚至于打都麗亞，不由吩咐，向她嚷了一整個鐘頭，於是吩咐立刻把都麗亞用一輛平常農人的大車帶着行李趕緊送到我這里來，他們把她所有的東西，她的襯衣和她的被褥，完全胡亂地扔進重車裏去，並沒有疊起來，包好。而且一陣大雨又下起來，被辱被羞的都麗亞，必得和一個鄉下人同坐在敞車上走了十五弗司特（俄里）到城裏來。現在你只消想一想，我對於兩月前我所接到的你的信，能寄給你什麼回信呢？我能寫什麼話呢？我是在絕望中；我不敢把實情寫給你，因為怕你非常苦惱，頹喪，憤怒；而且你又

能怎麼辦呢？你或者僅僅能把自己毀壞了，並且，都麗亞也不准；而且當我的心十分充滿了哀苦的時候，我也絕不能夠以瑣事寫滿我的信的。有一個整月，這城裏滿是關於這件醜事的閒言，結果竟到這步田地，都麗亞和我甚至不敢往教堂去了，因為侮藐的臉色，耳語，甚且還有大聲說我們的話。所有我們的熟識人都避着我們，在大街上甚至于沒有人向我們行禮，而且我得知有些店夥們立意要用一種可羞的方法侮辱我們，用漆抹我們住宅的門，因此房東開始教我們一定要搬家。這一切都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主使的，她設法敗壞都麗亞的名譽，在每家罵她。附近人人她都認識，那月她不斷進城，因為她頗愛說話，愛談她的家事，而且特別愛向人人抱怨她的丈夫——那一點都不對——，所以在短時間內，她不但把她的故事傳揚于城中，並且及于四圍各地方。這使我不舒服，但是都麗亞比我能忍受些，倘若你能看見她如何忍受一切，並設法安慰我，鼓舞我呵！她是一個天使！但是上帝保佑，我們的痛苦截止了：司維特里喀羅夫君恢復了理性，懊悔

了，或者爲都麗亞惋惜，他將都麗亞之無辜的完全的不會錯誤的證據，放在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面前，那是一種信的形式，都麗亞在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未在花園遇見他們以前，被迫寫給他的。這封信在她離開後還在司維特里喀羅夫君手中，那是她寫以拒絕他對她懇求作個人解說和秘密會見的。在那封信裏她帶着大大的火氣和憤怒，責備他對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行爲的卑鄙，提醒他要知道自己是一家之主與父，並告訴他，使一個已經十足不幸了的無防備的女子受苦，不幸，于他是何等地位卑陋。實在，親愛的羅提亞，那封信寫得那麼高尚動人，我讀的時候，我悲哽了，而且到今日我都不能讀之不落淚的。並且，僕人的證明也洗清都麗亞的名譽；他們看見知道的比司維特里喀羅夫君自己所猜想的多的多了——的確事實上僕人們永遠是那樣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十分受驚，而且「又被壓倒了」，如同她自己已向我們所說的話，但是她完全相信了都麗亞之無辜。就在次日，是星期日，她筆直到大禮拜堂去，跪下流淚向聖母祈禱，求賜她力量受這次的再審，盡她的責

任。于是她筆直從大禮拜堂到我們這裏來，把整個故事告訴我們，傷心地啜泣，完全懺悔，她擁抱都麗亞，求她饒恕她。在同一個上午，她毫不耽擱，遍到城裏各家以及各處，流着眼淚，用頂奉承的話，申說都麗亞的無辜，以及她的感情和她的行爲的高尚。更有甚者，她把都麗亞給司維特里喀羅夫君的親筆信，拿給人人看，念給人人聽，甚且讓他們抄——我一定要說，我想這是過分的。她這樣忙了幾天，在全城坐車跑，因為有些人生氣別人居先得有機會了。所以他們必須輪流着，因此在每家在她沒有到以前就期待着，人人都知道在某某日，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要在某某地方驗信，人們在每次讀時都聚攏來，甚至于有許多人在自家並在別人家裏已經聽了許多次的。在我看來，有許多，這一切舉動中有許多，都是不必須的，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性格是那樣的。無論如何她在完全恢復都麗亞的名譽上算成功了，這件事的整個醜名，成一種不能磨滅的羞辱，加在她丈夫的身上，他成唯一的受責備的人，因此我實在開始覺得爲他惋惜；實在待那瘋漢子太嚴酷了。

都麗亞立刻被幾家敦請教課，但是她拒絕了。立刻之間人人開始帶着彰明的尊敬待她。這一切對於那件可以說是我們全部的命運現在都因之變化了的事之成功，有很大的效力。你一定要知道，親愛的羅提亞，都麗亞有一個求婚人，她已經答應嫁他了。我趕緊把這件事底細都告訴你，雖說是沒有和你商量便辦理了，我想你將不爲着那種緣故和我和我的妹妹發惱的，因爲你要知道，我們不能等待，展緩事們的決定，直到聽你回話的時候。而且你不在場的時候，你便不能判斷一切我實。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他已經有了官銜，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而且和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是遠親，她在成全這件婚姻上很出力。開始是他由她表示他願和我們認識。他受了相當的招待，和我們一塊喝加菲，就在次日便給我們一封信，他在信中很客氣地作一種提議，請求給他一個迅速的決定的回話。他是一個很忙的人，急忙要到彼得堡去，所以每刻鐘于他都是寶貴的。自然，起初我們大驚，因爲這事發生得這麼快而且料想不到的。我們想了談了一整天。他是一個

小康的人，可倚靠的，他在政府裏有兩件差使，而且已經有財產了。不錯他是四十五歲了，但是他有一種很惹人喜歡的外貌，還可以被女人認為引人愛的，而且他完全是一個很可尊敬可引見的人，只是他彷彿有一點乖戾且有些自負似的。

但是或者那只是他在頭一眼所生的印象。注意，親愛的羅提亞，當他到彼得堡（他不久就去）的時候，若是在頭一眼看他有什麼你不喜歡的地方，注意莫要貶評他太倉猝太嚴刻了，因為你的癖氣是那樣的。雖然我相信，他在你心目中將發生合宜的印象，我還給你這個警告。並且，一個人爲着要瞭解任何人，一定要審量小心，以避免構成偏見和謬誤的觀念，那在以後是很難以糾正除去的。就許多消息評判起來，彼得彼得羅維支是一個十分可敬重的人。在他頭一次來訪的時候，的確，他告訴我們說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但是他如同他自己所說的，還具有「我們的最發達的一代人的」許多信仰，而且他是一個一切偏見的敵人。他還說了許多，因為他彷彿有點自負，愛人家聽他的話，但是這差不多不算是罪過。

自然，那在我懂得的很少，但是都麗亞向我解說道，他雖說不是一個深受教育的人，他却聰明，而且彷彿性情很好似的。你知道你妹妹的性格，羅提亞。她是一個果決的，懂事的，耐心的，大度的女子，但是她却有着了一幅熱烈的心腸，我很知道的。自然，在他那邊，在她這邊，都沒有極大的愛情，但是都麗亞是一個聰明的女子，有着天使的心腸，將以使她的丈夫幸福爲自己的責任，他那方面將以她的幸福爲他所當心的。關於那點我們無由懷疑，雖說事情辦得倉促極了，這是一定要承認的事。並且，他是一個極謹慎的人，一定的，他要替自己小心，要自己的幸福更穩定，都麗亞和他一塊更幸福。至于性格上的幾種缺點，和些習慣，甚且有些意見不同——這些即使最幸福的婚姻的確都是免不了的——都麗亞說，關於那一切，她全靠着自己，沒有什麼事情可焦心的，並謂只要他們將來的關係能成爲一種有名譽的、老老實實的關係，她是情願忍受許多痛苦的。比方說，他起頭使我受刺激，覺得他很唐突的，但是那很可以是由于他是一個口直的人，無疑地就是那

樣。比方說，在他得到都麗亞的允許之後，第二次來訪的時候，在談話之間，他聲稱在未和都麗亞認識之前，他便決心要娶一個名譽好，沒有嫁奩的女子，尤其是，要一個經過貧窮的人，因為，如同他所說的，一個男子應當不蒙他的妻的恩，而不如讓妻尊視她的丈夫為她的恩人。我一定要再說，他說得比我好的多，客氣的多，因為我忘記了他實在的語句，僅只記得意思。並且，那顯而易見地不是有意說的，乃是在談得熱心的時候說滑嘴了，所以他以後努力替自己改正，把話順過去了，但是一樣還使我受刺激，覺得他有些無禮，我以後這樣向都麗亞說。但是都麗亞煩了，回答道，「語言並非行為」，自然，這話是完全不錯的。都麗亞在她未下決心以前，一整夜沒有睡覺，她以為我睡熟了，便從牀上起來，連夜在房中踱來踱去，最後她跪在聖像面前，長久地熱心地祈禱，到早晨她告訴我說她決定了。

我已經說過，彼得彼得羅維支正動身往彼得堡去，他在那里有許多事務，而

且他想開辦一個律師事務所。他有許多年都忙着辦理民事和商業訴訟，就在日前他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他必須到彼得堡，因為他在參議院有一個重要的案子。因此，親愛的羅提亞，他可以于你有頂大用處的，的確在各方面都可以，都麗亞和我商定，就從這天你便能够固定地從事你的事業，可以認爲你的將來已經計畫好，有了担保了。呵，但願這件事見諸事實！這將有那麼樣的一種利益，我們只能視之爲天賜的福氣。都麗亞專夢想着這一件事。我們甚且已經冒昧向彼得得羅維支關於這件事露出幾句話。他在答語中是慎重的，說道；自然，他不能做事沒有書記，只要親戚稱職，（好像對于你的適稱能有什麼懷疑似的！）把薪水付給一個生人，不如付給一個親戚了，但是接着他便對于你在大學讀書，能否留給你時間在他的事務所裏做事，表示懷疑。這事暫時擱下了，但是都麗亞現在別的什麼事都不想。她在上幾天發着一種狂熱，已經作了一種正式計畫，使你最後在彼得得羅維支的法律事務上成爲同事，甚且爲同夥，這很可能的，因爲你是一個

研究法律的學生。我和她完全同意，羅提亞，共懷所有她的計畫和希望，料想有各種可能性，使一切實現出來。不管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推託，在目下是很自然的（因為他不認識你），都麗亞決然相信，她將憑她對於她將來的丈夫所發生的好影響，獲得一切；她就依賴着這點。自然我們小心不向彼得彼得羅維支談任何這些更遠的計畫，尤其是你成爲他的同夥的話。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會很冷淡地看這事，這一切會在他看來只是一場空想。都麗亞和我都沒有向他吐出一句我們所懷的大希望，想他幫助我們付給你在大學讀書的費用；我們首先沒有說那事，因爲那事以後自將見諸事實的，他自己將無疑地不費話地去辦的（好像他能拒絕都麗亞那事似的），尤其情願，因爲你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在事務所裏成爲他的右臂，受他的幫助並不是一種施與，乃是憑你自己工作掙的薪水。都麗亞想把這一切事像這樣辦理，我十分和她同意。我們還爲着另一個緣故，沒有說出我們的計畫，就是，因爲我特別想使你在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覺得自己站在同等的地位。

當都麗亞帶着狂熱向他說你的時候，他答道，人自己沒有接近觀察一個人，永遠不能評斷他，說他希望他在和你結識的時候，構成他自己的意見。你知道麼，我的寶貴的羅提亞，我想或者爲着某種緣故（不過和彼得彼得羅維支沒有關係，只是爲着我自己個人的，或者是老太婆氣的胡想，）在行過婚禮以後，我與其和他們一塊住，不如自己住，分開着。我相信他將十分慷慨客氣請我勸我在將來還和我的女兒住在一塊，而且若是他直到如今這話還沒有提過一句，那只是因爲事情已經假定是這樣的了；但是我將拒絕。我在一生中看出不止一次，丈夫們和岳母們不十分過得好的，我不願有一點防礙任何人，而且爲着我的緣故，只要我有一塊自己的麵包皮，有像你和都麗亞這樣的孩子，我也寧願十分獨立的。若是可能的話，我要住在靠近你的什麼地方，親愛的羅提亞，我將最快活的一個消息留在我的信後頭來說：你知道，我的親愛的孩子，我們在很短時間內或者便可以都在一塊，在幾乎三年的分離之後，我們又可以彼此擁抱了！都麗亞和我要動身往彼得堡去，這

是確實^⑥決定了，準確地在什麼時候，我不知道，但是非常，非常快，或者就在一個星期中。這事全靠彼得彼得羅維支，當他有功夫在彼得堡他四下一看的時候，他將使我們知道。爲着要適于他自己的安排，他急望快快成禮，若是能辦的話，甚至于在聖母禁食節以前，或者若是那太早，不易于準備齊的話，直接就在節後舉行。我將帶着何等的快樂把你摟抱在我的心上！都麗亞快活地想起見你，十分興奮，她有一天門笑話說，單爲那件事她便願嫁彼得彼得羅維支。她是一個天使！她現在不寫什麼話給你，只告訴我寫信給你說她有那麼多，那麼多的話要告訴你，她現在不去提筆了，因爲幾行信什麼事也告訴不了你，僅僅要攪亂她自己；她教我致她的愛與無數的吻給你。但是雖說我們這麼快便要相見了，或者我將在一二日內盡力多寄錢給你。現在人人都聽說都麗亞要嫁彼得彼得羅維支，我的信用忽然改善了，我知道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現在將信賴我，甚至能以郵金抵押七十五塊盧布，因此或者我將能夠寄給你二十五塊甚至于三十塊盧布。我願再

多寄點給你，但是我對於我們的旅費不放心；因為雖說彼得彼得羅維支那麼好，願擔負一部份旅費，這就是說，他担任運我們的包袋和大的衣箱（這些將由他的熟識人們去運），我們到彼得堡時一定還要有點經費，在那里我們不能一點錢不留，至少頭幾天要有。但是我們——都麗亞和——我一切都核算了，算到最後一文錢，我們知道這段行程並不費很多的錢。從我們這里到鐵路去只有九十弗司特，我們已經和我們認識的一個車夫訂好了，一切齊備；從那里都麗亞和我能够很舒服地坐三等車走。因此我大抵很可以能够不寄二十五塊而寄三十塊盧布給你。但是够了；我已經寫滿了兩張紙，沒有空地剩下再寫了；我們的全部歷史，但是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現在，我的寶貴的羅提亞，我擁抱你，致你以母親的祝福直到我們相見的時候。愛你的妹妹都麗亞，羅提亞；愛她如同她愛你一樣，你要明白她愛你超過一切，勝過愛她自己。她是一個天使，你，羅提亞，你便是我們的一切——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唯一的安慰。但願你幸福，我們便幸福了。你還

唸你的祈禱，羅提亞，並相信我們的創造者與我們的救主的仁慈麼？我在內心裏害怕你爲今日流行的不信宗教的新精神所害！若是這樣，我爲你祈禱。記住，親愛的孩子，你在你的童年，你父親活着的時候，你是如何在我的膝上嚙嚙地唸你的祈禱，在那些日子我們全是何等快樂呵。再見——我以許多接吻，親熱地，親熱地，擁抱你。

『直到死時都是你的』

『普里契利亞拉思科里涅珂夫。』

幾乎從起頭，當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信的時候，他的臉便爲眼淚所濕了；但是當他看完的時候，他的臉孔是灰白的，扭歪的，一陣辛酸的，憤怒的，兇狠的微笑，現在他的唇上。他把頭放在他的露線的臟枕頭上，思量，思量了好久。他的心猛烈地跳着，他的腦筋在攪亂中。最後他覺得在這好像一個食櫥或箱子的小小的黃色的房間中，拘束而且悶氣。他的眼睛和他的思想都渴望空間。他拿起他的

禮帽，出去了，這次不怕遇見任何人；他害怕忘記了。他轉向瓦綏涅夫斯基島去，順着瓦綏涅夫斯基大街走，好像忙着什麼事務似的，對自己咕嚕着，甚且大聲說着，使行人們發驚。他們許多都以爲他喝醉酒了。

第四章

他母親的信子他是一種苦痛，但是關於其中主要的事，即在他正看信時，他都沒有覺着片時的猶豫。主要的問題在他的心中決定了，無可挽回地決定了：『在我活着的時候，這樣的一種婚姻絕不成，盧辛君該死！』『事情是十分顯然的，』他自己低語，帶着一陣兇狠的微笑，預料他的決定的勝利。『不行，母親，不行，都麗亞，你們哄不了我！而且她們子是抱歉，說沒有問我的意見，說沒有我便決定了！我敢說！她們以爲現在事已辦妥，不能中止了；但是我們且看能不能吧！堂皇的藉口：』彼得彼得羅維支是那樣子的一個忙人，即使他的婚禮都一定要迅速，幾乎要乘快車。』不行，都麗亞，這一切我都明白，我知道你要向我

說什麼話；我也知道你通夜踱來踱去的時候，你在想些什麼事，以及你在那放在母親臥室裏的加善聖母面前你的祈禱詞是像什麼樣的。辛苦的要算是上各各他去的路了。……哼……可見最後是決定了；亞字陀沙羅馬諾夫那，你決定嫁給一個懂事的辦事人，一個有財產的人（已經有財產了，那是何其更堪敬重更動人心目呵），一個在政府裏有兩件差使的人，他具有我們最發達的一代人的思想，如同母親所寫的，而且他彷彿慈善，如同都麗亞自己所說的。那彷彿便戰勝一切了！就是那個都麗亞；就爲着那個「彷彿」，便去嫁他了！好極了！好極了！

「……但是我想知道母親爲什麼寫信給我說到「我們最發達的一代人」呢？只是當作一句淡描，還是有意預先使我心下贊成盧辛君呢？她們狡猾呵！我想再知道一件事：那一日夜和從那以後這些時，她們彼此開誠相見到什麼程度？都用話說出來，還是兩人都明白她們心中腦中有着同樣的事，所以無須乎大聲說出來，而且不如不說呢。最可信地是一部份像那樣，從母親的信中，這是顯而易見

的：他使她受刺激，覺得他有一點無禮，而且母親直率地將她的觀察告訴都麗亞。她一定要顯了，「生氣地回答她。」我想是這樣！當事情是十分明明白白的，用不着任何老實的問話，而且當事情已經默認爲討論也無用的時候，誰個不生氣呢。她爲什麼爲信給我說，「愛都麗亞，羅提亞，她愛你勝過愛她自己」呢？她對於爲她的兒子犧牲她的女兒，有一種秘密的良心上的刺痛麼？「你是我們唯一的安慰，你便是我們的一切。」母親呀！」

他的辛酸變得越發越發劇烈，若是在那時他碰巧遇見盧辛君，他會殺了他的。『哼……是的，那是不錯的，』他跟着那在他腦中彼此追逐着的旋轉的思想，繼續說到，『要得知道一個人，需要時間與細心，』那是不錯的，但是關於盧辛君，那是沒有錯的。主要的事情是，他是「一個辦事的人而且彷彿慈善，」那就是人情了，不是麼，給她們送包裹和大箱子！那麼一來之後，無疑地就是一個慈善人麼！但是他的新婦和新婦的母親却要坐粗麻布蒙着的一輛農人的大車（我知

道，我坐過)。沒有關係！只有九十弗司特，以後她們能够「很舒服地坐三等車走」一千弗司特！也是十分對的！人必須儉約，但是你怎麼樣呢，盧辛君？她是你的新婦呀。……你一定要知道，她的母親必須用她的郵金抵押錢作旅費。自然，這是一椿作買賣的事，爲着相互的利益而合開的一個公司，股份與用費均相等：——飲食預備在內，但是付你的烟費。這辦事人還佔了她們的便宜。行李比她們的旅費化錢少些，而且很可信地一文不化便運去了。怎麼一回事，她們兩個都看不出來那一切，或者還是她們不想看出來呢？她們還高興，高興！而且以爲這僅只是第一次開花，真正的果實就要結了！但是關係並不在乎吝嗇，並不在乎卑陋，而在于全般事體的派頭。因爲結婚以後的派頭也將是那樣，這是你預先嘗一嘗滋味。母親也是的，她爲什麼要如此浪費呢？她到了彼得堡的時候還有什麼呢？三塊銀盧布或兩張「紙盧布」，如同她所說的……那老奶奶……停。她希望以後在彼得堡靠什麼生活？她已經有了她的理由，猜想她在結婚以

後，甚至于頭幾個月，她都^⑥不能和都麗亞同住。那闊人無疑地關於那件事也露出來幾句話，雖然母親否認：「我將拒絕，」她說。那麼她靠着誰呢？她依賴着她的一百二十塊盧布和邱金，償還亞法那給伊凡諾維支以後所剩下的錢麼？她打羊毛披肩並繒袖頭，毀她的老眼。所有她的披肩，一年在她的一百二十塊盧布上，加不過二十塊盧布，那我知道。可見她始終是將所有她的希望放在盧辛君的慷慨上了；「他自己將供奉來的，他將逼我接受。」那你可以長期地等着罷！這些釋烈式的高尙的心腸永遠是這樣的；直到最後的片刻，每隻鷺在他們看來都是天鷺，直到最後的片刻，他們都往最好的方面期望，看不見什麼錯來，他們雖有畫圖別一面的暗示，然而不到他們被迫要面對真情的時候，他們是不願面對的；一想起那，便使他們發抖；他們用雙手把真情推開，直到他們所用虛假的色彩裝飾出來的人，親手在他們的頭上戴上愚人的小帽的時候。我想知道盧辛君有什麼動章沒有；我敢打賭說他扣眼上戴着安那，而且當他去和訂買賣合同人和商人們喫飯的時候，他

也把牠戴上。他行婚禮時一定也戴的！够了，不管他了，可惡的東西！

「唔，……對於母親我倒不奇怪，那倒像她，願上帝賜福給她吧，但是都麗亞如何能够呢？都麗亞，可愛的人呵，彷彿我不知道你似的！我最後一次看見你的時候，你是將近二十歲；那時我就明白你。母親寫信說「都麗亞能够忍受許多痛苦。」那我倒很知道。那在兩年半以前我就知道了，在兩年半我都在想着那回事，想着的正是那回事，「都麗亚能够忍受許多痛苦」那回事。倘若她能够容忍司維特里喀羅夫君和其餘那一切事，她的確是能够忍受許多痛苦。現在母親和她硬妄以爲她能够容忍盧辛君了，這位發出一種理論，說從窮苦中提拔出來的妻，一切東西全仗丈夫的恩惠，這樣的妻頂好——他又是幾乎在頭一次見面便發這種理論的。即使他「是說滑嘴說出來了」，雖說他是一個懂事的人，（然而或者那絲毫不提無意的失言，而是他要趕緊把自己意思說清楚，）但是都麗亞，都麗亞呢？自然，她瞭解這人，但是她將必須和他一起過活。怎麼！她願靠黑麵包和白水過

活，她不願賣去她的靈魂，她不願以她的正當的自由當作貨物和安逸交換；就是拿釋萊司維霍爾斯坦全省來交換她都不願，何況盧辛君的錢。在我知道都麗亞的時候，她並不是那種人……自然，她現在還是那樣的！是的，司維特里喀羅夫一家人是苦丸藥，那是不能否認的！爲着二百塊盧布在外省當一個女管事，消磨自己的生活，是一件苦事，但是我知道，倘若爲着她一己之利，她寧願作殖民地的一個黑奴，或爲跟着德國主人的一個萊特人，都不願使自己永遠爲她所不尊敬的，她所毫無關係的人所約束，以侮辱她的靈魂和她的道德的尊嚴。倘若盧辛君是眞金人，或是一塊巨大的金剛鑽，她也絕不會答應作他的小老婆的。那麼她爲什麼答應呢？要點是在那呢？答語是怎樣呢？這是明顯極了的：倘若爲着她自己，爲着她的安逸，她是不願賣去自己以救她的生命的，她那麼辦，乃是爲着別的一個人！爲着她所愛的一個人，爲着她所崇拜的一個人，她將賣去自己！那一切事就等子這樣，爲着她的哥哥，爲着她的母親，她將賣去自己！她將賣去一切！

在這樣情況中，我們「若是必須的話，便征服我們的道德的感情，」甚至於自由，平安，良心，一切一切都帶到市場去賣了。倘若我的親愛的人們可以幸福了，就不管我的生活吧！並且，我們成爲良心學者，我們學做耶穌會徒樣子，有一個時期或者我們能夠安慰自己，我們能夠使自己相信，照着一個好的目的作去，是人的本分。我們正像那樣，這像日光一樣地明顯。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科里涅珂

夫就是這件事情的中心人物，並不是別人，這是顯然的。哦是的，她能够担保他的幸福，使他繼續在大學裏讀書，使他在事務所裏成爲一個同夥，使他整個的將來穩定；或者他以後甚且可以成一個富人，興旺，爲人欽仰，甚且可以在一生終結成爲一個名人！但是我的母親呢？一切都是羅提亞，寶貴的羅提亞，她的最大的孩子！爲着這樣一個兒子，誰不願犧牲這樣的一個女兒呢？慈愛的，太偏的心呵！怎麼，爲着他的緣故，我們甚至於不願避免索尼亞的命運。索尼亞，索尼亞，亞瑪爾美拉陀夫，只要世界存在，你便是永世的犧牲者。你們兩個會估計你們的

犧牲麼？ 那是正當的麼？ 那你們能够忍受麼？ 那有什麼用麼？ 那其中有意義麼？ 讓我告訴你，都麗亞，索尼亞的生活並不比和盧辛君過活更壞。 母親寫信道，「談不到愛的問題。」 倘若連尊敬也不會有怎麼辦呢，倘若正相反，却有嫌棄，侮蔑，憎惡，那麼怎麼辦呢？ 那麼你也將必須「維持你的外表」了。 不是這樣麼？ 你明白那漂亮是什麼一回事麼？ 你明白盧辛的漂亮和索尼亞的正是一樣事情麼，而且或者更壞，更卑污，更下流，因為按你的情形講起來，都麗亞，那究竟是爲着奢華而訂的買賣合同，但是在索尼亞，那簡直是餓死的問題。 都麗亞，那漂亮是必須付與代價的，那是必須付與代價的。 倘若那後來使你受不了，倘若你後悔，怎麼辦呢？ 那麼便只有傷心，悲苦，禍患，眼淚，爲舉世所不知，因爲你不是一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 那時你的母親將覺得如何呢？ 就是現在，她都不安，她都煩惱了，但是當她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的時候，那時她將怎麼樣呢？ 而且我呢？ 是的，的確，你以爲我是什麼樣的人呢？ 我不要你的犧牲，都麗亞，我

不要那，母親！ 那不行，只要我活着，那不行，那不行！ 我不承認！」

他忽然在沉思中停止住，不動地站着。

「那不行麼？ 但是你怎麼辦好去防止那事呢？ 你將禁止那事麼？ 你有什

麼權利呢？ 你在你這方面能允許她們什麼條件，使她們給你這樣的一個權利呢？

你的一生，你的整個的將來，你將供奉她們在你讀完你的學科，得到一個位置的時

候麼？ 是的，那一切我們先前全已經聽過了，那全是話，但是現在呢？ 現在一

定要做點事了，現在，那你明白麼？ 你現在在作什麼？ 你是靠着她們過活。

她們以她們的百二十塊盧布的郵金借債。 她們從司維特里喀羅夫那里借債。

你如何去救她們脫離司維特里喀羅夫們，脫離瓦西里伊凡羅維支瓦如洵呢？ 他是

將來的富豪宙斯，他將排佈她們的生活。 再十年麼？ 再十年母親將因打披肩把

眼弄瞎了，或者也因爲哭泣的。 她將因挨餓消瘦成一個影子；我的妹妹呢？

試想片刻，在十年中你的妹妹會變成什麼樣呢？ 在那十年之中她將遭遇什麼事故

呢？你能够料想麼？」

他以這樣的問題，苦惱自己，磨難自己，在其中找出一種娛樂。然而所有這些問題並不是突然來到他面前的新問題，牠們都是舊的熟悉的疼痛。從牠們頭一次開始握住而且裂着他的心以後，到現在已經好久了。好久，好久以前，他目下的苦痛便發生頭一次的開端；這苦痛長大了，集起了力量，牠成熟了，集中了，直到牠成爲一種可怕的，瘋狂的，和奇怪的問題之形式，苦惱着他的心和腦，固執地嚷着要回答。現在他的母親的信好像霹靂一聲雷打在他的頭上。他現在必須不耐地受罪了，以未解決的問題煩惱自己，他必須作點事情，立刻作，快快做，這是顯而易見的。無論如何他必須決定一件事情。……

『或者是完全把人生棄却了！』他在一陣瘋狂中，忽然喊道——『卑微地承受現實的命運，最後地一次，而且將一切悶塞于自己的心中，放棄所有對於活動，人生，愛情的要求！』

『你明白麼，先生，當你絕對沒有地方去的時候，你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麼？』
瑪爾美拉陀夫的問題忽然來到他的腦中，『因為每人必須有個地方去。……』

他忽然發一陣驚：另一種思想，他昨天所懷的，此刻又溜回到他的心中了。

但是他對於重現于他心中的這思想並不發驚，因為他知道，他預先感覺到，那思想一定要回來的，他期待着哩；並且，那並不僅是昨天的思想。不同之點是在這，一月以前，甚至于在昨天，那思想還是一個純粹的夢想；但是現在……現在那看來一點也不像一個夢想，那成爲一種新的威赫的而且十分生疎的形狀，而且他自己忽然覺着了。……他覺得腦中有着陣陣鎚擊，在他的眼前有着陣陣黑暗。

他急促地回望，他在探尋什麼東西。他想坐下，正在找一個座位；他順着大路走去。約在他前面一百步遠有一個座位。他盡力趕快地往那里走去；但是在路上他撞見一件小小的偶遇的事，吸住他一切의 注意。他正在找一個座位，看見了有一個女人在他前面約二十步遠走着，但是起初，他之注意她，不過等于擋他

路的別的物體而已。他經過許多次，往家去，不注意他所走的路，而且他慣于像那樣走路了。但是在他前面的女人，在頭一眼看來有些十分奇怪，以致他的注意漸漸地釘在她的身上，起初是勉強地而且彷彿是怨憤地，以後是越發越發專心地。他覺着一種突然的欲望，要訪悉這女人如此奇怪是怎麼一回事。第一層，她看來像一個十分年輕的女子，她極忙地走着，露着頭，沒有打傘，沒戴手套，兩膀可笑地左右搖擺着。她穿着一件輕綢料作的長衣服，但是穿的歪得奇怪，並沒有鈎掛得合適，在汗衫頭開了，緊靠着腰部；一大塊都裂開了，鬆掛着。一條小小的頸巾掛在她的光光的頸上，但是歪向一邊了。這女子又是不穩地走着，東倒西歪的。她最後引起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全部注意。他趕上了這女子到那座位，但是她到了的時候，便倒在座位的一拐上去；她讓她的頭靠在椅背上，閉着眼，顯然是十分疲乏了。他接近地瞅着她，立刻便看出來她完全醉了。那是一個奇怪的可怕的光景。他差不多不能相信他不是錯誤了。他在面前看見一個十分年輕的

美髮的女子的臉——十六，或者不過十五歲大，一幅漂亮的小臉兒，但是發紅，看來難受的樣子，而且彷彿發腫。這女子好像差不多就不知到她在幹什麼；她把這一條腿橫放在那一條腿上，無禮地抬起來，顯出各種不知道她是在大街上的樣子。

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坐下，但是他覺得不願離開她，站着迷惑地面對着她。這條林蔭大路從沒有許多人常到的；現在，兩點鐘的時候，在悶熱中，這裏是十分冷落的。然而在大路的那一邊，約離有十五步遠，一個紳士在側道邊站着，他本也顯然地懷着他自己的什麼目的想逼近這女子。他大概也在遠處看見了她，跟着她，但是看見拉思科里涅珂夫防礙他。他忿怒地瞅着他，雖說他要避免他的注意，他不耐煩地等着機會，直到那不受歡迎的穿着破衣的人走開為止。他的注意是不會錯的。那紳士是一個肥壯矮胖的人，約有三十歲，穿得很時髦，面色鮮紅，唇紅，嘴上還有髭。

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怒不可遏了；他忽然想用什麼法子

來侮辱這個肥胖的花花公子。他暫時離開這女子，向那個紳士跟前走去。

「嘿！你個司維特里喀羅夫！你在這有什麼事？」他喊着，握着拳，大笑著，帶着盛怒亂說着。

「你要怎麼樣？」那紳士在傲慢的驚異中皺着眉毛，嚴厲地問道。

「滾開，我就是這要麼樣。」

「你敢麼，你個下賤的東西！」

他舉起他的手杖。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想那強壯的紳士是像他自己那樣兩個人對拳，鞭撻拳直向他衝去。但是在那時有人從後面把他抓住，一個巡警站在他們中間。

「得了，先生，請不要在公共的地方打架。你要怎麼樣？你是誰？」他嚴厲地問着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他的破衣服。

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看着他。他有着一幅真爽的，懂事的，武勇的臉，帶

着髭和兩邊鬍子。

『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抓住他的膀臂，喊道。『我是一個大學生，拉思科里涅珂夫。……』你也可以知道的，』他接着向那個紳士說，『過來，我有件事情指給你看。』

他拉着警察的膀臂，引他到那座位去。

『看這里，醉的無望了，她剛到這大路上來。她是誰，是什麼種人，雖難講，她卻不像一個有職業的人。比較更可信是她在什麼地方被灌了酒受騙了……頭一次……你明白麼？』他們把她像那樣子趕出到大街上來。你看她的衣服裂開的樣子和那穿的樣子；她被別的什麼人穿的，她沒有自己穿，而且是被生手穿的，被一個男人的手穿的；這是顯而易見的。現在看那里：我並不認識我要去和他打架的那個花花公子，我是頭一次看見他，但是他也看見他在大路上，正在此刻，醉醺醺的，不知道她自己在作什麼，現在他非常想把她弄到手，當她在這樣情況中的

時候，把她弄到什麼地方去……那是的確的，相信我，我並不錯的。我自己看見他注意着她，跟着她，但是我防止他，他正等着我走開哩。現在他走開一點了，站着不動，假裝捲着一隻紙烟。……你想我們如何能够使她不至于落入他的手中，我們如何把她弄回家呢？」

警察在一剎那間便看清這一切了。那強壯的紳士是容易明白的，他轉而打量這女子。警察灣腰更接近地觀察她，他的臉帶着純正的憐憫動作着。

「嗟，多麼可憐！」他搖頭，說道——「她是十足的一個小孩子！她受騙了，你立刻便能够看出來。聽我說，小姐，」他開始向她說話，「你住在那里？」那女子睜開她疲倦的想睡覺樣子的眼睛，漠然地注視說話人，揮她的手。

「這裏，」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在他的口袋裏摸，找到二十個戈貝克，「這裏，叫一輛車，告訴他把她送到她的住處。這是找出她的住處的唯一法子！」
「姑娘，姑娘！」警察拿了錢，又開言道。「我去給你叫一輛車來，我自己

把你送回家。我把你送到什麼地方呢？你住在那里？」

「滾開！他們不由着我，」那女子低聲說，又揮她的手。

「啊呀，啊呀，多麼怕人！那醜呀，姑娘，那是一種羞醜呀！」他又搖頭，驚慌，同情，而且憤怒。

「這是一件難活，」警察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以迅速的斜視上下地看着他。他在他看來一定也是一個奇怪的人物：穿着破衣服，却遞錢給他！

「你離這很遠就撞見她了麼？」他問他。

「我告訴你她在我前面走，搖搖擺擺的，就在這里，在大路上。她就是剛才來到這座位，倒在上面。」

「唉，可恥的事情現今世上都作出來，天爺！像那樣一個天真爛漫的人，已經醉倒了！她受騙了，那是一定的事情。並且你看她的衣服怎樣裂開的。」

唉，缺德的事人現今都看見了！大概她也並不是屬於上等人家的，大約是屬於窮人家的。……現今有許多像那樣的。並且她外貌看來是文雅的，彷彿是一個小姐似的，」他于是又躬下腰看她。

或者他有女兒們長大像那樣，「外貌看來像小姐而且文雅」，假裝嫵雅漂亮。

……

「主要的事情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堅持道，「要使她不至于落到這個痞子的手中！爲什麼他應當強姦她！他追求什麼，那是像大天白日一樣地明顯；唉，那畜生，他還不走開哩！」

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說着，指着他。那紳士聽見他說的話了，彷彿又要勃然大怒似的，但是主意一變，限制自己僅顯出一幅侮藐的臉色。他于是慢慢地走開了十步，又停住了。

「我們能够使她不至于落入他的手中，」巡警審思地說，「只要她告訴我們把

她送到什麼地方去，但是事實上……。姑娘，嘿，姑娘！」他又躬下腰看她。

她忽然大睜眼睛，注意地瞅着他，好像真覺着什麼事情了，從座位上起來，向她所從來的方向走去。『可耻的惡漢子們，他們不由着我！』她說，又揮她的手。她快快地走着，像先前一樣搖搖擺擺的。那花花公子跟着她，但是順着另一條路走，把眼光注在她身上。

『莫要焦心，我不讓他把她弄到手的？』警察決然地說，他動身去跟着他們。

……『唉，缺德的事人現今都看見了！』他大聲重說一遍，嘆着氣。

在那瞬間有種東西彷彿刺激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之間一陣完全陡變的感情在他心中發生了。

『嘿，這里，』他在警察後面喊道。

警察回過頭來。

『由他們吧！那與你有什麼關係？由她去吧！由他自己開心吧』（他指着那個花花公子）。『那與你有什麼關係？』

警察弄昏了，大張眼睛凝視着他。拉思科里涅珂夫大笑起來。

『唔！』警察叫道，做出一種侮藐的手勢，他便跟在那花花公子和那女子後面走，大概把拉思科里涅珂夫當作一個瘋子或甚且比瘋子更壞的什麼人。

『他把我的二十個戈貝克拿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剩下獨自一人的時候，他生氣地低聲說道。『唔，讓他從那個傢伙那里再拿這些錢，由他把那女子弄到手，這樣便把那事結束了罷。我為什麼要去干涉呢？是靠我救濟麼？我有什麼權救濟呢？讓他們彼此活活喫掉罷——那對於我算什麼呢？我怎麼敢給他二十個戈貝克？那錢是我的麼？』

不管這些奇怪的話，他感覺得非常苦惱。他在冷落的座位上坐下。他的思想無目的地亂撞着。……在那時他覺得將心思注定在任何事情上都困難。他想

把自己完全忘掉，把一切事物都忘掉，于是好醒來重新開始生活。……

『可憐的女子！』他看着她會坐過的那空的椅拐子，說道——『她將蘇醒過來哭泣，于是她的母親將發現出來。…… 她將給她一頓打，一頓可怕可耻的打，于是或者把她趕出家門。…… 即使她不起她，達利亞法蘭索夫那之流將得到風聲，那女子不久便要暗中溜往各處去。 于是直接便是醫院（那般有着有體面的母親，而暗中走錯路的女子們的命運，永遠是那樣的），于是…… 又是醫院…… 酒…… 酒館…… 再醫院，兩三年中——一件破貨，在十八九歲的時候，她的一生便算完了。…… 我沒有看見過像那樣的事情麼？ 她們如何被弄到那步田地？ 她們全是像那樣弄到那步田地的。 啊呀！ 但是那有什麼要緊呢？ 他們告訴我們，說那是應當那樣的。 他們告訴我們，說百分之幾每年一定要…… 像那樣…… 墮落的，我想，因此其餘的人們可以依舊是純潔的，不相衝突的。 百分之幾！ 他們說的是多麼堂皇的話；他們是如此合乎科學，如此使人安慰。…… 你只要一說了

「百分之幾」，便再沒有什麼煩心的了。倘若我們說無論什麼別的話……或者我們會覺得更不舒服。……但是倘若都麗亞就是這百分之幾中的一個，怎麼辦呢！若不是那個而是屬於另一個百分之幾，怎麼辦呢？

『但是我往那里去呀？』他突然想道。『奇怪。我出來是要作件什麼事情的。我剛一讀完信，就出來了。……我是往瓦綏涅夫斯基島去，往拉如密亨那里去。就是那慶一回事，……現在我想起來了。不過，幹什麼呢？現在什麼東西使我想起往拉如密亨那里去呢？這真怪。』

他覺得他自己奇怪。拉如密亨是他在大學的一個老同學。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大學裏差不多是什麼朋友都沒有，那是可以注意的；他遠離着每個人，誰他也不去看，無論誰來看他，他都不歡迎，的確人人不久便都不理他了。他不參加學生集會，娛樂，或談話。他以大大的熱心不厭勞地工作着，他爲着這點受人尊敬，但是沒有人喜歡他。他是很窮的，他有一種目空一切的驕傲與矜持，好像他保守

着什麼秘密似的。他在他的有幾個同學看來，他是輕看他們，把他們全當作小孩子，彷彿他在進化，知識和堅信上，都比他們強，彷彿他們的信仰和興趣都在他之下。

他和拉如密亨很好，或者至少他和他較不拘束些而且較愛談話些。實在，和拉如密亨不好是不可能的。他是一個例外溫厚而且坦白的青年，性情好到了傻氣的地步，不過在這傻氣之下，却並隱藏着深邃與尊嚴。他的較好的同學們明瞭這點，都喜歡他。他極其有見識，雖說他有時確實倒是一個傻瓜。他具有驚人的外表——高高的，瘦瘦的，黑頭髮，臉是永遠刮不好的。他有時喧鬧，而且以有大力聞名。一夜，他外出和一羣朋友一陣，一拳把碩大的警察打倒仰臥着。他的酒量是無限的，但是他能夠完全節制自己不喝酒；他有時鬧的太兇了，但是他能夠完全不鬧。拉如密亨還有一件驚人的事情：沒有什麼失敗使他苦惱，彷彿好像沒有什麼不順的環境能壓倒他似的。無論什麼地方他都能够住，能夠忍受極度

的冷與餓。他是很窮的，完全靠着這種那種的工作所能掙來的錢養活自己。他知道無限的掙錢的方法。他過一整個冬天沒有燒火爐子，常常聲言他更愛這樣，因為人在冷空氣中睡得更熟。目下他也被迫捨棄了大學，但是那只是暫時的，他以所有的力量工作，好積足錢再回去讀書。拉思科里涅珂夫在上四個月都沒有去看他，拉如密亨連他的住址也不知道。約在兩月以前，他們在街上遇見，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開了，甚且走到另一邊去，好使自己不會被看見。拉如密亨雖說看見他了，祇從他旁邊走過去，因為他不想去煩他。

第五章

『自然，我近來有意思要往拉如密亭家去找事情作，要他給我找點功課教或別的什麼事情作……』拉思科重涅珂夫想道，『但是現在他于我能有什麼用處呢？』

假使他給我找到功課教，假使他將他最後的一點錢和我分用（倘若他有一點錢的話），使我能够弄雙靴子，把我自己弄整齊得足以教書了……哼……唔，那麼怎麼樣呢？我所掙來的幾個銅幣于我有什麼用呢？現在那不是我所需要的了。往

拉如密亭那里去，我真可笑。……

他現在爲什麼往拉如密亭那里去這個問題，攪擾他甚且甚于他自己所感覺的；他對于這種顯然平常的舉動，不安地老是尋求不幸的意義。

『我能够希望藉着拉如密亨一人把事情一切弄好，找到一個出路麼？』他在攪亂中自問道。

他沉思着，摩着他的前額，說來奇怪，經過長久思索之後，突然，彷彿自然而然地，意外地，一種奇怪的思想來到他的腦中。

『哼……往拉如密亨家去，』他忽然鎮定地說，彷彿得到了最終的決定似的。『自然我要往拉如密亨家去，但是……並非現在。在那件事的第二天，在那件事完了，一切事情都重新開始的時候……我要往他那里去的。……』

忽然他確切地覺着了自己在想着什麼事。

『在那件事以後，』他從座上跳起來，喊道，『但是那件事真要發生麼？真的要發生，可能麼？』他離開座位，幾乎開跑地走開了；他想回去，往家去，但是回家的思想忽然使他發生劇烈的厭惡；在那個洞裏，在他的那個怕人的小食櫥裏，這一切在過去有一個月在他裏面長大；他無目的地往前走着。

他的神經的戰慄變成一種熱病，使他覺得發抖；天氣雖熱，他覺得冷。他帶着一種努力，由于內心的渴望，幾乎不知不覺地開始注視他前面的一切事物，彷彿找什麼東西來分他的注意力似的；但是他沒有成功，時時刻刻不住地陷入低頭沉思中。當他一驚又抬頭四望的時候，他立刻把他剛才所想的什麼事，甚至于他自己往那里去，都忘記了。他這樣地一直走過瓦綏涅夫斯基島，來到小尼瓦河，過了橋，轉向小島走去。經過那包圍他壓抑他的巨宅與城市的灰塵之後，這碧綠與新鮮對於他的疲倦的眼起初是很使人安適的。這里沒有酒館，沒有悶人的氣悶，沒有臭氣……但是不久這些新的快意的感觸又變成病態的刺激性了。他有時對着一座立于綠葉叢中的油漆得華麗的夏季別墅，站着不動，他從圍牆往裏看，他遠遠看見迴廊和望台上的穿得漂亮的女人，和在園中跑的小孩子們。鮮花特別引他注意；他看花比看什麼都看得更久。他又遇見華美的馬車，和騎馬的男女；他以好奇的眼光注視他們，然而在他們還沒有從他的視域逝去的時候，他便把他們忘記

了。有一次他站着不動，數他的錢；他自己看還有三十個戈貝克。『給警察二十個，爲那封信給那思泰莎三個，那麼我昨天一定給了瑪爾美拉陀夫們四十七個或五十個了，』他想，不知道爲什麼緣故計算錢起來，但是不久他便忘記自己把錢從口袋裏掏出來是帶着什麼目的了。在經過一家飯店或即酒館的時候，他想起來了，覺得餓了。……他走進酒館，喝一杯麥酒，喫一個包子。在他走開的時候，他把東西喫完了。好久他都沒有喝麥酒了，雖說他僅只喝了一酒杯，立刻便在他身上發生效力。他的兩腿覺得沉重，他非常想睡。他轉回家去，但是他到了彼得羅夫斯基島的時候，完全疲困的停住了，離開大路往矮叢林中走去，倒在青草上，立刻便熟睡了。

在一種腦筋的病態中，夢時常特別真實，活現，而且異常像現實。有時創造出來可怕的形象，但是環境與全圖是如此逼真，充滿加此精細，如此出乎意外，但是如此做作地一致的瑣事，作夢者即使是像普希金或甚至于像都介涅夫的一個藝術

家，也決不能在醒境中杜造出來的。這樣病態的夢永遠長留在記憶中；在過勞的錯亂的神經系統上，發生一種有力的印象。

拉思科里涅珂夫作了一個怕人的夢。他夢見他回到他的童年，在他出世的小城中。他是一個約有七歲大的小孩，在一個假日的晚上和他父親一陣往鄉間去。那是一個灰色的陰沉的日子，那鄉間正如他所記憶的；實在他在夢中所想起來的鄉間，比他在記憶中所想起來的，活現的多了。小城建在像手一般精光的平原上，旁邊甚至連一棵楊柳樹都沒有；只是在遠遠的地方，有一座矮林，成爲地平線邊際的一個黑點。在最後的市場花園過去幾步路有一家酒館，一家大酒館，當他和他父親一陣從旁走過的時候，那酒館永遠在他心中惹起一種嫌惡的，甚至于恐懼的情感。那里總是有着擁擠的羣衆，總是喊嚷，狂笑與詬罵，逆耳的破聲的歌唱，而且時常打架。醉醺醺的和面貌可怕的人物都在酒館流連着。當他遇見他們的時候，他常緊靠着父親身邊，渾身發抖。靠近酒館的大路變成一條灰道了，那

灰永遠是黑色的。那是一條彎曲的大路，再走約一百步路，便往右轉向墓地去。在墓地中央建有一座石砌的教堂，上有綠色的圓頂，他常一年往那里去兩三次，和他父親母親一陣去做彌撒，舉行紀念他祖母的禮，他祖母久已死了，他從未看見過她。在這些時會，他們常用手巾捆着的一個白碟子，盛着特別的一種米糕，插上葡萄乾子，做成十字架形。他愛那教堂，舊式的未裝飾的聖像，和擺着頭的老牧師。靠近那以石碑為記的祖母墳墓旁邊，是一個他弟弟的墳墓，他六個月大便死了。他一點也不記得他，但是聽人向他講他的小弟弟，他無論什麼時候到墓地來，他常虔誠地恭敬地在他自己身上畫十字，躬下腰，吻那小小的墳墓。現在他夢他和他父親一陣正經過酒館往墓地去；他握着 he 父親的手，帶着恐怖看着酒館。一種特別的景况吸住他的注意：那里彷彿鬧着什麼一種宴會，有着擁擠的羣衆，穿的華麗的城裏人，鄉下女人們，她們的丈夫們，以及各色各樣的最下等的人，都唱着，都多少有些醉了。靠近酒館入口有一輛重車，一輛奇怪的重車。那是那些

輛常爲曳重車的馬曳着，上面裝着酒桶或別的重貨的大重車中的一輛。他永遠愛看那些曳重車的大馬，披着長鬃毛，粗的腿，慢勻的步伐，不顯費力地曳着一座大山走，彷彿拖着一個重載走比不拖還容易些似的。但是現在，說來奇怪，在這樣的一輛重車的車杠裏，他看見一匹瘦小的栗色的牲口，是農人的一匹小馬，他常看見那些小馬在木料或乾草的重載之下，竭牠們所有的力量，尤其是當車輪陷入泥中或車轍中的時候。農人便非常殘酷地打牠們，有時甚且在鼻子上面打，他覺得非常可憐，非常可憐牠們，他幾乎哭起來了，他母親總是常把他從窗戶那里拉過來。忽然便是一陣吶喊，唱歌和三角琴的喧囂，一羣高大的很醉的鄉下人從酒館裏出來，穿着紅和藍的襯衣與上衣，披在肩上。

『進去，進去！』其中有一個年輕的粗頸子的鄉下人，血色的臉，紅得像紅蘿蔔，他喊道。『我要把你們都裝上，進去！』

但是立刻在羣衆中發出一陣大笑與歡呼。

『用那樣的一匹牲口把我們都裝上！』

『怎麼，米珂里加，用那樣的一匹小馬來拉這樣的一輛重車，你瘋了麼？』

『這母馬的確有二十歲年紀了，伙計們！』

『進來，我要把你們都裝上，』米珂里加頭一個跳上車，握住手繩，在前面直挺的站着，又喊道。『栗色馬跟瑪維去了，』他從車上喊道——『這匹牲口正傷

我的心哩，伙計們，我覺得彷彿我要殺掉她似的。她喫的糧食比她作的活多。

我告訴你們，進來！我要使她飛跑！她要飛跑！』他拿起馬鞭，高興地準備着鞭撻那匹小母馬。

『進來！快來！』羣衆大笑起來。『聽見了麼，她要飛跑！』

『真的飛跑！』上十年她都沒有飛跑過一次了！』

『她要慢步擺着走哩！』

『莫管她，伙計們，你們各人拿一根鞭子，準備！』

『對了！鞭她！』

他們都喧嚷着上了米珂里加的車，大笑着，鬥着趣。六個人進去了，還有空位再裝人。他們拖進來一個肥胖的，兩頰緋紅的女人。她穿着紅棉布衣服，戴着尖頭的帶珠子的包頭，穿着厚皮鞋；她剝着硬殼果子，大笑着。圍繞着他們的羣衆也在大笑，而且實在，他們如何能自禁不笑呢？那不幸的小馬要曳着他們一切重載飛跑！車中兩個青年漢子正準備好鞭子幫米珂里加的忙。『走』的一聲喊，小馬用她的全力曳，但是離飛跑遠着哩，差不多都不能往前移動；她用她的兩腿掙扎，喘着氣，縮避着那像冰雹一般驟落在她身上的三根鞭子的抽打。車裏與羣衆中的大笑聲更加倍地大了，但是米珂里加勃然大怒，兇暴地鞭打那母馬，好像他以爲她真能飛跑似的。

『伙計們，讓我也進去，』羣衆中有一個青年人的慾望被引起了，他喊道。

『進來，都進來；』米珂里加喊道，『她要把你們都曳着，我要把她打死！』

他鞭了又鞭那母馬，怒得發狂了。

『父親，父親，』他喊道，『父親，他們幹什麼？ 父親，他們打那可憐的馬兒！』

『快來，快來！』父親說道。『他們喝醉了，他們傻，他們玩把戲；走，莫要看！』他要把他拉走，但是他從他的手扯開，嚇得失措了，跑到馬跟前。那可憐的牲口情形很不好。她喘着氣，站着不動，于是又竭力曳，幾乎倒下了。

『把她打死，』米珂里加喊道，『就這樣了。我要毀了她！』

『你幹什麼，你個鬼東西，你是一個甚督徒麼？』羣衆中有一個老年人喊道。

『無論那一位看見過像這樣的事麼？ 那樣的一匹可憐的小馬拉這樣的一輛重車，』另一個人說。

『你要把她制死了，』第三個人喊道。

『莫管閒事！ 這是我的財產，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 進來，你們再進來

些！進來，你們都進來！我要使她飛跑着走！……』

立刻之間笑得喧鬧起來，把一切都蓋住了：爲亂打所激的母馬，開始無力地踢着。就連那老年人也不禁微笑。試想那樣一匹可憐的小牲口還要踢人哩！

羣衆中有兩個童子，抓起鞭子，跑到馬跟前打她的肋骨。一個跑一邊。

『照她臉打，照眼睛，照眼睛，』米珂里加喊道。

『給我們唱一個歌，伙計們，』車中有一個人喊道，於是車中人人加入唱一個騷鬧的歌，叮噠着帶鈴的小鼓，吹着嘯子。那女人照舊剝着硬殼果子，大笑着。

……他跑到母馬旁邊，跑到她前面，看她被橫照着眼睛打，正照着眼睛！他哭着，他覺得喉頭塞住氣了，他的眼淚湧流着。其中有一個人橫照他臉給他一鞭子，他並沒有覺着。他絞着手，號叫着，奔向那長着頰白鬚鬚的白髮老人跟前，那老人那時正不以爲然地搖着頭。一個女人抓住他的手，想把他拉走，但是他從她手中扯開，又跑回到母馬跟前。她幾乎就剩最後一口氣喘了，但是她又

踢起來。

『我來教你踢，』米珂里加兇悍地喊道。他把馬鞭拋下，躬身從車底下拾起一根長的粗杠子，他用雙手抱着一頭，用力在母馬身上揮。

『他要把她打毀了，』他四圍的人喊道，『他要把她制死了！』

『這是我的財產，』米珂里加喊道，他將木杠一揮打下去。發出了一陣沉重的悶聲。

『打她，打她！你爲什麼停下了？』羣衆中的人聲喊道。

米珂里加第二次揮動木杠，又第二次地打在那不幸的母馬的脊骨上。她往後臀坐，但是用她全力向前側，向前曳，先曳這一邊，又曳那一邊，要把車拉動。

但是六根鞭子從各面抽打着她，木杠又舉起來，第三次地落在她身上，于是又來第四次，沉重地對準地打下去。米珂里加大怒自己不能一下把她打死。

『她倒是一匹強壯的小馬，』羣衆中喊道。

『她一會就倒了，伙計們，她不久便結果了，』羣衆中有一個嘆賞的旁觀者說道。

『給她一斧頭！把她完結了，』第三個人喊道。

『我來弄給你們看！』站開，『米珂里加猖狂地呼喊道；他把木杠拋下，在車中灣身拾起一把尖頭鐵槌。』『注意，』他喊道，他用全力對那匹可憐的母馬打了要命的一棍。棍打下去了；母馬搖擺起來，往後坐，要拉動，但是鐵槌又一揮落在她的背上，她便像一棵木頭樣倒在地上。

『把她完結了，』米珂里加喊道，他昏亂的從車上跳下來。幾個青年人，臉也喝紅了，遇見什麼東西便抓什麼——鞭子，棍，棒，向將死的馬跑去。米珂里加在一旁站着，用尖頭鐵槌亂打着。母馬伸頭，吸了一口長氣，死了。

『你把她宰了賣，』羣衆中有人喊道。

『那麼她爲什麼不願飛跑呢？』

『我的財產！』米珂里加喊道，眼睛漲着血，手中揮着鐵槌。他站着好像惋惜他沒有東西還給他打了似的。

『那是不錯，你並不是一個基督徒，』許多話聲在羣衆中喊着。

但是那可憐的少年昏了，號叫着從羣衆中擠到栗色小馬跟前，攆着她的流血的死了的頭，吻頭，吻眼，並吻嘴唇。……他於是跳起來，大怒，伸出他的小拳頭向着米珂里加。在那時候，跟着他後面跑去的他的父親，一把將他抓住，帶出羣去。

『快來，來！我們回家去，』他向他說。

『父親！他們爲什麼……制死……那可憐的馬兒！』他哽咽，但是他的聲音中斷，言語從他跳動的胸部成爲呼號地發出來。

『他們喝醉了。……他們殘忍……那不是我們的事！』他的父親說。他攆着他的父親，但是他覺得喉頭塞住了，喉頭塞住了。他要吸一口氣，呼喊——于

是醒過來了。

他醒過來，喘着氣，他的頭髮浸在汗中，恐懼地站起來。

『感謝上帝，那只是一個夢，』他說，在一棵樹下坐下，作深呼吸。『但是這是什麼一回事？要發什麼熱病麼？這樣的一個可怕的夢！』

他覺得完全疲憊了；在他的靈魂中的是黑暗與騷擾。他將肘節放在膝上，將頭靠在上手。

『天爺！』他喊道，『那能够麼，那能够麼，我真拿一把斧頭，照她頭上砍去，把她的腦殼劈開……我在黏質的暖血中走，打開鎖，偷着，抖着；隱藏，渾身都濺上血……拿着斧頭……天爺，那能够麼？』

他說這話的時候，他抖得像一片樹葉子樣。

『但是我爲什麼老是像這樣呢？』他繼續着說道，又坐起來，彷彿極端驚奇似的。『我知道我決不能使自己做那件事，那麼一直到現在我爲什麼自行苦惱呢？』

昨天，昨天，當我去作那種……試驗的時候，昨天我完全實在覺得，要幹那件事，我決受不了。……那裏我爲什麼又考研一遍呢？我爲什麼還躊躇呢？我昨天從樓上下來的時候，我自己說那下流，可惡，卑鄙，卑鄙……一想起那件事便使我覺得不舒服，使我充滿恐怖。」

『不成，我不能做那件事，我不能做那件事！即使，即使在所有那推理中都沒有缺點，在上月我得到的一切結論都像大天白日一般地清楚，算學一般地真實。……我的上帝！無論如何我不能使自己做那件事！我不能做那件事，我不能做那件事！那裏爲什麼，爲什麼我還……？』

他站起來，驚奇地往四下望，彷彿看見自己在這個地方因而發驚似的，便向橋前走去。他臉色灰白，他的眼睛發光，他四肢無力，但是他好像忽然呼吸得較容易些似的。他覺得他把那可怖的重擔卸去了，那重擔曾如此長期地壓着他，現在忽然在他的靈魂中感覺得慰藉與平安。『主呵，』他所禱道，『把我的道路指示

于我——我放棄我那可惡的……夢想。」

他過橋，安寧地恬靜地凝視着尼瓦河，凝視着那沉沒于灼耀着的天空裏的灼耀着的紅日。他雖軟弱，還不覺得疲倦。這好像一個膿瘡，在他的心中長了一個月，忽然破了似的。自由，自由！他算解除那邪術，那魔法，那魔力，而自由

五七

……日後，當他一分一分地，一點一點地，想起那時，和在那些天中他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他迷信地牢記住一種情形，那情形本身並不是非常例外的，却以後永遠在他看來是他命運預定的轉點。他永遠不能夠明白，不能夠向自己解釋，爲什麼當他累了，當他回家從最近最直接的路走于他更方便的時候，他却從他所無須乎走的鞦韆市場回去。那是顯然地而且十分不必須地繞路，雖說並不很繞。他曾經有一打次數，回家去並不注意他所經過的是什麼街，那是真的。但是爲什麼，（他老是問他自己）爲什麼這樣的一個重要的，這樣的一個能決定一切的，而同時

又是這樣的一個完全碰巧的相遇，在乾草市場（他並且沒有事故往那去）發生了？正在他一生的那一點鐘，正在那一分鐘，他正處在一種心情中，處在一種景況中，那種相遇能夠在他的全部命運上發生最嚴重的最能決定一切的影響。好像那種相避故意伏伺着他似的。

當他從乾草市場經過的時候，約有九點鐘了。在做小生意的貨棹與貨車邊，在貨攤與貨店裏，所有市場的人都在關門，或收拾貨物，像顧客一樣，他們也要回家去了。各種的破衣小偷和賣水菓的都在乾草市場的臟而且臭的院子裏酒館圍繞擁擠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在街上無目的地逛着的時候，特別愛這個地方和鄰近的小巷子。他的破衣服在這裡不惹起侮蔑的注意，人在這裡可以穿着任何服裝走動，都不會使人見怪的。在一條小巷的拐角，有一個小販和他的老婆，排兩張桌子，上面排有毛線帶，線，毛巾等等。他們也預備回家了，但是同一個剛到他們這里來的朋友談話遲延着。這個朋友就是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即人人所叫爲

理薩威泰者，老當主亞里昂那伊凡諾夫的妹妹，這個當主拉思科里涅珂夫在頭一天會去見她當鏡並做他的試驗。……他已經知道理薩威泰的一切了，她也知道他一點。她是一個年約三十五歲的獨身女子，高，蠢，胆小，服從，而且幾乎像呆子樣。她完全是她姊姊的一個奴隸，戰兢恐懼地走動，她使她日夜做活，甚且打她。她手中拿着一個包，站在那小販和他的老婆的面前，熱心地懷疑地聽着。

他們特別熱心地談着什麼事情。拉思科里涅珂夫看見她的時候，他爲一種奇異的感觸所征服，彷彿極其驚愕似的，雖說這種相遇並沒有什麼可驚愕的。

『你可以替自己拿定主意，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那小販大聲說道。『明天七點鐘左右到這里來。他們也來的。』

『明天麼？』理薩威泰慢慢地沉思地說着，彷彿不能拿定主意似的。

『的確，你多麼怕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呀，』小販的老婆——一個矮小的活潑的女人——話道。『我看你，你好像小小的嬰兒樣。而且她又不是你的親姐

姐——不過就是一個並不同母的姐姐而已，而且她是怎麼樣待你！」

『但是這次可莫向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說起一個字，』她的丈夫插口道；『這是我的忠告，莫要問便到我們這裡來。那于你是值得的。以後你姐姐本人也可以知道一點的。』

『我要來麼？』

『明天七點鐘左右。他們也在這裡。你可以替你自己決定。』

『而且我們要喝一杯茶的，』他的老婆接着說。

『是的，我要來的，』理薩威泰說着，還是思量着，她開始慢慢走開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正從那走過，並沒有再聽見別的話。他輕輕地走過，沒有被看見，想要把字字都聽見。他的最初的驚奇接着便是一陣恐怖的刺感，有如一陣戰慄從他的脊骨傳下來。他知道了，他忽然十分意外地知道了，第二天七點鐘時，那老女人的妹妹而且是唯一的伴侶理薩威泰不在家，因此正七點鐘時，那老

女人便剩下自己一人了。

他離寓所僅有不多幾步遠。他像一個被定死刑的人樣進去了。他什麼也不想，而且不能想；但是他忽然渾身覺得，他再沒有思想的自由了，沒有意志，一切事情都是忽然地不可挽回地決定了。

的確，倘若他必須成年地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他也不能靠着比現在自來者更穩定的一個使計劃成功的步驟。無能如何，要更詳細，更少冒險，不經危險的詢問與調查，而預先確切地探悉第二天，在某一個時候，一個生命被暗算的老女人在家而且確是獨自一人，那是困難的。

第六章

日後，拉思科里涅珂夫查出那小販和他的老婆爲什麼邀請薩威泰了。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有一個人家，到城裏來，陷于窮困，要賣家裏物件和衣服，都是女人們的東西。因爲那些東西在市場裏賣不到什麼錢，他們便要找一個說中人。這就是薩威泰的事務。她擔承這樣事情，常是忙着，因爲她非常誠實，總是定一個公道價錢，不再改的。她照例不多說話，而且如同我們已經說過的，她非常服從，胆小。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近來變得迷信了。迷信的痕跡好久之後還在他的心中存在着，幾乎是不能絕根的。在這一件事中，他以後永遠頗以爲有什麼奇怪神秘的

東西，彷彿什麼特別的勢力和湊巧同時發生之事臨到了似的。在前一個冬天，他認識的一個叫做坡珂萊夫的大學生，動身往哈柯夫去，在談話中偶而把老當主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的住址給了他，恐怕他將來要當什麼東西。有好久他都沒有往那里去，因為他教的有功課，將就着過活下去。六個星期以前他想起那住址了。他有兩件東西可當：他父親的舊銀錶，和一個小小的金戒指，上有三顆紅玉石，那是他妹妹在分別的時候給他的贈禮。他決定拿戒指去。當他找到那老女人的時候，他雖是關于她並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在頭一眼便對于她感覺着有一種不能克服的憎惡。他從她那里得到了兩塊盧布，在歸途中走進一個可憐的小酒館去。他要茶喝，坐下沉入于深深的思想中了。一個奇異的思想，像雞卵中的小雞樣，在他的頭腦中啄着，十分，十分地吸注了他。

幾乎就在他的身邊，在下一張棹上，坐着一個大學生，他並不認識他，也從未看見過，還有一個青年軍官和他在一塊。他們玩了一套檯球，開始喝茶。忽然

之間他聽見那大學生向軍官提當主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並把她的住址給他。這件事本身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來都奇怪；他剛從她那里來，便在這裡立刻聽見她的名字。自然，這是一件偶然的事，但是他不能除去一個非常特別的印像，這里有一個人好像顯然替他說話似的；那大學生開始把關於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的種種瑣事，告訴他的朋友。

『她是頭一等的，』他說。『你永遠能從她那里拿到錢。她像猶太人一般地富足，她一次能給你五千塊盧布，然而她也當一塊盧布的典物。我們許多同學都和她有來往。但她是一個可怕的貪得無厭的老女妖。……』

他開始敘述他是如何地惡毒，猜疑，如何地只要你的利息僅僅遲付一天，典物便失去了；她如何地給當物四分之一的價錢，而且每月在上面取五分甚至于七分利錢，等等。那大學生往下咕着，說她有一個妹妹理薩威泰，那矮小的卑劣的女人不斷地打她，完全把她約束着像一個小孩子樣，雖說理薩威泰至少有六呎高。

「真有一個奇人，」大學生喊着，大笑了。

他們開始談論理薩威泰。那大學生帶着一種特別的喜悅說着她，不住地大笑；軍官帶着大大的興趣聽着，並請他差理薩威泰去給他做點補綴的活。拉恩科里涅珂夫字字都聽見了，得知了關於她的一切事情。理薩威泰比那女人小，是她的異母姊妹，是另一個母親生的孩子。她有二十五歲了。她日夜替她姊妹做活，並且做烹調洗濯等事，她縫紉，工作得如同一個做散工的女僕，而且把她所掙的錢都給她的姊妹。沒有她姊妹的允許，無論什麼一種活她都不敢承諾。那老女人已經把她的遺囑做下了，理薩威泰也知道，按這個遺囑，理薩威泰一文錢也得不着；除了家具如椅子等等而外什麼都沒有；所有的錢都遺給N省的一個修道院，好使永遠有人為她祈禱。理薩威泰比她姊妹低一等，沒有結婚而且外貌蠢笨得怕人，高得出奇，長長的一雙腳看來好像往外灣似的。她總是穿着破羊皮鞋，然而外貌乾淨。那大學生所表示最驚異最有趣者，乃是理薩威泰總是懷孕這件事。

『但是你不是說她醜得可怕麼？』軍官說道。

『是的，她的皮那麼灰黑，而且她看來好像一個兵士裝扮起來了似的，但是你知道她一點也不討厭。她有着那樣的一幅溫和的面孔和眼睛。溫和得驚人。那證據就在這，許多人都爲她所迷了。她是那樣的一個柔軟的，溫和的人，甘心容忍任何事情，總是願意，願意做任何事情。而且她的微笑實在是很可愛的。』

『你自己彷彿發見她迷人了，』軍官大笑。

『由于她的奇怪。不，我告訴你一件事。我能够殺了那該死的老女人，帶着她的錢跑走，我向你擔担，我並沒有一點點兒良心上的悔痛，』那大學生熱心地繼續着說。軍官又大笑，同時拉思科里涅珂夫打戰了。這是何等地奇怪！

『聽着，我要問你一個重大的問題，』那大學生熱切地說道。『自然我是說笑話，但是試想這點：在一方面是一個愚蠢的，無情的，無價值的，惡毒的，有病

的，可惡的老女人，不僅是無用，而且做着實在的惡劇，她一點也不知道她為什麼活着，而且無論如何，她一兩天就要死的。你明白麼？你明白麼？」

『是的，是的，我明白，』軍官答着，注意地睨着他的興奮的伴侶。

『唔，那麼你聽着。在另一方面，活潑的青年的生命因為無助而被扔掉了，而且是成千的，在各方面都是的！靠着那老女人的將埋葬于一個修道院裏的錢，千萬好事都可以做了，可以受補助了！成百，或成千的人，都可以上了正路；成打的家庭都可以從貧乏中，從零落中，從罪惡中，從花柳病醫院中救出來——都用她的錢。殺了她，拿了她的錢，藉着這錢自己獻身于爲人類服務，爲全體謀利益。你以爲如何，成千的好事不能把一個微小的罪抹去麼？犧牲一條性命，成千的人便都可以從敗壞中救出來。一死換百生——這是簡單的算學！並且，在生死之權衡上講，那有病的，愚蠢的，乖戾的老女人的生命有什麼價值呢？不過是一個虱子，一個黑甲蟲的生命而已，事實上更不如，因爲那老女還害人。

她還消耗別人的生命；日前她由于惡狠咬理薩威泰的手指頭；那手指頭幾乎是一定要弄斷的。」

『自然她不配活着，』軍官說道，『但是事實上，這是自然的事。』

『唔，兄台，但是我們必須修正而且指揮自然，倘若不是這樣，我們將溺于偏見的海洋中了。倘若不是這樣，那連一個偉人也從來不會有的。他們談論責任，良心——我並不想說什麼反對責任與良心的話；——但是要點乃在于我們如何解釋牠們。且慢，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聽着！』

『不，你且慢，我要問你一個問題。聽着！』

『好罷！』

『你高談闊論遠了，但是告訴我，你自已願把那老女人殺掉麼？』

『自然不了！我只是辯明那件事的正當。……那于我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以爲，倘若你自己不願幹那件事，那就沒有什麼正當不正當。……』

我們再來玩罷。』

拉思科里涅珂夫劇烈地興奮了。自然，那都是通常的青年氣的談話與思想，如同他先前從各種形式關於各種題目所常聽見的。但是爲什麼正當他自己腦中懷着……正同樣的意思的時候，他碰巧聽見這樣的一種談論和這樣的意思呢？爲什麼，正在他使他的思想之胎離開那老女人的時候，他便立刻大談起她來了呢？這種湊巧同時發生的事永遠在他看來奇怪。酒館中的這場普通的談話在他以後的行爲上發生巨大的影響；彷彿其中真有什麼預定的事情，什麼引導的暗示似的。……

他從乾草市場回來的時候，便倒在沙發上，休息了整整一個鐘頭沒有動。同時天黑了；他沒有蠟燭，而且實在他並沒有想起點燈。他永遠不能想起他在那時曾否思想着什麼事情沒有。最後他想起他先前的熱病與戰抖，而且他帶着慰安地得見自己能在沙發上躺着。不久沉重的瞌睡臨到他的身上，彷彿把他壓服似的。

他醒的時間特別長久，而且沒有做夢。那思泰莎第二天上午十點鐘到他房裏來，艱難地把他喚醒。她替他拿茶和麵包進來。那茶又是第二便泡的茶，又是用她自己的茶壺。

『我的天爺，看他醒的！』她憤忿地喊道。『他永遠是酣睡著。』他勉強起來。他的頭痛，他站起來，在樓頂上走了一圈，又倒在沙發上。

『又去睡，』那思泰莎喊道。『你病了麼？』

他不回答。

『你喝點茶麼？』

『以後才喝，』他勉強說着，又閉起眼睛，轉身向牆。

那思泰莎在他身邊站着。

『或者他真是病了，』她說着，轉身出去了。她在兩點鐘時候又端着湯進來。他像先前一樣躺着。茶放着沒有動。那思泰莎確實生氣了，開始忿怒地

把他喚醒。

『你爲什麼像一棵木頭樣躺着？』她喊道，討厭地瞅着他。

他起來，又坐下，但是一語不發，注視着地板。

『你是不是病了？』那恩泰莎問道，然而又沒有得到回答。『你不如出去吸

一吸空氣，』她停了一會說道。『你喫不喫？』

『以後才喫，』他無力地說。『你可以走了。』

他揮手叫她出去。

她稍停了一時，帶着憐憫地看一看他，於是出去了。

幾分鐘之後，她睜開眼睛，長久地看着茶與湯。他於是拿麪包，拿起匙子，

開始喫起來。

他喫了一點，三四匙子湯，不想喫，彷彿機械地喫着似的。他的頭疼的稍好

了。飯後他又直躺在沙發上，但是現在他不能睡了；他躺着不動，臉放在枕頭

裏。他爲空想——那般奇異的空想所纏；在有一個不斷出現的空想中，他想像他在非洲，在埃及，在什麼一種綠洲中。成隊旅客休息着，駱駝平安地躺着；棕樹成一個完全的圓圈在四周長着；全幫人都在喫飯。但是他在一個近旁潺潺流着的一個泉源喝水。那水十分清涼，那是驚人的，驚人的，藍蔚的，冷水，在那像黃金一般到處閃耀的彩石中與淨沙上流着。……忽然他聽見一陣鐘響。他一驚醒來，抬起頭往窗外望，看見天是何等晚了，忽然跳起大醒過來，彷彿有人把他曳下沙發似的。他蹣跚着腳偷走到門前，偷偷地開門，開始在樓梯上聽。他的心跳得可怕。但是樓梯上一切靜寂，好像人人都酣睡了似的。……他能從頭一天這樣忘懷地睡到現在，而且一點事沒有做，還一點沒有預備，這在他看來好像奇怪而且特別。……同時，或者鐘已敲六下了。接着他的恍惚與昏迷，便是一陣異常的，興奮的，彷彿癡狂的急促。但是要做的預備並不多。他集中他的所有精神來思想一切事情，不忘記一件事情；他的心不住地跳撞，因此他差不多不能呼吸了。

第一他必須打一個活結，縫在他的外套上——一分鐘的活。他在他的枕頭下翻找，從那些塞在底下的襯衣中拿出一件破舊未洗的汗衫來。他從他的破衣上扯一條條布下來，兩吋寬，約十六吋長。他把這條布疊成兩層，脫下他的寬的，結實的夏季外套（他的唯一的外衣），結實的棉布料子做的，開始把破布的兩頭縫在左袖籠下外套裏面。他縫的時候，他的手抖着，但是他縫的成功，因此當他把外套又穿上了的時候，外面一點也顯不出來。針線他先前早已預備好了，放在棹上包在一塊紙裏。至于活結呢，那是他自己的——一個很巧妙的發明；這活結是定規帶斧頭用的。手裏拿着斧頭從大街上經過，那于他是不可能的。若是藏在外套裏，他還是必得用手扶着，那也惹人注意。現在他這樣辦，只消把斧頭的頭插在活結裏，便安穩地掛在裏面他的膀臂裏。把手插在口袋裏，他可以一路拿着斧頭把的頭，因此並不搖擺；而且因為外套很胖，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口袋，從外面就看不見他用他那放在口袋的手拿着什麼東西。這活結也是他在兩星期以前想好的。

當他把這椿事做完之後，他把手插進地板與沙發之間的一個小縫裏去，在左拐裏摸，把典物^①拿出來，那是他先前早預備好，藏在那裏的。不過這典物只是銀烟盒大小厚薄的一塊刮得光滑的木片。他在一個有着一家製作東西的某種店鋪的院中一次閒逛時把這塊木片拾起來。以後他在木片上又加了一塊薄薄的光滑的鐵片，那也是他在街上同時拾起來的。鐵片稍小一點，他把牠放在木片上，把牠們捆得很緊固，用線捆了又捆；於是細心地雅緻地包在乾淨的白紙裏，並把這小包繫起來，因此要解開很不容易。這是要在那老女人解結的時候，使她分一會心，因此好獲得一分鐘的時間。那鐵條加上是增重量的，好使那女人不至于頭一分鐘便猜想那『東西』是木製的。這一切都是他預先積藏在他的沙發底下的。他剛把典物拿出來，便聽見有人忽然在院中喊叫。

『早打過六點鐘了。』

『早打過了！天爺！』

他跑到門前，聽一聽，拿起禮帽，開始小心地，無聲地，走下他的十三步樓梯，像一隻貓樣。他還有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從廚房偷斧頭。這事一定要用斧頭來幹，這他早已決定了。他也有了一把小削刀，但是他不能靠小刀，更不能靠他的力量，因此最後決定用斧頭。我們順便可以特意說一下，關於他在這件事上所採取的一切最後的決定，有一個特點；牠們有一個奇怪的特質；牠們越是可以決定一切，牠們立刻變得看來越可怕，越可笑。不管所有他的痛苦的內心的衝突，他始終從來沒有一刻相信實行他的計劃。

而且的確，倘若一切事情都會斟酌到至微之點，最後決定，沒有任何種不定之事依然存在，那麼彷彿他便要把那一切拋棄，認為可笑，奇怪，不可能的事了。但是一整堆未決之點與不定之事依然存在著。至于拿斧頭，那件小事不費他焦心，因為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事了。那思泰莎不斷出門，尤其是在晚上；她跑到鄰家或一個店舖去，總是讓門半開着。就是因為這一件事情，女老板總是責罵她。

因此當時候到了，他便只消靜悄悄地走進廚房，去拿斧頭，遲一點鐘（一切事情都完了的時候）進去把牠放回原處就得了。但是這些便是可疑之點。假設他遲一點鐘回來把牠放回原處，然而那思泰莎回來了，就在那地方。他自然一定要走過去，一直等到她再出去的時候。但是假設她在那時不見斧頭，尋找起來，一陣大喊——便要發生猜疑，至少是猜疑的原因。

但是這些全是小事，他甚且不會開始思量過，實在，他並沒有功夫。他在思想着主要之點，把瑣碎細事推開，直到他能够完全相信那件事的時候爲止。比方說，他不能相信他有時會停止不想，起身簡直往那里去。……即是他上次的試驗（就是他懷着最後觀察那地方一次的目的而去見那老女人）只不過是對於一種試驗的一個嘗試而已，離真事還遠着哩，彷彿一個人說『來，我們來試牠一試——爲什麼夢想着牠呢！』——立刻他便完全失敗了，跑開咒罵，跟自已發起瘋來。同時，關於道德問題這方面，彷彿他的分析是完成了；他的是非之辨銳利如剃刀一

般，他在心中就不能找出合理的反對話來。但最後一著他簡直不相信自己了，固執地奴隸似地從各方面找理由，亂抓，彷彿有人勉強他拉他往那方面去似的。

起初——的確是好久以前了——他很想着一個問題：爲什麼幾乎所有犯罪都隱藏的那麼不好，那麼容易被查出來，而且爲什麼幾乎所有的犯人都遺下那樣顯而易見的痕跡呢？他漸漸得到許多不同的新奇的結論，他以爲主要的原因在於隱罪實際不可能者，並不著在於罪人自己之甚。幾乎每個犯人都是正在那最需要謹慎與小心的時候，因爲一種稗氣的異常的疎忽，便難免意志力與推理力的不足。他深以爲這種理智的蒙蔽與意志力之不足，有如疾病一般攻人，漸漸發展，正在犯罪以前達到最高點，在犯罪的時候，和在這以後再經過相當長短（按個人的情形而定）時間，同樣劇烈地繼續着，於是便像任何別的病一樣消去了。這種病惹起犯罪與否，這種犯罪是否由於他自己的特別性質，總是伴着些病的性質，這問題他還沒有覺得能夠決定。

當他得到這些結論的時候，他決定以爲按他自己的例子講，是不能有這樣的一種病態的反應的，他以爲他的理智與意志在他實行他的計謀的時候，依然不受損的，爲着獨一的理由，就是他的計謀『並不是罪。……』我們要將他得到這個最後的結論，所用的一切方法，略去不提；我們已經跑到頭裏來得太遠了。……我們可以僅僅再提一句，這件事在實際上的，純粹物質上的困難，在他的心中佔了一個次等的地位。『一個人只消保持他的意志力與理智來應付困難，當他自己一度連事情極細微的地方都熟悉了的時候，困難便都被征服了。……』但是這種預備從來沒有開始過。他的最後的決定是他所最不去信賴的，當鐘敲七下的時候，一切都十分不同地出現了，彷彿偶然地出乎意外地似的。

在他甚至於還沒有離開樓梯以前，一件小小的事情擾亂他的策畫。他來到女老板的廚房的時候，那門照常開着，他小心地往裏偷望，看看那思泰莎不在的時候，女老板自己是否在那里，若是不在，再看往她自己房去的那扇門是否閉着，因

此當他進去拿斧頭的時候，她好不至于偷看。但是當他忽然看見那思泰莎不但在家在廚房裏，而且在那里忙着，從籃子裏取出襯衣，掛在一根繩上，他是何等驚愕呵。她看見他，停止掛衣服，轉身向着他，在他走過時始終注視着他。他把眼睛轉開，彷彿什麼都沒有看見似的走過去。但是一切事情都完了；他沒有斧頭！他被制倒了。

『我如何會以為，』當他從過道門走的時候，他默想道。『我如何會以為她在那時一定不在家呢！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我那麼確定地以爲是那樣呢？』他被制倒了，甚且被屈辱了。他會在忿怒中大笑自己。……一陣抑鬱的動物的狂怒在他的裏面沸騰起來。

他在過道門站着躊躇着。到大街上去，爲着面子關係去散散步，厭人；回到自己房裏去，甚且更厭人了。『而且什麼樣的一個機會叫我永遠失去了！』他低聲說，無目的地在過道門站着，正對着門房的黑暗的小屋，那屋也敞着門。他忽

然一驚。離他兩步遠，在門房的屋裏，有種東西在長凳下右邊發光，引起他的注意。……他往四下望——沒有人。他蹣跚着腳走近那屋子，走進去兩步，輕輕地叫門房。『是的，不在家！不過走不遠，在院子裏，因為門大開着。』他衝到斧頭跟前去（那是一把斧頭），從長凳下把牠拖出來，那斧頭正夾在兩塊木頭中間；他立刻在未走出去以前，把牠緊緊繫在活結裏，他把兩手插到口袋裏，走出房去，沒有人看見他！『理智窮時，魔鬼幫忙！』他帶着一陣奇異的冷笑想道。這個偶遇的機會異常地提起他的精神。

他悄悄地端莊地走着，不慌不忙地，以避免引人猜疑。他差不多就不看行人，努力完全避免看見他們的臉孔，盡力使自己少惹人注意。忽然他想起他的禮帽。『天爺！我前天有錢，却沒有弄一頂便帽換戴！』一陣咒詛從他的靈魂底裏發出來。

從眼角偷向一家店舖裏一望，他看見牆上鐘已經是七點十分了。他必須趕

快，而且同時要繞些路，好從另一邊走近那住宅。……

當他預先偶而想起一切的時候，他有時以爲他將十分害怕。但是他現在並不十分害怕，的確一點都不害怕。他的心思用在不相干的事物上，但是用在什麼上面都不長久。當他經過于樹坡夫花園時，他十分聚精會神地思量建大噴水泉，並想着那使所有這些廣場空氣新鮮的效力。漸漸他深以爲若是夏天花園擴充到武帝場，或者連結米哈羅夫斯基宮的花園，那一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于本城大有利益。接着他便對於這個問題發生興趣：爲什麼在所有大城市中，人們不僅是爲必須所驅使，乃是特別愛在城市的那些無花園無噴水泉的地方；那些地方最多的是穢，臭，和各種的污穢。接着他自己逛乾草市場的事復現于心中，轉瞬間他回到現實來了。『多麼無意思！』他想，『不如什麼都不想好了！』

『那麼大概領去處決的人把路上撞見他們的一切東西在心靈中都抓住，』好像電一般的從他的心中閃過，但只是一閃而已，他迅速除去這種思想。……現在他

到近跟前了；這裏便是住宅，這裏便是大門。忽然不知那裏鐘敲了一下。『怎麼！能够七點半了麼？不能，那鐘一定快了！』

他很走運，在各門一切又都湊巧。就在那時候，彷彿顯然爲他便利，一輛拉草大車正從大門拉進去，當他從過道門走的時候，大車完全把他遮住了；在大車差不多還沒有功夫拉進院子裏去以前，他便從右邊一閃溜進去了。在大車的另一邊，他可以聽見喊叫與吵嚷；但是沒有人注意他，沒有人遇見他。臨這大的四方院子有許多窗戶，那時都在開着，但是他並沒有抬頭——他無力。——往老女人房去的樓梯緊靠旁邊，就在大門右面。他已經上樓梯了。……

他吸了一口氣，用手按住他的怔忡着的心，又摸一次斧頭，把牠放直，開始輕輕地小心地上樓梯，每分鐘傾聽着。但是樓梯也是十分冷落；所有的門都關了；他一個人也沒有遇見。在頭一層樓上有一家門大開着，漆匠們在裏面作活；但是他們並不邪眼看他。他站着不動，想了一會，又往前走。『他們若是不在這

里，自然要好些，但是……那比他們高兩層樓哩。」

這是第四層樓，這是門，這里是對面的住屋，空着的。在老女人房下面的住屋也顯然是空着的；釘在門上的會客名片被扯掉了——他們都走了！……他喘着氣。有一時這思想浮現于他的心中，『我回去麼？』但是他沒有回答。開始在老女人房門聽，一陣死寂。于是他又在樓梯上聽，長久地注意地聽……於是最後一次往四下望一望，安下心，伸直腰，又試一試活結繫着的斧頭。『我很失色麼？』他懷疑。『我不顯而易見地攪亂麼？』她愛猜疑。……『我再稍等一等……』等到我的心停止不跳了，不更好麼？』

但是他的心並不停。正相反，彷彿害他似的，他跳得越發越發厲害。他再忍不住了，他慢慢伸手去按鈴。半分鐘之後，他又按一次，更大聲。

沒有回答。繼續接下去是無益的，而且不合適。老女人自然是在家的，但是她疑心多而且是獨自一個人。他知道點她的習慣……他又把他的耳朵放到門跟

前。不是他的感覺特別銳敏（這是難以相信的），就是那聲音真正很清楚。無論如何，他忽然聽見就在這門跟前，彷彿像人手小心摸鎖和裙子綵繚的聲音。有人偷偷地緊靠鎖跟前站着，而且正如他在外邊一樣，那人也秘密地在內面聽着；彷彿也把她的耳朵放在門跟前。……他故意移動一點，大聲咕嚕着什麼話，好使自己不顯出隱躲的樣子來，於是第三次按鈴，但是靜靜地，定心地，不慌不忙地。以後想起那件事來，那瞬間在他的心中活潑地，清楚地，永遠顯著着；他不明白他如何那麼刁，因為他的心靈在那時彷彿蒙蔽了，他幾乎都覺不着自己的身體。……遲一會他聽見門梢開了。

第七章

門像先前一樣開了一個小縫，兩隻銳利的猜疑的眼睛又從黑暗中注視着他。

于是拉思科里涅珂夫昏亂了，幾乎鑄了一個大錯。

恐怕老女人因為他們孤單在一塊發驚慌，而且並不希望她看見他便除去她的疑心；他便抓住門，向他跟前拉，防止老女人要把門再關上了。看見這樣，她便沒有把門往後拉，但是她並沒有把門把放鬆，因此他幾乎把她連門一起拉出到樓梯上來。因為她在門口站着，不讓他過去，他便照直到她跟前來。她驚恐後退，想說什麼話，但是彷彿說不出來，大睜眼睛瞅着他。

「晚安，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他開言道，他想說得隨便，但是口不從心。

他的聲音斷斷續續而且發戰。『我來……我帶來件東西……但是我們不如進去……到亮跟前……』

他離開她，沒被邀請便照直進到房裏去。老女人跟在他後面跑；她的舌頭掉了。

『天爺！什麼事？什麼人？你有什麼事？』

『怎麼，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你認識我……拉思科里涅珂夫……這里，我把日前我允許你的典物給你帶來了。……』他把典物伸出來。

老女人邪眼看了會典物，但是立刻注視她的沒被邀請的客人的眼睛。她專心地，惡意地，不信心地看着。一分鐘過去了；他甚至于猜想在她的眼中有種類似冷笑的神情，彷彿她已經猜出一切了似的。他覺得要昏亂了，他幾乎驚慌起來，那裏驚慌，若是她再像那樣看半分鐘，一言不發，他想他便要從她那里跑開的。

『你爲什麼看着我，彷彿不認識我似的？』他忽然說，也帶着惡意。『願意

就拿去，不願意我便往別處去，我急忙着哩。」

他甚且並沒有想說這些話，但是這些話忽然自己說出來了。老女人恢復了原狀，她的客人的堅決的音調顯然恢復了她的信心。

『但是怎麼，先生，立刻之間就……這是什麼？』她看着典物問道。

『銀烟盒子；我上次說過了，你知道。』

她伸出手來。

『但是的確，你是多麼沒血色呵……你的手也在打戰，不是麼？……你是洗澡了麼，還是什麼別的事？』

『發熱病，』他猝然答道。『若是你沒有東西喫……你一定沒血色的，』他繼續說，困難地一字一板地說着這些話。

他的力量又不足了。但是他的答話聽來像是真情；老女人便把典物拿過來。

『這是什麼？』她又問一次，專心地細細觀察拉思科里涅珂夫，手裏衡着典

物。

『一件東西……烟盒子。……銀的。……看一看。』

『彷彿不像銀的似的。……他怎麼裏的！』

因為要把線解開，轉向窗戶，對着亮（所有她的窗戶都關着，不管悶熱），她完全離開他有幾秒鐘，背對着他站着。他解開外套扣鈕，把斧頭從活結上解開，但是還沒有完全把牠拿出來，僅只在外套裏面用右手拿着。他的手軟得可怕，他覺得他的手每分鐘變得越發麻木。他恐怕他把斧頭從手中滑掉了。……他發了一陣突然的暈眩。

『但是他爲什麼把牠像這樣地捆起來呢？』老女人煩惱地喊着，向他跟前走來。

他再沒有一分鐘可失去了。他把斧頭完全拿出來，雙手抱着一揮，差不多不自覺地，幾乎不費力，幾乎機械似地，把斧頭背打在她的頭上。他彷彿在這上面

並不是用他自己的力量。但是他剛一下把斧頭打下去，他的力量又來了。

老女人照常露着頭。她的稀薄的白色的頭髮，夾着灰色的條紋，厚厚地抹着油，辦成一個老鼠尾把，用一把破牛角梳子纏緊，凸出在頸背上。因為她十分矮，那一斧頭正打在她的腦殼頂上。她呼喊，但是非常無力地，忽然倒作一團在地板上，舉手到頭上。在一隻手裏她還拿着『典物』。于是他用斧頭背在同處又給她澆下。血好像從一個倒了的玻璃杯裏湧出，身子往後倒。他往後退步，讓她倒下，立刻躬腰看她的臉；她是死了。她的眼睛好像要從眼眶裏擠出來，眉間與全臉都抽筋地拉長扯歪。

他把斧頭放在死屍跟前地上，立刻在她的口袋中摸（設法避着湧流的血），這口袋就是他上次來時她從那摺鑰匙的同一個右手口袋。他完全能運用他的能力，不迷亂，不暈眩，但是他的手還是發戰。他以後記得他特別安心仔細，始終設法不沾上血。……他立刻把鑰匙扯出來，那些鑰匙和先前一樣在一個鋼圈上成一把

子。他拿着立刻跑到臥室裏去。這是一個很小的房間，有着滿放聖像的整個神座。靠着另一扇牆放有一張大牀，很乾淨，上面蓋着一牀補綴細工的綢被。靠着第三扇牆，便是一個帶抽屜的大櫃。說來奇怪，他剛開始把鑰匙對好插進大櫃去，他便聽見鑰匙的叮噠響聲，他發了一陣抽筋的戰慄。他忽然覺得又想要將一切放棄走開。但是那只是一刻光景；要回去已經是大遲了。他確實笑他自己，那時忽然另一個可怕的思想浮現于他的心中。他忽然玄想，那老女人會還活着的，會恢復知覺的。他把鑰匙丟在大櫃上，跑回到屍體跟前，抓起斧頭，又舉在老女人的身上，但是並沒有打下來。沒有懷疑的她是死了。他躬下腰又更近地察看她，明白地看見腦殼破了，而且一邊打塌下去了。他就要用手指去摸，但是又把手縮回來，的確不那樣已經就顯然看得見了。同時還有一大灘血。忽然之間他看出她頸上有一根小繩；他用力扯，但是小繩結實，不得斷，並且浸上血了。他努力從衣服前面把牠扯出來，但是有種東西把牠掛住了，使牠不能出來。在急

性中他又舉起斧頭要從上面在身上砍斷繩子，但是不敢，于是他把手和斧頭沾上了血，經過兩分鐘急忙的努力之後，困難地把繩子割斷，拿將下來，並沒有使斧頭觸着身體；他沒有錯——這是一個錢袋。小繩上有兩個十字架，一個是賽布拉斯本做的，一個是銅的，和一個用銀線作的神像，和這些一起有一個小小的油膩的羚羊皮錢袋，帶鋼邊和圈。錢袋塞的很滿；拉恩科里涅柯夫不看便把他裝進他的口袋裏去，把十字架扔到老女人的身上，跑回到臥室去，這次他帶着斧頭。

他慌忙得可怕，他抓住鑰匙，開始又試。但是他不順利。鑰匙不合鎖。並非十分因為他的手戰，乃是因為他老是錯；比方說，他雖然看見鑰匙不對，合不上，他還要把牠插進去。忽然他想起而且確實覺得那帶深凹口的大鑰匙，和一些小鑰匙一塊在那掛着的，絕不能屬於帶抽屜的大櫃，（在他上次來時那東西觸動了他的心）而是屬於什麼保險箱的，而且或者一切東西都藏在那保險箱裏哩。他離開帶抽屜的大櫃，立刻便在牀架下摸，因為他知道老女人們常把箱子藏在她們的牀

下。正是如此；牀下有一個很不小的箱子，至少有一碼長，弧形箱蓋，蒙着紅皮，釘有銅釘。那凹口鑰匙立刻配上了，把箱子開了。在頂上，在一塊白布底下，是一件吊兔皮的紅花緞上衣，在那下面是一件綢衣服，再下是一個披肩，看來好像除了衣服而外，下面沒有什麼東西似的。他所做的頭一件事便是在紅花緞上擦他的染血的手。「那是紅的，在紅色上血要少惹人注目些，」這思想從他的心中經過；于是他忽然驚醒過來了。「天爺，我瘋了麼？」他恐懼地想道。

但是他剛一摸衣服，一隻金錶便從皮上衣裏面滑出來。他趕快把所有衣服完全翻一翻。在衣服中查出有種種金製的東西——大概都是典物，沒有贖或等待贖的——手鐲，鏈子，耳環，扣針和這一類的東西。有些裝在盒子裏，還有些僅僅裹在報紙裏，細心地精密地放在一起，用毛線帶捆起來的。他毫不耽擱，便來把他的褲子和外套的口袋塞滿，小包和盒子都不看不毀；但是他沒有功夫拿許多。……他忽然聽見老女人躺着的那房裏有步聲。他突然任手，像死一般寂靜。但

是一切都是平靜的，足見那一定是他的幻想了。忽然之間他分明地聽見一陣無力的哭聲，彷彿有人發出一陣低聲的斷斷續續的呻吟似的。於是又是一陣一兩分鐘的死寂。他在箱子旁邊瞪着，坐在他的腳跟上，屏息等待着。忽然他跳起來，抓住斧頭，跑出臥室去。

房子當中站着理薩威泰，懷裏抱着一個大包。她昏迷地凝視着她的被害的姊姊，白的像一張紙樣，彷彿沒有氣力喊似的。看見他從臥室跑出來，她渾身無力地發抖，好像一片樹葉子樣，她的臉孔發了一陣顫戰；她舉起手，張開嘴，但是還是不呼號。她開始慢慢離開他向後退到房拐去，專心地死死地老瞅着他，但是還不出聲，好像她無法呼號似的。他拿着斧頭向她奔去；她的嘴搖擗得可憐，如同你看見嬰兒們開始受驚，專心注視那驚嚇他們的東西，就要呼號那時候的嘴。這倒霉的理薩威泰那麼老實，那麼完全地被他嚇住了，雖說舉手遮臉在那時是最必須最自然的舉動，因為斧頭已經舉在她的臉上了，她甚且都沒有舉手。她僅僅拿出她

的空空的左手，但是並非拿到她的臉上，却慢慢地向前伸出去，彷彿叫他走似的。斧頭用尖口砍在她的腦殼上，一下便把頭頂全劈開了。她立刻沉重地倒下。拉

思科里涅柯夫完全昏頭了，抓起她的包子，又扔下，跑到門口去。

恐懼越發越發佔勝他，尤其是在這第二次十分沒料到的兇殺之後。他希望快快從這地方跑開。倘若在那片時，他能够更正確地觀察，推論，倘若他能以實覺着他的形勢的所有困難，那絕望，那可怕，那可笑，倘若他能以明白，要走出那個地方，走回家，還須克服好多阻礙，還須犯好多罪，那麼很可能的，他要的一切放棄，要去自首，並非由于恐懼，乃是由于他所做的事簡直可怕，討厭。這厭惡的情感特別在他裏面湧騰，每分鐘變得越發厲害。他現在不願到箱子跟前，甚且不願進房裏去，拿任何東西了。

但是一種空漠，甚至于幻夢開始漸漸把住了他；時而他把自己忘却了，或者不如說是把重要的事忘却，而急想抓住小事。不過他那眼往廚房裏一瞥，看見長凳

上有一隻半盛滿水的水桶，他想起洗手和斧頭。他的雙手黏着血。他把斧頭連斧口都丟在水中，把窗上破碟子裏放着的一塊胰皂抓來，開始在水桶裏洗手。手洗乾淨的時候，他便把斧頭拿出來，洗斧口，並用長時間（約有三分鐘）洗木把，有血點的地方，用胰皂洗。接着他用廚房繩上掛着亮乾的襯衣，把斧頭全擦一遍，于是他在窗前好久專心地細看斧頭。那上面留的沒有痕跡，只是木頭還是潮濕的。他細心地把斧頭掛在上衣內活結裏。于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他在廚房裏的朦朧的光中，看看他的外套，他的褲子，和他的靴子。在頭一眼看來，好像除了靴子上有些污點而外，什麼都沒有。他把布片弄濕擦靴子。但是他知道牠並沒有細看，會有十分可注意的地方被他忽視了的。他站在房子當中，出神的想着。陰沉的苦痛的思想從他的心中發出——想起自己瘋了，那時不能推論，不能自保，而且自己或者應當做件比現在所做的完全不同的事。『天爺！』他喃喃道，『我一定要逃跑，逃跑，』于是他便衝到門口。但是在這裏有一種爲他先前

所從不知道的恐怖的感觸在等待着他們。

他站着，瞅着，不能相信他的眼睛；那門，那從樓梯進來的外頭門，他不久以前在那里等着並且按鈴的門，沒有鎖上，至少開有六吋寬。始終，那時始終，沒有鎖，沒有門！老女人在他進來後不把門關上，或者就當作一種預防吧。但是，天爺！他以後看見理薩威了！他如何能够，他如何能够想不起來她一定有什麼法子進來的！她不能從牆頭穿進來呀！

他衝向門前去，把門梢扣上了。

『但是不行，又做錯了！我一定要走開，走開。……』

他把門梢開了，打開門，又在樓梯上聽。

他聽了好久。遠遠什麼地方，或者是在大門口，兩種話聲大而響亮地囁着，吵着，罵着。『他們幹什麼？』他耐心地等着。最後一切都平靜了，好像忽然停住了似的；他們分開了。他想出去，但是忽然在下一層樓上，有一扇門嘩然

開了，有人開始下樓，嘴裏哼着一個調子。『怎麼一回事，他們都這樣吵鬧！』這思想從他的心中閃過。他又關上門等着。最後一切都安靜了，沒有一個人騷動。他剛向樓梯邁一步，他便聽見新的腳步聲了。

那脚步離很遠發聲，在樓梯頂底下，但是他記得非常確切，清楚，從頭一聲響他便無緣無故地猜想那是什麼人到那里去，到第四層樓，到老女人那里去。爲什麼呢？那響聲在那一方面特別，有意義麼？那脚步是沉重的，勻整的，不慌不忙的。一會他經過第一層樓了，一會他更上高些了，那變得越發越發清楚。他能够聽見他的沉慢的呼吸。一會到了第三層樓了。到這里來呀！忽然在他看來好像他變成石頭似的，好像一個夢，人在夢中被人追趕，快被趕上，要被殺掉。他便釘在那塊，甚至于連他的兩隻手都不能動。

最後當那位不知是誰上第四層樓時，他忽然驚起，竟能靈巧地，迅速地，溜回到屋裏去，把身後門關上。于是他拿鉤子，輕輕地，無聲響地，把牠掛在門環

上。本能幫助着他。他把這件事做完之後，他便在門邊屏息聽着。那位不知是誰的客人現在也到門跟前了。他們現在彼此相對站着，如同剛才以前門把他和老女人分開，他聽着，和她相對站着一樣。

客人喘了幾口氣。『他一定是一個大而且胖的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想着，手中緊握着斧頭。實在這彷彿好像一個夢似的。客人抓住鈴大聲地按。

錫鈴剛一叮噠，拉思科里涅珂夫彷彿覺着有什麼東西在房裏移動。他有幾秒鐘十分認真地聽。那位不知是誰又按鈴，等一等，忽然猛烈地着急地拉門把子。拉思科里涅珂夫恐怖地嗽着鉤子在環中搖動，在空漠的恐怖中每分鐘等待門環被扯出來。那確實彷彿是可能的，他那麼猛烈地搖動着。他又發了一陣暈。『我要倒下了！』這思想從他心中閃過，但是那位不知是誰開口說話，他立刻又恢復原狀了。

『什麼一回事？她們睡熟了還是被謀害了？』該——該死！』他用一種墮滯

的話聲叫道。『嘿，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老婆婆！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嘿，我的美人兒！開門！呵，該死！她們睡熟了還是怎麼？』

于是他激怒了，又用全力拉一打次鈴。他確實一定是一個有權勢的人，而且是一個親密的熟人。

在這瞬間，不遠在樓梯上聽見有輕輕的慌忙的脚步。另外一個人來近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起初並沒有聽見。

『你不是說沒有人在家罷，』新來者用一種高興的響亮的聲音喊着，向還在拉鈴的頭一個客人說話。『晚安，珂黑。』

『從他的話聲聽來，他一定十分年輕，』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那個鬼知道？我幾乎把鎖都拉斷了，』珂黑答道。『但是你怎麼會認識我？』

『怎麼！前天在格布里那斯那里打檯球，我一氣把你打輸了三次。』

『啊！』

『那麼她們都不在家麼？奇怪！不過這太豈有此理了。老女人會往那里去了呢？我到這來有事情。』

『是的；我和她也有事情。』

『唔，我們怎麼辦呢？回去，我想。唉——唉！我希望弄點錢哩！』青
年人喊道。

『自然，我們一定要算了，但是她爲什麼定在這個時候呢？那老婆婆自己定
這個時候要我來的。這並不順我的路。她個鬼能到那里去了呢，我真不明白？
這個老鬼婆娘，她一年到頭在這里坐着；她的腿不好，然而忽然之間她出去走一
走了！』

『我們去問門房不好麼？』

『什麼？』

『問她往那里去了，她什麼時候回來。』

『哼……算了吧！……我們倒可以問。……但是你知道她從來無論那里都不去的。』

于是他又用力拉門把子。

『算了吧。沒有辦法，我們必須走。』

『且慢！』青年人忽然喊道。『你看見，你若拉門的時候，門是如何動法？』

『唔？』

『那顯來並沒有鎖，乃是用鉤子掛上的！你聽見那鉤子如何鏗鏘響麼？』

『唔？』

『怎麼，你不明白麼？那證明她們有一個人在家。……若是她們都出去了，她們便要從外面用鑰匙鎖門，而不從裏面用鉤子掛上。……這裏，你聽見鉤子如何鏗鏘』

響着麼？在裏面把鉤子掛上，她們一定是在家，你明白麼。可見她們是在裏面坐着不開門了！」

「唔！那麼她們一定在家！」珂黑驚愕了，喊道。「她們在裏面幹什麼呢！」他開始暴怒地搖門。

「且慢！」青年人又喊道。「莫要拉了！一定有什麼岔子了……你這里按鈴拉門，她們還不開門！可見她們不是都發暈了，便是……」

「什麼？」

「我告訴你。我們且去把門房帶來，讓他把她們喚醒來。」

「對了。」

「你知道我是學法律的！顯而易見的，顯——而——易見的這里有什麼岔子了！」青年人熱烈地喊着，跑下樓去。

珂黑留下。他又摸鈴，叮噠響了一聲，於是好像沉思似的，往四下望，又輕

輕地撲門把子拉一拉放下了，又確定一次，知道那只是用鈎子掛着的。于是他喘着氣彎下腰，開始瞅鑰匙眼；但是鑰匙在裏面鎖裏，因此什麼也不見。

拉恩科里涅珂夫站着緊握着斧頭。他是在一種癡狂中。他甚至準備在他們進來的時候，和他們打。當他們叩着門，一塊談着話的時候，他有幾次想立刻把這事結束了，從門裏向他們嚷。當他們開不了門的時候，他時而想咒罵他們，嘲弄他們！『但願趕快吧！』這就是從他心中閃過的思想。

『但是他個鬼在幹什麼？……』時間過去了，一分鐘，又一分——沒有人來。珂黑開始不安了。

『鬼幹什麼？』他忽然喊道，不耐煩，棄了看守責任，他也下去，慌忙着，沉重的靴子在樓梯上拍着。步履逝去了。

『天爺！我怎麼辦？』

拉恩科里涅珂夫把鈎子丟下，打開門——沒有聲音。他猝然地，一點也沒有

想，便出來了，盡力好好地吧門關上，走下樓去。

他下了三個樓梯，忽然聽見下面有一陣大聲喧嚷——他能往那里去呢！無處可藏。他正回往那屋去。

『嘿那里！把那畜生捉住！』

有一個人從下一層樓衝出來，嚷着，從樓梯上寧與其說是跌下不如說是跑下來，竭力大聲地呼喊。

『米加！米加！米加！米加！米加！米加！毀掉他！』

碾碾結果是一陣號叫；最後的聲音從院中傳來；一切都是平靜的。但是正在此時有幾個人大聲談話，而且急急地開始闖上樓來。他們有三四個人。他辨出那個青年人的響亮的話聲。『他們！』

他充滿了絕望，照直去遇他們，覺得『不管怎麼樣吧！』若是他們止住他——一切都完了；若是他們讓他過去——一切也完了；他們要記住他的。他們來

近了；他們離他只隔一個樓梯——忽然解救來了！離他右手不多幾步遠，有一所空房，門大開着，就是第二層樓上的房子，漆匠們在這作活，彷彿正爲他的便利似的，他們剛剛都離開了。一定的，就是他們，剛才跑下去，嚷着。地板正在油漆，在屋裏當中放着一隻桶和一個破盆，張着油漆和刷子。一霎眼間他從開着的門穿進去，藏在牆後面，剛好不先不後地；他們已經到了梯頂。於是他們轉身，繼續上第四層樓去，大聲談着。他等着，蹣着腳出來，跑下樓去。

樓梯上沒有人，門口也沒有。他迅速從門口出走，向左轉往大街走去。

他知道，他知道十分清楚，那時他們正在那屋，他們大驚看見門開了，因爲剛才門還在扣着，他們現在看着屍體，不過一分鐘他們便要猜想而且完全實覺得兇手剛才在那里，竟得藏在什麼地方，從他們旁邊脫過，逃遁了。他們最可能地要猜想當他們上樓的時候，他在那空屋裏。同時他不敢太把脚步走快了，雖說次一個轉灣還幾乎離有一百碼遠。『他應當溜過什麼門，在一條不知什麼大街上等着

麼！不行，沒有希望！他應當把斧頭扔掉麼？他應當僱一輛車麼？沒有希望，沒有希望！」

最後他來到轉灣地方了。他轉灣走去，很疲乏的。在這里他一半平安了，他明白；這里較少危險，因為有一大羣人，他好像一粒沙失落在裏面。但是他所遭受的一切，十分使他軟弱，他差不多不能走動了。汗成滴流下來，他的頸子全是濕的。『一定，他開酒了！』有人當他來到運河岸上的時候，對着他喊：

現在他僅僅朦朧地覺出自己，他越走越壞。不過他記得，當他走出到運河岸上來，他發驚，看那里沒有什麼人，因此更惹眼，他便想轉身回去。雖說他幾乎累倒了，他還繞了好遠路，好從十分不同的一個方向繞回家。

當他進了他家的門口的時候，他還不十分自覺；在他已經上了樓梯之後，他才想起斧頭來。他當前還有着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要把斧頭放回原處，避免注意，盡力這樣辦。他自然無方想，簡直不送還斧頭，以後丟在什麼人的院子裏，那或

者好的多了。但是一切碰得走運，門房屋子的門關着但是沒有鎖，那鑿門房在家，彷彿是最可靠的了。但是他那般完全地喪失了思想力，他照直往門房走去，把門開了。若是門房問他『什麼事？』他或者要簡直就把斧頭交給他。但是門房又不在家，他竟得將斧頭放回在長凳下，甚且像先前一樣把鞮用木塊蓋上。以後到他房裏去的時候，他一個人也沒有撞見。女老板的門在關着。他到房裏的時候，原身倒在沙發上——他並沒有睡，乃是沉于空漠的忘懷之境。若是任何人那時進了他的房裏去，他怕要立刻跳起來呼喊。瑣碎的思想簡直充滿他的腦中，但是他雖十分努力，也不能抓着一個，也不能靠着一個。……

(卷一完)

卷
二

第一章

這樣他躺了好久。有時他彷彿醒過來似的，在這些時候他看出是夜深了，但是他沒有想到起來過。最後他看出天開始在發亮了。他仰臥着，還因新近的忘懷昏迷着。可怕的，失望的喊叫從大街上徹耳地發出來，的確，這聲音是他每夜兩點鐘後在窗下都聽見的。這些喊叫現在把他吵醒了。

『啊！醉人們從酒館裏出來了，』他想，『兩點鐘過了，』他立刻跳起來，彷彿什麼人從沙發上拉他似的。

『怎麼！兩點鐘過了！』

他在沙發上坐下——即刻想起一切事情！立刻之間，一剎那，他想起一切事

情了。

頭一下子他以爲自己要瘋了。他打了一陣怕人的寒戰；但是這寒戰乃是由于在他睡覺時早先便發的熱病而來的。此刻他忽然抖得厲害，他的牙喀喀的發着，四肢發戰。他開門，開始傾聽，住宅裏一切都在睡眠狀態中。他帶着驚奇地瞅着自己和房中他四周的一切東西，奇怪自己在前一夜如何能進來不扣門，不脫衣服倒在沙發上，甚且不把禮帽去掉。禮帽掉了，掉在地板上，靠近他的枕頭。

「倘若任何人會進來了，他要如何想呢？想我是喝醉了，但是……」

他衝到窗前。天已十分亮了，他開始把自己全身從頭到腳，所有的衣服，倉猝地看一遍；沒有痕跡麼？但是不能像那樣看一看就算完了；他冷得發抖，開始把一切衣服脫下，又細看一遍。他把一切衣服邊邊拐拐都翻過來看，不信心自己，查看了三遍。

但是除開一個地方，有幾滴凝結的濃血沾在他褲子的磨壞的邊上而外，彷彿什

麼東西都沒有，什麼痕跡都沒有。他拿起一把大摺刀，把磨壞的線割斷。彷彿再沒有什麼東西了。

忽然他想起他從老女人箱子裏拿出來的錢袋和東西還在他的口袋裏！他直到那時都沒有想起把牠們拿出來，藏起來！當他察看他的衣服時候，他甚且連想都沒有想到牠們。現在想起了怎麼辦呢？他即刻跑去把牠們拿出來，扔在棹上。當他把一切東西都搯出來，把口袋裏面翻出來，確實知道是沒有東西剩下了，他便把那整整一堆挪到牆拐去。紙脫了牆根，成破片在那里掛着。他開始把一切東西都塞進紙下那個洞裏；「牠們放進去了！全看不見，錢袋也看不見！」他快活地想着，起身漠然地瞅着洞，那洞特別往外凸。忽然他恐怖地渾身發抖；「天爺！」他失望地低語道；「我是怎麼一回事？那算藏起來了麼？那是藏東西的法子麼？」

他沒有想到有首飾要藏。他只想到錢，所以沒有預備一個藏處。

『但是現在，現在，我高興什麼呢？』他想。『藏東西像那樣麼？我失去

理性了——簡直地！」

他疲乏地在沙發上坐下，立刻又發一陣難受的戰抖。他機械地從他身邊一張椅子上取他的舊的學生冬季制服（這衣服雖說幾乎成破布了，但還暖和），把自己蓋住，于是又沉入恍惚和迷亂中了。他失了知覺。

沒有過五分鐘，他二次跳起來，立刻在一陣瘋狂中又去抓他的衣服。

「我如何能什麼事沒有做，又去睡呢？是的，是的，我還沒有從袖籠下把活結取掉！我忘記了，把那樣的——那慶的一個證據！」

他把活結扯掉，倉忙地把牠割成碎片，把布片扔在枕頭下襯衣裏。

「破襯衣的碎片不能惹起嫌疑的，無論什麼事情發生；我想不能，我想不能，無論如何！」他重複着說，站在房子當中，又苦痛地聚精會神開始注視他的周圍。地板與各處，努力使自己確信是什麼事情都沒有忘記。他以為所有他的精力，甚至於記憶力，最簡單的回想力都衰了，這種相信開始成爲一種難堪的苦楚。

『一定還沒有開始！一定不是我的懲罰臨到我身上來了吧？是來了！』

他從他的褲子上割下來的磨壞的破布，確實在房子當中的地板上，任何人進來便看見了！

『我是怎麼一回事！』他又喊，好像一個人迷亂了似的。

于是一個奇異的思想進到他的腦中；以爲或者所有他的衣服都染上血，以爲或者有許多許多血點，但是他沒有看見，沒有注意，因爲他的觀察力不足，四分五裂了……他的理智蒙蔽了。……忽然他想起錢袋上也有血！『啊！那磨口袋上一定也有血，因爲我把濕錢袋裝在我的口袋裏！』

一剎那他把口袋裏面翻出來，不錯！——在口袋夾裏上有痕跡，有污點！

『可見我還沒有完全失去理性，可見我還有些理解和記憶力，因爲這是我自己猜想出來的，』他勝利地想着，深深嘆了一口懣心的氣；『那只是熱病的軟弱，片時的迷亂，』于是他把整個夾裏從褲子的左口袋中扯出來。在那瞬間日光照在他

的左腳靴子上；從靴子透出來的襪子上，他猜想是有痕跡！他把靴子脫掉，的確有痕跡！襪尖浸着血；『他一定是不小心地踏入血灘中了。……』『但是現在對於這件事怎麼辦呢？我往那里放襪子，破布和口袋？』

他把牠們都握在手裏，站在房子當中。

『放在火爐裏麼？但是他們首先便要搜查火爐的。把牠們燒掉麼？但是我用什麼燒呢？連火柴都沒有。不，不如出去，都扔到什麼地方去。是的，不如扔掉，』他重複說道，又在沙發上坐下，『而且立刻，就在這一分鐘，毫不耽擱……』

但是他的頭却轉而倒在枕頭上。他又打着難受的寒戰；他又扯他的上衣蓋在
身上。

有好久，有幾個鐘頭，他常發一種衝動，要『立刻，就在這瞬間，往什麼地方去，把那些東西全扔掉，好使之看不見，毫無關係了，立刻，立刻！』他幾次想

從沙發上起身，但是不能夠。

因爲一陣劇烈的叩門聲，他終於完全醒過來了。

『開門，開呀，你是死了還是活着？他老是在這睡著！』那思泰莎喊着，用拳頭打門。『他成天成夜像一條狗樣在這打呼！他並且就是一條狗。我告訴你，開門。十點鐘過了。』

『或者他不在家，』一個男人的聲音說。

『哈！這是門房的聲音。……他有什麼事？』

他跳起來，坐在沙發上。他的心跳乃是一樁實際的痛苦。

『那麼誰個能把門扣住了呢？』那思泰莎反駁道。『他還愛把自己門在屋裏哩！好像他還值得偷似的！開門，你個蠢才，醒來！』

『他們有什麼事？門房爲什麼呢？一切被發現了麼？是抵抗還是開門呢？不管牠什麼事吧！……』

他半起身，彎腰向前，把門開了。

他的房間那麼小，他不離牀便能把門打開。不錯；門房和那思泰莎在那裏站着。

那思泰莎作出奇怪的樣子凝視着他。他帶着一種輕蔑的兇悍的態度斜視門房，門房一言不發，伸出一封灰色的摺疊的文書，用火漆封的。

『衙門裏來的一件公文，』當他把文書交給他的時候，他聲言道。

『什麼衙門來的？』

『自然是到警察衙門去的傳票。你知道是那個衙門。』

『到警察衙門去？……爲什麼？……』

『我怎麼能知道？傳你，你就去。』

那人注意地看着他，往屋裏四下望一望，轉身走了。

『他是確實病了！』那思泰莎說着，眼睛不離開他。門房轉了一回頭。『他

從昨天以來便害着熱病，」她繼續說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答話，手裏拿着公文，並不拆開。『你莫要起來吧，』

那思泰莎看見他把腳從沙發上拿下來，憐憫地往下說道。『你有病，那麼就莫要去；無須那麼慌。你那里拿的是什麼？』

他看一看；他右手中拿着他從褲子上割下來的布條，襪子，和口袋的破布。

可見他是把牠們拿在手中睡熟了。以後回想這件事情，他記得他在熱病中半醒過來，曾把這所有東西緊緊握在手裏，這樣便又睡熟了。

『看他收集的破布，而且拿着牠們睡，好像他抓住一件寶物似的……』

那思泰莎傻笑起來。

他立刻把牠們都塞到他的大衣裏去，定眼注意看着她。那時他雖一點也不能作合理的思索，他却覺得對於一個就要被捕的人，誰也不肯作出那樣的舉動的。

『但是……警察？』

『你不如喝點茶吧！好麼？我給你拿來，那里還剩下有一點。』

『不用……我就去了；我立刻就去，』他咕嚕着，站立起來。

『你絕不能下樓！』

『我就去。』

『隨你便。』

她跟着門房出去了。

他立刻跑到亮前察看襪子和破布。

『有污點，但是不很顯眼；全蒙上灰塵，擦磨了，已經變色了。沒有疑心的

人誰也分別不出是什麼東西來。那思泰莎離在一邊注意不到的，感謝上帝！』

于是他打了一陣顫抖，把公文上的封蠟起碎了，開始披閱；他披閱了好久，他才明白。這是警察區分署來的一個普通傳票，要在那天九點半鐘到區監督的辦公處去。

『但是這樣的一樁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從來和警察都沒有關係！而且爲什麼恰在今天呢？』他在苦苦的迷惑中想道。『天爺，但願這事早早完結了吧！』

他跪下來祈禱，但是大笑起來——並不是笑祈禱的主意，乃是笑他自己。

他倉忙地穿衣服，開言道，『倘若我完了，我就完了，我不在乎！我把襪子穿上麼？』他忽然懷疑，『襪子還要弄得更臟，痕跡便不見了。』

但是他剛把襪子穿上，又討厭地恐怖地把牠扯掉。他把牠扯掉，但是想起自己並沒有別的襪子，他便把牠拾起來，又穿上——他又笑起來。

『這全然是照例的，這全然是相連的，只是一種看法而已，』他渾身發抖，一剎那這樣想着，但只是在心頭浮面上想着，『得，我穿上了！穿上了我就算完了！』但是緊接着他的大笑而來的便是失望。

『不行，這我受不了……』他想到。他的兩腿打戰。『因爲害怕，』他低

語道。他的頭因爲害熱病而暈疼。『這是一個狡猾手段！他們想把我誘到那裏，用種種事情迷昏我，』當他走出到樓梯上去的時候，他沉思着——『最壞的是我幾乎是頭昏腦亂的。……我可以亂說出什麼傻話來的……』

在樓梯上他記起他將一切東西都正照原樣地放在牆洞裏，『很可信的，故意是要在我出門的時候來搜查，』他想，突然止步。但是他爲那般絕望，那般對於悲慘之輕傲氣概（倘若可以這樣說的話）所把持，他把手一揮便往前走了。『乾脆把這事完結吧！』

在大街上炎熱又難受了；在那些日子一滴雨都沒有下。又是灰塵，磚瓦和石灰，又是從鋪子和小酒館發出來的臭氣，又是醉人，芬蘭小販們和半毀的馬車。太陽直照着他的眼，因此睜眼便使他難受，他覺得他的頭發暈——一個發熱病的人，在晴朗的大太陽的白天出門到大街上，易于覺得這樣的。

當他來到往那條大街轉灣去的時候，在一陣抖戰的苦惱中他往大街上眼望下去

……望那個住宅……立刻把眼轉開了。

『若是他們問我，或者我簡直就告訴他們，』當他來近警察署的時候，他想要道。

警察署約離有四分之一哩路遠。那是新近才搬到一座新房屋的第四層樓上的新房間去的。他有一次曾在舊辦公處待了一會，但那早了。轉進門口，他看右邊有一條樓梯，一個下人在上樓，手裏拿着一本簿子。『無疑地是一個門房；這樣看來，辦公處就在這裡了，』他開始以為或者就是這裡，便上樓去了。他不想向任何人問話。

『我將進去，跪下，把一切事情供出來……』當他來到第四層樓的時候，他想要道。

樓梯又陡又窄，因為潑上污水全是濕滑的。住戶裏的廚房對樓梯開着，幾乎整天開着門。因此便有怕人的氣味和熱。樓梯擁擠着走上走下挾着簿子的門房

們，還有巡警們，以及男男女女各色各樣的人。辦公處的門也大開着。下面人們在裏面等着。那里熱氣也是悶人，還有從新修飾的房子的新漆與陳油所發出的一種令人不舒服的氣味。

等了一會之後，他決定往前到下一個房間去。所有房間都是狹小的，低低的斜坡着。一種怕人的急性使他老望前走。沒有人注意他。在第二個房間裏有幾個書記坐着寫東西，穿的差不多並不比他好，倒是一幫模樣奇怪的人。他到其中一個書記跟前去。

『什麼事？』

他把他接到的公文給他看。

『你是一個大學生吧？』那人一瞥公文，問道。

『是的，先前是一個大學生。』

那書記望着他，但是不動一點兒興味。他是一個特別不當心的人，眼中顯出

一種固定的神情。

『從他嘴裏怕不能得到什麼消息的，因為他對於任何事情都沒有興味，』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進去到那里見書記長，』那書記指着頂遠的房間說道。

他進了那個房間去，按次序那房間是第四個；房子是狹小的，擠滿了人，他們穿的比外邊房子裏人穿的好些。其中有兩個婦人。一個穿着可憐的喪服，坐在棹邊對着書記長，寫着他叫她寫的什麼話。另一個是很強壯的肥美的女人，臉孔紫紅有疱，穿的漂亮極了，胸上戴一個胸飾像碟子一般大，她在一旁站着，顯然是等待着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公文伸給書記長。他瞥了一眼，說道：『等一會！』便照舊注意穿喪服的婦人。

他呼吸更自由了。『不能是那回事的！』

他漸漸開始恢復了自信心，他總是勸自己大胆，安靜。

『愚蠢，區區的輕躁，我會把自己陷害了！哼！……可惜這里沒有空氣，』他繼續說，『悶人。……這里特別使人頭發暈……人的心思也是的……』

他覺着一種可怕的內部的攪擾。他害怕失去自制力了；他想抓住什麼事情，把心思注在上面，抓住什麼十分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在這方面他一點也不成。然而書記長却大引起他的興趣，他總是希望從他那里觀察，從他的臉孔猜點事情出來。

他是一個很年輕的人，約有二十二歲，臉孔黯黑活動，看來比他的歲數大。他穿的時髦，花花公子樣，頭髮從當中分，梳得很好，抹了油，他的修得很好的手指上戴一些戒指，背心上掛着一條金練子。他向在那房裏的一個外國人說了兩句法國話，說得很正確。

『路易思伊凡諾夫那，你可以坐下，』他偶然向穿得漂亮的紫紅臉的婦人說，她還站着，雖然在她身邊有一張椅子，她彷彿不敢坐下似的。

『Ich danke (謝謝)』，後者說，綢衣發出一陣綽綽聲，她輕輕地坐入椅子中。她的輕鬆的青色的衣服，飾以白色花邊，在棹旁漂淨好像一個氣球，幾乎佔滿了半間屋子。她發出香味。但是她顯然難受，看見自己佔滿了半間屋子，發出如此強烈的香味；雖然她的微笑傲慢而又諂媚，却露出顯然的不安來。

穿着喪服的婦人終於辦完了，站起來。忽然之間，發出喧聲，一個軍官非常裝腔作態地走進來，每走一步，肩膀特別擺一擺。他把他的帶帽章的便帽扔在棹上，在安樂椅上坐下。那漂亮的婦人看見他，簡直從座上跳起來，開始帶着狂喜行禮；但是軍官絲毫不注意她，在她面前她又不敢坐下。他是副監督。他長着微紅的髭，在臉兩邊橫平地伸出來，臉孔極小，除開一種傲慢神情而外，別的什麼也不大表現出來。他斜眼且頗忿怒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他穿的那麼十分壞，而且不管他的貶辱人的情形，他的舉止和他的衣服絕不相稱。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小心地很久直蹶着他，因此他覺得簡直冒犯他了。

『你有什麼事？』他喊道，他顯然驚奇這樣一個襤褸的漢子，並沒有爲他的警視的威嚴嚇壞了。

『我被傳……有公文傳』……拉思科里涅珂夫支吾道。

『爲着索欠，向這位位大學生索欠，』書記長撇開文書倉猝插嘴道。『這里！』他把一份文件扔給拉思科里涅珂夫，指出地方。『看那地方！』

『錢？什麼錢？』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但是……那麼……一定不是那回事了。』

他快活得發抖。他覺着忽然的極端的難以形容的安慰。一個重擔從他的背上卸下了。』

『請問，是叫你在什麼時候來的，先生？』副監督喊着，彷彿不知爲着什麼緣故，越來越惱了。『告訴你在九點鐘來，現在已經十二點了！』

『公文只是一刻鐘以前才送給我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從他的肩膀上大聲回答

道。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他也忽然變生氣了，而且在這裏面找着一種快樂。

『我害着熱病到這裏來已經够了。』

『請莫要嚷！』

『我並沒有嚷，我很安靜地說話，乃是你嚷罵我。我是一個大學生，不容任何人嚷罵我的。』

副監督十分惱怒，頭一下子他只能口齒不清地急亂說話。他從座上跳起來。

『放安靜！你是在一個官家辦公處裏。莫要莽撞，先生！』

『你也是在一個官家辦公處裏，』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而且你又吸紙烟又嚷，足見你是對於我們所有的人表示不恭了。』

說了這話，他覺得一種難以形容的滿意。

書記長看着他微微一笑。生氣的副監督顯然羞惱了。

『那不是你的事情！』他最後用一種不自然的大聲音喊道。『請作那要你做

的聲明書吧。給他看，亞力山大格里高利維支。有控告你的一個狀子！你還不還你的債！你是一條好漢！」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現在不是在聽着了；他切心地抓住文書，趕快要找一個說明。他看了一遍，第二遍，還是不明白。

「這是什麼？」他問書記長道。

「那是按一張欠債字據要錢，一張訴狀。你必須或者付錢，並付所有開銷，訟費等等，或者寫一張聲明書，聲明你什麼時候能付錢，同時應允不付錢不離開京城，並不賣不藏你的財產。債主得自由出賣你的財產，依法控告你。」

「但是我……並不欠任何人的債！」

「那不是我們的事。這里一張一百一十五塊盧布的欠債字據，法律證明的，應當付錢，現在拿到我們這里來要索，那是你在九個月以前交給陪審官查利清的寡婦的，寡婦查利清付給一個契巴洛夫了。我們所以傳你來，准此。」

『但是她是我的女老板呀！』

『她是你的女老板又怎樣呢？』

書記長作出一種出于憐憫的懇懇的微笑看着他，同時又帶着一種勝利的神情，好像看着一個第一次上火線的新手——彷彿他要說道：『唔，現在你覺得怎樣呢？』但是現在他管什麼一張欠債字據，一張索欠訟狀！現在那還值得焦心麼，甚且值得注意麼？他站着，他看着，他聽着，他答着，他自己甚且問着話，但全是機械式地。勝利地明白自己安穩了，明白自己脫離要命的危險了，這思想便是那時充滿他的整個靈魂的東西，不想將來，不分析，不推度，不憶測，不懷疑，不究問。這是完滿的，直接的，純粹本能的喜悅之片時。但是正在那瞬間，有件事情好像一陣雷雨在辦公處裏發生了。副監督因爲拉思科里涅珂夫的不恭發戰，還在發怒，顯然急想維持他的尊嚴，便去抓那倒霉的漂亮的婦人，她從他一進來以後，便帶着一種極呆的微笑凝視着他。

『你可耻的賤婆娘！』他忽然極其大聲地喊道。（穿着喪服的婦人離開辦公處了。）『昨夜你們家裏鬧什麼？』噫？又是一樁羞辱，你是全街的耻辱。

又是打架喝酒。你想進自新監獄麼？我告訴你十次了，說第十一次我便不放鬆你了！然而你又這樣，又是，你……你……！』

文書從拉思科里涅珂夫手中掉落，他驚奇地看着那漂亮的婦人受如此無禮地待遇。但是他一會便看出是怎麼一回事了，立刻開始在這件辱罵中找真正消遣的遺留。他帶着快樂地聽着，因此他大笑，大笑……所有他的神經都興奮起來了。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書記長焦心地開口，但是突然止住了，因為他從經驗上知道發怒的副監督除用強力外是制止不住的。

至于那漂亮的婦人呢，起初她簡直在這怒曠之前發抖。但是說來奇怪，罵人的話來得越多越厲害，他外貌顯得越可愛，她對於那怕人的副監督的微笑也越靈惑人。她不安地移動着，不斷地行禮，不耐煩地等待機會把她的話插進去，最後她

找到了。

『在我家裏並沒有何種鬪鬧和打架，甲必丹先生，』她忽然咕咕起來，好像豆子落地一般，俄語說的很自信的，不過就是帶着強的德語的重音，『並無何種耻辱的事，老爺喝醉來了，這是全盤的實情我告訴你，甲必丹先生，我不該受責備的。……我的家是高尙的，甲必丹先生，我的行爲是高尙的，甲必丹先生，我自己總是，總是討厭任何耻辱的事。但是他十分酣醉來了，又要三瓶，于是他舉起一條腿，開始用一隻腳彈鋼琴，那在一個高尙人家裏一點也不應當，而且他（完全）把鋼琴弄毀了，那的確是很不好的舉動，我就這樣說。他拿起一隻瓶，開始用牠打每個人。于是我叫門房來，加爾來了，他抓住加爾，照他的眼睛打；他又照眼睛打亨利特，並給我五個嘴巴。那在一個高尙人家裏是多麼無禮呀，甲必丹先生，我便呼號起來了。他把臨運河的窗戶打開，在窗戶裏站着，像小豬一般叫着；那是一樁羞辱。試想在對着大街的窗戶像小豬一般叫着！可惡！加爾拉他

的上衣，把他拉開窗戶，不錯，甲必丹先生，他把 sein rock (他的上衣) 扯破了。于是他嚷着 man muss (人必須) 付他十五塊盧布的賠償費。我賠他了，甲必丹先生，賠 sein rock 五塊盧布。他是一個無禮的客人，鬧出所有這耻辱的事。

「我將把你揭出來，」他說，「因為我能夠向所有報紙寫你的事。」

「那麼他是一個作家麼？」

「是的，甲必丹先生，而且他在一個高尚人家裏是什麼樣的一個無禮的客人呵……」

「注意！够了！我已經告訴你……」

「伊里亞彼得得羅維支！」書記長含有意義地重行叫道。

副監督迅速瞥他一眼；書記長微微搖搖頭。

「……那麼我告訴你這點，最可尊敬的路易思伊凡諾夫那，我是最後一次告訴你，」副監督往下說道。「若是在你的高尚人家裏再有耻辱的事情，我便要把你，

你本人放到拘留所——如同文明社會所說的——裏去。你聽見麼？那麼是一個文人，一個作家在一個「高尚人家」因為衣尾扯掉拿人家五塊盧布了，是不是？好一幫子，這些作家！」

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侮蔑地斜拋了一眼。「日前在飯館裏也有一件耻辱的事。一位作家喫了飯，不肯付錢；「我將寫一篇諷刺你的文章，」他說。還有一位作家上星期在輪船上向一位三品文官的家眷——他的妻和女兒，說出最不名譽的言語。還有一位作家日前被趕出密錢鋪子。他們就像那樣，作家們，文人們，大學生們，叫街員們。……吓！你去吧！我那天自己要到你家進去看看。那麼你不如放小心好些！你聽見麼？」

路易思伊凡諾夫那倉忙拜服，開始懇歉地向各方行禮，這樣自己行禮行到門跟前。但是在門跟前，她向後躊躇撞着一個漂亮的軍官，他有着鮮明的正直的臉孔和厚厚的美麗的鬚鬚。這便是本區監督本人尼科丁佛密支。路易思伊凡諾夫那

趕緊行禮，幾乎行到地，她嫵娜微步，擺出辦公處了。

『又是雷電交作——一陣狂風暴雨！』尼科丁佛密支用一種和霽的友好的音調向伊里亞彼得羅維奇說道。『你又被惹火了，你又發脾氣了！我在樓梯上聽見的下』

『唔，那麼怎麼樣呢！』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拖長聲音說，作出紳士氣的冷淡的樣子；他拿着些文書走到另一張棹前，裝腔作態地走一步擺一擺肩膀。『這裏，請你看一看：一位作家，或者是一位大學生，至少是做過大學生的，他給了欠債字據，不還債，不搬出房去，他不斷地被控告，他在這裏却要抗議我在他的面前抽烟！他自己行爲像一個小人樣，就請看一看他吧。這裏就是那位先生，很惹人愛的！』

『貧窮並不是一樁罪過，我的朋友，但是我們知道你像火藥一般爆發，你忍受不了侮慢的。我敢說你因爲什麼事情惱怒，你自己惱過火了，』尼科丁佛密支露

然可親地轉臉向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說道。『但是這事你錯了；他是一個極好的傢伙，我向你擔保，他就是愛放礮，愛放礮！他激怒了，發起火來，說出氣話！你制不住他的！』于是一切都過去了！究竟他是一個心地高尚的人！他在團裏的外號是放礮中尉……』

『而且是什麼樣的一團人呵？』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喊道，他雖然還含怒，却十分喜歡這悅意的戲謔。

拉思科里涅珂夫發生了一個突然的願望，想說幾句使他們都特別喜歡的話。

『原諒我，甲必丹，』他忽然向尼科丁佛密支說話，從容開言道，『請你明察我的情形。……若是我的行為不對，我情願求恕。我是一個窮大學生，有病而且被貧窮鬧毀了（毀了是他所用的話）。我不是在讀書，因為現在我不能維持自己了，但是我將得到錢的。……我有一個母親和妹妹在X省。她們將寄錢給我，我將還債。我的女老板是一個心腸良善的女人，但是她因為我把教書事情失去了，上四個月

不付她錢，便如此惱怒，她甚至于不給我開飯了……而且這欠債字據我一點也不明白。她現在要我按這欠債字據還她錢。我怎麼還她呢？你自己想一想！……」

『但是那不是我們的事，你知道，』書記長說道。

『是的，是的。我與你完全同意。但是容我解釋……』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插嘴道，他還向尼科丁佛密支說話，但是盡力也向着伊里亞彼得羅維支說話，雖然後者固執地顯出在搜檢着文書，侮蔑地把他忘記了的樣子。『容我解釋，我同她一塊差不多任有三年，起初……起初……我爲什麼不把這事直說出來呢，在一起頭我允許娶她的女兒，那是口頭的允許，隨便答應的……她是一個姑娘……的確，我喜歡她，不過我並不鍾情于她……實在是一件幼稚的事情……我的意思說，我的女老板在那些日子隨便給我記賬，我過着一種……生活……我非常不小心……』

『沒有人問你這些私人瑣事，先生，我們沒有時間耗費。』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粗暴地插口，帶着一種勝利的音調；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熱切地把他遏止住了，

不過他忽然覺得極難措辭。

『但是對不起，對不起。攤我解釋……一切事情如何發生……翰我說的……』

……不過我和你同意……那是不必須的。但是一年以前，那姑娘患瘟熱病死了。

我和先前一樣照舊在那里住着，當我的女老板搬到她現在的住宅來的時候，她向我說……而且是親親熱熱地……說她完全信任我，但還是問我願否給她一張一百一十五塊盧布——我欠她的所有的債——的欠債字據。她說，只要我把那字據給她，她便再除給我，我愛除多少就多少，並且說她一直等到我自己能還她的時候為止，她絕不，絕不——這些是她自己說的話——使用那張欠債字據……然而現在，我把教書事情失去了，沒有飯喫的時候，她却控告我來了。我對於這事怎麼說呢？』

『那一切動人的瑣事都不是我們的事，』伊里亞彼得羅維奇無禮地插言道。

『你一定要寫一張保證書，但是至于你的愛情事和所有那些悲慘的事件，我們和那可沒有關係。』

「得……你刻薄了，」尼科丁佛密支低聲道，他在棹邊坐下，也開始寫起來。

他看來好像有點害臊了。

「寫！」書記長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寫什麼？」後者粗暴的問道。

「我請你寫。」

拉思科里涅珂夫猜想書記長在他說話之後，待他更出乎意料之外，更侮辱；但是說來奇怪，他忽然覺得對於任何人的意見都完全漠不關心，而且這種反感一剎那一分鐘便發生了。倘若他願略想一想，他實在要驚奇他一分鐘之前能和他們像那樣談話，用感情動他們。那些感情從那里來的？現在若是全尾充滿的並非警官，而是于他最近最親的一般人，他對於他們怕也找不出一句人話來，他的心是如此空虛啊。蘭子惱人的永劫的寂寞與疎遠之一陣抑鬱的感觸，在他的靈魂中成了意識的形態。使他心中發生這種猝然的反感者，並非在伊里亞彼得羅維支面前感

傷的放言之污卑，也不是後者佔勝了他之污卑。哦，他現在和他自己的卑鄙，和所有這些區區的虛榮，警官們，德國女人們，欠債，警察衙門，有什麼關係呢？若是他那時被判決用火燒死，他怕不會動，差不多不會把判決書聽到底的。有種完全新的，忽然而來的，不知曉的東西，他正撞見了。那並不是他所瞭解的，但是他帶着極劇烈的感觸，明白地覺得他絕不能再如他新近的傾吐一般的感傷的放言，或用無論什麼東西，向警察衙門那些人們申訴的；並覺得倘若他們是他自己的兄弟和姊妹，而不是警官們，那變在生活的任何境況中向他們申訴都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他從未經驗過這樣一種奇異可怕的感觸。最惱人的是這——那多半是一種感觸，少半是一種觀念或概念，那是一種直接的感觸，他生平所知道的一切感觸中的最惱人的。

書記長開始向他講着聲明書的普通款式，說他不能還錢，應允在將來那一天還，說他不離開城去，不出賣他的財產，等等。

『但是你不能寫，你幾乎拿不住筆，』書記長說，他帶着好奇心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你有病麼？』

『是的，我頭發暈。 往下講！』

『够了。 簽名。』

書記長拿了文書，轉身注意別人去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交回了筆；但是不起身走，却轉而將兩肘放在棹上，把頭抱在手中。他覺得彷彿有一根釘，釘進他的腦殼裏去似的。他忽然起了一個奇怪主意，要立刻起來，走到尼科丁佛密支跟前，把昨天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訴他，然後和他一陣到他的寓所去，並把牆角洞裏的東西給他看。這種衝動是如此有力，他從座上起來就要實行。『我想一會子豈不更好麼？』這意思從他的心中閃過。『不必，不如不想就把重担卸去吧。』但是忽然之間他站着不動，釘在那地方了。

尼科丁佛密支和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熱心地談着，話達到他耳朵裏來：

『那是不可能的，他們都要釋放。第一，整個故事自相矛盾。若是他們作的，他們爲什麼叫門房？自己告自己麼？或者是當作一種蒙人手段麼？不能，那未免太刁狡了！並且，大學生泊思特尼亞珂夫進去時，在大門跟前有門房和一個婦人都看見了。他和三個朋友一陣走，他們到大門跟前才離開他，他當朋友們要門房指引他路。請問，若是他懷着那樣一個目的去的，他會問路麼？至于珂黑呢，他在未往老女人那里去以前，在下面銀匠店裏過了半個鐘頭，而且他是正在七點三刻離開他的。那麼試想……』

『但是原諒我，你如何解釋這種矛盾呢？他們自己說他們叩門，門在鎖着；然而三分鐘之後，他們和門房一陣上去的時候，結果門在開着。』

『正是這樣；兇手一定在那里，把自己門在裏面；倘若珂黑不是笨驢，也去找門房，他們定必把他捉住了。他一定抓往這個空時下樓，不知用什麼法子從他們旁邊溜過去。珂黑老是在他自己身上畫十字，說：「若是我在那里，他怕要跳出

來，用斧頭把我結果了。」他要行一個感恩禮——哈，哈！」

『沒有人看見兇手麼？』

『他們很可以沒有看見他的；那住宅是一個照例的挪亞方舟，書記長正在聽着，便說道。

『那是顯然的，十分顯然的，』尼科丁佛密支熱心地重複說道。

『不，一點也不是顯然的，』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堅持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拿起禮帽，向門前走去，但是他沒有走到。……

當他恢復意識的時候，他發見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有人在右邊扶着他的同時，另外還有一個人站在左邊，拿着盛黃水的微黃色玻璃杯，尼科丁佛密支站在他前面，專心地看着他。他從椅上起來。

『這是什麼回事？你有病麼？』尼科丁佛密支很嚴利地問道。

『他簽名的時候，他幾乎都拿不住他的筆，』書記長說着，歸回原位，又拿起

他的活來。

『你病久了麼？』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從他的位上喊道，他在那里也粗粗披閱着文書。自然他在病人暈倒的時候，也來看他，但是當他復原的時候，他立刻回座了。

『從昨天以後，』拉思科里涅珂夫低聲回答道。

『你昨天出門了麼？』

『是的。』

『不願你病麼？』

『是的。』

『在什麼時候？』

『約在七點鐘。』

『你往那里去，我可以問麼？』

『順着大街走。』

『簡短清楚。』

拉思科里涅珂夫白得如手巾一般，鋒利地，急促地回答，在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的注視之前，並未低他的烏黑的激昂的眼睛。

『他幾乎都站不直。 你還……』尼科丁佛密支正開口道。

『沒有關係。』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很特別地聲言道。

尼科丁佛密支本要辯駁，但是瞥眼一看書記長正非常厲顏厲色地看着他，他便不說話了。發生了一陣忽然的沉默。這算奇怪。

『那麼，很好，』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結束道，『我們不扣留你。』

拉思科里涅珂夫出去了。他離開時聽見熱心談話的聲音，而且超乎其餘一切發出尼科丁佛密支的疑問的話聲。在大街上他的眩暈完全消去了。

『一番搜查——立刻便要有一番搜查，』他向自己重複說着，趕緊回家去。

『畜生們！他們疑心。』

他先前的恐怖又完全把他征服了。

第二章

『倘若已經搜查了怎麼辦呢？倘若我發見他們在我的房裏怎麼辦呢？』

但是這里便是他的房子。其中什麼事情什麼人都沒有。沒有人往裏窺看。

就連那思泰莎都沒有到他房子去。但是天呀！他如何能將那一些東西放在洞裏呢？

他向牆拐跑去，把手偷偷放進紙裏面去，把東西扯出來，把他的口袋都裝滿。

共總有八件：兩個小盒，裝着耳環或那一類的東西，他差不多沒有注意去看；其次便是四個小皮匣子。還有一條鏈子，僅僅裹在報紙裏，還有別的什麼東西在報紙裏，看來好像是一件裝飾品。……他把牠們裝進他的外套的各個口袋裏，和他還

剩下的褲口袋裏，設法盡力多藏。他把錢袋也拿着。于是他走出房去，讓門開着。他急速地果決地走着，雖說他覺得昏亂，他還明白。他怕追究，他怕再過半點鐘，或者再過一刻鐘，追究他的命令便要下來了，因此無論如何，他必須在那時以前把一切痕跡隱藏起來。在他還餘有點力量，有點推想力的時候，他必須把一切東西都收拾好……他往那里去呢？

那早已決定了：『把牠們扔到運河裏去，一切痕跡便都藏在水裏，事情便完了。』這樣他在他不省人事的那夜中決定了，那夜他有幾次發衝動要起來去，趕快把這事完全完結了。但是要把這事完結，結果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他順着埃加得里林士基運河徘徊了半點或半點多鐘，向往水下去的台增看了幾次，但是他想不到實行他的計畫；不是木排放在台增邊沿，女人們在那上面洗衣服，便是船隻在那里下錨，而且到處擠的都是人。並且，他從岸上各方都可以被人看見，被人注意；一個人故意下去，站住，把什麼東西扔到運河裏去，那便看來可疑。而且倘

若盒子不沉却轉而漂着怎麼辦呢？而且牠們自然要漂着的。甚至于事實上，他所遇見的每個人都彷彿注視着，四下望着，好像他們除開注意他而外，什麼事做的都沒有似的。「這是爲什麼，還能是我的猜想麼？」他問道。

最後，往尼瓦河去或者好些這意思打動了他。那里沒有這麼多的人，他便少受注意，而且在各方面都方便些，尤其是那離的遠些。他奇怪他如何能徘徊了好半點鐘，在這個危險地方煩惱焦急，先前想不起來呢。那半點鐘他爲一個不合理計畫浪費了，只是因爲那件事是他在不省人事時想起來的！他變得極其心不在焉的，愛忘事，這他覺着了。他確實必須趕快。

他順着V大街向尼瓦河走去，但是在路中另一個意思打動了他。「爲什麼往尼瓦河去呢？往遠遠的什麼地方去，再往島上去，在那里把東西藏在什麼幽靜地方，放在樹林裏或矮叢林下，或者把地方標記出來，豈不更好麼？」雖說他覺得自己不能作明白的判斷，但這意思在他看來彷彿是不错的。但是命定不該往那里

去。因爲他走出V大街向廣場去的時候，在左邊看見一條在兩面光牆中往一個院子去的走道。在右手，一座四層樓房的沒有粉刷的光牆一直遠遠砌進院子裏；在左手，一個木檻和牆平列着伸進院子裏有二十步遠，於是正確地轉向左方了。這裏是一個冷落的紮住的地方，堆着各種垃圾。在院子盡頭，一間低矮的，煤污的石棚的一角，顯然是什麼製造廠的一部從木檻後面現出來。那大概是作馬車者或木匠的棚；從入口起整個地方都叫煤灰弄黑了。這裏便是拐的地方，他想到。『沒有看見有任何人在院中，便溜進去，立刻看見靠近大門有一個水盆，如同有着許多工人或車夫的院中所常放的；在上面木檻上用粉筆畫着自古尊崇的警句，『此處嚴禁站立。』這更好了，因爲這樣他進來便沒有什麼可疑的了。』『在這里我可以把東西全扔在一堆，然後走開！』

他的手已經放在口袋裏，又四下望一望，他注意到對着外牆，在入口與水盆之間，有一塊沒有鑿的大石頭，或者有六十磅重。牆的那一邊是大街。他能夠聽

鬼行人，那地方行人總是衆多的，但是從入口看不見他，除非有人從大街上進來，那確實是很可以撞着有的，因此便需要趕快。

他躬身面對着石頭，用雙手緊緊搬住石頭上部，用全力把牠翻過來。在石頭下有一個凹坑，他立刻把口袋東西都倒往那里去。錢袋在頂上面，然而凹坑還沒有填滿。于是他又搬住石頭，一扭把牠推回，因此牠又在原來地位，不過稍微高一點。但是他刮四圍的土，用腳在邊沿上踩按。什麼東西也看不出來。

于是他走出去，轉身來到廣場中。又一陣劇烈的，幾乎受不了的喜悅制倒了他一會兒，如同在警察衙門裏一樣。『我把我的痕跡埋了！誰個，誰個能想起來往那地石頭下去看呢？極可信的，那石頭是從房屋建築以後就放在那里，而且還要放那麼多年的。而且即使被發見了，誰想到我呢？這事全完了！沒有線索可尋！』他大笑起來。不錯，他記得他開始作一種無力的，神經質的，無聲的大笑，他從廣場穿過時，始終老是大笑着。但是當他來到兩天以前他在那遇見那

個女子的区大路的時候，他的大笑忽然止住了。別的思想潛入他的心中。他忽然覺得，要去經過他在那個女子走後，曾坐在那上面沉思的座位，未免討厭，而且要去撞見他曾給他二十個戈貝克的帶髭的巡警也未免厭人：『可惡的東西！』

他走着，愾怒地昏亂地四下望着。他所有的思想現在彷彿繞着單單的一點。他覺得真正有這樣的一點，現在，現在，他要面對着這點——而且的確在上兩個月間是頭一次。

『滾牠的吧！』他在一陣不能管束的暴怒中，忽然想道。『若是牠開始了，牠就開始了。滾牠新生活吧！天爺，這是多麼可笑！……我今天說了些什麼樣的謊話呵！我如何卑鄙地向那個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搖尾乞憐呵！但那是完全的儂行爲！我管他們幹什麼，我向他們搖尾乞憐！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忽然他停住了；一個新的，完全沒有料到的，極簡單的問題攪擾他而且苦苦地

把他弄昏了。

『倘若一切事情都真正是深思熟慮而後作的，不是白癡一般作的，倘若我真正有一個確實固定的目的，我却甚至於並沒有往錢袋裏一瞥，並不知道那裏有什麼東西，（爲着那兒我受了這些苦楚，深思熟慮地從事作這種卑鄙，醜惡，下流的事情；）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而且我還要立刻把錢袋和我所並未看見的東西一起都扔到水裏去……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的，那是這樣，那全是這樣。然而這他先前都知道，而且就是當夜間無猶豫無斟酌決定了的時候，這于他並不是一個新問題，好像一定要這樣似的，好像一點不能別樣似的。……是的，他全知道，全明白；就是在昨天，他躬身面對着箱子，把首飾盒子從裏面扯出來的時候，一定都決定了。……是的，就是這樣的。

『那是因爲我病的很，』他最後兇狠地決定道，『我自行煩惱攪擾，我並不知道我在幹什麼事。……昨天和前天和這些時，我都在自行煩惱。……我將痊

愈，我將不煩惱了。……但是倘若我一點也不痊愈怎麼辦呢？天爺，我是何等討厭這一切呵！」

他不休息地往前走。他極想什麼分心的事，但是他不知道怎麼辦，怎麼去試一試。一陣新的壓人的感觸每分鐘越發越發把他征服了；這是對於圍繞他的一切東西一種無限的，幾乎是生理的反感——一種頑固的，憤怒的仇恨情感。所有遇見他的人，他都討厭——他討厭他們的臉孔，他們的舉動，他們的姿勢。若是任何人向他說話，他覺得他會吐他臉或打他的。……

他走出到小尼瓦河岸上，靠近往瓦綏涅夫斯基島去的橋跟前，忽然站住了。

『哦，他就住在這裡，在那個住宅裏，』他想，『哦，我並無心到拉如密亨這裡來！又是這麼一回事。……不過，要知道是很有趣的；我是故意來的，還簡直是碰巧走到這裡來的呢？不要緊，我前天說過，在那天以後便去看他；唔，這樣我一定去去的！並且我現在實在不能再走遠了。』

他上到第五層樓拉如密亨的房屋來。

後者在家，在他的樓頂上，那時正忙着寫東西，他自己把門開了。他們有兩個月彼此都沒有見面。拉如密亨坐着，穿着一件破的寢衣，光腳穿着拖鞋，沒有梳頭，沒有刮臉，沒有洗臉。他的臉孔顯出驚異來。

『是你麼？』他喊道。他上下看着他的同學；於是稍停片時之後，他用嘴吹嘯子。『這樣窮困麼！怎麼，兄台，你比我還窮呀！』他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破衣服，繼續說道。『來坐下，你累了，我相信。』

當他倒在美國皮沙發（那沙發甚且比他自己的還糟）上的時候，拉如密亨立刻便看出來他的客人是病了。

『你病的厲害，你知道麼？』他開始試他的脈。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手拉開。

『不要緊！』他說，『我爲着這件事來的：我沒有書教。……我要……但是

我並非真要教書。……」

「但是我說！你是昏迷的，你知道！」拉如密亨仔細地注視着他，說道。

「不對，我並不昏迷。」

拉思科里涅珂夫從沙發上起來。當他上樓往拉如密亨房去的時候，他並沒有覺得他要面對面會着他的朋友的。現在，一剎那間，他知道了，他在那時所最不願的事情，便是在這寬廣的世界上和任何人面對面。他的脾氣在他裏面發了。他剛過拉如密亨的門檻，他幾乎氣自己氣死了。

「再見，」他猝然說，向門前走去。

「站住，站住！你個怪魚！」

「我不想，」拉思科里涅珂夫說，又把他的手拉開。

「那麼你個鬼幹什麼來呢？你是瘋了麼，還是怎麼？你這……幾乎是侮辱人！我不讓你像這樣走。」

「唔，我到你這里來，是因為我知道除了你，別的人不能幫忙……開始……因為你比任何人都仁慈些——我的意思是說，都聰明些，能夠判斷……然而現在我看我什麼都不需要了。你聽見麼？一點什麼都不需要……什麼人的幫忙……什麼人的同情都不需要。我憑我自己……一人。這就夠了。由我自己吧。」

「停一分鐘，你個掃道的！你完全是一個瘋子。你愛怎麼辦吧，我可不管。我沒有書教，你知道麼，我並不管，但是有一個書店老板赫魯維摩夫——他就代替教書了。拿五處教書來我都不願換他的。他辦着一種出版事情，印行自然科學課本，銷行多麼廣呵！就是那些書名便值錢買。你總是說我是一個傻瓜，但是老天爲證，伙計，還有比我更大的傻瓜呢。現在他假裝有人向他建議，並非他接到了什麼提議，但是自然我鼓勵他。這里是德文原著的兩部分（兩張紙）——按我的意見看來，都是頂淺薄的胡吹；那書討論「女子是不是人？」這個問題。自然，勝利地證明了女子是人嘍。赫魯維摩夫要把這本著作出版，當作對子婦女

問題的一種供獻；我在翻譯着；他將把這兩部半（兩張半紙）擴充成六部（六張紙），我們將作一個半面長的華美的書名，把牠出版，定價半塊盧布。那就可以了！

這部由他付我六塊盧布，這短工努力做完可得十五塊盧布，我已經預支了六塊盧布。我們把這書弄完的時候，我們便要開始翻譯關於鯨魚的書，以後再從懺悔錄卷二中譯些最無味的醜事，那些是我們記出來要譯的；有人告訴赫魯維摩夫，說盧梭是一個拉底希契夫一流人。你可以相信，我並不反對他，滾他的吧！唔，你願譯「女子是不是人」的第二部麼？若是你願譯，就把這德文和筆和紙——這些都預備了，並拿三塊盧布去；因為我既然從全部預支了六塊盧布，便當有三塊盧布分歸你。你把這部弄完的時候，你還有三塊盧布。請你莫要以為我是幫你一個忙；十分相反，你剛一進來我便想你如何能幫我忙了；第一，我在拼音上不行，第二，我德文有時簡直不成，因此我寫下去的時候，大部份都是我編的。唯一的安慰便是這將要進步的。不過誰能說呢，或者這有時會退步的。你接收不接收？」

拉思科里涅珂夫默然地接收了德文書頁，接收了三塊盧布，一言不發出去了。
拉如密亨在他後面驚異地瞅着。但是當拉思科里涅珂夫到下一條大街上的時候，他轉身回來，又上樓到拉如密亨房去，把德文文章和三塊盧布放在樟上，又走出去，還是一言不發。

『你是發狂了，還是怎麼？』拉如密亨最後惹火了，喊道。『這是什麼一齣滑稽劇？你也要把我急瘋了……你爲什麼來看我，該死？』

『我不需要……翻譯，』拉思科里涅珂夫從樓梯上喃喃道。

『那麼你個鬼需要什麼呢？』拉如密亨從上面喊道。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默然地下樓。

『嘿！你住在那里？』

沒有答話。

『唔，那麼去你的鬼吧！』

但是世思科里涅珂夫已經邁到大街上來了。在尼古拉夫斯基橋上，一件不愉快的偶遇之事使他又完全恢復了意識。一個馬車夫向他喊了兩三次之後，用他的鞭子在他背上使力撻一下，因為他幾乎倒在他的馬蹄下去了。這鞭撻如此使他狂怒，他向欄杆奔去（不知爲什麼緣故，他在來往橋當中走着）。他愾怒地握拳磨齒。自然，他聽見大笑了。

『鞭的對！』

『我敢說是一個扒毒。』

『假裝喝醉了，一定的，故意弄得車輪底下；你必須對他負責。』

『那是一個正式的職業，就是那麼一回事。』

但是當他在欄杆旁邊站着，還愾怒昏亂的望着向後退的馬車，擦着背，他忽然覺着有人塞錢到他的手裏。他看一看。乃是一個戴着包頭，穿着羊皮鞋的稍老的婦人，帶着一個女子，大概是她的女兒，戴着帽子，拿着綠傘。

『奉基督的名，拿着吧。』

他拿着了，她們往前走過去。這是一塊當二十戈貝克的錢幣。從他的服裝和外表看來，她們很可以把他當作一個街上要錢的乞丐，二十戈貝克的禮物，他無疑的是因為挨了一鞭子才得到的，那一鞭子使她們替他可憐。

他手握著二十戈貝克，往前走了几步，轉身面對尼瓦河，向皇宮望去。天空沒有一點陰雲，河水幾乎是清藍的，這在尼瓦河是十分少有的。從離教堂約二十步遠的橋上看得最好的那大禮拜堂的圓頂，在日光中閃耀着，在純淨的空氣中，那上面各種裝飾都能以清楚地分辨出來。鞭打的疼痛消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已把那事忘記；一個不安而且不十分固定的思想，現在完全把他佔據了。他站着不動，長久地專心地注視着遠方；這塊地方于他特別熟悉。當他上大學的時候，他有數百次——普通都是在回家路上時候——在這塊地方站着不動，凝視着這真正宏麗的奇觀，幾乎總是對於這奇觀在他裏面所引起的一種渺茫神秘的情緒，發生驚

異。這讓他冷淡得奇怪；這華麗的畫圖對於他是空漠的，無生命的。他每次對於他的陰沉曖昧的印象發生驚奇，然而因為不信任自己，便不去找解釋了。他活鮮地回想起那些舊的懷疑與攪擾，而且在他看來彷彿他現在把牠們回想起來，並非僅僅偶然的事。這打動他，使他覺得奇怪，他會像先前一樣站在同一塊地方，彷彿他真正以爲他能想同一樣思想，對於在如此其短的時候以前，會使他發生興趣的那些同一樣的學說與畫圖發生興趣。他覺得這幾乎使人樂，然而這還絞他的心。所有他的舊的既往，他的舊的思想，他的舊的問題與學說，他的舊的印象，和那畫圖，和他自己，和一切，一切……所有那一切現在在他看來，都深深地埋在底下，遠遠隱藏起來看不見了。他覺得他彷彿在往上飛，一切東西都從他的視線消逝了。不自覺地把手一動，他忽然覺着他拳頭裏的錢幣。他伸開手，注視着錢幣，手膀一揮把牠扔到水裏去了；于是他轉身回家去。在他看來彷彿他在那時和一切人，一切物事都斷絕了關係。

當他到家的時候，黃昏逼近了，可見他一定大約走了有六個鐘頭。他如何和從那里回來，他並不記得。不脫衣服，抖得像一匹跑得太厲害了的馬樣，他在沙發上躺下，扯他的大衣蓋在身上，立刻沉入于忘懷之境了。……

當他被一陣怕人的呼號驚醒的時候，天色已經昏暗。天爺，怎麼樣地呼號！這樣不自然的聲音，這樣慟哭，哀號，切齒，眼淚，拳打，和咒罵，他從來沒有聽見過。

他絕想不到有這樣的殘忍，這樣的瘋狂。他恐怖地在床上坐起來，幾乎腦暈了。但是打架，哀號，和咒罵的聲音越來越大。接着使他極端驚駭，他聽見他的女老板的聲音。她迅速地，急忙地，不接氣地，慟哭，喊叫，哀號，因此他聽不出來她說些什麼；無疑地她是央求不要打她了，因為她在樓梯上正遭着毒打。打她的人的聲音，因為惡狠與憤怒，那麼怕人，幾乎成蛙的叫聲，但是他也說着什麼話，一樣迅速地含糊地急言亂語。拉思科里坦珂夫忽然發抖起來；他認出那

是誰的聲音了——那是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的聲音。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在這裡打女

老板！他在踢她，用她的頭撞樓梯——那是明明白白的，那從聲音，從哭喊與悶

聲可以知道的。這是怎麼一回事，世界顛倒了麼？他聽得見人們成群地從各層

樓各樓梯跑；他聽見話聲，呼喊，叩門，撞門。『但是怎麼，怎麼，這如何能够

呢？』他重複說到，真正以為自己發瘋了。但是並不是，他聽得太清楚了！那

麼其次他們硬要我這裡來，『因為無疑地……這全是為着那件事……為着昨天

……。天爺！』他本想用門梢把門扣上了，但是他舉不起手來……並且，那也沒

有用。恐怖像冰一般捏着他的心，使他苦痛，使他麻木。……但是至終這一切

喧囂經過繼續着有十分鐘之後，開始漸漸平靖下去了。女老板哭泣着，呻吟着；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還在發着恫嚇的話和咒罵。……但是至終他也好像沈默下去，

現在聽不見他的聲音了。『他能够走了麼？老天！』他是走了，而且現在女

老板也在走，還哭泣着……于是她的門砰的一聲關上了。……現在衆人正從樓

梯回房去，喊着，爭論着，彼此大聲講說着，揚聲喊嚷，低聲耳語。他們一定有許多人——幾乎所有這一連房子的同住人都在那里。『但是，天爺，這如何能够呢！他爲什麼，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疲乏的倒在沙發上，但是不能閉眼。他躺了半個鐘頭，受着那樣苦楚，那樣一種無限恐怖的難堪的感觸，爲他先前從未經驗過的。忽然一道亮光射入他的房中。那思泰莎拿着一隻蠟燭，一盤湯進來。她仔細地看着他，知道他睡熟了，便把蠟燭放在棹上，開始把她所拿來的東西——麵包，鹽，一個盤子，一把匙子——排出來。

『我證明，你從昨天以後什麼東西都沒有喫。你整天四下艱步慢走着，你在發熱病地抖着。』

『那思泰莎……他們爲什麼打女老板？』

她注意地看着他。

『誰打女老板？』

『就是剛才……半個鐘頭以前，副監督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在樓梯上……。他爲什麼那樣虐待她，……他爲什麼到這里來？』

那思泰莎細細觀察他，沉默着，皺着眉，她細細觀察了好久。他對於她考究的眼睛，覺得不安，甚且發驚。

『那思泰莎，你爲什麼不說話？』他最後用一種軟弱的聲音怯懦地說道。

『那是血，』她最後輕輕回答，好像向她自己說話似的。

『血？什麼血？』他喃喃着，臉變白了，轉身對着牆。

那思泰莎還是看着他，不說話。

『沒有人打女老板，』她最後用一種堅決的聲音聲言道。

他凝視着她，幾乎出不出氣了。

『我自己聽見的。……我並沒有睡熟……我在坐着，』他更怯懦地說道。

「我聽了好久。副監督來了。……人人從各屋裏跑出來到樓樓上來。」

「沒有人到這里來。那是血在你的耳朵裏叫。當血沒有出路的時候，牠便凝結起來，你就開始胡想事情了……你要喫點東西麼？」

他不答話。那思泰莎還站着躬身對着他，注視着他。

「給我點水喝……那思泰莎。」

她下樓去，拿一白瓦壺水回來。他記得僅僅嚙下一小口凉水，並洒點在他的頸脖子上。於是接着便忘却一切了。

第三章

不過，他病的時候，始終他並不是完全不知不覺；他是在一種發熱病的情況中，有時昏迷，有時一半知道。他以後記起來許多。有時看來彷彿好像有許多人圍繞着他，他們要把他帶到別的什麼地方去，關於他有許多爭辯討論。接着便剩他獨自在房裏；他們都怕他，都走開了，僅只偶而把門開一個縫看一看他；他們恫嚇他，一塊計畫什麼事情，大笑，戲弄他。他記得那思泰莎時常在他牀邊；他們還辨別出另一個人，這人他彷彿很熟，不過他記不得他是誰，這使他惱怒，甚至於使他哭喊。有時他猜想他在那里躺了一個月了；有時完全彷彿是同日的一部份時間似的。但是那件事——那件事他並沒有想起來，然而每分鐘他都覺得把他所

應當記得的什麼事情忘了。他使自己煩惱，苦痛，想要記起來，他哭泣，勃然大怒，或陷入于怕人的難受的恐怖中。于是他掙扎着起來，本想要跑開，但是有人老是用力阻止他，他又回復到軟弱與忘却的情況中。最後他回到完全的意識狀態了。

這件事在上午十點鐘發生的。在晴朗的日子，太陽在那時刻照進房來，射一道光在右邊牆和靠近門的房拐上。那恩泰莎站在他的旁邊，和另一個人一塊，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他很愛考究地看着他。他是一個青年人，長着鬍鬚，穿着一件圓滿的，短腰的上衣，看來好像一個差人。女老板在半開的門前向裏面偷看。拉思科里涅珂夫坐起來了。

『這是誰，那恩泰莎？』他指着那青年人，問道。

『我說，他又清醒了！』她說。

『他清醒了，』那人應聲道。

斷定他是恢復了意識，女老板便把門關上不見了。她總是膽小，怕談話，怕討論。她是四十歲大的女人，一點也不難看，肥胖壯健，有着烏黑的眼睛和睫毛，因為胖懶而性情和善，而且害臊得可笑。

「你……是誰？」他繼續向那人說道。但是在那時門打開了，拉如密亨稍稍點腰進來，因為他那麼高。

「這是什麼樣的一間矮房子！」他喊道。「我老是碰頭。你叫這作寓所麼？那麼你明白了，老哥，不是麼？我剛才聽巴賢加告訴我這個消息。」

「他剛才蘇生過來，」那思泰莎說道。

「剛才蘇生過來，」那人帶着一陣微笑，應聲道。

「你是誰？」拉如密亨忽然向他開口問道。「我姓夫拉如密亨，請指教；我並不姓拉如密亨，如同別人所常叫的，乃是姓夫拉如密亨，我是一個大學生，上流人；他是我的朋友。你是誰？」

『我是從我們公事處，從商人謝羅泊夫那裏來的差人，我來辦公事。』

『請坐下。』拉如密亨自己在棹子別一邊坐下。『你蘇生過來了，這是一

件好事，老哥，』他繼續向拉恩科里和珂夫說道。『在上四天你差不多什麼東西

都沒有喫，沒有喝。我們必須一匙一匙喂你茶喝。我帶饒塞毛夫來看你兩次。

你記得饒塞毛夫麼？他仔細把你查看過後，立刻說一點不嚴重——有什麼東西進

你頭腦裏去了。什麼神經的細物，飲食不好的結果，他說你用的麥酒和紅蘿蔔不

够，但是一點不厲害，就完的，你就要好的。饒塞毛夫是一個頭等的角色！他

很享名。哦，我不留你，』他又向那人說道。『請你說明你有什麼事，好吧？

你一定要知道，羅提亞，這是他們從公事處送來的第二次了，但是上次是月一個

人，我跟他談過話。先前來的是誰？』

『那是前天，我冒昧說，若是你歡喜，先生。那是亞利克舍塞米阿羅維支，

他也在我們公事處。』

『他比你見識多些，你不以為然麼？』

『是的，實在，先生，他比我重要些。』

『是的；往下說。』

『受你媽媽的請求，憑着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 瓦如洵（我以為你聽見過他的姓名不止一次了），從我們公事處送來一筆匯款給你，』那人向拉思科里涅珂夫開言道。『若果你是在可以知曉的情況中，我有三十五塊盧布交給你，因為塞米昂塞米阿羅維支受有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他受你媽媽的請求）的吩咐，叫他這樣辦理，和先前的情形一樣。你認識他麼，先生？』

『是的，我記得……瓦如洵，』拉思科里涅珂夫作夢一般地說着。

『你聽見了，他認識瓦如洵，』拉如密亨喊道。『他是在「可以知曉的情況中，」！我看你也是一個有見識的人。唔，聽智言總是令人高興的。』

『那就是紳士瓦如洵，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受你媽媽的請求，她先前曾有

一次同樣地憑着他匯給你一筆款項，他這次也沒有拒絕，幾天以前送通知給塞米昂，要他交給你二十五塊盧布，希望將來有進步。」

「那個「希望將來有進步」是你所說的最好的話，不過「你的媽媽」說的也並不壞。那麼現在你怎麼講呢？他是完全明白的麼，嗎？」

「那是不錯的。只要他能在這塊小紙上簽字就行。」

「他能够畫他的姓名的。你把簿子帶來了麼？」

「是的，簿子在這裡。」

「把簿子給我。這里，羅提亞，坐起來。我把着你。拿筆給他畫上「拉思科里涅珂夫」。就在此刻，老哥，錢對於我們比糖水還甜。」

「我不要，」拉思科里涅珂夫把筆推開，說道。

「不要？」

「我不簽字。」

『你個鬼不簽字怎麼辦？』

『我不要……那錢。』

『不要那錢！得，兄台，那是胡說，我作證人。請你莫要麻煩，這只是因爲他又精神錯亂了。但是那在他始終是很平常的。……你是一個有判斷力的人，我們將他把住，更簡單地說，就是拿他的手，他簽字。這里。』

『但是我能够再來一次的。』

『不必，不必。我們爲什麼要麻煩你呢？你是一個有判斷力的人。……』

羅提亞，莫要逗留你的客人了，你看他在等着哩，』他熱心地預備去把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手。

『住手，我自己來簽，』後者說着，拿筆把他的姓簽上了。

差人拿出錢來，然後走了。

『好極了！老哥，現在餓麼？』

『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

『有什麼湯麼？』

『昨天的有一點，』那思泰莎答道，她還在那里站着。

『裏面有馬鈴薯和米，是不是？』

『是的。』

『我心裏記得的。把湯端來，並給我們點茶。』

『好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極端的驚奇，和一陣抑鬱的不論理的恐怖，看着這一切。

他決心安靜着，看要發生什麼事。『我相信我並非不省人事。我相信這是事實，』他想到。

兩分鐘後那思泰莎端着湯回來了，聲音茶立刻就預備好了。和湯一起他還帶來兩把匙子，兩個碟子，鹽，胡椒，芥子（牛肉上用的），等等。飯食好久都沒

有這樣預備了。布是乾淨的。

『那思泰莎，若是布拉思珂夫亞巴夫洛佛那要送兩瓶麥酒上來給我們，那是不錯的。我們能以喝完。』

『唔，你是一個辣手，』那思泰莎喃喃着，她離開身照他的吩咐做去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還帶着過度的注意驚奇地凝視着。同時，拉如密亨在沙發上他的身邊坐下，雖說拉思科里涅珂夫能坐起來，他還像熊一般蠢笨地樓着他的頸子，而且用右手喂他一匙湯，在上面吹着，好使湯不至于燙他。但是湯僅僅是暖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貪饞地嚥了一匙下去，於是第二匙，於是第三匙。但是拉如密亨又喂他幾匙湯之後，他忽然停住了，說他一定要問饒塞毛夫他應當不應當還多喫些。

那思泰莎拿着兩瓶麥酒進來。

『你們要茶喝麼？』

『要的。』

『快滾，那思泰莎，拿點茶來，茶我們沒有特許也可以敢喝的。但是麥酒來了！』他回到自己的椅上，把湯和肉拉到自己面前，開始喫起來，彷彿他有三天沒有嘗飲食似的。

『我一定要告訴你，羅提亞，現在我每天在這裡像這樣喫飯，』他嘴裏滿包着牛肉，咕嚕道，『這全是巴賢加，你親愛的小女老板，她安排的；她愛替我作任何事情。我並不要，但是自然我並不拒絕。現在那思泰莎拿茶來了。她是一個活潑的女子。那思泰莎，親愛的，你不喝點麥酒麼？』

『滾你的胡說亂道吧！』

『那麼，一杯茶如何？』

『一杯茶，或者可以。』

『倒。且慢，我自己來倒。坐下。』

他倒了兩杯，離開他的飯桌，又坐在沙發上。像先前一樣，他左膀樓着病人

的頭，扶他起來，一匙一匙喂他茶喝，又不變地殷勤地吹着每匙茶，彷彿這種程序對於他朋友的痊愈是主要的最有效的方法似的。拉思科里涅珂夫一句話不說，也不

抵抗，不過他覺得十分強壯，足以不要扶助便在沙發上坐起來，而且不僅能拿一隻茶杯或一把匙子，並且甚至于或者能四下走。但是由于某種奇怪的，幾乎是動物的牙咬，他立意暫時隱瞞力量，避發議論，若是必須的話，假裝還不能完全運用自己的精力，同時當心查探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然而他不能夠制服他的厭惡心。他吮了一打匙茶之後，忽然把頭抬開，任情地把匙子推開，倒在枕頭上。現在他頭下有實在真正的枕頭了，帶乾淨枕套的絨毛枕頭，那他也看見了，而且注意了。

『巴賢加今天一定要給我們些糖茶，因為要給他作些莓子茶，』拉如密寧說着，回到他的椅子上，又喝起湯和麥酒來。

『她到那里給你們弄莓子？』那思泰莎問道，她的五個伸長的手指捧着一個碟子，她從一塊糖罇上吮茶。

『她將在鋪子裏買到的，親愛的。你看，羅提亞，在你躺着睡的時候，種種事情都發生了。當你那樣下流地忽然離去，不留地址的時候，我覺得十分生氣，決定要把你找到，懲罰你。當天我就着手。我是如何地四下跑，打聽你啊！』

你的這個寓所我忘了，不過實在我從來沒想起來過，因為我並不知道；至于你的老寓所呢，我僅能記得那是在哈拿毛夫住宅的五角處。我老是設法找那個哈拿毛夫住宅，以後結果找到的並不是哈拿毛夫的，乃是巴赫的。人有時如何地把音弄亂了！因此我發了脾氣，第二天我到住址局去碰一碰，試想，兩分鐘之間他們便把你查到了！你的名字記在那里哩。』

『我的名字！』

『我以爲是的；然而一位將軍阿白洛夫，當我在那里的時候，他們却找不着。唔，那是一個長的故事。但是我剛一到這個地方，我不久便得知道你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所有的，老哥，一切事情我都知道；那思泰莎在這里要告訴你的。』

我結識了尼科丁佛密支和伊里亞彼得羅維支，門房和薩米陀夫君，亞力山大格里高利維支（警察衙門裏的書記長），最後結識了巴賢加，但並不是最淺地結識她；那思泰莎在這裡知道。……」

「他用好話騙她，」那思泰莎喃喃着，狡猾地微笑着。

「你爲什麼不把糖放在茶裏，那思泰莎尼奇夫羅佛那？」

「你個狗東西！」那思泰莎忽然喊道，嗤嗤地笑起來了。『我不是尼奇夫羅佛那，乃是彼得羅夫那。』她從嬉笑復原後，忽然續說道。

『我要把牠記下來。唔，老哥，我且把長故事縮短吧，我那天本來要在這里正式大鬧一場的，要把這地方所有兇惡的勢力剷除，但是巴賢加得勝了。老哥，我並沒有料想到看她原來如此……惹人喜歡。噯，你以爲如何呢？』

拉思科里遑珂夫不說話，但是他還老是眼釘着他，充滿了驚愕。

『一切都適意，實在，在各方面都不錯，』拉如密亨並不爲他的沉默所亂，繼

續說道。

『呵，狡猾的狗呀！』那思泰莎又尖聲喊道。這段談話使她說不出來地歡喜。

『老哥，你起初不正正當當地幹，那是一件可惜的事。你應當另樣地接近她。她是一個最不可思議的人物，若是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但是我們以後才談她的品格吧。……你如何能讓事情到這樣一個地步，她竟不給你開飯了？而且竟簽那張欠債字據？你一定是瘋了，去簽一張欠債字據。而且竟當她的女兒那達麗亞葉各洛夫那活着的時候，允許了婚姻？……但是我看那是一件雅事，我却是一個蠢驢；饒恕我。但是談到愚蠢，你知道布拉思珂夫亞巴夫洛佛那並非幾乎像你頭一眼看來所想的那麼愚蠢麼？』

『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咕嚕着，眼睛往別處看；但是覺得使談話繼續下去，比較好些。

『她並非那樣，是吧？』拉如密亨喊道，歡喜從他嘴裏得到了一句回話。『但是她並不刁，嗚？她本質上，本質上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我有時十分迷惑，我老實告訴你。……她一定有四十歲了；她說她是二十六，自然她有這樣說的一切權利。但是我起誓我是在心理上評判她，單單從文學的觀點看來；在我們兩個之間發生了有一種符號，一種代數或者不是什麼！——那我並不懂！唔，那全是瞎話。只是，她看你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大學生，你教書事和你的衣服都丟了，而且因為小姐死了，她無須乎把你當一個親戚待，她便忽然害怕起來；而且因為你藏在你的小屋裏，和她斷了一切舊的關係，她便打算把你弄開了。她懷了那個主意好久，但是她惋惜丟了欠債字據，因為你自己向她担保你母親要償還的。』

『說那話是我卑鄙。……我母親自己幾乎都是一個乞丐……我撒一個謊好保持我的寓所……好有飯喫，』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地清楚地說道。

「是的，你辦的很懂事的。但是最壞的是在這點上契巴洛夫君出來了，他是一個辦事人。巴賢加本來絕想不到獨立做出任何事體的，她太退縮了；但是辦事人可絕不退縮的，頭一件事他就問一句話，「這欠債字據有任何希望得到錢麼？」答語：有的，因為他有一個母親，她即使必須自己忍餓，也願用她的一百二十五塊郎金救她的羅提亞的；還有一個妹妹，她願爲着他的緣故盡義務的。那就是她所希望的。……你爲什麼發驚？現在你的事情所有裏裏外外我都知道了，老朋友——當你是巴賢加的未來的女婿的時候，你對她那麼開誠，並非白白的，我是一個朋友的資格來說這話。……但是我告訴你怎麼一回事吧：一個誠實懂事的人是開誠的；一個辦事人却「聽着繼續着喫」掉你。唔，于是她當作付這個契巴洛夫的錢便把欠債字據交給他了，他便毫不猶豫地做一種正式的索欠。當我聽見這一切事的時候，我想去責罵他，以表白我的良心，但是那時和諧在我和巴賢加之間統治着，我硬主張把整個事件放下，答應你還錢。我給你當保人，老哥。你明

白麼？我們找契巴洛夫，扔給他十塊盧布，從他手裏把欠債字據弄回來，在這兒我有榮幸把牠交給你。她現在信任你的話了。這兒，拿去，你看我把牠撕破了。」

拉如密亨把字據放在棹上。拉思科里遑珂夫看一看他，便一語不發轉身向牆。就連拉如密亨都感受一陣刺痛。

『我想，老哥，』他遲一會說道，『我又因傻瓜了。我以為我要用我的閒談給你開心，然而我相信我僅僅使你生氣。』

『在我不省人事的時候，那原來是你，我不認識麼？』拉思科里遑珂夫停了一會，並不扭頭，問道。』

『是的，你因而勃然大怒，尤其是當我有一天把薩米陀夫帶來的時候。』

『薩米陀夫？書記長麼？爲什麼？』拉思科里遑珂夫迅速扭頭，釘眼看着

拉如密亨。

『你是怎麼一回事？……你惱亂什麼？他想結識你，因為我向他談了許多關於你的話。……除了從他那里而外，我如何能探出這麼多的事？他是一個極好的人，老哥，頭等的……自然，是從他自己那方面看來。現在我們是朋友了——彼此幾乎每天見面。我搬到這塊地方來了，你知道。我剛搬來。我曾有一兩次和他一陣到路易思伊凡諾夫那裏去。你記得路易思，路易思伊凡諾夫那裏？』

『我在不省人事時說了什麼話沒有？』

『我想是說了！你精神錯亂了。』

『我胡說些什麼？』

『還有什麼話問麼？你胡說些什麼？人們愛胡說的……唔，老哥，現在我一定不浪費時間了。要去工作。』他從棹旁站起來，拿起他的便帽。

『我胡說些什麼？』

『他怎樣追究！你怕露出什麼秘密麼？莫要自行煩惱；你並沒有說一句關

于一個伯爵夫人的話。但是你說了許多關於猛狗，關於耳環，鏈子，並關於克利斯妥夫司基島，和什麼門房，和尼科丁佛密支和副監督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的話。

另外一件東西對於你特別有興趣，便是你自己的襪子。你裝哭道，「把我的襪子給我。」薩米陀夫在你屋子裏到處找你的襪子，他用他自己戴戒指的香手指頭把你的破布交給你。只是到那時你才安頓，此後二十四小時你都把那無價值的東西握在手中；我們從你手裏拿不來。這時那大概是在你的棉被底下什麼地方。接着你那麼可憐地要你的褲子邊。我們設法找是什麼一種邊，但是我們找不出。現在講正事吧！這裡是二十五塊盧布；我拿十塊，一兩個鐘頭內還要給你一個賬。同時我要讓饒塞毛夫知道，不過他早就應當到這裡來，因為已經幾乎十二點了。那思泰莎，我不在的時候，你要常常進來看，看他是否要喝或別的什麼東西。我要告訴巴賢加我自己需要什麼東西。再見！」

「他叫她巴賢加！呵，他是一個難猜的人！」當他出去的時候，那思泰莎說

道；于是她打開門，站着聽，但是不禁跟他後面跑下樓去。她很熱心要聽他向女老板說什麼話。她顯然十分爲拉如密亨迷住了。

她剛一離開房去，病人便把鋪蓋扔開，跳下床，像瘋子一般。他帶着劇烈的抽筋的著急，等着他們走，他好着手做事。但是做什麼事呢？現在，彷彿故意要害他似的，事情逃避他了。

『天爺，僅僅告訴我一件事吧：他們到現在知道那件事不知道？倘若他們知道，在我躺着睡的時候，只是假裝着，戲弄我，接着他們便進來告訴我，那事好久以前便發現了，他們只是……我現在怎麼辦呢？就是這件事我忘記了，好像故意似的；立刻之間便忘了，一分鐘前我還記得的。』

他站在房屋的中央，在可憐的迷惑中四下凝望着；他走到門跟前，打開，傾聽；但是那並非他所要做的事。忽然，彷彿想起什麼事情似的，他跑到那紙裏有洞的牆拐去，開始察看，把手放進洞裏去，摸着——但那並不是的。他往爐子跟

前去，打開，開始在死灰裏翻尋；他褲子的磨壞的邊和從他口袋上割去的破布，還放在那里，正如他折的時候一樣。那麼是沒有人看過了！于是他記起拉如密亨剛才告訴他的襪子。不錯，襪子放在沙發上棉被下面。但是十分蒙上了灰塵和污物，薩米陀夫在那上面看不見什麼東西的。

『吓，薩米陀夫！警察衙門！我爲什麼被傳到警察衙門去呢？公文在那里？吓！我弄亂了：那是在那時候。那時我還看我的襪子，但是現在……現在我病了。但是薩米陀夫來幹什麼呢？拉如密亨爲什麼把他帶來呢？』他喃喃道，又絕望地坐在沙發上。『這是什麼意思呢？我還是不省人事呢，還是這是真的呢？我相信這是真的。……呵，我記得；我一定要逃跑！趕快逃跑。』

是的，我一定，我一定要逃跑！是的……但是往那里逃跑呢？我的衣服在那里呢？我沒有靴子。他們把那些都拿走了！他們把那些都藏起來了！我明白！呵，這里是我的上衣——他們把牠大意過去了！這里是錢在棹上，感謝上

帝！這里是欠債字據。……我要拿錢走，另租一個寓所。他們找不到我的！

……是的，但是住址局呢？他們找到我的，拉如密亨要找到我的。不如完全

逃跑吧……遠遠地……到美洲去，讓他們盡作惡的能事吧！而且把欠債字據拿着

……到那里要有用的。……別的我還要拿什麼東西呢？他們以為我有病！他們

們不知道我能走哩，哈！哈！哈！我從他們眼睛能夠看出他們一切都知道了！

但願我能下樓去！然而倘若他們在那里佈置有守衛人——有警察，怎麼辦呢！

這是什麼，茶麼？呵，這里剩的還有麥酒哩，半瓶，涼的！』

他抓起酒瓶，那瓶還裝有一玻璃杯酒，他帶着癖愛地半飲下去，彷彿澆熄他胸中的火簇似的。但是在另一分鐘後，酒力到他的頭上去了，一陣微微的甚且舒服的顫抖從他脊骨傳下去。他躺下，拉棉被蓋在身上。他的不健全的不連貫的思
想變得越發越發不相關連，不久一陣略微的舒服的瞌睡上來了。他懷着一酌舒適
心，把頭藏到枕頭裏，把那代替破舊大衣的軟棉被更緊緊地裹在身上，輕輕地嘆着

氣，沉入養神的深深的酣睡中了。

他聽見有人進來，便驚醒了。他睜開眼，看拉如密亨在門口站着，猶豫不定是進來還是不進來。拉恩科里涅珂夫迅速地從沙發上坐起來，凝視着他，好像努力要想起什麼事情似的。

『呵，你沒有熟睡！我在這裏！那思泰莎，把包袱拿進來！』拉如密亨向樓梯喊道。『我立刻就向你報賬。』

『什麼時候了？』拉恩科里涅珂夫問道，不安地四下望。

『不錯，你睡了一個好覺，老哥，幾乎天黑了，立刻就到六點了。你睡了六個多鐘頭。』

『天爺！我睡了六個鐘頭麼？』

『爲什麼不呢？那于你有益。急什麼？有約會，是不是？我們始終都在你面前。我等了你三個鐘頭；我上來兩次，看你在酣睡着。我去會饒塞毛夫』

兩次；都不在家，試想一想！但是沒有關係，他要露頭的。我並且又出去辦自己的事。你知道我今天在搬家，和我伯父搬在一塊。現在我有一個伯父和我同住了。但是那沒有關係，講正事吧。把包袱給我，那思泰莎。我們直接打開。你現在覺得怎樣，老哥？」

「我很好，我並沒有病。拉如密亨，你在這里很久麼？」

「我告訴你我等了三個鐘頭。」

「不，我說先前。」

「你是什麼意思？」

「你到這里來有好久了？」

「怎麼，我今天上午都告訴你了。你不記得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沉思着。上午在他看來好像一場夢似的。他自己一人記不起來，探問地看着拉如密亨。

『哼！』後者說，『他忘記了。那時我猜想你並不十分省人事。現在你因為睡覺好些了。……你真正看來是好的多了。頭等的！唔，講正事吧。看這裡，老朋友。』

他開始解包，這顯而易見地使他發生興趣。

『相信我，老哥，這是特別靠近我心窩的事。我們一定要使你成一個人樣。我們且從頭上開始吧。你看見這頂便帽麼？』他說着，從包裏拿出一頂頗好，不過便宜而且平常的便帽。『讓我來試試。』

『立刻，以後，』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使性地揮手不要。

『得，羅提亞，伙計，莫要反對，以後便太遲了；而且我整夜都要不睡覺，因為我沒有量，猜着買的。正好！』他勝利地喊着，把帽子戴上，『正合你的大小！一個合適的帽子是服裝上的頭一件東西，而且牠本身那方面便是一種舉薦。我的一個朋友託爾司莎珂夫，當他到任何公共地方，別人戴着禮帽或便帽的時候，

他總是勉強把他的蛋糕盆脫下。人們以為他是由于奴隸式的謙恭那樣做，但是那只是因為他害臊他的鳥巢；他是那麽樣的一個怕羞的傢伙！看，那思泰莎，這里有兩種帽樣子：要這個巴麥斯頓——他從屋拐把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舊破禮帽拿來，不知爲着什麼緣故，他叫這禮帽作巴麥斯頓——還是要這個寶貝！猜一猜價錢，羅提亞，你猜我化多少錢，那思泰莎？」他看拉思科里涅珂夫不說話，便轉向她說道：

「二十個戈貝克，沒有再多的，我敢說，」那思泰莎答道。

「二十個戈貝克，傻的！」他生氣了，喊道。「怎麼，現今你要化比八十個

戈貝克更多的錢哩！那只是因為壞了才賣的。我買的條件是，戴破了後，明年他們再給你一頂。是的，一定的！現在我們來看美國吧，他們在學校裏這樣叫。我向你担保，我非得意這條短褲子，」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展示一條灰羊毛材料作的輕便夏褲。「沒有洞，沒有點，非常體面的，雖然有一點壞了；配上一件

背心，非常時髦。而且壞了實在是一種改良，比較軟些，滑些。……你看，羅提亞，在我想來，在世界上生活最大的事情就是老守着時季；倘若你在正月不主張要龍鬚菜，你便把你的錢裝在你的口袋裏；這次的購買和那一樣。現在是夏天了，所以我買了夏天的東西——秋天便需要較暖的材料了，因此你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些東西扔掉的……特別是因為到那時候，牠們倘若是不由于你的較高的奢侈標準而被毀掉，也要由于牠們自己不相連而毀去了。得評一評牠們的價錢！你說好多？兩塊盧布零二十五個戈貝克！而且記住這個條件：若是你把這條穿破了，你還可以白白弄一條！在費底埃夫那里，他們都是照那個規矩作生意；若是你一次買了一件東西，你一生都滿足了，因為你絕不自願再往那里去的。現在來講靴子。你說怎樣？你看，是有點壞了，但是牠們要支持兩個月的，因為是外國活，外國皮子；英國大使館秘書上星期賣的——他僅只穿了六天，但是他非常缺現錢用。價錢——一塊半盧布。是一件便宜貨吧？」

「但是或者不合脚，」那思泰莎說道。

「不合脚？ 看吧！」他把拉思科里迨珂夫的硬硬地糊着乾泥的舊破靴子，從口袋裏拉出來。『我並不是空手走的——牠們是照着這個怪物的大小的。我們都盡我們的能力。至于你的襯衣呢，你的女老板看過了。這里，第一是三件汗衫，麻織的，但是胸部時髦。…… 那麼，便帽是八十個戈貝克，短褲是兩塊盧布二十五個戈貝克——共總是三塊盧布五個戈貝克——靴子是一塊半盧布——因為靴子很好，你看——這就是四塊盧布五十五個戈貝克；襯衣是五塊盧布——都是一起買的——這正好是九塊盧布五十五個戈貝克。四十五個戈貝克換成銅幣。你拿着不？ 這樣，羅提亞，給你預備好了一套完全新的東裝，因為你的外套可以穿，甚且有牠自己的派頭。那是從在夏默爾那里買衣服而得來的！至于你的襪子和別的東西，我讓你自己去買吧：我們還剩有二十五塊盧布。至于巴賢加以以及什房飯錢，你莫要煩心。我告訴你她什麼都信託你。那麼現在，老哥，讓我來

給你換襯衣，我敢說，你將把你的病和你的汗衫一起扔掉的。」

『莫管我！ 我不想換！』拉思科里涅珂夫揮手要他過去。他討厭地聽着拉如

密亨努力表示對於他的購買有興趣。

『得，老哥，莫要告訴我，說我四下白跑了，』拉如密亨固言道。『那思泰
莎，莫要害羞，來幫我忙——對了，』不管拉思科里涅珂夫拒絕，他把他的襯衣換
了。後者倒在枕頭上，有一兩分鐘不發一言。

『我還要好久才能脫去他們哩，』他想。『那都是用什麼錢買的？』他最
後問道，凝視着牆。

『錢？ 怎麼，那是你自己的，差人從瓦如洵那里帶來的，你母親寄的。那
你也忘記了麼？』

『我現在記得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經過一陣長期的含怒的沉默之後，說道。

拉如密亨看着他，皺眉不安。

的。

門開了，一個高大壯健的人走進來，他的外貌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來很熟悉。

『饒塞毛夫！你終於來了！』拉如密亨歡喜的喊道。

第四章

饒塞毛夫是一個高而且胖的人，臉孔發胖，沒有顏色，刮得乾乾淨淨的，頭髮是直的，麻一般的。他戴着眼鏡，他的肥指頭上戴着一個大金戒指。他是二十七歲。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時髦的輕便上衣，輕便夏褲，他身上一切東西都輕便，時髦，齊整，新鮮；他的襯衣是無法貶責的，他的錶鍊是重的。在舉動上他是緩慢的，而且彷彿是淡漠的，同時又是故意地隨便自在；他努力隱蓋他的自大，但是那時時刻刻都顯而易見。所有他的熟識人都看他厭人，但是說他做他那事情還聰明。

『今天我到你那里去兩次了，老哥。你看，他恢復意識了，』拉如密亨喊

道。

『我看，我看；我們現在覺得怎麼樣，嘔？』饒塞毛夫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仔細地注視着他，在沙發腿旁坐下，他盡力把自己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他還沒有精神，』拉如密亨繼續說道。我們剛才把他的襯衣換掉，他幾乎喊叫起來。

『那是很自然的；若是他不願意，你們本可以遲一遲的。……他的脈是頭等的。你的頭還疼麼，嘔？』

『我是好好的，我完全是好好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決然地極受刺激地聲言道。他在沙發上坐起來，以閃射的眼光看着他們，但是立刻又倒在枕頭上，轉身對牆。饒塞毛夫注意地瞅着他。

『很好。……不錯，』他懶懶地說。『他喫什麼東西沒有？』
他們告訴了他，並問他可以喫什麼。

『他什麼東西都可以喫……湯，茶……自然木柯和黃瓜你們一定莫要給他喫；他不如也不喫肉，還有……但是那無須乎告訴你們！』拉如密亨和他彼此對看着。

『不再服藥或任何東西。我明天再來看他。或者就在今天……但是不要緊

……』

『明天晚上我要領他散一散步，』拉如密亨說道。『我們要往于樹坡夫花園去，然後往水晶宮去。』

『明天我一點也不願攪擾他，但是我不知道……稍微，或者可以……但是我們再看吧。』

『呵，多麼討厭！今晚我要開一個遷居宴會；離這里只有一步路。他能去麼？他可以在沙發上躺着。你是去的吧？』拉如密亨向饒塞毛夫說。『莫要忘了，你答應的。』

『是了，不過很遲。你預備弄些什麼？』

「哦，沒有東西——茶，麥酒，鱈白魚。還有一個大包子……就是我們的朋友們。」

「是誰？」

「都是這裏的隣居，除開我的老伯父而外，幾乎全是新朋友，而且他也是新的——他昨天才到彼得堡照料他的一點事情。五年中我們遇見了一次。」

「他是什麼一種人？」

「他一生死死不動地當郵政分局局長；得到一點養老金。他六十五了——不值得談了。……但是我喜愛他。波費利彼得羅維支——這里調查科科長……但是你認識他。」

「他也是你的親戚麼？」

「一個很遠的親戚。但是你為什麼皺眉毛呢？因為你們吵過一架，你就不去了麼？」

『我絲毫也不注意他！』

『那更好了。唔，還有幾個大學生，一位教員，一位書記官，一位音樂家，一位軍官和薩米陀夫。』

『請你告訴我，你或者他——饒塞毛夫向着拉思科里涅珂夫點頭和這位薩米陀夫能有什麼關係呢？』

『呵，你個講經作怪的紳士！道理！你受道理的支配，彷彿受彈簧的支配似的；你不敢獨立地變更。只要一個人不錯就行，這就是我所認的唯一的道理。薩米陀夫是一個令人喜歡的人。』

『即使他受賄。』

『唔，他是受！這有什麼？若是他真受賄，我並不管，』拉如密拿帶着不自然的易激性喊道。『我並不稱讚他受賄。我只是說他在他自己那方面是一個不錯的人！但是倘若人從各方面看人——剩下還有許多好人麼？我相信我自己

……或者連你也加進去，是不該值一棟烘燒葱的。」

『那太少了；我願給你兩棵。』

『我只願給你一棵。莫再鬥笑話了！薩米陀夫只是一個少年，我能够扯他的頭髮，而且人必須引致他，不要拒絕他。你拒絕人，絕不能使他改善的，特別是少年人。對於一個少年人，必須加倍小心。你們進步的愚人呵！你們不明白。你把別人推倒，害了自己。……但是若果你要知道的話，我們實在有點關係。』

『我想知道是什麼關係。』

『那全是關於一個房屋漆匠的事。……我們要把他從混亂的情況中弄出來。不過實在此刻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事情完全是自然明白的。我們只是加汽而已。』

『漆匠？』

『怎麼，這事我沒有告訴你麼？那時我僅只告訴你謀殺老女當主事情的起頭一段。唔，漆匠被牽到這件事裏來了……』

『呵，我先前聽說過那件謀殺的事，頗感興趣的……一部份……是因爲一個原由……我在報紙上也看了。……』

『理薩威泰也被謀殺了，』那思泰莎忽然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妄說道。她始終留在房裏，在門旁站着聽。

『理薩威泰，』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聽不見地咕道。

『理薩威泰，她賣舊衣服。你不認識她麼？她常到這裏來。』他還給你補過一件汗衫哩。』

拉思科里涅珂夫轉身對牆，他在污穢的黃紙裏拿出一朵不雅觀的，上有褐色條紋的花來，開始觀察上面有好多花瓣，花瓣上有好多弧邊，有好多條紋。他覺得他的手和腿死得好像被砍掉了一般。他並不要動，只是死死地瞅着花。

「但是漆匠怎麼樣呢？」饒塞毛夫用話打斷那思泰莎的多嘴，作出顯然不高興的樣子。她嘆口氣，不作聲。

「他被告爲謀殺，」拉如密亨熱心地繼續說道。

「那麼有不利于他的證據麼？」

「的確，證據！證明沒有證據，這是我們所必須證明的。這正如起初他們擇定那些傢伙——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一樣。呸！這事全辦得何等愚蠢呵，牠使人不舒服，雖說並不是自己的事！泊思特尼亞珂夫今晚或者來的……喂，羅提亞，你已經聽說這件事了；那是在你病以前，當你在警察衙門聽着他們談這件事而發暈了的頭一天發生的。」

饒塞毛夫好奇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他不動。

「但是我說，拉如密亨，我對於你奇怪。你是多麼好事的人呵！」饒塞毛夫說道。

「或者我是的，但是我們無論如何要把他弄釋放了，」拉如密亨以拳擊槌子喊道。『最令人討厭的並不是他們的撒謊——人可以老原諒撒謊的——撒謊是一件令人歡喜的事情，因為牠結果可得到實情——令人討厭的是：他們撒謊，而且崇拜他們自己的謊言。……我尊敬波費利，但是……起初什麼把他們迷惑了呢？門是鎖了，然而當他們同門房一陣回來的時候，門却開了。因此討論珂黑和消息特尼亞珂夫是兇手——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但是莫要使自己生氣了；他們只是把他們拘留起來，他們不能不那樣。……而且，我遇見珂黑那人了。他常從老女人那里買死當了的典物吧？噫？」

「是的，他是一個騙子。他還整批收買不還的債票。他以那為職業。但是他，我們說夠了！你知道什麼使我生氣麼？——就是他們使人不尊嚴的腐敗的石化的慣例。……這件案子會成為紹介新方法的工具的。單單從心理學的論據上便能彰顯出如何尋得真正那人的跡跡。『我們有事實，』他們說。但是事實並

非就是一切——至少事情一半都看你如何解釋那些事實！」

「那麼，你能解釋那些事實麼？」

「無論如何，人不能閉口不說話的，當他有一種感覺，一種真正的感覺，覺得他或者可以幫忙，只要……」
「噓！你知道這案子的細情不？」

「我等著聽漆匠的事哩。」

「呵是的！唔，故事是這樣說的。在謀殺後的第三天早晨，那時他們還扣留着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雖說他們已經剖白他們所走的各個步驟，而且事情像鎗杆一般明顯——一件沒有料到的事情發現了。一個叫做杜希金的粗人，他對着那住宅開一個酒館，把一個裝着幾隻金耳環的首飾店的盒子拿到警察衙門去，說了一大段無稽的話。「前天，剛過八點之後——注意日時——一個房屋漆匠尼古拉，他那天已經進來看過我，那時又把這盒金耳環和寶石拿來給我，要我給他兩塊盧布。當我問他從那里得來的時候，他說他在大街上拾的。我並沒有再問

他什麼話。」我是告訴你杜希金說的故事。「我給他一張票子」——是一塊盧布——「因為我想他若是不當給我，他便要當給別人。結果都還是一樣——他要把他化在喝酒上的，因此那東西在我這里還好些。你藏的越遠，你發見的越快，若是任何事情發生了，若是我聽見任何謠言，我便把他送給警察去。」——自然，那全是假話；他撒謊像馬樣，因為我認識這個杜希金，他是一個當主兼收竊物者，他並不是爲着要把那值三十塊盧布的首飾交給警察，而把他從尼古拉手裏騙出來。他就是害怕。但是沒有關係，我們轉到杜希金的故事上來吧。「我認識這個粗人尼古拉得孟鐵夫，從小孩時就認識；他是從我同省薩拉司克縣來的，我們都是拉陝省人。雖說尼古拉並不是一個酒徒，他却喝酒，我知道他在那家裏有活作，和特密忒里一塊油漆，忙着，特密忒里也是從同一個鄉村來的。他剛拿到盧布，便把他換了，喝了兩杯，拿着零錢走了。但是那時我沒有看見特密忒里和他一陣。」

第二天我聽說有人用斧頭謀殺了亞里昂那伊凡諾夫和她的妹妹理薩威泰。我認

識她們，我立刻便對於耳環覺得有疑心，因為我知道這被謀殺的女人是要抵押物錢的。我到那家去，和任何人一句話不說，開始作細心的詢問。第一我問「尼古拉在這裏麼？」特密忒里告訴我，尼古拉喝酒行樂去了；他在天亮時喝醉了回來，在屋裏歇了約十分鐘，又出去了。特密忒里沒有再看見他，他獨自一人在把活作完哩。他們的活和謀殺是在同一個樓梯上，第二層樓。當我聽說這一切話時，我向任何人一句話都不說——這是杜希說的故事——但是我探出我所能探出的關於謀殺的事了，回家去我覺得總是疑心。在今天早晨八點鐘——這是第三天，你明白——我看見尼古拉進來了，不清醒，不過也並不是說很醉——他能夠明白向他所說的話。他在長凳上坐下，不言不語。那時只有一個生人在櫃檯裏，和一個我認識的人在長凳上睡熟了，和我們的兩個堂倌。你看見特密忒里沒有？」我說。「沒有，我沒有看見，」他說。「你也沒有到這裏來麼？」從前天以後就沒有來過，」他說。「你昨夜在那裏睡的？」「在泊司基，和

阿洛孟思奇人們一塊。」「你從那里弄的那些耳環？」我問。「我在大街上發見的，」他說這話的樣子有點怪；他並不看着我。「就在那晚上，就在那個鐘頭，在同一個樓梯上，你聽見發生什麼事情沒有？」我說。「沒有，」他說，「我沒有聽見，」而且始終他聽着的時候，他的眼睛嚇得發呆，他臉色變得像粉筆一般白。我把事情一切都告訴他，他拿帽子，開始站起來。我想把他扣留住。「等一下，尼古拉，」我說，「你不喝一杯酒麼？」我向堂倌作手勢，叫他把門，我從櫃檯後面出來；但是他飛跑出去，順着大街往轉灣處跑了。從那以後我就沒有看見他。于是我的懷疑算告一結束——原來是他做的活，沒有再明顯的了。……」

「我以爲對的，」饒塞毛夫說。

「等一等！聽結尾。自然他們上上下下找尼古拉；他們把杜希金拘留，搜查他的屋子；特密忒里也被逮捕；阿洛孟思奇人們也被翻查了。前天他們在城邊

一家酒館裏把尼古拉逮捕住。他到那里去，把銀十字架從頸上拿下來，要買一口酒喝。他們給他了。不多幾分鐘以後，女人往牛棚去，她從牆縫看見他在毗連的馬房裏，用他的腰帶從屋梁上打了一個活結子，站在一塊木頭上，要把他的頭插到活結子裏去。女人極力號叫；人們跑進來了。「那麼你是要那樣了！」

「帶我，」他說，「到某某警察衙門；我要把一切事情都供出來。」唔，他們用一個合適的護送人，把他帶到那個警察署——就是這裏的。因此他們問他這，問他那，問他多大，「二十二歲，」等等。對於這個問題，「你是什麼時候和特密忒里一塊作活，在某某時候你看見任何人在樓梯上沒有？」——答語是：「一定會有人上下的，但是我並沒有注意他們。」「你聽見什麼動靜，什麼喧聲，等等沒有？」「我們沒有聽見什麼特別的動靜。」「尼古拉，你聽說在那同一天某某寡婦和她的妹妹被謀殺，被搶了沒有？」「那事我從來一點都不知道。第一次我是在前天聽亞法那綏巴夫洛維支說的。」「你在那里發見耳環的？」「我在

鋪道上發見的。」「你那一天爲什麼不和特密忒里一塊去做活呢？」「我在喝酒。」「你在那里喝酒？」「呵，在某某地方。」「你爲什麼從杜希金那里跑了？」「因爲我嚇得要命。」「你嚇什麼呢？」「怕我被控告。」

「若是你覺得沒有犯罪，你怎麼能驚嚇呢？」「喂，饒塞毛夫，他可以不相信我的，那句問話是的確確用那些字問的。我確實知道，因爲有人確切地向我述說過！——你對於那作何辭呢？」

「唔，無論如何，有證據的。」

「我現在不是談證據，我是談那句問話，談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意見。唔，因此他們便一再擠他說，他供道：『那我並不是在大街上發見的，乃是在我和特密忒里一塊油漆的那層樓房裏發見的。』」「怎麼樣呢？」「怎麼，特密忒里和我在那里油漆一整天，我們正預備要走，特密忒里拿一把刷子，塗我的臉，他跑了，我隨後。我隨後追他，極力喊叫，在樓梯底下，我跑，正撞着門房和幾粒先生

們——是幾位先生，我可不記得。門房罵我，另一個門房也罵，門房的老婆出來了，也罵我們；還有一位先生帶着一位太太到入口，他也罵我們，因為特密忒里和我正橫着路躺着。我抓住特密忒里的頭髮，把他打倒，開始毆他。特密忒里也把我的頭髮抓住，開始毆我。但是我們並不是因為發怒那麼來，乃是要好好地，爲着嬉戲。於是特密忒里逃脫了，跑到大街上去，我隨後追他；但是我沒有追上他，獨自回到那屋裏去；我必須把我的東西收拾好了。我開始把東西放在一塊，等特密忒里來，然而在過道上，在門旁牆拐子，我踩着了盒子。我看牠放在那里紙裹着。我把紙去掉，看見幾個小鈎，把鈎弄開，盒子裏是些耳環。……」

「在門後邊麼？放在門後邊麼？」拉恩科里涅珂夫忽然喊叫道，帶着漠然的恐怖神情凝視着拉如密亨，他慢慢從沙發上起來，靠在手土。

「是的……怎麼？什麼一回事？什麼不對？」拉如密亨也從他的座位上起來。

『沒有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低聲答道，轉身對牆。一切都沈默了一會。
『他一定是從夢中醒來，』拉如密亨最後說道，詢問地看着饒塞毛夫。後者微微搖搖頭。

『唔，說下去，』饒塞毛夫說。『以後怎麼樣？』

『以後怎麼樣？』他一看見耳環便把特密忒里和一切東西都忘了，拿起帽子，跑到杜希金那里去，我們知道，他從他那里弄到一塊盧布。他撒了一個謊，說他在大街上發見的，便喝酒去了。他老是反覆說他的關於謀殺的老話：「那事我一點也不知道，直到前天才聽說。」「你爲什麼直到如今才到警察這來呢？」
「我嚇住了。」「你爲什麼要上吊呢？」「由于焦心。」「焦心什麼？」
「焦心被控告。」唔，這就是整個的故事。現在你想他們怎麼從這個故事推斷吧？」

『沒有想的。有線索，實際是這樣，有事實。你會把你的漆匠弄釋放

麼？」

『現在他們簡直就把他當作兇手。他們一點懷疑都沒有。』

『那無意思。你激動了。但是耳環怎麼樣呢？你一定要承認，若是耳環就在同日同時從老女人的盒子裏到尼古拉的手中，一定要有什麼法子到他手中的。那在這樣的一個案子上就很重要了。』

『如何到他手中的？如何到他手中的？』拉如密亨喊道。『你一個醫生，你的責任是要研究人，你比別的任何人都更多的機會研究人性，你如何能在這整個故事中看不出這個人的品格呢？你立刻看不出來他在審訊時所回答的話都是神聖的實情麼？耳環正如他所告訴我們那樣地到他的手中——他踩着盒子，便把繩拾起來。』

『神聖的實情！但是他不是自己承認他起初撒一個謊麼？』

『聽我說，注意聽我說。門房和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和別一個門房和頭一

個門房的老婆和在門房裏坐着的女人和克留柯夫那人，他那時剛從馬車上下來，攙着六位太太走進入口，共總有八個或十個證人，承認尼古拉把特密忒里按在地上，壓在他身上搥他，同時特密忒里緊緊抓住他的頭髮，也搥他。他們正橫着路躺着，把過道擋住了。各方面都在罵他們，那時他們「像小孩子樣」（證人們親口說的話）彼此壓着，叫着，打着，帶着最可笑的面容大笑着，彼此追着像小孩子樣，他們跑到大街上去了。現在細心注意。樓上屍體是暖和他的，你明白，當他們發見的時候是暖和他的！若果他們，或者尼古拉自己一人，把她們謀殺了，把箱子打開，或者僅只參加搶劫，容我問你一句話：他們的心境，他們在大門跟前的號叫，嗤笑，和孩子氣的扭打，與斧頭，流血，窮兇極惡的狡詐，搶劫適稱麼？他們剛把她們殺了，還沒有過五分鐘或十分鐘，因為屍體還暖和平，便讓房子敞着門，知道人們立刻要往那里去，便把贓物扔掉，立刻像小孩子樣四下跑，大笑着引起一般的注意。而且有一打證人對這事起誓作證！

「自然這是奇怪！的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

「兄台，莫要但是但是的。若果耳環在謀殺那同日同時在尼古拉手中發見這件事，構成不利于他的一件重要的特別的證據——雖說他的解釋已經說明理由了，因此並不是說嚴重地不利于他——我們一定要把那些證明他無罪的事實斟酌一下，尤其是因為那些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從我們的法律制度的性質看來，你以為他們要承認，或者他們能承認這件事實——僅只靠着心理上的不可能性——為不可置辯，且決定地把原告的特殊證據毀掉了麼？不，他們不承認的，他們一定不的，因為他們發見了首飾盒子，和人要上吊，「他若是不覺得有罪，他不能那樣做的。」就是這點，就是這使我生氣，你一定要明白！」

「呵，我看你生氣了！等一會。我忘記問你，有什麼證明，知道那盒子是從老女人那里來的呢？」

「那已經證明了，」拉如密亨皺着眉毛，顯然不高興地說道。「呵黑認得那個

首飾盒子，說出原主的姓名，原主斷定地證明是他的。」

「那糟了。現在還有一點。在珂黑和泊恩特尼亞珂夫起初上樓的時候，有什麼人看見尼古拉沒有，關於這點沒有證據麼？」

「沒有人看見他，」拉如密亨煩惱地答道。「那頂糟了。就連珂黑和泊恩特尼亞珂夫上樓的時候，也沒有留心他們，不過，的確，他們的證明是不能很算什麼的。他們說他們看房子門在開着，裏面一定有人在作活，但是他們並沒有特別注意，記不得裏面真正有人在作活沒有。」

「哼！……那麼辯護的唯一證據就是他們彼此打着笑着了。這構成一個有力的推測，但是……你自己如何解釋這些事實呢？」

「我如何解釋？有什麼要解釋的？這是明顯的。無論如何我解釋的方向是明顯的，首飾盒子便指示出來了。真正的兇手把那些耳環弄掉了。當珂黑和泊恩特尼亞珂夫叩門的時候，兇手在樓上，鎖在房裏面。珂黑像一個蠢驢樣，不

留在門那里站着；因此兇手跳出來也往下跑，因為他別的無路可逃。當尼古拉和特密忒里剛從屋裏跑出來的時候，兇手便在那屋裏躲過珂黑，泊思特尼亞珂夫和門房。他在門房和別人上樓，的時候停在那里，等着直到他們聽不見的時候，於是悄悄下樓，正在那時候，特密忒里和尼古拉跑到大街上去，門口沒有一個人；或者他被人看見了，但是沒有被人注意。那里出來進去的有許許多多的人。他一定是在門後邊站着的時候，把耳環從他的口袋裏弄掉了，而且他並沒有注意他把牠們弄掉了，因為他要想別的事情。首飾盒子就是一個決定的證據，證明他曾站在那里。……我就是這樣解釋。」

『太聰明了！不對，老朋友，你太聰明了。那算聰明到極點了！』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一切事情湊的太好了……那未免太像驚心動魄劇樣了。』

『噫！噫！』拉如密亨正在喊叫，但是正在那時門開了，一個人物走進來，

他對於所有在場的人都是生客。

第五章

這是一位不復年輕了的紳士，有着一種剛強威嚴的儀表，和一幅鄭重的苛刻的面容。他開始突然在門口站住，帶着討厭的並不掩飾的驚愕四下注視，彷彿他自
己問自己到什麼種地方來了似的。他不信心地而且帶着一種受驚且幾乎受辱的虛飾，細細觀察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矮而且窄的『小房』。他帶着同樣的驚愕注視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他沒有脫衣服，沒有刮臉，沒有洗臉，躺在他的可憐的臟沙發上，注目地看着他。于是他帶着同樣的謹慎，細細觀察拉如密亨的古怪的不理髮的樣子和沒有刮的臉，他鹵莽地詢問地直瞅着他，並不從座位上起身。一陣勉強的沉默支持了兩分鐘，于是，可以料想到的，又改換一幕了。這位紳士或者從某種很

不會錯的記號上想起來，要想威嚇他們，在這間『小房』裏什麼也得不着的，他便有些軟和了，雖說帶着些嚴肅，却有禮地加重說着他的問話的每個字，向饒塞毛夫說道：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科里涅珂夫，一個大學生，或者先前是一個大學生？』
『饒塞毛夫微微動一動，若是拉如密亨沒有先答，他本要答話的。

『他在這裏沙發上躺着！你有什么事？』

這句熟悉的『你有什么事』彷彿使這位豪華的紳士站不住了。他正轉向拉如密亨，但是終于制止自己，又轉向饒塞毛夫。

『這是拉思科里涅珂夫，』饒塞毛夫咕道，向他點頭。于是他打了一個長哈欠，盡力大張其嘴。于是他懶懶地把手放進背心口袋裏，把帶圓殼的一掛大的金錶扯出來，打開，看一看，同樣慢慢地懶懶地一點一點把牠放進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自己不說話，仰臥着，雖說並不理會，却死死地瞅着這位生

人。現在他的臉從紙上的奇花轉過來，臉色灰白極了，帶着一種憔悴的神情，好像他被施過疼痛的手術，或剛從拷問架上放下來似的。但是新來的人漸漸開始引起他的注意，於是奇怪，於是猜疑，甚至於驚嚇。當饒塞毛夫說『這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時候，他趕快跳起來，坐在沙發上，用一種挑激的但是無力而且斷斷續續的聲音，一字一板地說道：

『不錯，我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你有什麼事？』

客人細細觀察他，動聽地一字一板地說道：

『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我相信我有理由希望我的姓名你並非完全不知道吧？』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本豫期着十分不同的某種事情，漠然地作夢似地瞅着他，並不回答，好像他是頭一次聽見彼得彼得羅維支的名字似的。

『你能到現在還沒有接到通知，那是可能的麼？』彼得彼得羅維支有些失措。

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無力地仰倒在枕頭上，把雙手放在頭後邊，凝視着天花板，以回答他。一陣驚惶的神情顯在他的臉上。饒塞毛夫和拉如密亨越發愛考究地注視着他，最後他顯出不會誤解的困擾的樣子來了。

『我預想了而且計算了，』他支吾道，『若果不是兩個星期，也是十多天前，寄了一封信……』

『我說，你爲什麼在門口站着？』拉如密亨忽然插口道。『若果你有什麼話說，坐下。』那思泰莎和你那麼擠。那思泰莎，讓地方。這里有椅子，穿進來！』

他把他的椅子離開棹子往後挪，讓棹子和他的膝頭之間留一點小空，地位很局促地等着客人『穿進來』。那片刻是如此決定，拒絕是不可能的，客人便忙忙的，蹣跚的，擠過去。他到了椅子跟前，坐下，疑心地看着拉如密亨。

『無須乎神經過敏，』後者信口說道。『羅提亞病了五天，不省人事了三天，但是現在他正在復元，能喫東西了。這是他的醫生，剛查看了他。我是羅提亞的一個朋友，我像他一樣，先前是一個大學生，現在我侍候着他的病；所以有一點莫要注意我們，往下講你的正事吧。』

『謝謝你。但是我要在這里談話不擾亂病人麼？』彼得彼得羅維支問饒塞毛夫道。

『不的，』饒塞毛夫喃喃道；『你可以使他開心的。』他又打哈欠。

『他從早晨以後，明白有好久了，』拉如密亨繼續說，他的家常看來那裏十分像自然的和善，彼得彼得羅維支開始更高興了，一部份是因爲這個衣服襪襪的魯莽的人介紹自己是一個大學生。

『你的媽媽，』盧辛開口道。

『哼！』拉如密亨大聲清嗓子。盧辛詢問地看着他。

『是的，往下說。』

盧辛聳一聳肩。

『你的媽媽當我在她的隣境寄居時候，開始寫了一封信給你。我到了這裏，故意在我未來看你之先讓幾天過去，爲着要使我自己完全相信你完全得到信息了；但是現在，使我驚奇……』

『我知道，我知道！』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帶着著急的煩惱喊道。『那麼你是fiancé（未婚夫）了！我知道，那就够了！』

這次彼得彼得羅維支生氣了，那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什麼話也沒有說。他勢洶洶地努力要明白這完全是什麼一回事。接着有片刻的沉默。

同時拉思科里涅珂夫當他答話的時候，稍稍轉臉向他，開始帶着顯然的好奇心又忽然注視他，好像他還沒有好好看過他似的，或者好像有什麼新的物事打動了他似的；他從枕上起身，故意來瞅他。在彼得彼得羅維支的全部外表上，確實有種特

別的地方，那彷彿證明如此不客氣加在他身上的“fiancee”（「未婚夫」）的稱呼是不錯的。第一層，顯然的，實在太顯然了，彼得彼得羅維支熱心地利用在京城的不多幾天把自己預備好，裝扮起來，等待着他的訂婚人——確實是一件天真的可以准許的行爲。甚至于他自己的（或者是太得意的了）自覺在外表上的合式的改良，在這樣境況中，本也可以原諒的，因爲彼得彼得羅維奇在演着未婚夫的角色。所有他的衣服都是從裁縫鋪新做的，都不錯，不過就是太新了，太顯然是專爲一件事情用的。甚至于那時候的新的圓禮帽都有着同樣的意義。彼得彼得羅維支待牠太恭敬了，太小心地拿在手裏。一對真正盧凡出產的精緻的灰藍色手套，顯出同樣的事情，但從他不把牠們戴上，而拿在手中作裝飾這件事實便知道了。淺淡的新鮮的顏色在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服裝上佔優勢。他穿着一件可愛的黃褐色的夏季短衫，輕便的薄薄的長褲，一件同樣的新的細的亞麻布做的背心，一條最輕的細葛布做的領帶，上面有粉紅色的條紋，而且最好的是，這全都適合于彼得彼得羅維支。

他的臉孔是很新鮮的，甚且很漂亮的，始終看來好像比他的四十五歲年輕些。他的烏黑的羊肉肋條般的頰鬚在兩邊做成一種合式的安置，厚厚地在他的發光的刮得乾乾淨淨的頰上長着。即是他的頭髮，到處帶着斑白色，雖說在理髮店梳了燙捲了，並不如同捲髮常有的情形一樣，並不因為不可免地暗示着一個結婚日的德國人，使他的外表可笑。若果在他的頗漂亮的嚴肅的面容上，真正有什麼不介意且招反感的地方，那是緣于十分不同的原因。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客氣地細細觀察盧辛君之後，惡意地微笑着，倒在枕頭上，像先前一樣注視着天花板。

但是盧辛君硬着心腸，好像決定不注意他們的古怪似的。

『我覺得大大惋惜，看見你是在這樣情況之中，』他又努力打破沉默開口道。『倘若我知道你有病，我本當早些來。但是你知道事務是什麼一回事。我在參議院裏還有一件法律事件，且不說別的預定要作的事，那你很可以猜想得到的。我時時刻刻都期待着你的媽媽和妹妹。』

拉思科里遑珂夫動了一動，彷彿要說話似的；他的臉顯出些激怒來。彼得得羅維支停嘴，等着，但是因為別人沒有話接着說，他往下說道：

「……時時刻刻。我給她們找了一個寓所，預備她們到了好住。」

「在那里？」拉思科里遑珂夫無力地問道。

「離這很近，在巴加列耶夫的住宅裏。」

「那是在佛司克列森思奇，」拉如密亨插口道。「有兩層房子，是一個叫做于新的商人出租的；我到過那里的。」

「是的，房子……」

「一個討厭的地方——醜陋，發臭味，並且，性質可疑。那里會發生過些事情，那里住的有各色各樣的怪人。我是爲着一件辱名的事情往那里去的。那是便宜，不過……」

「自然，我摸不到那麼清，因為我自己在彼得堡是一個生人，」彼得彼得羅

維支憤然答道。『不過，那兩間房子乾淨極了，而且事實上只住那麼短的一個時期……我已經租了一座永久的，那就是，我們將來的房屋，』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我正要把那房屋完全弄得好好的。同時我自己也很偏促，和我的朋友安德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一塊住，在馬丹列沛惠克色里的住宅裏；也是他告訴我巴加列耶夫住宅的……』

『萊比綏亞利珂夫？』拉思科里涅珂夫慢慢地說道，彷彿想起什麼事情似的。

『是的，安德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政府裏的一個書記官。你認識他麼？』

『是的……不，』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

『原諒我，我從你的詢問上猜想你是認識他。我曾有一次作過他的保證人。……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人，而且上進。我喜歡會青年人：從他們那里學得新的知識。』盧辛希望蓬勃地四面望着他們。

『你是什麼意思？』拉如密亨問道。

『我是說在最重大最要緊的事情上，』彼得彼得羅維支回答道，彷彿對於這問話表示歡喜似的。『你看，我有十年沒有到彼得堡來了。所有的新奇物事，改革，理想，都在外省達到我們耳目，但是要把這一切看得更清楚，人一定要到彼得堡來。我的意思以為你注意年輕些的一輩人，觀察得學得最多。我自認我歡喜……』

『歡喜什麼？』

『你的問話是一個寬泛的問話。我或者錯了，但是我找到較清楚的見解，較多的批評（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較多的實際……』

『那是不錯的，』饒塞毛夫說道。

『瞎說！』並沒有實際。』拉如密亨突然攻擊他。『實際是一件難我的東西；牠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有二百年我們都離開了一切實際的生活。理想

（若是你歡喜的話）是鼓勵人的，』他向彼得彼得羅維支說道，『好善之慾存在着，即使那是一種釋氣的形式中，誠實你可以發見的，雖說有成群的強盜。無論如何，是沒有實際的。實際穿好鞋走了。』

『我不和你同意，』彼得彼得羅維支帶着顯然的喜悅回答道。『自然，人們是弄得逸出常規，做錯事的，但是人必須寬容；那些錯誤只是證明為主義的狂熱及變態的外面的環境而已。若果事情做的少，時間並不長；關於方法我可不說。』

若是你願知道的話，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有種事情已經成就了。新的有價值的理想，新的有價值的作品流行着，代替我們的舊的作夢般的羅曼派作家。文學正取着一種較成熟些的形式，許多有害的偏見被除根，變成笑話了。……總而言之，我們無可挽回地把自己和過去斷絕關係，在我想來，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他心裏記好了來誇張！』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聲言道。

『什麼？』彼得彼得羅維支沒有聽見他的話，問道；但是他沒有得到答話。

『那都是不錯的，』饒塞毛夫趕緊插口道。

『是的麼？』彼得彼得羅維支和雷地瞥視饒塞毛夫，繼續說道。『你一定要承認，』他向着拉如密亨往下說，帶着一種勝利和目空一切的樣子——他幾乎加上『青年人』兩個字——『靠着科學與經濟的真理，有了改良，或者如同他們現在所說的，有了進步……』

『一句平凡的話。』

『不，並不是一句平凡的話！比方說，到現在，假如有人告訴我，『愛你的隣人，』結果怎麼樣呢？』彼得彼得羅維支往下說，或者太急了。『結果是，我把我的上衣撕成兩半和我的隣人分，我們兩人都半裸着身子了。如同俄國的一句俗話所說的，『要捉幾個兔子，一個也捉不到。』科學現在告訴我們，愛你自己已在一切人之先，因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靠着自私自利。你愛你自己，把自己的事情辦得妥當，你的上衣依舊是整個的。經濟的真理並謂較好的私人事務組織在

社會中——更多的整個上衣，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基礎越堅固，共通幸福也組織得更好。因此，唯一地單獨地爲我自己發財，我也正是替大家發財，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且幫忙使我的隣人比一件破上衣多得一兩東西；那並不是由于私人的個人的贈與，乃是普遍改良的結果。這意思是簡單的，但是不幸好久才傳到我們這里來，受了唯心論和感傷派的阻礙。然而彷彿要明白這點並不需要什麼大才力……」

『原諒我，我自己並沒有什麼大才力，』拉如密亨嚴厲地插嘴道，『那麼我們且把這話放下吧。我開始這種討論帶着一個目的，但是在過去三年間，我對於這種饒舌以自娛，對於這種洵洵不絕的平凡的話，老是一樣的，變得如此討厭，老天下爲證，我甚至於聽見別人像那樣談都臉紅的。無疑地你是趕緊要顯示你的學問；我並不責備你，那是十分可以原諒的。我只是想打聽出你是什麼一種人，因爲近來許多無主義的人都抓住了進步的主義，把他們所接觸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牽強附

會按他們自己的利益解釋，以致整個主義都被拖到溼泥裏去。『得了！』

『原諒我，先生，』盧辛氣了，極莊嚴地說道。『你的意思是想那麼不客氣地暗示我也是……』

『呵，老先生……我如何能以呢？……得，得了，』拉如密亨把話結束，他猝然轉向饒塞毛夫，繼續他們先前的談話。

彼得彼得羅維支儘事，他明白這種反對。他決心一兩分鐘內便告辭了。

『我相信我們的認識，』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在你復元的時候，而且因為你所知道那種情形，可以變得更親近些。……特別是，我希望你恢復健康……』

拉思科里涅珂夫連頭都沒有轉。彼得彼得羅維支開始從椅上起來。

『一定是她的一個主顧把她殺了，』饒塞毛夫果決地聲言道。

『一點懷疑也沒有，』拉如密亨答道。『波費利不發表他的意見，並檢查着

所有放典物在她那里的人。」

「檢查他們？」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問道。

「是的。怎麼樣？」

「沒有什麼。」

「他如何抓到他們呢？」饒塞毛夫問道。

「珂黑說出一些人的名字，有些名字都寫在典物包上，有些是自己出頭的。」

「這一定是一個刁狡的慣幹的兇手！你看那種大胆！那種沉着！」

「正不是那回事！」拉如密亨插口道。「就是那使你們都找錯路了。」

我確以為他並不刁狡，並不慣幹，而且大概這是他頭一次犯罪哩。要假定這是一件謀畫的犯罪，是一個刁狡的犯人，是不成的。假定他是沒有經驗，那麼，顯然的，僅僅是運氣救了他——運氣什麼事都可以作的。或者，他並沒有預想到阻礙！他如何着手做活呢？他拿了值十塊二十塊盧布的一些首飾，把牠們塞滿口

袋，徧搜老女人的衣箱，她的破衣服——他們在大櫃的頂高抽屜內一個盒子裏，除開紙票而外，找到一千五百塊盧布！他並不知道如何搶法；他只能夠殺人。那是他頭一次犯罪，我向你担保，他頭一次犯罪；他昏頭了。他得逃脫，多半由于他的幸運，而少由于他的計畫好！』

『你們在談謀殺老當主的事吧，我相信？』彼得彼得羅維支插嘴向薩塞毛夫說道。他站着，手裏拿着禮帽和手套，但是在未走以前，他覺得頗願信口說幾句更聰明的成語。他顯然急想造一個合意的印象，他的虛榮心勝過他的謹慎了。

『是的。你聽說那件事麼？』

『呵，是的，就在隣境。』

『你知道細情麼？』

『那話我不能說；但是在這件案子上另一種情況使我發生興趣——整個問題，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且不說在過去五年中，下等階級犯罪大增加這件事，且不

說各處搶劫放火的案子，使我發覺認為最奇怪的事情者，乃是在上等階級犯罪也是成正比例的。在一個地方，我們聽說一個大學生在大路上搶郵件；在另一個地方，社會地位很好的人假造銀行票子；在莫斯科近來一整幫人都被逮捕了，他們常常假造彩票，而且其中頭目之一乃是世界通史講師；還有我們在國外的秘書官爲着某種不明的發財動機被謀殺了。……若果這個老女人，這個當主，是被社會上等階級的某一個人謀殺的——因爲粗人不當金首飾的——我們如何來解釋我們社會上文明人們的這種敗壞德性呢？」

『因爲有了許多經濟的改變，』饒塞毛夫插嘴道。

『我們如何來解釋？』拉如密亨打斷他的話。『這可以用我們根深蒂固的實際來解釋。』

『你是什麼意思？』

『你所說的莫斯科的講師對於他爲什麼假造彩票這個問題一定作何回答呢？』

「人人都有二種法子發財，因此我想趕快也發財。」我記不得真確確的話，但是總結是他白要錢，不等待，不作事！我們過慣了一切東西做的現成的，扶着拐杖走路，食物嚼給我們喫。于是偉大的時機（註）到了，人人都露出自己的真相來。

『但是道德呢？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主義……』

『但是你爲什麼對這焦急呢？』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插嘴道。『這和你的學說相合的！』

『和我的學說相合？』

『怎麼，正合邏輯地把你剛才所鼓吹的學說實行出來，結果是人可以殺的

……』
『的確！』盧辛喊道。

註：意指一八六二年之農奴解放。——英譯者原註。

『不，並不是那樣，』饒塞毛夫插嘴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臉發白輪着，上唇抽動着，苦痛地呼吸着。

『一切事情都有限度，』盧辛目空一切地往下說道。『經濟思想並不是煽動人謀殺的，人只消想一想……』

『這不是真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又忽然插嘴，又用一種因忿怒和歡喜侮辱他而顫動的聲音，『這不是真的，你在你的 fiancée (未婚妻) 答應後一點鐘內，告訴她……說你頂喜歡的……乃是她是一個乞丐……因為從貧困中提拔出一個妻子是好些，因為你可以完全管着她，責罵她，因為你是她的恩人？』

『的確，』盧辛大怒而且極受刺激地喊道，昏亂得臉色深紅了，『這樣牽強附會我的話！原諒我，容我向你担保說，你所接到的報告，或者我勿寧說，那傳給你的報告，其實是沒有根據的，我……猜誰……總而言之……這隻箭……總而言之，你的媽媽……她和所有她的優良的性格一起，在別的事情上在我看來想得有的，你的媽媽……』

些誇張，有些羅曼。……但是我萬想不到她會這麼玄想地誤解誤述事情的。……而且實在……實在……」

「我告訴你，」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起身靠在枕頭上，把他的刺人的閃射的眼睛定在他身上，「我告訴你。」

「什麼？」盧辛站着不動，作出一幅悔慢的生氣的臉孔等着。沉默支持了幾秒鐘。

「若果再有一次……你敢提我母親……一個字……我要使你滾下樓去！」

「你是怎麼一回事？」拉如密亨喊道。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麼？」盧辛臉色變灰白了，咬着嘴唇。『讓我告訴你，先生，』他慎重地開言道，極力約束自己，但是呼吸困難，『頭一下子我就看見你對我不高興，但是我故意留在這里好多知道點是什麼一回事。對於一個病人和親戚，我能以多多原諒的，但是你……從這以後絕不能……』

『我並沒有病，』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

『那更壞了……』

『滾你的！』

但是盧辛沒有說完話，已經在離開，在棹子和椅子之間擠着過去；拉如密亨這次起來了，讓他過去。他一眼也不管任何人，即對於有些時向他作手勢，叫他指出病人的饒塞毛夫，他也不點頭，便出去了，把他的帽子拿到和他的肩頭一平，以避免在他躬腰出門的時把牠壓壞了。甚至于他脊骨的曲線都表現着他所受的可怕的侮辱。

『你怎麼能——你怎麼能！』拉如密亨說着，迷亂地搖着頭。

『隨我——你們隨我！』拉思科里涅珂夫狂怒地喊道。『你們就不放鬆地磨難我麼？我並不怕你們！現在我任何人，任何人都怕！離開我吧！我要孤單，孤單，孤單！』

『快走，』饒塞毛夫向拉如密亨點頭，說道。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地離開他！』

『快走，』饒塞毛夫固執地重複說，他出去了。拉如密亨想了一分鐘，跑去

追他。

『不依他會更糟的，』饒塞毛夫在樓梯上說。『一定莫要使他發怒。』

『他是怎麼一回事？』

『但願他能夠得到什麼合宜的驚嚇，那便行了！起初他好些。……你知道他心裏有什麼事情！某種固定的觀念使他煩惱。……我很害怕這樣，他一定有的！』

『或者就是那位紳士彼得彼得羅維支。從他的談話上我推知道他娶他的妹妹，並且他剛在病前會接到一封說這事的信。……』

『是的，該死的人！他會完全把病人弄煩惱的。但是你注意了麼？他對

于任何事情都不關心，除開在一點上他好像興奮了似的而外，他對于任何事情都不答話——那就是謀殺的事。」

『是的，是的，』拉如密亨同意道，『那我也注意了。他關心，發驚。在他病的那天，在警察衙門裏，那事使他受了一個驚嚇；他昏倒了。』

『今天晚上關于這事多告訴我些，我以後再告訴你些話。他十分使我發生興趣！半個鐘頭內我還要再去看他。……不過不至于發炎的。』

『謝謝！在這時間內我將和巴賢加一塊等着，要藉着那思泰莎看着守着他……』

拉思科里和珂夫孤單的剩下，著急地可憐地望着那思泰莎，但是她還滯留着。

『你現在要喝點茶不？』她問。

『以後才！我想睡覺！離開我去吧。』

他忽然轉身對牆，那思泰莎出去了。

第六章

但是她剛一出去，他便起來，把門扣上，把拉如密亨那晚上買的包袱打開，又摺上，開始穿衣服。說來奇怪，他立刻彷彿變得十分鎮定；連一點他最近的不省人事的情形都沒有，連一點近來纏繞他的突如其來的恐懼也沒有了。這是頭一回的奇怪的忽然的鎮定。他的舉動明確精密；其中顯然有一種堅決的意旨。『今天，』他自言自語道。他明白他還是軟弱的，但是他的極度的精神的集中，給了他力量與自信心。並且，他希望他不至于在大街上跌倒。當他穿上了一套全新的衣服，他看一看棹上的錢，想了一回之後，把錢裝到口袋裏去。這是二十五塊盧布。他把拉如密亨化在買衣服上的十塊盧布所剩的零銅幣，也都拿着。

于是他悄悄地把門開了，走出去，溜下樓，在敞着的廚房門那里往裏瞥一眼。

那思泰莎站着背對着他，吹着女老板的銅暖炊。她什麼也沒有聽見。實在美，會夢想到他出去呢？一分鐘後他在大街上了。

差不多快八點鐘了，太陽正在落着。天氣像先前一樣悶人，但是他熱心地喝着發臭的，醜陋的城市空氣。他的頭覺得很暈；一種野蠻的力量忽然在他的狂熱的眼睛中，在他的消瘦，灰白且黃的臉上閃射着。他並不知道而且並不想他是往那裏去，他只有一個思想，『就是這一切在今天一定要結束了，一下子，立刻；就是不那樣他便不回家，因為他不願那樣生活下去。』如何，用什麼來結束呢？他一點也不知道，他甚至並不願想。他把思想趕跑；思想磨難他。他所知道的一切，他所覺得的一切，便是『總有一天』一切事情一定要改變，他帶着拚命的不可搖動的自信心與堅決重複說着。

他由于老習慣常向着乾草市場走去。一個頭髮暗黑的青年人，拿着一架手風

琴，在一家小雜貨店門前路上站着，拉出一曲非常癡情的歌。他伴着一個十五歲的女子，她站在他前面鋪道上。她穿着一個裙褲，一件大衣，戴着一頂上有火紅色羽毛的草帽，都很舊，很破。她用一種強大的悅耳的聲音（這聲音因在大街歌唱而破了粗了）唱着，希望從店鋪裏得一個銅幣。拉忠科里涅珂夫加入兩三個聽客中，拿出值五個戈貝克的一個銅幣，放在女子的手中。她猝然在癡情的高音調上停住不唱了，尖聲地向拉琴的人喊「來」，於是兩人都前往下一個店鋪去。

「你歡喜街上的音樂不？」拉忠科里涅珂夫向一個懶懶地站在他旁邊的中年人說道。那人看一看他，發驚，莫明其妙。

「我愛聽合着街上琴的唱歌，」拉忠科里涅珂夫說，他的態度彷彿和這題目非常不合似的——「我愛那唱歌在寒冷的，黑暗的，陰濕的秋天晚上——那些晚上一定是很陰濕的——那時所有的行人都帶着青白的病臉，或者更好是在水雪直落着的時候，在沒有風的時候——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吧？而且街燈在落雪中透射着。」

……」

「我並不知道。……原諒我……」那生人喃喃道，他對於那閒話和拉思科里 涅珂夫的態度發驚，他走過到大街那一邊去。

拉思科里 涅珂夫照直往前走，出來到乾草市場的拐角，這是那小販和他的老婆會與理薩威談話的地方；但是他們現在不在這里了。他認出這地方，便站住，四下望一望，便向一個穿着紅汗衫在雜貨鋪門口張嘴站着的青年人說話。

「有一個人和他老婆一塊在這拐角排攤子麼？」

「各種各樣的人都在這里排攤子的，」青年人答道，傲慢地瞥拉思科里 涅珂夫 一眼。

「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受洗禮時起什麼名字，就叫什麼名字。」

「你不也是薩拉司克人麼？那『省』？」

那青年人又看一看拉思科里涅珂夫。

『那並不是一個省，老爺，乃是一個縣。蒙光原諒我，老爺！』

『那頂頭是一個酒館不？』

『是的，那是一個飯鋪，還有一間檯球房，你在那里還要看見公主們哩。……
啦——啦！』

拉思科里涅珂夫從廣場穿過去。在那拐角有稠密的一羣粗人。他擠進人最稠的地方，看着人們的臉。他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意向，想和人談話。但是粗人們並不注意他；他們都是成羣地一塊嚷着。他站住，想了一回，轉向右方，對着V.街走去。

他時常經過那條小街，那在一個拐角轉灣，從市場通到沙妥費街。近來在他覺得憂鬱的時候，他時常感覺想往這塊地方來逛，他好覺得更憂鬱。

現在他走着，什麼也不想。在那地方有一大座房屋，完全租作酒館和飯鋪；

女人不斷地跑進跑出的，露着頭，穿着屋裏衣服。她們到處結成羣，在鋪道上，尤其是在下面幾層的各種各樣娛樂場的入口。從下面有一層樓上，一陣大轟鬧聲，歌聲，琵琶的叮咚聲，歡樂的喊聲，漂到大街上來。一羣女人繞門擁擠着；有些坐在台階上，有些坐在鋪道上，有些站着談話。一個喝醉的兵士，吸着一隻香烟，在路上走近她們跟前，罵着；他彷彿要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忘記那里了。有一個乞丐和另一個乞丐爭吵，一個醉死了的人正橫着路躺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加入女人叢中，她們正用她們的破聲音談着話。她們露着頭，穿着棉布衣服和羊皮鞋。有四十歲的女人，還有些不過十七歲；幾乎都是青着眼睛。

他覺得特別被下面酒館裏的唱歌和所有的喧嘩與騾所吸引。……他可以聽見裏面有人瘋狂地在跳舞，用他的腳，跟踏脚合着琵琶的聲音與唱着裝腔作態的曲調的一種尖細的假聲音。他注意地，抑鬱地，作夢似地聽着，在門口躬下腰，考究地從鋪道上往裏窺看。

『呵，我的漂亮的大兵，

莫要無故便打人！』

顫動着歌者尖細的聲音。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極想明白她唱着什麼，彷彿一切都靠在那上面似的。

『我進去不？』他問道。『他們在大笑。因為喝酒。我來喝醉不？』

『你不進去麼？』有一個女人問他道。她的聲音還是音樂般的，不像別人那麼粗，她年輕，並不惹人反感——那羣中的唯一的人。

『她倒漂亮，』她說道，伸直腰，看着她。

她微笑，對於這恭維非常歡喜。

『你自己很好看的，』她說。

『他不是瘦麼？』另一個女人用一種極沉重的聲音說道。『你剛從醫院出來

麼？』

『看來她們都好像將軍們的女兒，但是她們都長着塌鼻子，』一個大醉的粗人插嘴道，他臉上帶着一陣狡猾的微笑，穿着一件輕便上衣。『看她們是何等快樂

吧！』

『去你的！』

『我走的，小情人！』

他飛跑到下面的酒館去。拉思科里達珂夫往前走去。

『我說，先生，』那女子在他後面喊道。

『什麼事？』

她躊躇着。

『我將永遠高興陪你玩一個鐘頭的，慈善的先生，但是現在我覺得害羞。給我六個戈貝克喝酒吧，有了一個好青年人了！』

拉思科里達珂夫把頭一下插出來的錢都給她——是十五個戈貝克。

「呵，什麼樣的一個和善的先生呀！」

「你的名字叫什麼？」

「找達克利泰。」

「唔，那太多了，」其中有一個女人向達克利泰搖頭說道。「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像那樣要錢。我相信若是我，我要羞醜地放下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好奇地看着說話的人。她是一個廝臉的三十歲的娼婦，滿臉帶着傷痕，上唇發腫。她安靜地熱心地發表她的批評。『在那里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在那里我讀過有人判處死刑了，在他死前一個鐘頭，說道或想道：即使他必須在高高的岩石上過活，在他僅僅有地方站的那麼窄的岩石山，而且大洋呀，永久的黑暗呀，永久的孤寂呀，永久的狂風暴雨呀，環繞着他，即使他必須終身不變地站在一平方碼的空地上面，站一千年，永久，這樣活着還是比立刻死去好！只要活着，活着，活着！生活，無論怎麼樣！……這是何等地真

實呵！天爺，何等地真實呵！人是一個下賤的動物！……然而因爲那而說他下賤的那人真下賤呀，」他遲了一回繼續說道。

他走進又一條大街。「噢，水晶宮！」拉如密亭剛才正談到水晶宮哩。但是他到底要什麼呢？不錯，報紙。……饒塞毛夫說他在報紙上看的。你們有報紙沒有？」他問，他走進了一家很寬敞的而且確實乾淨的酒館，共有幾個房間，不過就是很空的。有兩三個人在喝茶，在更遠的一個房間內有四個人坐着在喝香檳酒。拉思科里涅珂夫猜想薩米陀夫是其中的一位，但是他離那麼遠，不能準信。「倘若是他怎麼辦呢？」他問道。

「你要麥酒不？」酒保問道。

「給我點茶，把報紙拿來，頭五天的舊報，我要給你點錢的。」

「是的，先生，這是今天的。不要麥酒麼？」

舊報和茶都拿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坐下，開始尋看。

『哦，該死……這些都是一條一條的消息。樓梯上的意外，店鋪老板之醉死，泊司基火災……彼得堡區火災……彼得堡區又一火災……彼得堡區又一火災……』
呵，原來在這里！』他終於把他所找的事情找到了，開始看起來。字行在他的眼前跳動，但是他讀完了，又開始熱心地在以後幾號上找續文。當他翻報的時候，他的兩手因為神經病般的著急而戰抖着。忽然有人在棹旁他身邊坐下。他抬頭一看，原來是書記長薩米陀夫，模樣正和先前一樣，手指上戴着戒指，身上戴着鑲鑽的鬚曲的黑髮分開了，抹油了，穿着漂亮的背心，很破的上衣和可疑的襯衣。他心境是好的，至少他微笑得很歡樂快活的。他的暗黑的臉因為他喝了香檳酒很紅。
『怎麼，你在這里？』他驚異地開言道，話說得好像他一生都認識他似的。
『僅僅在昨天拉如密亭告訴我，說你不省人事。何等奇怪呀！你知道我會去看過你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知道他要到他那里去的。他把報紙放在一邊，轉臉向着薩米

陀夫。在他的雙唇上有着——一陣笑容，一種易怒的著急之新的陰影顯現在那笑容上。

『我知道你去了，』他答道。『我聽說了。你尋找我的襪子。……你知道拉如密亨愛上你了麼？他說你會同他一陣往路易思伊凡諾夫那家去，你認識你所要幫忙的那個女人，你爲着她向放礮中尉裏眼，他不懂。你記得麼？他如何會不懂——那不是十分明顯麼？』

『他是一個多麼急性的人！』

『放礮的那位麼？』

『不，你的朋友拉如密亨。』

『你一定是在過着一種快樂的生活了，薩米陀夫君；自由到最可喜的場所去。現在是誰正在灌你香檳酒呢？』

『我們正在……一坵喝酒。……你就說起灌我來了！』

『當作一種小費！你一切事情都混錢！』拉思科里涅珂夫大笑，『那是不錯的，好朋友，』他拍薩米陀夫的肩膀，續說道。『我並不是帶氣說話，乃是友誼地，爲着嬉戲，如同你們在那老女人案子上所訊的那個工人，當他和特密忒里扭打的時候所說的一樣。……』

『你怎樣知道那件事？』

『或者我知道那件事比你知道的多。』

『你是何等奇怪呵。……我相信你還不很痊愈。你不當出來。』

『呵，你看我奇怪麼？』

『是的。你在幹什麼，看報紙麼？』

『是的。』

『有許多關於火災的消息。』

『不，我並不是看火災消息。』說到這里他神秘地望着薩米陀夫，他的雙唇

又在一陣嘲弄的微笑中撮合着。『不，我並不是看火災消息，』他向薩米陀夫眨眼，繼續說道。『但是現在承認吧，好朋友，你不是急的要命想知道我在看什麼消息麼？』

『我一點也不是那樣。我可以問你一句話不？你爲什麼老是……』

『注意，你不是一個有程度受教育的人麼？』

『我在中學六年級，』薩米陀夫帶着點莊嚴說道。

『六年級！呵，我的小公廬雀！看你頭分的，你的戒指——你是一個有錢的老爺。哈，多麼可愛的一個少年呵！』說到這里，拉思科里涅珂夫正當着薩米陀夫的面突然發出一陣神經病般的大笑。後者向後退，驚得比氣得還厲害。

『呸，你是何等地奇怪呀！』薩米陀夫嚴肅地重複說到。『我不禁以爲你還是不省人事呵。』

『我不省人事？你撒謊，我的小公廬雀！那麼我奇怪麼？你看我出奇

麼？」

『是的，出奇。』

『我來把我所看的，我所找的消息告訴你麼？ 看我叫他們拿來好多報紙給我吧。 疑心麼，噯？』

『唔，什麼事？』

『你把你的耳朵豎起來了麼？』

『你是什麼意思——把我的耳朵豎起來？』

『那我以後才解釋，但是現在，朋友，我向你聲說……不，不如說「我自供」……不，那也不對，「我作一個證狀，你拿着。」 我作證說我在看，我在找

……他睜起眼睛止住了。『我在找——而且故意到這里來找的——找謀殺那個老女當主的消息，』他最後一字一板地說，幾乎是耳語，把他的臉放得極近薩米陀夫的臉。薩米陀夫穩定地看着他，並不把臉避開。以後最使薩米陀夫發驚，認

爲那事情最奇怪的地方的，乃是接着準確地有一分鐘的沉默，他們兩個始終彼此對
嗽着。

『即使你看那種消息又怎麼樣呢？』他最後喊道，迷亂而且不耐煩。『那並
不是我的事！那怎麼樣呢？』

『就是那一個老女人，』拉思科里涅珂夫用同樣的低聲繼續說，並不注意薩米
陀夫的解釋，『你們在警察衙門談着的，你記得，那時我暈倒了。唔，現在你明
白麼？』

『你是什麼意思？明白……什麼？』薩米陀夫推想出來，幾乎嚇住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沉著的熱心的臉孔忽然變了，但是他忽然又像先前同樣患神
經病般地大笑起來，彷彿完全不能約束自己了似的。一剎那間，他帶着特別活現
的感觸，想起最近過去的一瞬間，當他在門後站着拿着斧頭，門稍戰動，外面的人
們罵着搖動着，他忽然想大聲嘲罵他們，咒罵他們，向他們伸舌頭，戲弄他們，大

笑，大笑，大笑！

『你不是瘋了，便是……』薩米陀夫開言道，然而他突然住嘴，彷彿被那忽然閃現于他心中的觀念嚇昏了。

『便是？ 便是什麼？ 什麼？ 得，告訴我！』

『沒有什麼，』薩米陀夫生氣了，說道，『全是瞎說！』

兩人都沉默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經過他的忽然一陣大笑之後，忽然變得熟思而且憂鬱了。他把他的肘節放在棹上，把頭靠在手上。他彷彿完全把薩米陀夫忘記了似的。沉默支持了有些時。

『你爲什麼不喝你的茶？ 冷了，』薩米陀夫說道。

『什麼！ 茶？ 哦，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吮茶杯，放一口麵包在嘴裏，然而忽然看着薩米陀夫，他彷彿記起了一切事情，把自己心定下。同時他的臉孔又作出原來的嘲弄的表情。他繼續着喝茶。

『近來犯這些罪的有許多，』薩米陀夫說道。『就是日前，我在莫斯科新聞報上看，有一整幫假造錢幣的在莫斯科被捉住了。那是一個正式的團體。他們常造假票！』

『哦，但是那是在好久以前了！我在一個月以前看見的，』拉思科里涅珂夫鎮定地答道。『可見你認他們是犯人了，不是麼？』他微笑着續說道。

『自然他們是犯人嘍。』

『他們？他們是小孩子，傻子，並不是犯人！試想，有五十人爲着這樣的一個目的結合——什麼一種意思！三個便太多了，那麼他們要彼此信心甚于信心自己！——一個人只消在酒醉時洩露了秘密，事情便完全失敗了。』傻子！他們僱用不可信託的人去兌換銀票——什麼一件事情託給一個偶遇的生人去辦！唔，讓我們假定這些傻子成功了，每人賺了一百萬，他們的餘生將如何呢！每人的餘生都靠着別人！不如立刻上吊吧！而且他們又並不知道銀票如何兌換法；那個兌

換銀票的人拿着五千塊盧布，他的手發戰了。他數了頭四千，但是並沒有數第五千——他那麼急忙要把錢裝在口袋裏就跑。自然他引起了疑心。整個的事情因為一個傻瓜便失敗了！這是可能的麼？」

『你說他的手發戰麼？』薩米陀夫說道，『是的，那是十分可能的。我覺得十分確信那是可能的。有時事情人忍不住。』

『那忍不住麼？』

『怎麼，那你忍得住麼？不行，我可不行。爲着一百塊盧布去遭那樣的一禍怕人的經驗！拿着假票到銀行去，在那里他們的職務便是要認出那種東西的！不行，我怕沒有做那件事的胆量。你有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極想『伸舌頭』。戰慄不住從他的脊骨傳下去。

『我要做得十分不同哩，』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口道。『我要這樣兌換銀票：我要把頭一千來回數三四次，每張票子都看一看，于是我才開始數第二千；我要把

那數完一半，於是便握着一張五十塊盧布的票子到亮跟前，於是翻過來，於是又把牠握着到亮跟前——看看是不是一張好票子？「我害怕，」我要說，「我的一個親戚日前因爲一張假票子損失了二十五塊盧布，」于是我便要把那全部的故事告訴他們。在我開始數第三千之後，「不對，原諒我，」我要說，「我猜想我在那第二千第七百裏數錯一次，我不準知道。」因此我便把第三千放下，回頭數第二千，如此到底。當我數完的時候，我要從第五千裏擇出一張，從第二千裏擇出一張，再把牠們拿到亮前，再要求「請把牠們換一換」，把會計員麻煩得不堪，他就不知道如何擺脫我。當我弄完了，出去了，我要回來，「不行，原諒我，」請他解釋。若是我，我就是耍那樣做的。」

哈，你說的是多麼可怕的話呀！」薩米陀夫大笑着說道。「但是那都不過是空話而已。我敢說，到見諸事實的時候，你便溜了。我相信即使是一個幹慣的拚命的人都不能永遠信靠自己，你我更不行了。就拿靠近家跟前的一個例子

——那老女人在我們這區裏被謀殺了來講吧。那兇手彷彿是一個拚命的漢子，他在大天白日冒着一切的危險，被一個奇蹟救了——但是他的手也打戰。他在搶劫那家上並沒有成功，他支持不住。那是明顯的，可以從……」

拉思科里涅珂夫彷彿生氣了似的。

「明顯的？那麼你爲什麼不把他捉住呢？」他喊道，惡狠狠地譏諷薩米陀夫。

「唔，他們要把他捉住的。」

「誰？你麼？你以爲你能把他捉住麼？這是你的一樁難活！對於你要緊之點是看一個人在化錢不。若是他沒有錢，忽然開始化錢，他一定就是那人了。那麼任何小孩都能以引你走錯路的。」

「不過，事實是他們總是那樣的，」薩米陀夫答道。「一個人冒生命的危險，犯了一次刁狡的謀殺的事，於是立刻他便到酒館去喝酒。他們被捉住正在化錢的時候，他們並不都像你那麼刁。自然，你是不願到一個酒館去的吧？」

拉思科里涅珂夫皺着眉毛，穩定地看着薩米陀夫。

『你彷彿很樂這個題目，並且還想知道我在那種情形中當如何自處，是不是？』
他不高興地問道。

『我想知道，』薩米陀夫堅決地嚴肅地答道。稍微太大的熱心開始在他的話和臉色上顯現出來。

『非常想麼？』

『非常想！』

『那麼就是了。我當這麼自處的，』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口說，又把自己的臉緊靠近薩米陀夫的臉，又注視着他，低聲小語的說，因此後者確實發抖起來了。

『我當這麼辦的。我當拿錢和首飾，我當從那里走出來，照直往什麼四邊有柵欄的空地，差不多任何人都看不見，什麼菜園或那一類的地方。我當預先看出一塊百磅或百磅多重的大石頭，要在建造房屋時便放在那拐角的地方。我要把大石推起

來——那下面一定有一個凹坑的，我要把首飾和錢都放在那洞裏。于是我便把天石推轉回原處，因此看來還和先前一樣，我再用腳踩按，然後才走開。有一兩年，或者三年，我都不摸牠。唔，他們可以搜查吧！一點痕跡都沒有。」

『你是一個瘋子，』薩米陀夫說道，不知什麼緣故他也低聲小語地說，離開拉思科里涅珂夫，他的眼睛發亮。他臉色變得灰白的可怕，他的上唇抽動着，顫抖着。他極力躬下腰緊靠近薩米陀夫，他的雙唇開始不發一語地動着。這樣支持了有半分鐘；他知道他自己在作着什麼事，但是不能約束自己。那些可怕的話在他的雙唇上顫戰，有如門楣在門上似的；再一會就要發出來了，再一會他便不問了，他要說出來的。

『若果是我謀殺老女人和理薩威泰又怎麼樣呢？』他忽然說道，而且——確實知道自己所說的話。

薩米陀夫奇異地看着他，臉色變得像棹布一般白。他的臉帶着一陣歪扯的笑

容。

『但那是可能的麼？』他無力地說道。拉恩科里涅珂夫忿怒地看着他。

『明白承認你原來是相信那件事吧，是的，你原來是相信的吧？』

『一點也不相信，我現在更不相信了，』薩米陀夫趕緊喊道。

『我把我的小公麻雀捉住了！若果你現在更不相信了，可見你先前是有點相信了吧？』

『絲毫也不對，』薩米陀夫顯然煩惱了，喊道。『你是漸漸說到這話嚇我麼？』

『那麼你是不相信了？當我走出警察辦公處的時候，你們在我背後談論些什麼話？放礮中尉爲什麼在我發覺後詢問我呢？嘿，這里，』他向酒保喊，站起來拿着帽子，『多少錢？』

『三十個戈貝克，』後者答着，跑上來。

『這是二十個戈貝克酒錢。看好多錢！』他把他的發抖的手伸出給薩米陀夫看，手裏放着票子。『紅色票子和藍色票子，二十五塊盧布。我從那里弄來的？我的新衣服從那里來的？你知道我一個戈貝克都沒有。你們盤駁了我的女老板，我確信。……唔，得！——Assez Caus'e（說够了）！——再見！』

他出去了，由於一種兇烈的神經昏亂的感觸，渾身發抖，在這種感觸中有着難受的銷魂之成分。然而他還是抑鬱而且倦乏得要命。他的臉好像害急病後一般扭動着。他的疲乏迅速地加增。任何激動，任何刺人的感觸，立刻便刺激他的精力，使之復元，但是他的力量當刺激移去的時候，又一般快地喪去了。

薩米陀夫剩下自己一人，在原地方坐了好久，深沉地思索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知不覺地在他的腦中某一點上打了一個轉，斷定地給他決定了。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是一個呆子，』他決定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還沒有打開酒館的門，他便在台階上撞着拉如密亭了。

他們直到彼此幾乎相撞的時候，才彼此看見。他們站着彼此上下對看了一會。

拉如密亨大大發驚，於是忿怒，真正的忿怒，在他的眼中厲害地閃射着。

『原來你在這里呀！』他極其大聲地喊道——『你從你的床上跑開！』我却在沙發底下找你哩！我們到樓頂上去。我幾乎爲着你打那思泰莎。原來他在這里。羅提亞！這是什麼意思？把完全的實情告訴我！自己說吧！你聽見麼？』

『這意思是我對於你們一切都討厭死了，我想自己在一個地方，』拉思科里涅珂夫鎮定地答道。

『自己在一個地方？在你不能走路的時候，在你的臉像白紙一般白而且喘着氣的時候！白癡！……你在水晶宮作什麼？立刻明白地自己說出來！』

『隨我去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要從他旁邊走過去。這使拉如密亨太過不去了；他堅決地把他的肩膀抓住。

「隨你去？」你敢向我說隨你去麼？不知道我立刻就要怎麼處置你麼？我要把你抓起來，把你捆成一個捆子，把你用膈肢挾回家，把你鎖起來！」

「聽我說，拉如密亨，」拉思科里珂涅夫安靜地開言道，顯然心平氣和的——「你看不見我並不需要你的恩惠麼？你真是懷着一個奇怪的願望，要施恩惠于一個……一個覺得那些恩惠，可惡的恩惠，實在是重累的人！你爲什麼在我起頭病的時候把我尋找出來呢？或者我高興死的。我今天不是十分明白地告訴你，說你磨難我，說我……討厭你！你彷彿要磨難人似的！我向你老實說，那一切都嚴重地礙我復元，因爲那不住地觸怒我。你看饒塞毛夫剛才走開了，避免觸怒我。你也莫管我吧，行好吧！實在，你有什麼權利強迫扣留我呢？你看不出我現在還具有我所有的精力麼？我，我如何能勸你莫要以你的慈惠逼害我呢？我可以是忘恩負義，我可以是下流，但願隨我吧，行好，隨我吧！隨我吧，隨我吧！」

他開頭心平氣和地說，預先玩味着他所要發的惡狠的辭句，但是在一陣瘋狂中喘着氣把話說完了，如同他先前對於盧辛的情形一樣。

拉如密亭站了一會，想一想，把手放下來了。

『唔，那麼滾你的吧，』他溫和地熟思地說道。『站住，』他咆哮道，那時拉思科里涅珂夫就要走。『聽我說。讓我告訴你，你們全是一幫子空談的以難題困人的白癡！只要有任何小困難，你便苦苦地老想着，像一隻母雞抱蛋樣。而且即是在那方面你們也是剽竊的人！在你們身上就沒有一點獨立生活的徵候！你們是鯨腦油作的，你們血脈中有的是淋巴，却沒有血液。你們中任何人我都不相信！無論如何，所有你們一班人的頭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像一個人！站住！』

他看見拉思科里涅珂夫又要動，便加倍忿怒地喊道——『聽我說完！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開一個遷居宴會，我敢說他們現在已經到了，但是我留我的伯父在那里——我剛才跑進去——接待客人們。若果你不是一個傻瓜，一個普通的傻瓜，一

個完全的傻瓜，若果你是一篇創作，不是一篇翻譯……你看，羅提亞，我認爲你是一個聰明人，然而你却是一個傻瓜！——若果你不是一個傻瓜，你今晚便要到我家來，而不在大街上把你的靴子穿破！你既然出門了，那也沒有法子！我要給你一張舒服的安樂椅坐，我的女房東有一張……給你一杯茶，友伴……。或者你可以躺在沙發上——無論如何你要和我們在一塊的。……饒塞毛夫也要到那里去的。你去麼？」

『不去。』

『胡——胡說！』拉如密亨不耐煩地喊道。『你如何知道？你不能替你自己回答！你一點也不知道……。千萬次我竭力和人家打架，但是以後又跑回到他們那里去了……。人覺得害羞，再回到一個人那里去！那麼，記住，坡金珂夫的住宅，第三層樓。……』

『拉如密亨君，我準相信你因爲單單的慈善，要讓任何人打你的。』

『打？誰？我麼？光光一想，我就要把他的鼻子扭掉！坡金珂夫的住宅，巴布希金的那層樓房，四十七號。……』

『我不去，拉如密亨。』拉思科里涅珂夫轉身走了。

『我打賭你是去的，』拉如密亨在他後面喊道。『若果你不去，我不願認識你了！』站住，嘿，薩米陀夫在那裏麼？』

『在那。』

『你看見他麼？』

『看見了。』

『和他談話沒有？』

『談了。』

『談什麼？可惡，那麼你不告訴我了。』坡金珂夫的住宅，巴布希金那層樓房，四十七號，記住！』

拉思科里遑珂夫往前走，轉灣到沙安費街去。拉如密亨在他後面熟思地看着。于是把手一揮，他便進屋裏來，但是在台階上突然站住了。

『可惡，』他幾乎大聲地繼續說道。『他說得很懂事的，但是……我是一個傻瓜！好像瘋子說話不懂事似的！這正是饒塞毛夫所彷彿害怕的事。』他用

手指打他的前額。『若果……我怎麼能讓他獨自走了？他可以投水自溺的。

……囉，好一個大錯！我不能。』他回頭跑去追拉思科里遑珂夫，但是並不見他的踪跡。他咒罵一聲快步回到水晶宮來詢問薩米陀夫。

拉思科里遑珂夫照直往X橋走去，在橋中間站着，兩隻肘節靠在欄杆上，向遠方凝視。和拉如密亨分手以後，他覺更十分軟弱，他幾乎走不到這個地方。他渴望在大街上什麼地方坐下或躺下。他躬身臨水，機械地凝視着落日最後的粉紅色的燦光，凝視着一行房屋在聚攏着的暮色中變黑暗了，凝視着左岸上的一個遠遠的樓頂窗戶，在落日的最後光芒中好像失火似的發着閃光，凝視着運河漸漸黑暗的

水，那水彷彿捉住他的注意似的。最後，紅的圓圈在他的眼前閃灼，房屋彷彿在動着，行人呀，運河兩岸呀，馬車呀，都在他的眼前跳舞着。他忽然發驚，或者又是被一個奇怪的討厭的光景救了他，使他不至于暈倒。他覺出有人在他右邊站着；他一看，原來是一個高高的女人，頭上戴着包頭布，臉龐長，黃，消瘦，眼睛發紅，往裏凹。她直瞅着他，但是顯然她看不見什麼東西，認不出任何人。她忽然把右手扶在欄杆牆上，把右腿舉過欄杆，于是把左腿舉過去，投入運河中了。污水分開，一會便把他的犧牲品吞下去，但是稍遲片刻，淹死的女人又漂上水面來了，慢慢隨水流動着，她的頭和腿在水中，她的汗衫在她的背上脹大得像一個氣球樣。

『一個女人淹死了！一個女人淹死了！』有成打的聲音喊着；人們跑來，兩岸擁擠着旁觀的人，在橋上人們在拉思科里 達珂夫四邊擁擠着，在他後面擠上來。『可憐哪！這是我們的阿夫洛塞尼亞！』一個女人緊靠跟前流淚地哭喊道。

『可憐哪！救她呀！行好的人呀，把她拉上來！』

『船，船！』人羣中喊道。但是並無須乎船；一個巡警從台階往運河跑去，把大衣和靴子扔在一邊，跑到水裏去。達到她並不難；她漂着離台階在兩碼以內遠，他用右手抓住她的衣服，左手抓住一根棍，這是一個友伴伸給他抓的；淹死的女人立刻便被拉上來了。他們把她放在堤壩的青石鋪道上。她不久便恢復了意識，抬頭，坐起來，開始噴嚏，咳嗽，愚蠢地用手擦她的濕衣服。她什麼話也不說。

『她醉暈了，』同一個女人聲音在她旁邊痛哭道。『她暈了。』日前她要上吊，我們把她的繩子割斷，把她救了下來。我剛才跑出來到店鋪上，留我的小女孩看着她——然而她又出禍了！她是一個隣人，先生，一個隣人，我們緊靠近住着，從頭數，第二個人家，看那邊……』

羣衆散開了，警察還照舊圍繞着那女人，有人提及警察署。……拉思科里道

珂夫帶一種冷淡和無情的奇異感熱視着。他覺得討厭。『不行，那討厭……』
水……那不好，』他自言自語道。『沒有什麼結果的，』他繼續說道，『等
也是沒有用的。警察辦公處怎麼樣呢……？薩米陀夫爲什麼不在警察辦公處
呢？警察辦公處十點鐘才關門……』他轉身用背向欄杆，往西下望。

『那麼很好！』他決然說道，他離開大橋，向警察辦公處走去。他的心覺得
空洞。他並不願想。就連他的抑鬱也消去了，現在連一點他動身時『要把這事
完全結束了』所帶的氣力都沒有了。接着來的是完全的無情。

『唔，這是一條出路，』他想，沿着運河岸慢慢地無精打彩地走着。『無論
如何我要告一結束，因爲我要……。但是這是一條出路麼？這有什麼關係！
方碼空地是要有的——哈！但是什麼一個結果呢！這真是結果麼？我告訴他
們還是不告訴他們呢？唉……該死！我是何等疲乏呵！但願我能找個地方立
刻坐下或躺下！我所最害臊的是這件事如此可笑！但是那我也不管了！什麼

癡呆的思想都進到人的腦中來了。」

要到警察辦公處，他必須照直往前走，第二次向左轉灣。只有幾步路遠。

但是他在頭一次轉灣時忽然站住了，想了一分鐘，轉入旁邊一條街，他走了兩條不順他路的大街，大概是並沒有什麼目的，或者大概是要耽擱一分鐘，遷延時間。

他走着，眼看着地下；忽然有人彷彿在他的耳中私語；他抬起頭，看見他自己正站在那住宅的大門前。他自從那天晚上以後，就沒有經過這里，沒有行近這里。

一陣迷人的不可思議的鼓動使他往前去。他走進那住宅，經過走道，於是經右邊第一道入口，開始從熟悉的樓梯上到第四層樓去。窄而陡的樓梯是很黑暗的。

他在每個梯頂站住，好奇地四下望；在頭一個梯頂上，窗戶架子拿下來了。『那時並不是這樣的，』他想。這里是第二層樓房，尼古拉和特密忒里會在這里作活。『房屋關閉起來了，門是新油漆的。那麼這是要出租了。』於是來到第三層，和第四層。『這里！』他看見這層樓房門大開着，他混亂了。那里有

人，他能以聽見話聲；這是他所沒有料到的。經過短期的躊躇之後，他上了最後的幾步樓梯，到樓房裏去了。這也正在修理；裏面有工人。這彷彿把他嚇住了；他本猜想他將看見一切東西都像他離開那時一樣，甚至于或者屍體還在地板原地方。然而現在呢，光光的牆，並沒有家具；這彷彿奇怪。他走到窗前，在窗臺上坐下。有兩個工人，都是年輕漢子，但是有一個比那一個更年輕的多了。

他們正在用一種新的帶紫花的白紙糊牆，以代替舊而臟的黃紙。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知爲着什麼緣故，對於這氣的要命。他不高興地看着新紙，好像他看一切都這樣地改變了，覺得可惜似的。工人們顯然是逗留得超過他們的時間了，此刻他們正趕緊把他們的紙捲起來，準備回家。他們並沒有注意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進來；他們正在談話。拉思科里涅珂夫抱着臂傾聽着。

『她在早晨到我那里去，』年大者向年輕者說道，『很早，穿的闊闊氣氣的。』
『你爲什麼梳頭打扮呢？』我說。『我願做任何事情使你歡喜，提特瓦西里支！』

就是這樣！她照着正式的時裝樣本裝扮起來！」

『時裝樣本是什麼？』年輕者問道。他顯然是認那一位爲大家。

『時裝樣本是許多圖畫，有顏色的，每禮拜六寄到裁縫這里來，從國外郵寄來的，指示人們如何裝束，男的和女的都有。那都是圖畫。老爺們大抵穿皮上衣，至于太太小姐們的絨裘呢，那是超乎你所能猜想的任何東西的。』

『在彼得堡你沒有東西找不到，』年輕者狂熱地喊道，『除開父親和母親而外，各種東西都有！』

『除開他們而外，各種東西都找得到，小朋友，』年大者簡明地聲言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站起來，往別一間房屋去了，那房裏曾放過保險箱，床，和帶抽屜的天櫃；這房間在他看來好像很小，裏面沒有家具。紙是原樣的；牆拐的紙顯出聖像的架子曾放在那里過。他對那看一看，向窗戶走去。年大的工人斜眼看着他。

『你有什麼事？』他忽然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答話，走到過道去拉鈴。同樣的鈴兒，同樣的破聲。他按了兩次，三次；他聽着，回想起來。他那時所感覺得的討厭的可怕得要命的感觸，開始越發越發活現地開始復來了。每按一次鈴他就發抖，這使他越發越發滿意。

『唔，你有什麼事？你是誰？』那工人喊着，走出來到他跟前。拉思科里涅珂夫又進去了。

『我想租一層樓房，我看一看。』

『夜晚上不是看房子的時候；而且你應當和門房一陣上來。』

『地板洗了，將來油漆不？』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說道。『沒有血麼？』

『什麼血？』

『怎麼；老女人和她的妹妹都在這裏被謀殺了。那里有一大灘血哩。』

『但是你是誰？』那工人不安的喊道。

『你問我是誰？』

『是的。』

『你想知道麼？ 到警察署來，我告訴你。』

那工人驚奇地看着他。

『是我們走的時候了，我們已經遲了。 快來，亞利阿希加。 我們一定要鎖門的，』年大的工人說道。

『很好，快來，』拉思科里涅珂夫漠然地說着，先出來，他慢慢走下樓去。

『嘿，門房，』他在門口喊道。

有幾個人入口站着，看着行人；兩個門房，一個鄉下女人，一個穿着長上衣的人，和不多的幾個別的人們。拉思科里涅珂夫照直到他們跟前。

『你有什麼事？』一個門房問道。

『你到警察辦公處去過麼？』

『我剛才在那里。你有什麼事？』

『開門麼？』

『自然嘍。』

『副監督在那里麼？』

『他有一個時候在那里。你有什麼事？』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作答話，只在他們旁邊站着，出神的想着。

『他曾看過房子，』年大的工人說着，向前走來。

『那層樓房？』

『我們在作活的那層。』『你爲什麼把血洗掉呢？』他說。『這里有過一度

謀殺，』他說，『我來租。』他開始按鈴，幾乎把門鈴弄毀了。『到警察署

來，』他說，『我在那里把一切事情告訴你。』他不願離開我們。』

門房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皺着眉毛，迷惑了。

『你是誰？』他盡力驚心動目地喊道。

『我是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科里涅珂夫，先前是一個大學生，我住在希爾的住宅，離這不遠，樓房十四號，問門房，他知道我。』拉思科里涅珂夫用一種懶懶的做夢似的聲音說出這一切話，並不扭頭，只是注意地看着漸漸黑暗的大街。

『你爲什麼到那層樓房去？』

『看一看。』

『有什麼可看的？』

『直接把他帶到警察署去，』穿着長上衣的那人猝然插口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看着他，用同樣的低低的懶懶的聲調說道：

『快來。』

『是的，帶住他，』那人更剛愎地繼續說道。『他爲什麼往那裏去，他心中

想着什麼事，囁？」

「他並不是喝醉了，但是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一回事，」那工人喃喃道。

「但是你有什麼事呢？」門房又喊道，開始真正地發怒了——「你爲什麼留戀着？」

「那麼你們怕警察署麼？」拉思科里涅珂夫譏諷地說道。

「怎麼怕牠？你爲什麼留戀着？」

「他是一個無賴！」鄉下女人喊道。

「爲什麼費功夫和他談論？」別一個門房喊道，他是一個碩大的粗人，敞披着一件上衣，腰帶上掛着鑰匙。「滾吧！他是一個無賴，沒有錯的。滾吧！」

他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肩膀，把他推到大街上去。他往前倒去，但是站住了脚。無語地看一看旁觀人，便走開了。

「奇怪的人！」那工人說道。

『現今有奇怪的人，』那女人說道。

『你本當把他帶到警察署去，』穿長上衣的人說道。

『不如不理他，』大門房決定道。『一個照例的無賴！那正是他想要的哩，你可以相信的，但是，你便脫不開他了。……我們知道那類人！』

『我往那里去還是不去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他在十字街頭的路當中站着，往四下望，好像期待什麼人給他一句決定的話似的。但是沒有聲音傳來，一切都是像他所在上面走的石頭似的死寂，對於他是死的，對於他一人是死的。……忽然在街頭，離有二百碼遠，在聚攏着的暮色中，他看見一羣人，並聽見談話與叫嚷。在人羣當中停着一輛馬車。……一道光亮在街心閃耀。『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向右轉，到人羣跟前去。他彷彿要抓住一切事物，當他認識出來了，他便冷然微笑，因為他完全決定往警察署去，知道不久這事便完全完了。

第七章

一輛講究的馬車停在街心，前面有一對精神煥發的灰色的馬；車裏並沒有人，馬車夫從他的車箱下來了，在車旁站着；他用手拉着馬的韁轡。……一大羣人聚攏着，警察在前面站着。其中有一個人拿着一個燈籠，照着靠近車輪躺着的什麼東西。人人都在談論着，呼喊着，察看着；馬車夫彷彿迷混了，不住地重複說道：

『多麼倒霉！天爺，多麼倒霉！』

拉思科里涅珂夫極力往裏擠，最後竟得見騷動與興趣的對象了。一個被車壓倒了的人，顯然失了知覺的在地上躺着，滿帶着血；他穿的很壞，但是並不像工

人。血從他的頭上和臉上流；他的臉被壓壞了，殘缺了，破相了。他顯然是傷得厲害。

『慈悲的天爺！』馬車夫慟哭道，『你叫我怎麼辦呢？ 若果我趕車急跑，不向他嚷，那還可說，但是我是安靜地走着，並不匆忙。 人人可以看見我正像別人一樣地走着。 一個喝醉的人不能走直路，我們都知道。…… 我。看見他從大街上穿過，搖搖擺擺的，幾乎跌倒了。 我又嚷，嚷了兩遍，三遍，于是我把馬勒住，但是他照直倒在馬蹄下！ 不是他故意那樣，便是他大醉了。…… 馬還小，容易受驚。 牠們驚跳，他呼喊起來…… 那使牠們更糟。 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就是那樣的，』人羣中有一個人聲證實道。

『他嚷了，那是真的，他嚷了三遍，』另一個人聲宣言道。

『是三遍，我們都聽見了，』第三個人聲喊道。

但是馬車夫並不十分苦惱，驚嚇。 這是顯然的，馬車是屬於一個有錢的重要

的人物，他正在什麼地方等着車哩；警察自然是非同小可地急想避免擾亂他的安排。他們所必須做的事，便是把受傷的人抬到警察署和醫院去。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

這時拉思科里、涅珂夫擠進去，更躬低身子俯看他。燈籠忽然照亮那不幸的人的臉孔。他認出他是誰了。

「我認識他！我認識他！」他喊着，往前面衝去。這是一個退職的書記官瑪爾美拉陀夫。他就靠着近跟前在珂色爾的住宅裏住。……趕快找醫生來！我給錢，看。」他從口袋裏把錢掏出來，給巡警看。他是在一種洶洶的興奮中。

警察高興找出來是誰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交了他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熱心得彷彿這是他的父親一般，他請求警察把失去知覺的瑪爾美拉陀夫立刻抬到他的寓所去。

「就在這裏，離三個住宅遠，」他熱切地說，「屬於一個有錢的德國人珂色爾」

的那住宅。他那時正在回家，無疑地是喝醉了。我知道他，他是一個酒徒。

他在那里有家眷，一個妻，小孩子們，他有一個女兒。……把他送到醫院去，便費時間了，在那住宅裏一定有一個醫生的。我給錢，我給錢！至少他在家裏有人侍候……她們立刻就要扶持他的。然而在你們沒有把他弄到醫院之前，他便要死了。」他將就沒被人看見的偷偷放點錢在巡警的手裏。但是這事是直爽的，正當的，無論如何，救助在這裡是更近的。他們把受傷的人抬起來；人們自動來幫忙。

珂色爾的住宅離有三十碼遠。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後面走着，小心地扶着瑪爾

美拉陀夫的頭，指着路。

「這樣，這樣！我們必須把他的頭向上抬上樓。轉過來！我給錢，我不讓你們白忙的，」他喃喃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遵照她每逢暇時的常例，又開始在她的小小的房間裏，

從窗戶到火爐，再回頭，這樣來回地走着，拖着雙臂，自言自語着，咳嗽着。近來她開始更常和她女兒波崙加談話，她是十歲大的小孩，雖說有許多她都不懂，却很懂得她的母親需要她，因此她總是用她的聰明的大眼睛注視着她，竭力顯出懂得的樣子來。這時波崙加在替她的小弟弟脫衣服，他一天都不舒服，就上床睡覺了。這孩子等她來把他的汗衫脫掉，這是必須在夜裏洗的。他在椅子上挺直坐着不動，臉孔沉默嚴肅，兩腿向前伸直——腳跟併在一塊，腳趾向外。

他聽着他的母親向他的姊姊說着什麼話，完全不動的坐着，凸着嘴，大睜着眼睛，正如所有的好小孩子們在他們被脫衣上床睡覺的時候，一定那樣坐着的。一個小女孩，還小，真正是穿着破衣服，在門簾跟前站着，等着攤脫她。往樓梯去的門在開着，稍稍解救他們少受點烟草的烟雲之苦，那從別的房間浮進來，使這可憐的患肺癆病的女人一陣一陣長時間地怕人地咳嗽。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彷彿在那個星期內變得更瘦了，她臉上的癆病的紅暈比原來更鮮明了。

「你不相信的，你想不到的，波希加，」她說着，在房中轉着走，「在我爸爸裏我們過着什麼一種幸福的闊綽的生活，這個酒徒如何把我，並且將把你們都帶到毀滅的地步呵！爸爸是一個廳長，離作省長只差一級；因此來看他的每個人都說：『我們把你當作我們的省長，伊凡米哈羅維支！』當我……當……』她劇烈地咳嗽，「呵，被詛咒的生命呀，」她喊道，清着嗓子，用手按着胸膛，「當我……當最後一次跳舞會的時候……在大帥家裏……公主伯色麥麗看見我——她在你的父親和我結婚的時候，給我祝福，波希加——她立刻問道『那不是在散會時跳披肩舞的漂亮女子麼。』（你一定要把那裂縫補好，你一定要拿針照我所指示你的那樣織補，不然明天——咳嗽，咳嗽，咳嗽——他要把那個洞弄得更大了，」她費力地一字一板地說。）王爺斯契各里思珂是一個侍臣，他那時剛從彼得堡來……他和我跳馬如卡，要在第二天向我求婚；但是我用恭維的話謝謝他，告訴他我的心早已是別人的了。那個別人就是你的父親，波尼亞；爸爸氣得怕人。……」

水預備好了沒有？把汗衫給我，還有襪子！麗達，『她向最小的一個說道，『你今夜必須將就着不穿襯衫了……把你的襪子一同拿出來……我把牠們放一塊洗。……怎麼一回事，這個喝醉的流氓不進來了？他穿汗衫一直穿到像一塊抹布，他把牠穿成破布！我要都放一塊洗，好不至于必須一連洗兩夜！呵呀！（咳噲，咳噲，咳噲，咳噲！）又是的！這是什麼一回事？』她喊着，看見一羣人在過道中，和往他房裏擁的人們，抬着一件重物。『這是什麼？他們抬什麼來？可憐哪！』

『我們把他放在那里呢？』巡警問道，往四下看，那時瑪爾美拉陀夫失了知覺，滿帶着血，被抬進來。

『放在沙發上！把他直放在沙發上，頭這樣放，』拉思科里涅珂夫指給他看。

『在路上被馬車壓倒了！喝醉了！』有人在過道上喊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站着，臉變白了，喘着氣。孩子們都嚇住了。小麗達呼號，跑到波崙加跟前，抓住她，渾身發抖。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瑪爾美拉陀夫放躺下，便跑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去。『爲着上帝的緣故，放安靜吧，莫要驚慌！』他迅速地說道，『他從路上經過，被一輛馬車壓倒了，莫要驚慌，他要蘇生過來的，我告訴他們把他送到這裏來的……我已經到這裏來過，你記得麼？他要蘇生過來的；我給錢！』

『他這次算把命送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絕望地喊道，她奔向她的丈夫跟前。

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便看出來她並不是那些容易暈倒的女人們中的一位。她立刻放一個枕頭在這倒霉的人的頭下，這是誰也沒有想到的，她並且開始脫他衣服察看。她支持着勇氣，忘記自己，咬着顫抖的雙唇，悶着那就要從她口中發出的呼號。

拉思科里涅珂夫同時勸了一個人跑去找醫生。彷彿是有一個醫生，隔一個門就是的。

『我已派人去找一個醫生來，』他不住地向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申言道，『莫要著急，我給錢。你沒有水麼？……給我一條手帕或手巾，無論什麼，趕緊快快地。……他受傷了，但並不是死了，相信我。……我們且看醫生怎麼說吧！』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跑到窗戶跟前；在那里房拐一張破椅子上，放着一大瓦盆水，預備那夜洗她的孩子和她的丈夫的襯衣的。這種洗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至少一星期要在夜晚忙兩次，若是不更忙的話。因為這人家竟到了這樣一步田地，他們實際上就沒有襯衣更換，然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受不了不乾淨，她不願看家裏齷齪，寧願夜間使自己精疲力竭，當其餘的人都睡熟的時候，超過自己的力量作活，好把濕的襯衣掛在繩上，早晨便乾了。她受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請求，把那盆水端起來，但是幾乎和盆一起累倒了。但是後者已經找到了一條手巾，把牠

弄濕，開始把血從瑪爾美拉陀夫的臉上洗去。

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在一旁站着，艱難地呼吸着，用手按着胸膛。她自己也需要留心。拉思科里渣珂夫開始明白他叫把受傷的人送到這里來，會成爲一個錯誤的。巡警也躊躇地站着。

『波崙加，』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跑到索尼亞那去，趕快。若是你看她不在家，留話說她的父親被車壓倒了，要她立刻就到這里來……當她進屋的時候。跑，波崙加！那里，把披肩披上。』

『頂快地快！』坐在椅上的小男孩忽然喊道，在那以後他又恢復原來沉默的嚴肅，圓睜着眼，脚跟往前伸，腳趾向外伸。

這時房裏完全充滿了人，你連一根針都落不下去的。警察都走了，只剩下一個，他留了一會，努力把那些從樓梯進來的人趕出去。幾乎所有馬丹列沛惠克色里的寓客都從這層樓的內室裏連貫地進去；起初他們都一塊擠在門口，但是以後他

們擠滿到房裏去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勃然大怒。

『至少你們可以讓他平平安安地死吧，』他向羣人嚷罵道，『這是一個賽會給你們張着嘴看的麼？帶着紙烟哩！（咳嗆，咳嗆，咳嗆！）你也可以戴着帽子好了。……有一個人戴着帽子哩！……滾開！至少你應當尊敬死人！』

她的咳嗆壅塞了她的氣息——但是她的譴責並非無效。他們站着顯然有些怕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寓客們一個跟一個擠回到門口去，帶着一種內部的滿足感情，這是當着一件忽然發生的災禍之前可以觀察出來的，即使是犧牲者最親最近的人都是那樣，這事沒有一個活着的人免得掉的，甚且不管最真誠的同情與憐憫。

不過外面的人聲被聽見了，講着醫院，並且說他們沒有權利在這里騷擾。

『沒有權利死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她向門前衝去，要向他们出氣，但是在門口面對面撞見馬丹列沛惠克色里了，她剛聽說這件災禍，便跑進來恢復秩序。她是一個特別愛吵架而且不負責任的德國人。

「唉，我的天爺呀！」她喊道，緊握着手，「你的丈夫喝醉了，馬蹶了！同他一陣到醫院去吧！我是女房東！」

「亞瑪利亞拉得韋各夫那，我求你把你所說的話想一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傲慢地開言道（她對於女房東總是帶着傲慢的語調，好使她可以「記住她的地位」，就是此刻她都不能不給自己這種滿足）。『亞瑪利亞拉得韋各夫那……』

「我先前曾告訴過你一次，你敢叫我亞瑪利亞拉得韋各夫那；我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

「你並不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乃是亞瑪利亞拉得韋各夫那，因為我並不是你的卑鄙的阿諛者中的一個，像萊比綏亞利珂夫君，他這時正在門後大笑哩，（一陣大笑和一陣「她們又吵起來了」的喊聲，確實在門口可以聽見）所以我將永遠叫你亞瑪利亞拉得韋各夫那，雖說我並不明白你爲什麼不喜歡那個名字。你可以替你自己看看，塞米昂沙哈羅維支發生了什麼事；他就要死了。我請求你立刻把

那扇門關上，不讓一個人進來。讓他至少要平平安安地死！不然我警告你，明天總督自己將得知你的行爲的。王爺在我做姑娘時候就認識我；他很記得塞米昂沙哈羅維支，他時常爲他的恩人。每人知道塞米昂沙哈羅維支有許多朋友和保護人，他由于一種可尊敬的驕傲心把他們都捨棄了，因爲他知道自己的不幸的弱點，但是現在（她指着拉思科里涅珂夫）有一位慷慨的青年人來幫忙我們，他有錢財，有親戚，塞米昂沙哈羅維支從小孩時就認識他。你可以放心休息吧，亞瑪利亞拉得韋各夫那……」

這一切話都說得快極了，越來越快，但是一陣咳嗽忽然打斷了加迭里那伊諾夫那的娓娓動人的話。那時將死的人恢復了意識，發出一陣呻吟；她跑到他跟前。這受傷的人睜開眼睛，不認識地，不明白地，死獸着躬身俯視着他的拉思科里涅珂夫。他作着深深的，慢慢的，艱難的呼吸；血液從他的嘴邊往外滲流，成滴的汗從前額上發出。他不認識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始不安地往四下望。加迭

里那伊凡諾夫那帶着傷心的但是嚴肅的臉色看着他，淚珠從她的眼中滴下來。

『我的天爺呀！他整個胸膛都踩壞了！他是何等地流着血呵，』她絕望地說道。『我們必須把他的衣服脫掉。轉一點身子，塞米昂沙哈羅維支，若是你能以的話，』她向他喊道。

瑪爾美拉陀夫認識了她。

『牧師，』他破聲地一字一板地說道。

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走到窗戶跟前，頭靠在窗架子上，絕望地呼喊道：

『呵，被詛咒的生活呀！』

『牧師，』將死的人沉默了一會之後又說道。

『他們找去了，』加送里那伊凡諾夫那向他喊道，他服從她的喊叫，不作聲了。他帶着傷心的懦怯的眼色找她；她回來站在他的枕頭旁邊。他彷彿稍稍安適一點，但是並不久。

不久他的眼睛放在他寵愛的孩子小麗達的身上，他在牆角發抖，好像她發了一陣急病似的，用她驚奇的孩子氣的眼色注視着他。

「唉——唉，」他不舒服地向他嘆氣。他想說什麼話。

「什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

「光腳，光腳！」他喃喃道，以發狂的目光指示着那孩子的光腳。

「莫作聲，」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易怒地喊道，「你知道她爲什麼光着腳。」

「謝天謝地，醫生來了，」拉恩科里涅珂夫呼喊道，他安心了。

醫生進來了；他是一個拘泥的矮小的老人，是德國人，不信心地四下望着；他走近病人跟前，試他的脈，細心摸他的頭，連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幫忙，他把染血的汗衫解開，把受傷的人的胸膛裸露出來。胸膛受了重傷，壓碎了，折斷了，右邊的幾根肋骨斷了。在左邊，正在心上面，有一大塊難看的微黃的黑色的傷痕。馬蹄殘酷地踢的。醫生皺眉毛。巡警告訴他，說他被壓倒在車輪裏，在路

上和車輪一起滾了有三十碼遠。

「他竟恢復了意識，希奇，」醫生悄悄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低語道。

「你想他怎樣？」他問。

「他立刻就死。」

「真正沒有希望了麼？」

「一點點都沒有。他在喘着最後的一口氣哩。……他的頭也傷的很重。……」

「哼……若是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替他放血，但是……那是沒有用的。在五分鐘或十

分鐘以內他一定要死的。」

「那麼不如替他放血吧。」

「若是你願意的話。……但是我先告訴你，那是完全沒有用的。」

在那時候別的步伐聲又聽見了；過道上的人羣分開，牧師（一個頹白的矮小的

老人）來在門口，帶着聖餐供品。一個巡警在這件災禍發生的時候去找他來的。

醫生和他換地位，和他彼此對瞥眼色。拉思科里涅珂夫請求醫生稍停一會。他

聳一聳肩，停留着。

所有的人都往後退。懺悔禮不久便完了。將死的人或者不大懂；他只能發出不清楚的斷斷續續的聲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拉住小麗達，又從椅上把小男孩拉起來，在牆拐火爐旁邊跪下，使孩子們在她前面跪着。那小女孩還在打戰；但是那小男孩子用他的小小的光光的膝頭跪下，合拍地舉手，正確地在自己身上畫十字，躬下身子，用前額觸地板，那彷彿給他特別的滿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咬着嘴唇，噙住眼淚；她也祈禱，不時把男孩子的汗衫扯直，將就用一條手帕蓋住女孩子的光光的肩頭，這手帕是她從大櫃那里拿的，並沒有起身，沒有斷祈禱。這時內室的門又愛打聽地開了。在走道上，從這樓梯的各層樓房裏來的旁觀羣衆，變得越來越稠，但是他們並不敢邁過門檻。一隻小蠟燭頭照亮着這幕戲。

那時波希加在門口從人羣中擠過去。她進來，因為跑的那麼快，喘着氣，把

披肩取下，找她的母親，走到她跟前，說，『她來了，我在大街上撞見她。』她的母親使她在她旁邊跪下。

一個年輕女子懼怯地無聲地從人羣中擠過去，在那房中，在貧乏，破衣，死亡與絕望之中，她之出現是奇怪的。她也穿着破衣，她的衣服都是最便宜的；但是用一種特別樣式的下流飾物裝飾出來的，不會錯地露出她的可耻的目的來。索尼亞在門口突然站住，迷亂的往四下望，對於一切事物都不知不覺了。她忘記她的第四次手買的華美的綢衣服，帶着可笑的長裙，在這里十分不合式，和她的大裙箍把門口全部都佔滿了，和她的淡色的鞋，和她隨身帶着的小傘，雖說在夜晚晚上那並沒有用，和可笑的圓草帽子，帶着耀眼的火色的羽毛。在這俏皮地歪戴着帽子的下面有一幅灰白的受驚的小臉兒，雙唇分開，兩眼恐怖地注視着。索尼亞是一個十八歲的瘦小的女子，長着好看的頭髮，很漂亮的，有着一對驚人的藍眼睛。她注意地看着床與牧師；她也跑得發喘。最後，有私語，大概是人羣中的什麼話，傳

到他的耳朵裏去。她俯視着，往房裏走了一步，還是緊靠着門。

禮式完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又往她丈夫跟前。牧師往後退，在告別

時，轉身向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說幾句勸告和安慰的話。

『這些孩子叫我怎麼辦？』她指着小的們，嚴刻地易怒地打斷他的話。

『上帝是慈悲的；向至高至上者求救助吧，』牧師開言道。

『唉！他是慈悲的，然而對我們却並不。』

『那是一樁罪過，一樁罪過，馬丹，』牧師說着，搖着頭。

『那不是一樁罪過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指着將死的人喊道。

『或者那些無心地構成這件災禍的人們將答應賠償你，至少賠償他薪水的損失

罷。』

『你不明白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生氣地揮着手說道。『他們爲什麼當

賠償我呢？他喝醉了，自己倒在馬蹄下！什麼薪水！他除了帶給我們苦惱而

外，什麼也沒有。他個酒徒把一切東西都喝酒喝掉了！他搶我們去喝酒，他把他們的生命和我的都爲着喝酒糟踐了！感謝上帝他就要死了！少一個要養活的人！」

『在人死的時候，你一定要饒恕，那是一椿罪過，馬丹，那樣的情感乃是一椿大大的罪過。』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忙着將死的人；她給他水喝，從他的頭上擦血和汗，把他的枕頭放直，僅僅不時地轉一會身子向牧師說話。現在她幾乎瘋狂地奔向他跟前
去。

『唉，神父！那是話，僅只是話！饒恕！若是他沒有被壓倒，他今天便要醉醺醺的回來家，他的唯一的汗衫臟了，破了，他要酣睡得像一根木頭樣，我要泡呀，清呀，直到天明；洗他的和孩子們的破衣服，然後在窗邊亮乾，天一亮的時候，我就要縫補。我就是那樣地度過我的夜晚！……講饒恕有什麼用呀！事

實上我已經饒恕了！』

一陣怕人的空洞的咳嗽打斷了她的話！她把她的手巾放在她的嘴唇上，給牧師看，用另一隻手按住她的發痛的胸膛。手巾上滿染着血。牧師點頭，一言不發。

瑪爾美拉陀夫是在最後地受苦了；他並沒有把他的眼轉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臉，她又躬身俯視着他。他老是想向她說什麼話；她開始艱難地調動舌頭，不清楚地一字一板地說，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明白他要求她饒恕，便斷然地向他叫道：

『莫作聲！無須乎！我知道你要說什麼話！』病人沉默了，但是同時他的亂瞠的眼睛瞥向門口，他看見索尼亞了。

直到那時他才注意到她：她在一個拐角的陰影中站着。

『那是誰？那是誰？』他忽然用一種粗的喘氣的聲音攪亂地說道，恐怖地把

他的眼睛轉向房門，他的女兒正在那里站着，他要坐起來。

『躺下！ 躺下——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

他用了不自然的力量竟能用肘節把自己支撐着。他驚奇地固定地看了些時他的女兒，好像不認識她似的。他先前從沒有看見她穿着這樣的服裝。忽然他認識她了，她在屈辱中，穿着華美的麗服，毀了，害臊了，溫和地等着攤她向她的將死的父親說再見。他的臉顯出劇烈的苦痛來。

『索尼亞！ 女兒呀！ 饒恕呵！』他喊道，他要伸手給她，但是失了均衡，倒下沙發，臉向下對着地板。他們跑去把他抱起來，他們把他放在沙發上；但是他就要死了。索尼亞低聲一喊跑上去，抱着他，不動地老是這樣着。他死在她的懷中。

『他得到他所要的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看着她丈夫的死體喊道。『唔，現在怎麼辦呢？ 我如何來葬他呢！ 我明天能給他們什麼喫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來。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他開口道，『上星期你的丈夫把他的一切生活和境況都告訴我了。……相信我，他帶着熱烈的尊敬說着你。從那晚上，我得知知道他對於你們都是何等地切愛，他何等地特別敬愛你，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我不管他的不幸的弱點，從那晚上我們便成爲朋友了。……現在容我——做點事情……以報答對於我的死友的欠情。這里是二十塊盧布，我想——若是那能以對你們有點幫助，那麼……我……總而言之，我要再來，我一定再來……我或者明天再來。……再見！』

他趕緊走出房門，從人羣中擠到樓梯上去。但是在人羣中他忽然撞着尼科丁佛密支，他聽說這件災禍，便親自來吩咐。他們自從在警察署那一場之後，便沒有相見，但是尼科丁佛密支立刻便認識他。

『呵，是你麼？』他問他道。

『他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醫生和牧師都來了，一切都照着應當怎麼做的做了。莫要太十分麻煩那可憐的女人，事實上她也是患着癆病。想法鼓舞她，若是可能的話……你是一個心腸慈善的人，我知道……』他帶着一陣微笑，繼續着說，直瞅着他的臉。

『但是你身上濺上血了，』尼科丁佛密支在燈光中看出拉思科里涅珂夫背心上有些新鮮血跡，便說道。

『是的……我滿染上血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種特別的神情說道；于是他微笑，點頭，走下樓去。

他慢慢地熟思地往下走，患熱病似的，但是自己並不覺得，完全聚精會神于那個忽然在他裏面湧起的生活與力量之一種新的壓倒一切的感觸。這種感觸可以和一个被判決死刑，忽然被赦了的那人的感觸相比。他下了一半樓，便被正往家去的牧師趕上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讓他過去，和他交換了一個沉默的招呼。他正在下

着最後一步樓梯的時候，便聽見了急促的脚步聲在他後面。有人追他；這是波崙加。她追着他，呼喊道『等等！等等！』

他轉身過來。她站在樓梯頂底一層上，突然停住，比他站高一步樓梯。一道朦朧的亮光從院中照來。拉思科里涅珂夫能够辨出這孩子的瘠瘦然而漂亮的小臉，帶着一陣活潑的雅氣的笑容看着他。她帶着一個她所顯然高興傳達的消息。『告訴我，你姓什麼？……你在那里住？』她用一種急喘的聲音急促地說道。他把兩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帶着一種狂歡看着她。看着她，于他是那麽樣的一種快樂，他說不出爲什麼。

『誰派你來的？』

『索尼亞姐姐派我來的，』女孩子答道，微笑得更活潑。

『我知道是索尼亞姐姐派你來的。』

『媽媽也派我來的……當索尼亞姐姐派我的時候，媽媽也走上來了，並且說，

「快跑，波崙加。」

「你愛索尼亞姐姐麼？」

「我愛她比愛誰都很，」波崙加帶着一種特別的熱誠答道，她的笑容變得更莊重了。

「你愛我麼？」

正要答話的時候，他看見這小小的女孩子的臉正向他挨近，她的全部嘴唇自然地凸出去吻他。忽然她的瘦得像乾棍一般地膀臂緊緊地抱住他，她的頭靠在他的肩膀上，這小女孩子低聲哭泣，臉壓着他。

「我爲父親可憐，」她遲一會說道，她抬起眼淚斑斑的臉，用手把眼淚擦去。「現在只是倒霉而已，」她忽然帶着一種特別端莊的態度繼續說道，那種態度是小孩子們要說話像成人時所很費力採取的。

「你的父親愛你麼？」

『他頂愛麗達，』她不帶一點笑容很嚴肅地繼續說道，的確像成人樣，『他愛她，因為她小，而且也因為她有病。他總是常常帶東西給她。但是他教我們讀書，教我文法，還教聖經，』她莊重地續說道。『母親總是不常說話，但是我們知道她喜歡這樣，父親也知道。母親要教我法文，因為現在是我開始受教育的時候了。』

『你們知道你們的禱告文麼？』

『自然我們是知道的！我們好久以前便知道了。我向自己念我的禱告文，因為我現在是一個大孩子了，但是珂里亞和麗達却和母親一塊大聲念。起頭他們背誦『Ave Maria』（「福哉瑪利亞」），然後又背一個禱告文：「主呵，饒恕而且賜福給索尼亞姐姐吧，」然後又背一個禱告文，「主呵，饒恕而且賜福給我們的第二個父親吧。」因為我們的前父死了，這是另一個父親，但是我們也給那一個禱告的。』

「波崙加，我名叫羅提宏。有時也給我禱告吧。」和您的僕人羅提宏」，莫再多說了。」

「我以後一生都要爲你禱告，」小女孩熱心地聲言道，她忽然又微笑，向他身上衝去，又親熱地抱他一次。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姓名住址告訴她，答應第二天一定來。小孩十分爲他所迷的走開了。當他走出到大街上的時候，已經過了十點鐘。五分鐘內他便站在橋上那女人投水的那塊地方。

「得了，」他堅決地勝利地聲言道。「我算和妄想，想像的恐怖與幻像告一結束了！人生是真實的！剛才我不是生活了麼？我的生命還沒有和那老女人一同死去！天國給她吧——現在得了，馬丹，讓我平平安安的吧！現在讓理智與光……意志與力量來統治吧……現在我們要看了！我們要試一試我們的力量！」他挑激地續說道，好像向什麼黑暗勢力挑戰似的。「我甘心願意在一方碼空地上

生活！

『這時我很軟弱，但是……我相信我的病算完了。我知道我出來，病便完了的。哦，坡金珂夫的住宅離這只有幾步遠。即使不緊靠近，我也實在一定要到拉如密亨那里去的……讓他賭贏他的東道吧！讓我們還給他些滿意——沒有關係！力量，力量是人所需要的東西，沒有牠你什麼也得不着，而且力量是一定要用力量獲得的——那是他們所不知道的，』他驕傲地自信地續說道，他脚步無力地從橋上走開。驕傲與自信在他心中不斷地變得越發堅強；他每分鐘都在變成一個不同的人。有什麼事情使他內心裏生出這種轉變呢？他自己並不知道；像一個人抓住了一根草，他忽然覺得他也能夠活着，他還有生命，他的生命並沒有和那老女人一同死去。」或者他的結論下的太匆忙了，但是那也並沒有想到。

『但是我請她在禱告中記住「您的僕人羅提宏，」這意思打動了他。『唔，那是……在緊急的時候，』他續說道，自己笑自己少年氣的胡鬧。他的精神好極

了。

他容易地找到了拉如密亨；這位新寓客在坡金珂夫住宅內已經熟了，門房立刻便把路指示給他。上了半樓梯他便能以聽見一大羣聚會的人的喧嘩與精神充足的談話。門對着樓梯大開着；他能够聽見呼喊與討論。拉如密亨的房間頗大；在座共有十五個人。拉恩科里涅珂夫在入口站住，那裏有女老板的兩個僕人正在門簾外邊忙着兩個銅暖炊，瓶，包子和香薄荷的盤子和碟子，這些都是從女老板的廚房端上來的。拉恩科里涅珂夫叫僕人進去找拉如密亨。他高興的跑出來。在頭一眼看來，那是顯然的，他喝了許多酒，雖說不論好多酒都不能使拉如密亨十分醉，這次他是可以看出來地受了影響了。

『聽着，』拉恩科里涅珂夫趕緊說道，『我只是來告訴你，你賭贏了你的東道了，而且沒有人真正知道，自己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我不能進去；我是如此軟弱，我立刻就要倒下了。那麼晚安，再見吧！明天來看我。』

『你知道麼？我要照看你回家。若是你自己說你軟弱，你一定要……』

『你的客人們呢？剛才往外偷看的那個鬚鬚的人是誰？』

『他？誰知道！我想是伯伯的什麼朋友，不然或者就是沒請便來的……我要伯伯陪他們，他是一個極有價值的人，可惜我現在不能把你介紹給他。但是現在不管他們了！他們將不注意我，而且我需要一點新鮮空氣，因為你正好不先不後地來了——再過兩分鐘，我要動打了！他們在談着那變一些狂妄的瞎話……你簡直不能相信人們會怎麼說！不過你爲什麼不相信呢？我們自己不也談瞎話麼？讓他們談吧；但是以後他們可不當談這樣的瞎話了！……等一分鐘，我要把饒塞毛夫找來。』

饒塞毛夫幾乎是貪饒地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他對於他顯出一種特別的興趣；他的臉孔立刻鮮明了。

『你必須立刻就去睡覺，』他聲言道，盡力仔細察看病人，『噢，點東西過夜。』

噢不噢？我不多時以前給你預備了……一劑麵藥。」

『兩劑，若是你歡喜的話，』拉恩科里返珂夫答道。立刻便把麵藥喫掉了。

『你送他回家，那是好事，』饒塞毛夫向拉如密亨說道——『我們且看他明天怎樣，今天他一點也不錯：從下午以後便有了一個重大的改變。活着學着看吧……』

『你知道當我們出來的時候，饒塞毛夫向我咕咕什麼話麼？』拉如密亨剛等到他們到了大街上的時候，便妄口說道。『我不把一切事情告訴你，老哥，因為他們是那樣的傻瓜。』饒塞毛夫告訴我我在路上隨便向你談話，使你隨便向我談話，以後要我將這事詳細告訴他，因為他腦中懷着一個意思，以為你是……瘋了或是近乎瘋了。只消想一想！第一層，你有他三倍的頭腦；第二層，若果你不是瘋了，你一點也無須乎注意他懷着那樣的一個瘋狂的意思的；第三，那條牛，他的專業是外科，却在腦筋病上發瘋了，那使他對於你得到這個結論者，乃是你今天和薩米陀

夫的談話。」

「薩米陀夫把一切都告訴你了麼？」

「告訴了，他做的不錯。現在我明白這全是什麼一回事了，薩米陀夫也明白了。……唔，事實是，羅提亞……要點是……我此刻有點醉了。……但那是……不要緊……要點是，這個意思……你明白麼？剛正在他們的腦中產生……你明白麼？那事沒有一個人敢大聲說，因為那意思太可笑了，尤其是自從逮捕那個漆匠以後，那個泡便破了，永遠消滅了。但是爲什麼他們都是這樣的傻瓜？我那時給了薩米陀夫一小頓打——那是我們自己之間說的話，老哥；請你莫要露出一點暗示，顯出你知道那件事；我看出來他是一個吹毛求疵的人，那是在路易思伊凡諾夫那的家裏。但是今天，今天事情全弄清了。那位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是那事的主謀！他利用你在警察署暈倒這件事，但是他自己現在害臊了；我知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貪饒地聽着。拉如密亨醉到十分，說得太隨便了。

『那時我發暈，因為空氣那麼悶，以及油漆的氣味，』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那是無須解釋的！那並不是唯一的要點：熱病害了有一個月；饑寒毛夫證明的！但是現在那少年是何等地輸敗了，你不相信的！』我並不值他的小指頭，」他說。你的指頭，他意思是說。他有時有良好的情感，老哥。但是那教訓，你今天在水晶宮給他的那教訓，那對任何事情太有用了！你起初嚇了他，你知道，他幾乎抽起筋來了！你幾乎又使他相信那所有的可惡的胡說爲真了，然而以後你忽然——嘲弄他道：「這里，你怎麼捏造呢？」那是正對的！他現在輸了，毀了！那是可稱大家的，老天爲證，那是他們應受的！唉，可惜我不在那里！他希望的要命想看你。波費利也想和你結識……』

『唉！……他也……但是他們爲什麼誣我瘋了呢？』

『哦，並不瘋。我一定說的太多了，老哥。……使他們驚動的事情，乃是因爲只有那個題目彷彿使你關心；現在那爲什麼使你關心算明白了；知道了一切的境

況……以及那如何刺激你，加進你的病中……我有點醉了，老哥，只是，他可惡，他懷着他自己的什麼主意……我告訴你，他在腦筋病上發瘋了。但是你莫管他……」

有半分鐘兩人都不作聲。

「聽着，拉如密亨，」拉思科里湟珂夫開言道，「我想明白地告訴你：我剛才在一個死床旁邊，一個書記死了……我把我所有的錢都給她們了……並且，我剛才被一個人吻了，若果我殺了任何人的話，她還是一樣地……其實我看見了另一個人在那里……戴着火色的羽毛……但是我是在談着無意思的話；我很軟弱，扶着我……我們直接到樓梯跟前去……」

「什麼一回事？你是什麼一回事？」拉如密亨焦急地問道。

「我有點頭暈，但是那並不是要點，我是如此傷心，如此傷心……像一個女人樣。看，那是什麼？看，看！」

「什麼事？」

『你沒看見麼？一個亮光在我的房裏，你看見麼？從裂縫……』

他們已經到了最後一層樓梯的底下來了，和女老板的門平着，他們事實上能以從那下面看見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樓頂上有一個亮。

『奇怪！那思泰莎，或者，』拉如密亨說道。

『她從未在這時候在我房裏過，而且她一定早已睡了，但是……我不管！再見！』

『你是什麼意思？我和你一陣來，我們要一陣進去！』

『我知道我們是一陣進去，但是我想在這裡握手，在這裡向你說再見。那麼把你的手拿來給我吧，再見！』

『你是什麼一回事，羅提亞？』

『沒有什麼……快走……你作證人。』

他們開始上樓，『畢竟饒塞毛夫或者對了』這意思打動了拉如密亨。『唉，

我的饒舌攪亂他了！」他自言自語道。

當他們來到房門的時候，他們聽見房裏的話聲。

『什麼事？』拉如密寧喊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是頭一個開門的人；他把門大開，在門口站着不動，目瞪口呆

了。

他的母親和妹妹正在沙發上坐着，等他有一個半鐘頭。他爲什麼從未料到，從未想到她們呢？她們動身了，正在路中，立刻便要到了，這消息剛只是在那天才向他重行述說的。她們費去那一個半鐘頭用閒話煩那思泰莎。她還在她們面前站着，到此刻已經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她們。當她們聽說他今天『逃跑了』，有病而且（如同她們從她說的故事中所曉得的）不省人事的時候，她們嚇瘋了！『天爺，他變成什麼樣子了？』兩人都在哭泣，兩人都在傷惱中過了那一個半鐘頭。

一陣喜悅，狂歡的喊聲，歡迎拉思科里涅珂夫的進來。兩人都向他跟前跑

去。但是他站着像一個死了的人樣；一陣忽然的難堪的感觸像雷電樣打擊了他。他並沒有抬手擁抱她們，他不能夠。他的母親和妹妹把他緊摟在懷中，吻他，笑着，喊着。他走了一步，搖搖擺擺，倒在地上，暈過去了。

焦急，恐怖的喊聲，哀哭聲……站在門口的拉如密亨穿到房裏來，把病人抓在他的強有力的兩膀中，一會便把他放在沙發上了。

『這不算什麼，不算什麼！』他向那位母親和妹妹喊道——『只是發一陣暈，一件小事！就在剛才醫生說他好的多了，說他完全好了！水！看，他自己蘇生過來了，他又好了！』

他那麼一把抓住了都麗亞的膀臂，幾乎扭脫骨節了，他使她躬身看『他又好了。』那位母親和妹妹帶着情緒和感激看着他，把他當作她們的天神。她們已經聽那思泰莎說了，在羅提亞害病期間，這位『很合宜的青年人』（如同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拉思科里涅珂夫在那天晚上和都麗亞談話中所稱他的，）對於他的

一切幫助。

(卷二完)

卷三

第一章

拉思科里澄珂夫起來，坐在沙發上。他無力地向拉如密亨揮手，要打斷他向他的母親和妹妹所說的那些親熱的不相關的洶洶不絕的安慰話，他把她們兩個的手抓住，有一兩分鐘不說話，從這一個看到那一個。他的母親爲他的表情所驚了。那顯出一種刺激得痛人的情緒，同時還顯出有種不可移動的，幾乎是瘋狂的神情。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哭起來了。

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臉色灰白；她的手在她哥哥的手中發戰。

『回家去……同他一陣，』他指着拉如密亨，用一種斷斷續續的聲音說道，『明天再見；明天一切事情……你們到了好久了麼？』

『今天晚上到的，羅提亞，』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答道，『火車遲的要命。但是，羅提亞，我現在絕不離開你了！我要在這里，靠近你，過這一夜……』

『莫要磨難我！』他帶着一種惱怒的姿勢說道。

『我要同他住在一塊，』拉如密亨喊道，『我一刻都不離他。不管我的一切客人了！讓他們愛怎麼大發脾氣去吧！我的伯伯在那里招待着哩。』

『我，我如何才能感謝你！』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正開言道，又緊握拉如密亨的手，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打斷她的話。

『我看不慣！我看不慣！』他易怒地重複說道，『莫要使我煩惱！得了，去吧……我受不了！』

『喂，媽媽，至少出房站一會吧，』都麗亞驚惶失措地低聲說道；『我們使他苦惱，那是顯而易見的。』

「經過三年之後我還不可以看他麼？」普里契利亞 亞歷山特羅夫 那哭道。

「慢走，」他又使她們停住，「你們老是防礙我，我的意思也弄亂了……你們看見盧辛沒有？」

「沒有，羅提亞，但是他已經知道我們到了。羅提亞，我們聽說彼得彼得羅維支是那麼好，今天曾經來拜望你，」普里契利亞 亞歷山特羅夫 那有些懦怯地續說道。

「是的……他是那麼好……都麗亞，我應允盧辛我要把他摔到樓下去，並告訴他滾吧……」

「羅提亞，你說什麼話！一定地，你並不是立意要告訴我們……」普里契利亞 亞歷山特羅夫 那驚恐地開言道，但是她住口了，看着都麗亞。

亞字陀沙羅馬諾夫 那注意地看着她的哥哥，等着他再說什麼話。她們兩個都已經聽那思泰莎 就她所能明白的所能報告的，說過那次的吵架，兩人都處在苦痛的

迷惑與躊躇中。

『都麗亞，』拉思科里涅柯夫盡力地繼續說道，『我不要那種結婚，那麼明天在頭一個機會，你一定要拒絕盧辛，我們好從此再不聽見他的姓名了。』

『老天爺！』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哭喊道。

『哥哥，想想你說些什麼話！』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激烈地開言道，但是立刻制住自己了。『或者，你現在不宜于談話；你累了，』她溫和地繼續說道。

『你以為我不省人事麼？並不是……你嫁盧辛爲着我的緣故。但是我不能受這種犧牲。那麼在明天以前便寫一封信，拒絕他……讓我在早晨看一遍，事情便算完結了！』

『那事我不能做！』那女子生氣了，喊道，『你有什麼權利……』

『都麗亞，你也急躁起來了，放安靜吧，明天……你看不見麼，』……母親驚惶失措地插嘴道。『不如走開吧！』

『他精神錯亂了！』拉如密亨醉醺醺地喊道，『不然他怎麼敢呢！明天一切胡說便都算過去了……今天他的確是把他趕跑了。正是這樣。而且盧辛也生氣了……他在這裏大發議論，想顯示他的學問，然而他垂頭喪氣的走了。……』

『那麼是真的了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哭喊道。

『明天再見，哥哥，』都麗亞憐憫地說道——『我們走吧，母親……再見，羅提亞。』

『你聽見麼，妹妹，』她在她們後面，最後盡力重複說道，『我並不是不省人事，這種結婚乃是——卑鄙醜惡。讓我舉動像一個流氓樣，但是你一定莫要那樣……一個儘够了……而且雖說我是一個流氓，我也不願有那樣的一個妹妹。要我還是要盧辛！現在走吧。……』

『但是你瘋了！專制魔王！』拉如密亨咆哮道；然而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或者是不能回答。他躺在沙發上，轉身對牆，完全精疲力竭了。班孚陀沙

羅馬諾夫那注意地看着拉如密亨；她的黑眼睛發閃光；拉如密亨對於她的警視簡直發驚了。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站着嚇住了。

『我絕不走的，』她絕望地向着拉如密亨低聲說道。『我要在這里什麼地方暫住……你護送都麗亞回去吧。』

『你將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拉如密亨不耐煩地用同樣的低聲回答她道。『無論如何，出來，到樓梯上來吧。那思泰莎，照一照亮！我向你担保說，』他半低聲地在樓梯上續說道。『他今天下午幾乎要打醫生和我！你明白麼？要打醫生本人！即是他也讓步，離開了，好不激怒他。我還在樓下看守着，但是他立刻穿上衣服，溜走了。若果你激怒他，在這夜晚的時候，他又溜走的，而且要自加些危害哩。……』

『你說什麼？』

「而且亞浮陀沙羅馬諾夫那絕不能沒有你，自己剩下在那些寓所裏面。」試想想你們住在什麼地方！那個痞子彼得彼得羅維支不能給你們找較好的寓所……

但是你知道，我喝了點酒，就是那酒性使我……罵人；莫要注意。……」

「但是我到這里的女老板那去，」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堅持道，「我要求她找一個角落給都麗亞和我過夜。我不能够像那樣離開他，我不能够！」

這場談話是正在女老板的門前樓梯頂層上說的。那思泰莎在下一步樓梯上照着他們。拉如密亨特別地興奮。在半個鐘頭之前他送拉恩科里涅珂夫回家的時候，他實在談得太隨便了，但是那他自己明白，雖說他喝了大量的酒，他的頭腦却是清楚的。現在他是在一種要發暈的境況中，他所喝的一切酒都彷彿飛到他的頭上，帶着加倍的效力。他和兩個婦女一塊站着，抓住她們兩人的手，勸她們，用驚人的明白的辭句向她們說理由，他幾乎每說一個字，大概爲着要加重他的論辯，他都把她們的手緊握得疼痛，如同在一個虎頭鉗子裏一般。他一點不注意禮節地

注視着亞字陀沙羅馬諾夫。她們有時把她們的手從他的碩大多骨的粗手中拉出來，但是他絲毫沒有注意出來是什麼一回事，把她們更往他跟前拉近。若果她們告訴他頭往下從樓梯上跳下去，他怕便要無思索，無躊躇，爲她們做了。雖說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覺得這個青年人實在是太反常，把她的手捏的太厲害，却爲着對於她的羅提亞焦心，她看他在這好像天佑似的，不願注意他所有的特點。但是亞字陀沙羅馬諾夫那雖說也一同焦心，而且並沒有畏縮的性情，她都不能看他眼中閃耀的光輝而不奇怪，不幾乎驚懼。僅只是那恩泰莎關於他哥哥的怪朋友的述說所引起的無限的信心，使她不設法從他那里跑開，不勸她的母親也跑。她還實在覺得現在即使跑開或者都是不可能的。不過，遲十分鐘，她十分壯胆了；那是拉如密亨的特質，無論他的心情如何，他立刻顯出他的真性情來，因此人們迅速看出他們所要處的是什麼一種人了。

「你不能到女老板那去，那完全是瞎說！」他喊道。「你若暫住下，即使你

是他的母親，你都要驅他發一陣瘋，於是誰也不知道會發生出什麼事來！聽着，我告訴你我要怎麼辦：現在那思泰莎留在這里和他一塊，我領你們兩個回家，你們自己不能在大街上的；在這方面彼得堡乃是一個可怕的地方……但是沒有關係！然後我照直跑回到這里來，一刻鐘後，一定地，我要把他狀況如何，他睡熟沒有，和那一切消息都帶給你們。然後，聽着！然後我要跑回家一小會——我那里有許多朋友，都喝醉了——我要把饒塞毛夫帶來——他是看他病的醫生，他也在那里，但是他並沒有醉；他並沒有醉，他從來不醉！我要把他拖來見羅提亞，然後拖他到你們那里去，這樣你們在這一個鐘頭將得到兩個報告——從醫生得的，你們明白麼，從醫生自己得的，那和我關於他的報告是很不同的事情！若果有什麼不對，我起誓我自己要把你們帶到這里來的，但是若果沒有什麼，你們就去睡覺。我要在這里過夜，在走道上，他聽不見我的，我要告訴饒塞毛夫在女老板家裏睡，就在跟前。誰于他有益些：是你還是醫生？那麼回家吧！但是女老板是不成的；

我倒沒有什麼，但是你們是不成的：她不願接待你們，因為她是……因為她是一個傻瓜……她要因為我而忌妒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並且還忌妒你，若是你想知道的話……一定忌妒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她是一個絕對地，絕對地不可思議的人物！而且我也是一個傻瓜！……沒有關係！快來！你們信賴我麼？

『我們走吧，母親，』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說道，『他一定要照他所允許的辦的。他已經救了羅提亞，而且若果醫生真正答應在這裡過夜，什麼能比那更好呢？』

『你看，你……你……明白我，因為你是一個天使！』拉如密亨狂歡地喊道，『我們走吧！那思泰莎！快跑上樓來，點一盞亮，坐着陪他；我一刻鐘就來。』

雖說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並不完全信服，她也不再抗拒了。拉如密亨

一隻膀臂架一個，把她們拉下樓去。他還使她不安，因為雖說他合宜而且和善，但是他能夠實行他所允許的話麼？他彷彿是在那麽樣的一種光景中。……

「呵，我看你以為我是在這樣的一種光景中！」拉如密亨猜出她的思想，突然把她的那些思想打斷，那時他大步在鋪道上走着，兩個婦女幾乎跟不上他，不過這事他並沒有注意。『沒有意思！那是……我醉得像一個傻瓜樣，但那並不是那回事；我並不是喝酒喝醉了。乃是看見你們把我頭弄暈了……但是不要管我！絲毫莫要注意：我在胡說，我和你們不配的……我簡直和你們不配！我把你們送回家的時候，我要在這里水溝裏往我頭上倒兩桶水，然後我便好了……但願你們知道我何等愛你們兩個呵！莫要笑，莫要生氣！你們可以同任何人生氣，但是莫要和我！我是他的朋友，所以我也你們的朋友。我想做……我有一個預感……：上年有一個時候……不過那實在並不是一個預感，因為你們彷彿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希望我將一整夜不睡……饒塞毛夫剛才以前怕他要瘋了……因此一定

不要激怒他。」

『你說什麼？』母親喊道。

『醫生真說那話麼？』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驚恐的問道。

『是說了，但是並不然，一點也不然。』他給他點藥喫，一劑藥，我看見的，于是你們便到這來了。…… 唉！ 若果你們明天才來，事情怕要好些。我們走開是一件好的事情。一個鐘頭內，饒塞毛夫自己要把一切事情報告你們的。他沒有醉！ 我將也不醉了…… 且而什麼使我弄得這樣醉醺醺的呢？ 因為他們鬧得我和他們辯論一場，該死！ 我起誓不再辯論了！ 他們說那樣的瞎話！ 我幾乎動打！ 我留我的伯伯在那裡招待。 你們相信麼，他們主張完全不露個性，而且那正是他們所好的！ 不露他們本色，盡力做出不像他們自己的樣子來。…… 那是他們所認為進化的最高點。 但願他們的胡說就是他們自己的完了，但是事實上

……

「聽着！」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懼怯地插口道，但是這僅僅是火上加油而已。

「你以爲如何？」拉如密亨特別大聲嚷道，「你以爲我爲着胡說攻擊他們麼？一點也不是！我喜歡他們胡說。那是人對於一切創造物的一個特權。你經過錯誤，才得到真理！我是一個人，因爲我錯誤！你絕不會達到真理，不經過十個錯誤，而且很可靠的，要經過一百一十四個錯誤。那是一種可尊敬的事情；但是我們甚且還不會自行錯誤哩！胡說，但是胡說你自己的事，我要爲那和你接吻的。在自己的路上走錯了，比在別人的路上走對了強些。在頭一個例子，你是一個人，在第二個例子，你並不比一隻鳥強。真理不逃避你，但是生活能以被約束的。例子是有的。而且我們現在正作着什麼事情呢？在科學，進化，思想，發明，理想，目的，自由主義，判斷，經驗和一切事情，一切事情，一切事情上，我們都還是在學校的預備班裏哩！我說的對麼，我說的對麼？」拉如密亨嚷

道，緊握着搖着這兩個婦女的手。

『哦，可憐，我不知道，』可憐的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嚷道。

『對的，對的……雖說我並不件件和你同意，』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熱心地續說道，她立刻發出一陣呼喊聲，因為他把她的手握的那麼疼。

『是的，你說是的……照這看來你……你……』他魂飛天外地嚷道，『你是善良，純潔，見識……與完美之泉。把你的手給我……你把你的也給我！我

要立刻在這里跪下吻你們的手……』他在舖道上跪下，幸而那時道上冷落沒有人走。

『莫亂，我懇求你，你幹什麼？』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大大苦惱了，嚷道。

『起來，起來！』都麗亞笑着嚷道，不過她也擾亂了。

『我一定等你們讓我吻你們的手才起來！』對了！得了！我起來，我們再

走！我是一個倒霉的傻瓜，和你不配，我醉了……而且我害臊……我不配愛你，但是向你表敬意，乃是每個不完全是畜生的人的本分！我表示敬意了。……這裡就是你的寓所，單單爲着這一件事，羅提亞把你的彼得得羅維支趕走便是對的了。……他如何敢！他如何敢把你放在這樣的寓所裏！這是一樁醜事！

你知道他們這裏收容的是什麼種人麼？你——他的訂婚人呵！你是他的訂婚人麼？是的麼？唔，那麼，我告訴你，你的fiance（未婚夫）乃是一個流氓。」

「原諒我，拉如密亨君，你忘記……」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正開言道。

「是的，是的，你是對的，我忘形了，我爲這害臊，」拉如密亨趕快抱歉道。

「但是……但是你不能因爲我說那話便和我生氣！因爲我說得真誠，而且並不是因爲……哼，哼！那未免羞耻，實在並不是因爲我……哼！唔，無論如何我不說爲什麼，我不敢。……但是我們今天當他進來的時候，都看那人不是我們一類的人。並不是因爲他的頭髮在理髮店撥捲了，並不是因爲他那麼急慌要誇示他的

機智，乃是因爲他是一個偵探，一個投機者，因爲他是一個鄙吝人，一個丑角。那是顯而易見的。你以爲他聰明麼？不，他是一個傻瓜，一個傻瓜。他是你的匹偶麼？天爺！你們明白麼，太太小姐們？』他在上樓到她們屋裏去的時候，忽然停住了，『雖說我所有的朋友都醉在那里了，然而他們都是誠實的，雖說我們談許多廢話，我也談的，然而我們最後要談到真理的路上去，因爲我們是在正路上走，而彼得彼得羅維支……却並不是在正路上走。雖說我剛才叫他們各種各樣的名字，我却對於他們都尊敬……雖說我不尊敬薩米陀夫，我却喜歡他，因爲他是一條小狗，我並且喜歡那條小牛饒塞毛夫，因爲他是一個誠實的人，而且知道他那行的事。但是得了，話全說了，全饒恕了。饒恕了麼？唔，那麼，我們還往前走走吧。我知道這條走廊，我到過這里，在這里三號房間發生過一樁醜事……你們在這里什麼地方住？那號房間？八號麼？唔，那麼夜裏把門鎖上得了。莫讓任何人進來。一刻鐘內我要帶消息回來，半個鐘頭後，我要把饒塞毛夫帶

來，你們看吧！再見，我要跑了。』

『天爺，都麗亞，要發生什麼事呢？』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向她的女兒帶焦急地，帶失措地說道。

『莫要自行煩惱，母親，』都麗亞說道，把大帽和坎肩脫下。『上帝派這位先生來幫助我們，雖然他是從一個飲酒的宴會來的。我們能夠靠着他，我向你担保。而且他對於羅提亞的一切幫助……』

『唉，都麗亞，誰知道他來不來呢！我如何能使自己離開羅提亞呢？……我想像我們的相見是何等地不同，何等地不同呵！他是何等地含怒呵，彷彿不高興看見我們似的。……』

眼淚來到她的眼中了。

『不，並不是那回事，母親。你沒有看出來，你始終老是哭。他爲嚴重的病害得十分不寧了——緣因是在那。』

『唉，那種病！要發生什麼事，要發生什麼事？而且他怎樣向你說話呵，都麗亞，』母親說道，怯懦地看着她的女兒，努力觀察她的思想，而且因為都麗亞爲她的哥哥辯護，她已經一半安慰了，那辯護便表示她已經饒恕了他。『我相信他明天要對那事改變意見的，』她續說道，進一步探察她。

『然而我相信他明天還要說一樣話的……關於那件事情，』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決定地說道。自然，不能再說了，因為這是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所怕討論之點。都麗亞上前去吻她的母親。後者親熱地擁抱她，不說話。于是她坐下，焦急地等着拉如密亨回來，怯懦地注意着她的女兒，她正在房中踱來踱去，抱着兩膀，兀自沉思。這種在思索的時候踱來踱去，是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一個習慣，在這樣的時候，母親總是害怕突然擾亂她女兒的心情。

自然，拉如密亨在他對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忽然的沉醉的迷戀上，是可笑的。然而拋開他的反常的情形不提，許多人都要以爲是對的，若果他們看見了亞

字陀沙羅馬諾夫那的話，尤其是在她抱着兩膀，踱來踱去，沉思，抑鬱的時候。

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非常好看；她是高高的，軀幹驚人地適稱，強壯而且自恃——

後一種性質在每種姿勢上都是顯然的，不過這一點兒都不損于她的舉動的嫺雅與溫柔。在臉孔上，她像她的哥哥，但是她可以稱爲真正地美麗。她的頭髮是棕色的，比她哥哥頭髮顏色稍淺些；在她的幾乎烏黑的眼睛中有一種驕傲的光，然而不時還有一種特別仁慈的神情。她的臉色是灰白的，但那是健康的蒼白；她的臉發出光，帶着新鮮與生氣。她的嘴頗小；豐滿的紅紅的下唇如同她的下頰一樣向外伸出一點；這是她美麗的臉上唯一的不齊之處，但是這使她的臉有一種特別獨具的而且幾乎是倨傲的表情。她的臉總是莊重和思索的成分比快活多；但是微笑以及活潑的，快樂的，不負責任的大笑是何等地恰恰適合于她的臉呵！一個親熱的，坦白的，率真的，誠實的大漢像拉如密亨樣，他從來就沒有看見任何像她的人，而且那時又不十分清醒，立刻昏頭了，那是十分自然的。並且，碰巧，他在都麗亞

爲對於哥哥的愛與遇見哥哥的喜悅所榮光化的時候，第一次看見她。以後他看見她因爲哥哥無禮的，殘酷的，忘恩負義的話，下唇憤怒得發抖——他的命運便定了。

並且，當他在樓梯上在醉話中信口說出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反常的女老板）要因爲他而忌妬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和忌妬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一樣，他說的是真話。雖說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有四十三歲

了，她的臉面還保持着她先前的美的餘潤；實在她看來比她的年紀小的多了，那般將恬靜的精神，易感性，和純潔真誠的親熱心腸，保持到老年的婦人們，情形總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用插句說一下，保存這一切是保持美到老年的唯一方法。她的頭髮開始變灰白且稀了，在她眼睛四圍早就有了小小的烏鴉爪的皺紋，她的兩頰因憂焦與悲傷而往下凹了，然而還是一幅漂亮的臉面。她又是一個都麗亞，年紀大二十歲，但是沒有凸出的下唇。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愛感動，但是並不傷感，她怯懦退讓，但是僅只到某種頂點。她能以讓步，承認許多甚且和她的堅

信相反的事情，但是有某一種界限，爲誠實，道理，與最深的信心所定的，那是沒有東西能使她越過的。

準確地在拉如密亨去後二十分鐘，傳來兩下輕輕的但是匆促的叩門聲：他回來了。

『我不進去，我沒有功夫，』門開時，他趕緊說道。『他睡得像一個畜生樣，酣熟地，安靜地，上帝保佑他可以睡十個鐘頭的。』那思泰莎和他一塊；我告訴她直到我來的時候她才能離開。現在我去把饒塞毛夫帶來，他將向你們報告，然後你們不如就寢吧；我能够看見你們是太累了，不宜于作任何事情。……』

他順着走廊跑下去了。

『好一個非常合宜而且……熱心的青年人呵！』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喜歡極了，喊道。

『他彷彿是一個豪爽的人！』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帶着些熱誠回答道，重新在

房中踱來踱去。

差不多遲一個鐘頭，她們便聽見走廊上的步聲，和又一陣叩門聲。兩個婦女等到這時候完全靠着拉如密亨的許諾；他真正竟能把饒塞毛夫帶來了。饒塞毛夫立刻答應離開喝酒的晏會到拉思科里和珂夫那里去，但是他勉強而且帶着極大的疑心來看這兩個婦女，他不相信拉如密亨與高彩烈的樣子。但是他的虛榮心立刻使受鼓舞受奉承了；他看見她們真正在期待他如同天神。他僅僅留了十分鐘，竟得使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完全信服而且安心了。他說話帶着顯著的同情，但是帶着青年醫生在重要的商酌上之謹慎與極端的莊重。他沒有在任何其他題目上發出一語，並沒有顯出一點點的意思要和這兩位婦女有更多一層的私人關係。他在頭一下進門時，注意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耀人眼目的美貌，便努力在他拜訪時間內一點不留心她，獨獨地向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說話。這一切給了他特別的內心的滿足。他聲言他以爲病人這時病狀變得很令人滿意的。按照他的

觀察，病人的病一部分是緣于上幾個月他的不幸的物質的環境，但是一部分因為這病有道德的緣因，『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這病乃是幾種物質的和道德的影響，焦心，恐懼，困苦，某種觀念……等等的產物。』饒塞毛夫偷偷地看出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帶着親密的注意往下聽着他的話，他便讓自己在這個題目上擴大來說。對於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關於『疑是瘋狂』之焦心的怯懦的詢問，他帶着一幅泰然的坦率的笑容答稱他的話被誇張了；說病人的確是有什麼固定的觀念，有些近乎偏狂——他（饒塞毛夫）現在正專門研究這一門有趣的醫學——但是一定要記得，直到今天為止病人都是不省人事，而且……而且說無疑地家人到了在他的復元上要有一種合宜的影響的，而且分分他的心，『但願一切的驚動能夠避免，』他含有意義地續說道。于是他起來，動人地有禮地鞠一個躬告別，同時祝辭，親熱的感激，和懇求，都集于他的一身，而且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自然地把手呈給他。他出去了，對於這次的拜訪高興極了，尤其高興自己。

『我們明天再談；立刻就睡覺吧！』拉如密亨結尾說道，跟着饒塞毛夫出來了。『明天早晨我將盡力早早地報告你們。』

『那是一個抓人的小姑娘，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饒塞毛夫說道，幾乎舐嘴唇子，那時他們兩人都來到大街上了。

『抓人麼？你說抓人麼？』拉如密亨咆哮着，撲饒塞毛夫，抓住他的喉嚨。

『若果你敢……你明白麼？你明白麼？』他嚷着，抓住他的領子搖他，對着齧擠他。『你聽見麼？』

『讓我去吧，你個醉鬼，』饒塞毛夫說着，掙扎着，當他讓他去的時候，他死獸着他，忽然狂笑起來了。拉如密亨在抑鬱的熱心的沉思中站着對着他。

『自然，我是一個笨驢，』他說道，陰沉得如同一陣暴風雨中的烏雲，『但是仍然……你也是的。』

『不，兄台，一點也不也是那樣的笨驢。我並不夢想任何優事的。』

他們沉默地走着，只是當他們靠近拉恩科里涅珂夫寓所的時候，拉如密亨頗焦急地打破了沉默。

『聽着，』他說，『你是一個頭等的人，但是在你的別的短處之中，你是一個蕩子，那我知道，而且還是一個卑污的傢伙。你是一個軟弱的神經質的可憐蟲，而且是一團妄想，你弄得胖而且懶了，一點不能克己——我叫那做卑污，因為那引人直接到卑污的路上去。你讓你自己弄得那麼懶惰，我不知道是怎麼樣一回事，你還是一個良好的，甚且是一個熱心的醫生。你——一個醫生——睡在羽毛牀上，却在夜裏起來看病人！再過三四年，你便不爲着病人起來了。……但是不管這一切，這並不是要點！……你要在這里女老板的樓房裏過這一夜。（好不容易我勸她答應！）我在廚房裏睡。那麼這兒便是你得更加認識她的一個機會。……那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連任何一點那樣情形都沒有，兄台……！』

『但是我並沒有想！』

「兄弟，你在這裏有真潔，沉默，羞怯，一種未開化的婦德……她還嘆息着，融化着像蠟燭，簡直融化着！藉着所有魔鬼的力量，救我脫離她吧！她是最引人愛的。……我將報答你，什麼事情我都做。……」

饒塞毛夫特別狂烈地大笑。

「唔，你迷戀上了！但是我和她有什麼關係呢？」

「不大麻煩的，我向你担保。你愛談什麼廢話，便向她談什麼，只要你在她身邊坐着談着就行。你並且是一個醫生；設法替她醫治什麼。我起誓你不至後悔的。她有一架鋼琴，你知道，我亂彈一點。我有一首歌在那里，那是一首純正的俄羅斯的歌：「我流着熱淚。」她喜歡那個純正的作品——唔，就用那首歌起頭；你是一個正式的樂師，一個 *maitre*（大家），一個魯平斯坦（註）。……我向你担保，你不至後悔的！」

註：魯平斯坦（Rubinstein, 1829-1894）係俄國鋼琴專家。

『但是你向她立過什麼約沒有？簽過什麼字沒有？或者，婚姻之約，有沒
有？』

『沒有，沒有，完全沒有那類的事情！並且，她一點也不是那種人。……』

契巴洛夫試了那回事。……』

『唔那麼，把她放下了！』

『但是我不能夠像那樣把她放下！』

『你爲什麼不能夠呢？』

『唔，我不能夠，就是那！這里有一種吸引的成分，兄台。』

『那麼你爲什麼迷惑她呢？』

『我沒有迷惑她；或者我是在我的傻氣中自己迷惑了。但是她絲毫也不管是
你還是我，只要有人在她身邊坐着，嗅着氣就行的。……我不能夠說明情形，兄
台……喂，你數學很好，現在正忙着牠……開始教她積分得了，一定地，我並不是

門笑話，我是誠心的話，對于她正是一樣的。她將凝視着你，一起嘆一整年的氣。我有次向她一氣談了兩天關於普魯士朝的動爵們（因為人必須談些話）——她嘆氣而且出汗！然而你一定莫要談愛情——她羞到神經昏亂——僅只讓她看出來你不能快快而去——那就得了。那舒服得要命；你十分自由自在，你可以讀書，坐着，亂躺着，寫東西。你可以甚至于乘機吻她一下，若是你小心的話。」

『但是我要她做什麼？』

『噯，我不能夠使你明白！你看，你們彼此相宜！我時常被提醒，想起你來！……你終于要來的！那麼遲早有什麼關係呢？在這里有羽毛床的成分，兄弟——噯！並不止那呢！在這里有一種吸引力——在這里你有天邊，有一個碗泊所，一個風平浪靜的港口，地球的中心，為世界基礎的三條魚，油餅，美味的魚肉包子，晚間銅暖炊，溫柔的嘆息與暖和的披肩等等的香味，還有熱爐子睡——舒服得好像死了一般，然而你還活着——兩種好處一下得了！唔，得了，兄弟，我胡

說些什麼話，是睡覺的時候了！聽着。我有時在夜裏醒來；這樣我將進去看看他。但是無須乎，那是不錯的。你莫要使自己麻煩，然而若果你歡喜的話，你也可以進去看一次。但是若果你看出有什麼了，不省人事，或是發燒——立刻把我喚醒。但是不會有的。……』

第二章

拉如密亨第二天早晨八點鐘醒來，煩惱而且嚴肅。他看自己遇見許多新的沒有料想到的糾纏。他從未料到會醒來覺得像那樣。他記起頭天的每件細事，他知道他遭遇了一個完全出奇的經驗，他受了一個印象，不像他先前所知道的任何東西。同時他清楚地看出那燃起他的幻想的夢是沒有希望地不能達到的——那般不能達到，以致他覺得確實害臊，他趕緊轉到那個『再三被詛咒的昨天』所遺給他的更實際的焦心與困難。

頭一天的最可怕的回想便是他顯出自己『卑鄙下賤』的那種行爲，並不僅僅是因爲他醉了，乃是因爲他利用那青年女子的地位，而在他的可笑的可笑的忌妒中，來辱罵

她的 fiancé (未婚夫)，自己一點並不知道他們彼此的關係和義務，而且對於那
人自己知道的也很少。而且他有什麼權利像那樣率爾地不謹慎地貶評他呢？誰
個問他的意見了！像亞字陀沙羅馬諾夫那樣一個人顯爲着金錢嫁給一個無價值
的人，這是可以相信的麼？那麼他一定有什麼長處。寓所呢？但是究竟他如
何能知道那寓所的性質呢？他預備着一層樓房……呸，這全是何等地卑鄙呵！
他醉了，這是什麼辯護？這樣的一個可笑的藉口甚且更霉人！酒醉說真話，真
話都說出來了，『那就是，他的粗鄙的嫉妬的心腸的一切齷齪都說出來了！』那
樣的一個夢會許可給他拉如密亨麼？他在那樣的一個女子旁邊算什麼呢——他，
昨夜的醉醺醺的喧嚷的吹牛者？『想着如此可笑的輕人的並列是可能的麼？』
拉如密亨一想到這點便臉紅得不可救藥了，忽然他活現地回想起他昨夜在樓梯上如
何說女老板要忌妬亞字陀沙羅馬諾夫那……那簡直難堪。他沈重地將拳頭打在廚
房爐子上，傷了他的手，打飛了一塊磚。

『自然，』他一分鐘後帶着一種自謫的感情喃喃自語道，『自然，所有這些卑鄙齷齪是永遠不能抹擦掉或蓋過去的……因此連想都是沒有用的，我必須沉默地到她們跟前去，而且……盡我的責任……也是沉默地……而且不求饒恕，什麼話都不說……因為現在一切都失敗了！』

然而當他穿衣服的時候，他察看他的服裝比平常更細心。他沒有另一套衣服——若果他有，或者他要穿上的。『若果我有，我也一定不穿上的。』但是無論如何，他不能照舊作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一個污穢的襤褸的人；他沒有權利傷別人的感情，尤其是當她們正需要他的幫助，叫他去看護她們的時候。他細心地刷着他的衣服。他的襯衣永遠是合宜的；在那方面他特別乾淨。

那天早晨他仔細地洗臉——他從那思泰莎那里弄點胰子——他洗頭髮，頸脖，特別是手。當刮不到他那長着短硬鬚鬚的下頰這問題來了的時候（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有極好的剃刀，是她已故的丈夫遺下的），這問題被他生氣地在反對方

面回答了。『由袖照樣留着吧！若果她們以爲我故意刮臉……怎麼辦呢？她們一定要那樣想！絕對不刮！』

『而且……最糟的乃是他那麼粗，那麼髒，他像小酒館的樣子；而且……而且即使承認他知道他有些正人君子的本質……那有什麼可驕傲的呢？人人應當作一個正人君子，並且……然而還是一樣（他想方設法）他也做過些小事……並非真正不誠實，然而……。而且他時懷着什麼思想呵；哼……把那一切都放在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旁邊！可惡！唔，那麼他一定要髒髒的，油膩的，像小酒館的盤子，他不管！他情願更糟糕！』

他正在忙着獨自說着這些話的時候，在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客室過夜的饒塞毛夫走進來了。

他正要回家，趕快要首先看一看病人。拉如密亨告知他，拉思科里涅珂夫睡得像一個冬眠老鼠樣。饒塞毛夫吩咐他們不得把他叫醒，並允許約在十一點鐘的

時候，再來看他。

『若果他仍然在家，』他續說道。『該死！若果人不能約束他的病人們，他如何能醫治他們呢！你知道是他將往她們那里去，還是她們到這里來呢？』

『她們到這里來，我想，』拉如密亨明白他問話的目的，說道，『無疑地，他們將討論他們的家務事的。我將離開。你，按一個醫生講，比我更有權利在這里了。』

『但是我並不是一個解罪神父；我來了還走；我除開照看他們之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哩。』

『一件事情使我煩惱，』拉如密亨皺眉插嘴道。『在回家的路上，我向他說了許多酒醉的瞎話……各種事情……其中有一件就是你怕他……會瘋了的。』

『你也這樣地告訴那兩位婦女了。』

『我知道那是傻！你若願打我，你可以打我！你看得那麼嚴重麼？』

『那是胡說，我告訴你，我如何能看得嚴重！你，你自己，在你把我帶到他這來的時候，形容他爲一個偏狂者……而且昨天我們更是火上加油，就是你說的關於漆匠的故事惹的；當他或者正在那點上發瘋的時候，那是一段愚昧的談話！倘若我知道那時在警察署發生的事，知道有個惡漢……以那種猜疑侮辱他！哼……我便不准昨天談那種話了。這些偏狂者將以田鼠邱作爲大山……把他們的幻想看作真實的現實。……就我所能想起來的講，把我心中所認爲秘密之事解明一半者，乃是薩米陀夫所說的故事。我記得有一個例子，一個患憂鬱病者——一個四十歲的人——把一個八歲的小男孩子害了，因爲他受不住他每天在棹上所鬧的戲謔！在這件事上，乃是因爲他的破衣服，無禮的警察官，熱病和這種猜疑！這一切，在一個被憂鬱病，被病態的例外的虛驕，鬧得半瘋狂的人的身上發生着作用！那很可以成爲病的始點的。唔，不管那些事了吧！……喂，那位薩米陀夫的確是一個不錯的人，但是哼……他昨夜不當把那些話都說出來了。他是一個可怕的愛

說話的人！」

『但是他把那話告訴誰了呢？你和我麼？』

『和波費利。』

『那有什麼關係？』

『喂，你在她們——他的母親和妹妹——身上有什麼勢力沒有？告訴她們今

天對他更要小心。……』

『她們會弄得好的！』拉如密亨不高興地答道。

『他爲什麼那般嫌惡這位盧辛？他是一個有錢的人，而且她並不像不喜歡他

……而且我想她們一文錢都沒有吧？噓？』

『但是與你有什麼相干？』拉如密亨惱怒的喊道。『她們有一文錢沒有，我

如何能知道？你自己問她們，或者你將探聽出來的。……』

『噢，你有時是好一個笨驢！昨夜的酒還沒有消哩。……再見；替我謝謝

你的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昨夜我在她那寄宿。她把自己鎖在房裏，我從門縫說的 *bonjour*（日安）她也不回答；她在七點鐘的時候就起來了，銅暖炊從廚房拿進去給她。我並未得親自見她。……』

正在九點鐘，拉如密亨到了巴加列耶夫住宅的寓所。兩位婦女都帶着神經病般的著急，等待着他。她們在七點鐘或更早的時候，就起來了。他進來時面色像夜一般的黑，鞠躬禮行得笨拙，他立刻因而痛恨自己起來。他誤會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好意地跑到他跟前來，抓住他的兩手，幾乎要吻。他懦怯地瞥視亞罕陀沙羅馬諾夫那，但是她的驕傲的面容，那時帶着那樣感激與友誼，那樣完全的沒有料到的尊敬之一種表情，（以代替他所豫期的藐視的神情和惡作的鄙夷，）這使他比即使遭侮辱還更不知所措。幸而有一個題目可以談話，他趕緊把他抓住了。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聽說一切事情都很好，羅提亞還沒有醒，便聲言她

高興聽說這話，因為「她有點事情，是非常，非常地必須預先談一下。」於是接着便打聽用早餐沒有，請他和她們一塊喫；她們等着他來一塊喫的。亞孚陀沙羅 馬諾夫那按鈴：一個破衣的髒聽差來答話，她們叫他拿茶點來，終于辦到了，但是那麼髒而且亂七八糟的樣子，這兩位婦女都害臊了。拉如密極力攻擊這寓所，但是想起盧辛，又迷亂地住了嘴，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的問話，洵洵不絕地發出問他，大大地解救他了。

他談了三刻鐘話，常常不斷被她們的問話打住，竟得向她們把他所知道的關於拉思科里涅珂夫上年生活中之一切最重要的事情，都敘述出來，還包括有關於他病的詳細報告。不過，他把那些省去比較好些的許多事情都省去沒說，在警察署的那一場事及其一切結果，也在省去之內。她們熱心地聽着他所說的故事，當他以為他的話說完了，滿了他的聽者們的意了的時候，他看她們認爲他幾乎還沒有開頭哩。

『告訴我，告訴我！你以為如何……？原諒我，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匆忙地插口道。

『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

『我非常，非常想知道，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現在他怎樣……看一般的事
情，就是——我如何能說明呢——他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他永遠是這麼愛發
脾氣麼？若是你能以告訴我的話，便告訴我他的希望和他的夢想（若是可以這樣
說的話）是什麼？他現在受着什麼影響？總而言之，我想……』

『唉，母親，他如何能立刻回答那一切話呢？』都麗亞說這。

『老天爺，我沒有料到能看見他絲毫像這樣，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

『自然而然地噁，』拉如密亨答道。『我沒有母親，但是我的伯伯年年來，
幾乎每次他甚至于在外貌上都差不多不能認識我了，雖說他是一個聰明人；你們的
三年分離是大有關係的。我能告訴你什麼呢？我認識羅提宏有一年半；他是一

個怪癖的，抑鬱的，驕矜的，傲慢的，而且近來——或者好久以前——他愛疑心，愛玄想。他有着高尚的性格與慈悲的心腸。他不喜歡顯示他的感情，寧願作一樁殘酷的事情，也不願自由地展開心腹。不過，有時他一點也沒有病態，只是冷淡和殘酷地無情；彷彿他是更迭扮演着兩個人物似的。有時他拚持得要命！他說他忙的很，一切事情都是一個阻礙，然而他却在床上躺着，什麼事不做。他並不嘲弄什麼事物，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口才，而是彷彿他沒有功夫浪費在這樣小事上似的。他永遠不聽人家向他說什麼話。他在任何時候，都絕不對於別人發生興趣的事物發生興趣。他非常高看他自己，或者他是對的。唔，還有什麼？我想你們對於他將有一種頂有益的影響的。」

「上天保佑，但願這樣，」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聽了拉如密亨關於她的羅提亞的述說，悲痛極了，便哭喊道。

拉如密亨最後敢于更大胆地看着亞字陀沙羅馬諾夫那。在他說話的時候，他

時常儉眼看她，但是僅僅看一會，便立刻又把眼看過去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在棹邊坐着，注意地聽着，於是站起來，開始在房中踱來踱去，抱着兩膀，抿着嘴唇；時而插問一句話，並不停步。她具有同樣的習慣，不聽人家說的什麼話。

她穿着一件薄薄的暗色材料的衣服，她有一條白色的透亮的頸巾圍着頸脖。拉如密亨立刻便偵察出她們衣物極端缺乏的徵候。若果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穿的像一個女王樣，他覺得他都不怕她，但是或者正因為她穿的壞，而且他看出她的環境的一切悲慘，他的心中便充滿了恐怖，他開始對於自己所說的每個字，所做的每種姿勢，都害怕起來，這于一個已經覺得怯場的人，是很難受的。

『你告訴了我們許多關於我哥哥的性格的有趣的話……而且說的公平。我很高興。』我想你太寬大地切愛他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微笑說道。『我想你的話是對的，他需要一個女子的照料，』她熟思地續說道。

『我沒有這樣說；但是我敢說，你的話是對的，只是……』

「什麼？」

「他一個人也不愛，而且或者他永遠不愛的，」拉如密亨決定地聲言道。

「你的意思是說他不够資格愛麼？」

「你知道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你在每件事情上都像你哥哥像的要命，實在！」他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忽然信口說出來了，但是立刻想起他剛才所說關於她哥哥的話，他臉變得像山查一般地紅，簡直不知所措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看着他的時候，不禁大笑起來。

「你們兩個都會誤會羅提亞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微微見怪了，說道。「我並不是說我們現在的困難，都麗亞。彼得彼得羅維支在這封信上所寫的話，和你我所猜想的事，會是誤會的，但是特密忒里普羅珂非支，你想不到他是何等地喜怒哀無常而且反覆無常（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呵。當他僅只十五歲的時候，我便絕不能够依仗他所做的事了。我相信他現在會作件別的沒人想到去做的

事情的。……唔，比方說，你知道一年半以前他如何地使我驚訝，給我一個震動幾乎致我的死命，那時他有必要娶那個女子——她的名字叫什麼——他的女老板的女兒？」

「你聽說那件事情麼？」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問道。

「你以爲——」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熱心地繼續說道。「你以爲我的眼淚，我的懇求，我的病，我或者會因悲傷而死，我們的貧窮，會使他中止麼？不行，他會泰然地不顧一切的阻礙的。然而那並不是因爲他不愛我們！」

「他從來沒有向我說過一句那件事，」拉如密亭小心地回答道。「但是我從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自己口中聽說一點，不過她絕不是一個愛談閒話的人。我所聽說的話確實是很奇怪的。」

「你聽說什麼話？」兩個婦女立刻齊聲問道。

「唔，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只知道那件僅僅因爲女子死了才不舉行的結

婚，一點也不爲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所喜歡。他們並且說那女子一點也不漂亮，實在我聽說的確醜……而且是那樣的一個病人……而且怪。但是她彷彿有些好的性質。她一定有些好的性質，不然那是十分不可解的……她也沒有錢，而且他不會注意她的錢的。……但是在這樣的事情上總是難以批評的。」

『我確信她是一個好女子，』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簡單地說道。

『上帝饒恕我，我簡直樂她死。不過，我並不知道他們誰會使誰受最多的苦難——他使她，還是她使他，』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把話總結起來說道。

于是她開始嘗試地問他關於頭天和盧辛闊的那場事，躊躇着而且不住地斜眼看都麗亞，顯然使後者覺得煩絮。這件意外的事甚于其他一切顯然使她發生不安，甚且使她驚惶失措。拉如密亨詳細地敘述那件事，但是這次他加上他自己的結論：他公然地責備拉思科里涅珂夫故意侮辱彼得得羅維支，並不設法以他病的緣故來原諒他。

『那是他在病前計畫的，』他續說道。

『我也以為是這樣，』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那夫帶着一種喪氣的樣子，同意道。但是她聽拉如密亨那麼小心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甚且對於彼得彼得羅維支懷着一種尊敬，她非常發怒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也爲之驚動了。

『那麼這就是你對於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意見麼？』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那夫不禁問道。

『我對於你女兒的將來的丈夫不能有別的竟見的，』拉如密亨堅決地熱心地答道，『而且我說那話並非僅僅由于普通的客氣，乃是因爲……僅只因爲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依她自己的自由意志答應這個人了。若果昨夜我說他說得十分無禮，那是因爲我醉得討人厭……並且瘋了；是的，瘋了，狂了，我完全昏頭了……今天早晨我覺得害臊。』

他臉紅起來，住嘴不說話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臉上漲紅，但是她並沒有

打破沉默。從他們開始談盧辛那時候起，她一句話都沒有說。

沒有她的幫助，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顯然是不知怎麼辦。最後，她支吾着而且不斷地斜眼看她的女兒，直說她爲一件事情惱極了。

『你看，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她開口道。『我將和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完全開誠說話，都麗亞？』

『自然，母親，』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著重地說道。

『就是這麼一回事，』她趕緊開口道，彷彿允許說她的苦惱就把她心頭一個重担去掉了似的。『今天早晨很早的時候，我們接到彼得羅維支一封短信，回答我們通知他我們到了的信的。他答應在車站接我們，你知道；他並不那樣辦，却派一個聽差把這些寓所的地址帶給我們，指示我們的路；他來一個通知，說他今天早晨自己到這裏來。但是今天早晨從他那里來了這封短信。你不如自己去看看吧；其中有一點非常使我發惱……你不久便看見那是什麼事了……告訴我你的

真實的意見，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你比任何人都更知道羅提亞的性格，而且沒有人能比你更能忠告我們。我一定要告訴你，都麗亞立刻便下了決心，但是我還覺得不定，到底怎樣辦，我……我等着你的意見。」

拉如密亨拆開那封短信，日期寫的是頭天晚上，念來如左：

『親愛的馬丹，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我謹奉告你，因為沒料到的阻礙的緣故，使我不能到車站去接你們；我會派一個很妥當的人辦理此事。同樣我明天早晨亦無緣面見你們，因為參議院裏的事務不容耽擱，並且還有，在你會你的兒子，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會她的哥哥的時候，我可以不擅自加入你們家庭範圍的。我至遲不過明天晚上八點鐘整，將獲拜訪你們並往你們寓所致我的敬意于你們的榮幸，並且我附帶提出我的誠懇的，而且我還可以說是必須的請求，就是在我們會見的時候，羅提宏羅馬諾維支可以不在場的——因為他昨天病中在我拜訪他的時候，

加我以大大的空前的凌辱，並且，因為我想親自從你那里得到關於某一點之必須的詳細的解釋，關於這方面我願得知你自己的解說。我謹預先奉告你，倘若，不願我的請求，我竟遇見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了，我將不得不立刻退出，你只能責備你自己。我寫這信，是假定羅提宏羅馬諾維支，他在我拜訪時看來十分有病，忽然遲兩個鐘頭便復元了，能够離開住宅，因此也可以拜訪你們的。我在一個被馬車壓倒，以後死了的醉人的寓所裏，親眼明見使我更相信了，他以葬禮為藉口，給那人的女兒——一個行為為人所共知的年輕女人——二十五塊盧布，那使我大大發驚，我知道你們籌那筆款受什麼樣的痛苦。謹此附筆向你的可尊敬的女兒亞孕陀沙羅馬諾夫那表示特別的敬意，並求你接受我的敬禮。

『你的卑微的僕人，

『彼·盧辛。』

『我現在怎麼辦呢，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幾乎哭了，開言道。『我如何能叫羅提亞不來呢？昨天他那麼熱心地主張我們拒絕彼得彼得羅維支，現在我們又被吩咐莫要接待羅提亞！若果他知道，他將故意地來哩，……那麼要發生什麼事呢？』

『照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決定去辦得了，』拉如密亨立刻泰然地答道。

『唉呀！她說……誰知道她說什麼，她並不說明她的目的！她說至少最好是，並非最好是，乃是絕對地必須羅提亞一定要在八點鐘到這里來，他們必須要見面。……我連信都不想給他看，而藉着你的幫助，用什麼計謀使他不來……因為他是那麼愛發脾氣。……並且，我關於那個死了的酒徒和那個女兒，並不明白，他如何能把所有的錢給了那女兒……那錢……』

『那使你蒙那樣的犧牲，母親，』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插嘴道。

『他昨天發昏了，』拉如密亨熟思地說道，『可惜你不知道他昨天在一家酒館

裏預備怎麼樣，不過其中也有意義。……哼！他確是說了一點，在我們昨天晚上回家的時候，說了關於一個死人和一個女子的話，但是我一個字也不懂得。……但是昨夜我自己……」

「母親，我們最好還是自己到他那里去，我向你担保，在那里我們立刻便看出怎麼辦了。並且，天漸漸不早了——天爺，過十點鐘了，」她喊道，看着一隻用威尼思細鍊子環掛頸上的亮煌煌的金磁錶，看來完全和她其餘的裝飾不稱。『她的未婚夫送的一件禮物，』拉如密亨想道。

「我們一定要動身了，都麗亞，我們一定要動身了，」她的母親在一陣慌忙中嚷道。『他將以為我們昨天以後還在生氣哩，因為我們去的這麼遲。慈悲的天爺！』

在她說着這話的時候，她匆忙戴上帽子，披上外衣；都麗亞也把她的東西穿戴上。她的手套，如同拉如密亨所看出來的，不但做破，而且有洞，然而這顯然的

貧窮却給這兩位婦女一種特別尊嚴的態度，這在那般知道如何穿壞衣服的人們中是常見的。拉如密亨虔敬地看着都麗亞，以護送她爲得意。『在獄中補自己襪子的女王，』他想到，『那時一定還絲毫不錯地看來像一個女王，甚且比在奢華的宴會與朝會上更是女王了。』

『天爺，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呼喊道，『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我會怕見我的兒子，我的乖乖，乖乖羅提亞！我害怕，密特忒里普羅珂菲支，』他續說道，懦怯地斜眼看他。』

『莫要害怕，母親，』都麗亞吻她說道，『不如信心他吧。』

『唉呀，我信心他，但是我整夜都沒有睡覺，』可憐的婦人呼喊道。
他們出來到大街上了。

『你知道麼，都麗亞，今天早晨我微睡一會的時候，我夢見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她渾身都穿着白的……她到我跟前來，握着我的手，向我搖頭，但是那……

然地，彷彿她在責備我似的。……那是一個好兆麼？唉呀！你不知道，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那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死了！」

『我不知道；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是誰！』

『她猝然死了；試想……』

『以後才說，媽媽。』都麗亞插嘴道。『他並不知道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是誰呀。』

『唉，你不知道麼？我以為你知道我們一切底細。恕我，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我並不知道這幾天來我想些什麼。我真正把你當作我們的一個天神，所以我假定以為你知道我們一切底細。我把你當作一個親戚。……莫要因為我說這話生氣。唉呀，你的右手是怎麼一回事？你撞着什麼東西了麼？』

『是的，我撞傷了，』拉如密亨喜歡極了，低聲說道。

『我有時從心裏說話說的太多了，因此都麗亞責備我。……但是，唉呀，他

住在什麼樣的一個食櫥子裏呵！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醒着？這個女人，這個女老板，認爲這是一個房間麼？聽我說，你說他不喜歡顯露他的感情，那麼我或者要以我的……弱點煩惱他了吧？請忠告我，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我當如何對待他？我覺得十分失措，你知道。」

『若果你看他皺眉毛的時候，莫要問他話太多了；莫要太多問他的身體；那他不喜歡。』

『唉，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作母親是何等難呵！但是這里就是樓梯。……好一個可怕的樓梯呵！』

『母親，你臉色十分灰白，莫要自行悲痛了，媽，』都麗亞安慰她說道，於是她帶着發閃光的眼色續說道：『他看見你應當快活的；你却這樣苦你自己。』

『等一等，我往裏偷看一看他醒了沒有。』

兩個婦女慢慢地跟着拉如密亨，他在前面走，當她們來到第四層樓上女老板的

門前的時候，她們看出她的門開了一個小縫，兩隻銳利的黑眼睛從裏面的黑暗中注視着她們。當她們的眼睛相遇的時候，那門忽然關上了，那麼砰的一響，使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幾乎喊起來了。

第二章

『他好了，十分好了！』饒塞毛夫在他們進來的時候快活地喊道。

他早進來十分鐘，坐在先前原地方，在沙發上。拉思科里涅珂夫坐在對面的角落，已經完全穿好服裝，仔細梳了頭洗了臉，這是他在過去些時所沒有過的。

這房間立刻便擠滿人了，然而那思泰莎却還將就着跟客人們進來，站着聽。

較之前一天的情況，拉思科里涅珂夫確實是差不多算好了，但是他還是無血色，無精神，而且抑鬱。他看來好像一個受傷的人，或一個受過什麼可怕的身體上的苦楚的人。他的額頭纏着，他的雙唇抵着，他的兩眼發熱病似的。他說話少，而且是勉強地說，彷彿履行職務似的，在他的舉動上有着一種不寧的神情。

他僅只需要臂腕上的吊腕帶，或手指上的綳帶，以完成一個生着疼痛的膿瘡或臂腕殘傷的人的印象。當他的母親和妹妹進來的時候，他那無血色的抑鬱的面孔鮮明了一會，但是這僅只使他顯出更劇烈的苦楚，代替了沒精打彩的苦悶。那鮮明不久便消去了，但是苦像還存在着，饒塞毛夫帶着一個開始實習的年輕醫生所有的熱忱注視着研究着他的病人，看不出他對於他的母親和妹妹之來到有什麼喜悅，但只看出一種辛酸的隱密的決定，決定要再受一兩點鐘不可避免的苦楚。以後他看幾乎接着在談話間每個字都彷彿觸着痛處，而且給他激刺。但是同時他對於一個好似偏狂者，頭天還因最不經意的話發瘋的病人，竟有這樣抑制自己隱藏感情之力量，他真驚奇。

『是的，我現在自己看出來了，我差不多算是好了，』拉恩科里涅珂夫說着，和他的母親妹妹作歡迎的接吻，這樣立刻便使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笑容滿面了。『而且我說這話並不是像我昨天所說的一樣，』他向拉如密亨說着，友好地

握一握手。

『是的，實在，我今天對於他十分驚奇，』饒塞毛夫開言道，他看見婦人們進來了很歡喜，因為他有十分鐘都沒得和病人作一度談話。『若是他像這樣下去，再過三四天他便要正和先前一樣了，這就是說，和他在一月或兩月……或者甚至于和三個月以前一樣。這病來得好久了吧……噯？現在，承認這或者是你自己的錯過吧？』他接續着說，帶着嘗試的笑容，彷彿還怕惹怒他似的。

『這是很可能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冷然地答道。

『我也要說，』饒塞毛夫熱心地繼續說道，『你的復元唯一地靠你自己。現在人能向你談話了，我願使你牢牢記住，避免那些足以產生你的病態的情況之初步的（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基本的原因，乃是至要的：若是那樣你可以好，否則，病將更糟了。這些基本的原因我並不知道，但是這些你自己一定知道的。你是一個明理的人，自然你自己一定觀察出來了。我猜想你的精神錯亂的初期是

和你之離開大學同時。你一定莫要無職業的過去，因此，工作和放在你面前的，一個固定目標，我想會于你有益的。』

『是的，是的；你完全對了。……我要趕快回到大學去：那麼一切事情都順適了。……』

饒塞毛夫一部分因為要在兩位婦女面前發生效力而開口說出那賢哲的勸言，當他一瞥病人，觀察出他臉上的明顯的嘲笑，他確實有些昏亂了。這情況保持了片刻。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立刻開始感謝饒塞毛夫，尤其感謝他頭夜到她們的寓所去。

『怎麼！他昨夜看你們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彷彿受驚似的，問道。『那麼你們走了長途後也並沒有睡覺了。』

『呵，羅提亞，那隻到兩點鐘。』都麗亞和我在家裏從來沒有在兩點鐘以前便睡覺的。』

『我也不知道如何來感謝他，』拉思科里涅珂夫往下說着，忽然繃眉而且眼睛向
下看。『把報酬的問題放在一邊——原諒我提到這件事（他轉臉向饒塞毛夫）——
我實在不知道我做了什麼事，值得你這樣特別的注意！我簡直不明白……而且
……而且……實在，這使我煩悶，因為我不明白。我這麼坦率地告訴你。』

『莫要生氣。』饒塞毛夫強笑着。『假定你是我的頭一個病人——唔——
我們這般剛開始實習的傢伙，愛我們的頭一個病人，好像他們是我們的孩子似的，
有些幾乎愛上他們了。自然我的病人並不很多。』

『我對於他一句話也沒有說，』拉思科里涅珂夫指着拉如密亨續說道，『雖說
他除了侮辱與麻煩而外，他從我這里什麼也沒有得着。』

『他瞎說些什麼！怎麼，你今天是帶着感傷的心情麼？』拉如密亨喊道。
若是他有了更深的瞭解，他便要看出了在他裏面並無一點感傷性，乃是確實十
分相反的東西。但是亞孚陀沙羅諾馬夫那把這點看出來了。她留心地不安地注

視着她的哥哥。

『至于你呢，母親，我不敢說，』他往下說着，彷彿背着一課心中記下來的功課似的。『只是在今天我才能够略略明白，昨天你在這里，等我回來，一定是何等地苦痛呵。』

當他說完這話的時候，他忽然伸手給他妹妹，微笑着不發一言。但是在這微笑中却有着真正的純真的感情之煥發。都麗亞立刻把他手抓住了，親熱地握着，驚喜感激。從他們在頭天爭論之後，這是他第一次向她說話。看見這種決定的不語的和解，母親的臉因銷魂的快樂而鮮明了。『是的，我就是爲着那點愛他，』拉如密亨誇張的自言自語，在椅上用力一轉身。『他有這般舉動的。』

『他這一切作的多麼好呵，』母親私自想着。『他具有多麼大度的激動呵，』他把他和她妹妹的一切誤會，何等簡單地，何等周到地結束了——僅只是在相當的時刻伸出他的手，像那般的看着她就得了。……他的眼睛多麼好呵，他的整個臉

廠是多變好呵！……他甚且比都麗亞還好看。但是，老天爺，什麼一套衣服——他穿的何等怕人呵！……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店鋪裏的差人瓦綏亞都比他穿的好些！

我本可以衝向他，把他抱住……在他身上哭——但是我害怕。……哦，親愛的，他是這麼奇怪！他說得親切，但是我害怕！怎麼，我害怕什麼？……」

「哦，羅提亞，你不會相信，」她趕緊答他向她所說的話，忽然開口道，「昨天都麗亞和我是何等不快呵！現在那全算過去了，完了，我們又十分快樂了——我可以告訴你。試想我們幾乎照直從火車跑到這裡來擁抱你，然而那個女人——呵，她在這裡！早安，那恩泰莎！……她立刻告訴我們，說你正發燒很厲害在躺着，剛才在不省人事中離開醫生跑了，他們正在大街上找你哩。你想不到我們當時覺得怎樣呵！我不禁想起中尉波坦威珂夫——你父親的一個朋友——你記不得他，羅提亞——的悲慘的結果，他也同樣發燒很厲害跑出去，掉到院中水井裏去。他們直到第二天才能把他拉出來。自然，我們把事情鋪張了。我們就要跑去找

彼得彼得羅維支，請他幫忙。……因為我們是孤伶的，完全孤伶的，」她悲傷地說，突然停止，忽然想起雖說「我們又快樂了」，但提及彼得彼得羅維支還是有些危險的。

『是的，是的。……自然那是很惱人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喃喃着回答道，但是他帶着那麼一種胸有成見的不注意的態度，使都麗亞迷惑地注視着他。

『別的我還想說什麼話呢，』她往下努力追想。『哦，是的；母親，而且你也在數，都麗亞，請你們莫要以爲我今天不想去看你們，而等你們先來看我。』

『你說什麼話，羅提亞？』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她也驚奇了。

『他是當作一種責任回答我們話麼？』都麗亞詫異着。『他是和解了，求饒恕，彷彿他在行禮或背書似的麼？』

『我剛才醒來，想到你們那裏去，但是因爲衣服當誤了；我昨天忘記請她……』

那思泰莎……把血洗掉……我剛才穿上衣服。』

『血！什麼血？』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驚慌地問道。

『哦，沒有什麼——莫要不安的。那是在我昨天四下徘徊的時候，頗不省人事的，我偶而碰着一個被車壓倒了的人……一個書記……』

『不省人事麼？但是你一切事情都記得！』拉如密亨插嘴道。

『那是真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特別小心地答道。『我記得一切事情，甚至于極細微的細事我都記得，然而——我爲什麼那樣辦，到那里去，說那話，我現在不能夠明白解釋了。』

『一個常有的現象，』饒塞毛夫插口道，『行動有時來得巧妙，刁極了，而行動的指揮却是錯亂的，靠着各種各樣的病態的印象——這有如一場夢。』

『或者這實在是一件好事情，讓他以爲我差不多是一個瘋子，』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怎麼，完全健康的人舉動也同這一樣的，』都麗亞說着，不安地看着饒塞毛

夫。

『你的話有些道理，』後者答道。『在那種意義上，我們確實都並非不常常像一個瘋子，但是有一點分別，就是精神錯亂的人是略微更瘋，因為我們必須畫一條界線。常態的人差不多是沒有的，這是真的。在成打的人中——或成千成萬的人——差不多連一個都碰不着。』

對於饒塞毛夫在關於他癡愛的題目之饒舌中粗心地吐出『瘋子』二字，人人都綑着眉頭。

拉思科里涅珂夫坐着彷彿不去注意似的，兀自沈思，他那無血色的雙唇上帶着一種奇異的微笑。他還在默想着什麼事情。

『唔，被車壓倒了的那人怎麼樣？我打擾你！』拉如密亨倉猝的喊道。

『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彷彿醒過來了。『哦……我幫忙把他抬送回家，濺上血了。順便說一下，媽媽，昨天我作了一件不可饒恕的事。我真正是

發瘋了。我把你所送給我的錢都捨去了……給他的老婆作葬費。她現在是一個寡婦，害着肺癆病，一個可憐的人……三個小小的孩子，挨着餓……家裏什麼東西都沒有……還有一個女兒……若是你看見他們了，或者你自己會給他們的。但是我承認我並沒有權做那件事，尤其是我知道你自己是多麼需錢。幫助別人，人一定要有權做那件事，不然 *Crevez, chiens, si vous n'êtes pas contents*（挨餓吧，狗子們，若是你們不安分的話）。』他大笑，『那對了，不是麼，都麗亞？』

『不，那不對，』都麗亞堅決地回答道。

『呸！你也懷有理想，』他喃喃道，幾乎帶着仇恨地看着她，譏刺地微笑着。

『我本應當估料……。唔，那是值得讚美的，而且你好些……若是你來到一個界線跟前你不越過去，你將不快……若是你越過去了，或者你還要更不快的。……但是這一切都是瞎話，』他極受刺激地續說道，討厭扯遠了。『我祇是想說，我求你饒恕，母親，』他簡短地猝然地結束道。

『够了，羅提亞，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很好的，』他母親歡喜的說道。

『莫要太相信了，』他答道，撮着嘴笑。

接着是一陣沉默。有一種抑制在這一談話中，在沉默中，在和解中，在饒恕中，而且都覺得着。

『這彷彿是他們怕我似的，』拉恩科里涅珂夫自己想到，那眼看他的母親和妹妹。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確實變得畏縮越長久地沉默了。

『然而她們不在這里時，我彷彿十分愛她們哩，』這思想從他的心頭閃過。

『你知道麼，羅提亞，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死了，』普契里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忽然說出來了。

『什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

『哦，可憐——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司維特里喀羅夫。我寫給你信上說了她那

麼多話。』

『呵——呵！ 是的，我記得。…… 那麼她死了！ 哦，真的麼？』他忽然自己振作起來，好像醒過來似的。『她害什麼病死的？』

『只消想一想，十分猝然地，』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爲他的好奇心所鼓舞，匆忙地答道。『就在我寄給你那封信的那天！ 你相信麼，那個可怕的人彷彿就是她致死之因。 他們說他把她打得要命。』

『怎麼，他們那麼不和麼？』他向他的妹妹問道。

『絲毫不是的。 確實正是十分相反。 他對她總是很耐心的，甚且很體貼。實際上，所有那七年的婚後生活他都對她讓步，確實太讓步了，有許多地方。 忽然之間他彷彿忍不住了。』

『若是他約束自己七年了，那麼他不能那麼可怕吧？ 你彷彿替他辯護吧，都

『麗亞？』

『不，不，他是一個可怕的人！我想像不出更可怕的了！』都麗亞答着，幾乎發抖，縮着眉頭，兀自沉思了。

『那件事在早晨發生的，』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忙忙往下說道。『剛從那以後她便吩咐把馬駕上，一喫完午飯便要往城裏去。遇這樣情形她總常是驅車往城裏去。她喫的很好，我聽說。……』

『在挨打以後麼？』

『那永遠是她的……習慣；剛喫完午飯之後，她便往浴室去，爲着不至于動身遲了。……你知道，她在受着沐浴的治療哩。在那里他們有一個涼水管，她每天照例在那裏面洗澡，這次她剛一到水裏去，便忽然受了感冒！』

『我想是的，』饒塞毛夫說。

『他打她打得厲害麼？』

『那有什麼關係！』都麗亞插口道。

「哼！但是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把這樣廢話告訴我們，母親，」拉思科里涅柯夫極受刺激地說道，彷彿不能自持似的。

「呵，我親愛的，我不知道談什麼，」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說道。

「怎麼，你們都怕我麼？」他帶着勉強的笑容問道。

「的確是真的，」都麗亞說着，照直地嚴肅地看着她的哥哥。「母親在上樓的時候，恐怖地在她自己身上畫十字。」

他的臉孔動作着，彷彿抽筋似的。

「唉，你說什麼話，都麗亞！請你莫要生氣，羅提亞。……你爲什麼說那話呢，都麗亞？」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昏了，開口道——「你想，我往這來，一路上，在火車裏，我夢想着我們將如何相遇，我們將如何一塊暢談一切事情。……我那麼快樂，我並沒有注意行程！但是我在說些什麼話？我現在快樂了。……你不應當，都麗亞。……我現在快樂了！光看見你，羅提亞。……」

『莫說了，母親，』他在昏亂中喃喃道，並不看她，但只握着她的手。『我們將有功夫隨便暢談一切的事情的！』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忽然昏亂已極，臉色變灰白了。他近來所理會的那怕人的感觸又帶着致命的冷氣通過他的靈魂。這點又忽然變得明顯而且爲他所理會了：他剛才說了一句怕人的謊話——他現在永不能隨便暢談一切事情——他永不再能向任何人暢談任何事情。這種思想的苦楚竟到那樣，他有一時幾乎忘却自己了。他從座上起身，不看任何人向門前走去。

『你幹什麼？』拉如密序抓住他的臂腕喊道。

他又坐下，開始往回看，沈默着。他們都在迷惑中看着他。

『但是你們爲什麼都是這般沈悶呢？』他忽然地十分沒料想到地喊道。『說幾句話！像這樣坐着有什麼用呢？得，說吧。我們談談吧。……我們遇在一起却靜默地坐着。……得，無論什麼話！』

『感謝上帝；我怕像昨天一樣的事情又開始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說着，在自己身上畫十字。

『什麼一回事，羅提亞？』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不信心地問道。

『哦，沒有什麼！我想起點事來，』他答道，忽然大笑起來。

『唔，若是你想起點事來；那就得了！……我正開始以爲……』饒塞毛夫喃着，從沙發上站起來。『這是我走的時候了。我或者再進來看看的……若是我能夠的話……』他鞠躬出去了。

『多麼好的人呵！』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說道。

『是的，好，妙，深受教育，見多識廣，』拉思科里涅珂夫開言道，他忽然說話帶着驚人的速度，和他直到那時所不會顯露出來的活潑。『我記不得我害病之前在那里遇見他的……我相信我在什麼地方遇見他……而且這位也是一個好人，』他向拉如密亭點頭。『你喜歡他麼，都麗亞？』他問道；忽然不知爲什

麼緣故他大笑起來。

『非常喜歡，』都麗亞答道。

『呸——你個豬，』拉如密亨抗言着，在怕人的昏亂中臉紅了，他從椅上起身。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微笑着，但是拉恩科里涅珂夫却大聲地笑。

『你往那里去？』

『我一定要走。』

『你一點不必走。停下。饒塞毛夫走了，那麼你一定要停下。莫走。

什麼時候了？十二點鐘麼？你弄到多麼漂亮的一掛錶呵，都麗亞。但是你們爲什麼都不作聲了？話都是我說。』

『這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禮物，』都麗亞答道。

『而且是很值錢的，』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續說道。

『呵！好大呵！差不多不像一個女錶。』

『我喜歡那種的，』都麗亞說道。

『可見那並不是她的未婚夫的禮物了，』拉如密亨想着，無理地喜悅。

『我以爲是盧辛的禮物，』拉思科里道珂夫說道。

『不，他還沒有送都麗亞任何禮物哩。』

『呵！你記得麼，母親，我會戀愛過而且想結婚哩！』他忽然說道，看着他的母親，她爲他忽然改變題目與他說這話的樣子弄昏亂了。

『哦，是的，我親愛的。』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和都麗亞，拉如密亨彼此送眼色。

『哼，是的。我將告訴你什麼話呢？實在我記得的不多。她是那麽樣的一個帶病的姑娘，』他往下說着，變得作夢似的，眼光又向下了。『十分是一個病人。她愛周濟人，老是夢想着一所尼姑庵，有次她開口向我談這件事的時候，她流起淚來了。是的，是的，我記得。我記得很清楚。她是一個醜小丫。』

我實在不知道那時有什麼吸引我向她——我想那是因為她常病的關係。倘若她跛脚或駝背，我相信我還更喜歡她的，」他作夢似地微笑着。『是的，這是一種春病。』

『不，這並不僅是春病，』都麗亞帶着親熱的情感說道。

他勉強專心注視着他的妹妹，但是並沒有聽見或並不明白她的話。于是他完全迷入于思索之中，起身到他母親跟前，吻她，又走回他的地位坐下。

『你現在甚且還愛她麼？』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感動了，說道。

『她麼？現在麼？』哦，是的。……你問她麼？不……現在彷彿那全

是，在另一個世界裏……而且是好久以前了。實在這里發生的一切事情好像都是在遠方。』他注意地看着他們。『現在你們……我好像離着一千里路遠看你們似的……但是，誰知道我們爲什麼談那件事！而且問有什麼益處呢，』他煩惱地續說道。他咬着手指甲，又入于作夢一般的沉默中了。

『你住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可憐的寓所呵，羅提亞！這好像是一座墳墓，』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說道，忽然打破了壓人的沉默。『我相信你變得這般抑鬱，大抵一半是由于你的寓所。』

『我的寓所，』他無精打彩地答道。『是的，這寓所與那大有關係。……那點我也想了。……不過，倘若你知道你現在說了什麼樣的一種奇怪話呵，母親，』他說道，奇怪地大笑着。

再說一點，她們的伴談，這位母親和這位妹妹，三年別離後的重聚，這種親密的談話口吻，正和完全不能真正暢談任何事情的景況相對着，便超過他的忍受力之外了。但是有一件迫切的事，那天無論如何一定要解決的——他醒來的時候便這樣決定了。現在他歡喜記起來這件事，當作一個逃脫的方法。

『聽着，都麗亞，』他嚴重地無情地開口道，『自然我求你原諒我昨天的事，但是我認為再告訴你，我不放棄我的主要之點，是我的責任。要我還是要盧辛。』

倘若我是一個流氓，你一定莫是了。一個就夠了。倘若你嫁給盧辛，我立刻便不把你當作妹妹了。」

『羅提亞，羅提亞！又像昨天一樣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悲傷地喊道。『你爲什麼叫你自己作流氓呢？我受不了。你昨天說那同樣的話。』

『哥哥，』都麗亞堅決地而且同樣無情地回答道。『在這一件事上你那方面有一個錯誤。我夜間細想一過，看出這錯誤來了。這完全是因爲你彷彿猜想我是向某人而且爲某人犧牲自己。那情形一點都不對。我只是爲我自己的緣故而出嫁，因爲事情于我很苦。不過，自然，若是我能對於家庭有用，我將高興的。但那並不是我決定的主要動機。……』

『她撒謊哩，』他自己想着，懷怨地咬他的手指甲。『驕傲的人呵！她不承認她由于慈善而想那樣辦！太傲慢了！哦，下流的人物呵！他們甚且愛彷彿恨似的。……哦，我是如何……恨他們一切人呵！』

『事實上，』都麗亞繼續說道，『我嫁彼得彼得羅維支，是因為有兩種禍，我選了較小的。我立意誠實地去做一切他所希望我做的，因此我並不是欺騙他。

……你剛才爲什麼笑呢？』她也臉紅了，在她的眼中有一道怒光。

『一切麼？』他帶着惡意的冷笑問道。

『在某種限度以內。彼得彼得羅維支求婚的態度和方式都立刻顯給我看出他所需要的了。自然，他可以替自己想得太好了，但是我希望他也重視我。……

你爲什麼又大笑呢？』

『你爲什麼又紅臉呢？你撒謊，妹妹。你故意撒謊，祇就是由於女性的固執，祇就是要抵抗我。……你不能尊敬盧辛的。我看見他而且和他談過話了。可見你是爲着金錢把你自己賣了，可見無論如何你做得下流，然而至少我歡喜你能够爲那紅臉。』

『那是不對的。我並不是撒謊，』都麗亞失去了寧靜，喊道。『若是我不能

信服他重視我，高看我，我不願嫁他的。若是我不堅決地信服我能够尊敬他，我不嫁他的。幸而，就在今天我便能有使人信服的證據……而且這樣的一種婚姻並不是一種卑污，如同你所說的！而且即使你對了，即使我真正決定了做一件卑污的舉動，你像那般向我說話，在你那方面不是薄情麼？你爲什麼向我要求你自己或者也沒有的一種英雄氣概呢？這是專制；這是暴虐。若是我毀壞任何人的話，那也僅只是我自己。……我並不是犯殺人罪。你爲什麼像那樣的看着我？你爲什麼那般失色？羅提亞，親愛的，什麼一回事？」

『老天爺！你使他發暈了，』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喊道。

『不，不，瞎話！這沒有什麼事。一點點的暈眩——並不是發暈。你頭腦發暈。哼，是的，我說什麼話？哦，是的。今天你如何得到使人信服的證據，證明你能尊敬他，而且他……重視你，如同你所說的。我想你今天說了吧？』

『母親，把彼得彼得羅維支的信給羅提亞看，』都麗亞說道。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以顛戰的雙手把信交給他。他帶着大大的興趣接下，但是在未開之前，他忽然帶着一種驚愕的神情看着都麗亞。

『這算奇怪，』他慢慢地說道，彷彿受一種新的思想打擊了似的，『我爲什麼這樣大驚小怪的？這都是幹什麼？你愛嫁誰就嫁誰！』

他彷彿向他自己說這話似的，但却是大聲地說，看着些時他的妹妹，彷彿迷惑了似的。他最後把信拆開，面上還帶着同樣的奇怪的驚愕的神情。于是他慢慢地，注意地，開始閱看，看了兩遍。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露出顯見的焦心，大家確實都豫期着某種特別的事情。

『使我驚奇的，』他稍停了一會之後，把信交給他的母親，便開言道，但並不是特別向任何人說話，『乃是 he 是一個辦事人，一個律師，而且他的談話實在是假冒的，然而他還寫出這樣一封沒受教育的信來。』

他們都發驚了。他們豫期着十分不同的事情。

『但是他們寫信都像那樣，』拉如密亨猝然說道。

『你看過了麼？』

『看過了。』

『我們給他看了，羅提亞。我們……剛才和他商議，』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
羅夫困惑的開口道。

『那正是法庭上的口頭語，』拉如密亨插言道。『到今日法律上的文件都是
像那樣寫的。』

『法律上的？』是的，這正是法律上的——事務話——不是那麼很沒受教育
的，也不是十分受教育的——事務話！』

『彼得彼得羅夫那對於他少受教育這件事實並不隱瞞，他確實得意他自己成功
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有些被她哥哥的話頭弄氣了，便說道。

『唔，他若是以那得意，他有道理的，我並不否認那點。你好像生氣了，妹妹，因為我對於那信僅只加以這樣的一種瑣細的批評，試想我說這般細事故意地來惱你。正是十分相反，我所想到關於筆調的一種觀察，照事情的現狀看來，絕不是無關係的。有「責備你自己」一句話很有意義地明顯地放進去了，此外還有一個威懾，說若是我在場的話，他便要立刻走開的。那個走開的威懾就等于把你們都捨棄的一個威懾，倘若你們不服從的話，而且是現在把你們找到彼得堡以後要把你們捨棄。唔，你們作什麼感想呢？人能對於從盧辛寫出來的這樣的一句話見怪，如同我們要對於若是他（他指着拉如密亨），或者饒塞毛夫，或者我們中的一個寫的，一樣見怪麼？』

『不——對，』都麗亞更有精神地答道。『我看得明明白白的，那是說得太老實了，或者他簡直沒有寫信的才能……這是一個實在的批評，哥哥。實在，我沒料到……』

「這是用法律上的筆調寫的，而且或者比他本意聽來更粗鄙。但是我一定要使你的幻象消滅一點。信上有一句話，關于我的一句謾言，而且頗是一句可恥的謾言。我昨夜把錢給了一個寡婦，一個害肺癆病的女人，困苦把她壓迫毀了，我給她錢並非「以葬禮爲藉口」，乃是付葬費，而且並不是給他女兒——一個年輕的女人，如同他所寫的，有着人所共知的行爲（我一生在昨夜是第一次看見她）——乃是給那個寡婦。在這一切中我看見一種太急了的欲望，急想誹謗我，在我們中間惹起不和來。那又是用法律上的口頭語寫的，這就是說，他太明顯地表示目的，而且帶着很老實的熱心。他是一個聰明人，但是要做得懂事達理，聰明並不够。這全顯見這人……我不以爲他對於你有大大的重視。我告訴你這話，只是要警告你，因爲我真誠地希望你好……」

都麗亞沒有回答。她的決心已經下了。她僅僅只是等着晚間。

「那麼你如何決定呢，羅提亞？」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問道，她對於他

的談話之忽然的辦事樣子的新口吻，比平常更加不安了。

『決定什麼？』

『你想，彼得彼得羅維支寫信叫你今天晚上莫要和我們在一塊，而且說若是你來他便要走。』那麼你……來麼？』

『那自然不是由我決定的，乃是第一要由你，若是你並不爲這樣的一個要求生氣；其次，要由都麗亞，若是她也不生氣。我要照你們所以爲最好的辦法做去，』他無情地續說道。

『都麗亞已經決定了，而且我完全和她同意，』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趕緊聲言道。

『我決定請你，羅提亞，懇求你在這次會面時莫要不和我們在一塊，』都麗亞說道。『你來麼？』

『來的。』

『我也要請你在八點鐘時和我們在一塊，』她向拉如密亨說道。『母親，我也請他。』

『對極了，都麗亞。唔，你既然決定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續說道，『好極了。我自己將覺得更安適些。我不喜歡隱瞞和欺騙。不如讓我們知道全部實情吧。……』彼得彼得羅維支可以生氣可以不生氣，現在！』

第四章

在那時門輕輕地開了，一個年輕的女子走進房來，畏縮地四下望着。人人都懷着驚異和好奇心轉臉對着她。拉思科里涅珂夫頭一眼並不認識她。這是索菲亞亞綏苗諾夫那瑪爾美拉陀夫。他昨天頭一次看見她，但是在那樣時候，在那樣環境中，穿着那樣服裝，以致他的記憶力對於她保留下一個很不同的模樣。此刻她是一個穿的簡樸可憐的年輕女子，很年輕，實在幾乎像一個小孩子，態度真淑文雅，面色坦率，但是帶着有些受驚的樣子。她穿着一套很樸素的家的衣服，戴着一頂老樣的破帽子，但是她還拿着一把女傘。她出乎意料之外地看見房裏滿坐着人，像一個小孩子樣，她困惑之情還不如害羞極了之甚哩。她甚且就要退

走。『哦……原來是你！』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極其驚愕，他也昏亂了。

他立刻想起他的母親和妹妹由盧辛的信知道『某一個年輕女人，有着人所共知的行爲。』他剛才在抗辯盧辛的謾謗，聲言他昨夜頭一次看見那個女子，然而忽然她却進來了。他還記得他並沒有抗辯『有着人所共知的行爲』那句話。這一切都渺茫地迅速地從他的腦中經過，但是他更注意地看着她，便看見這屈辱的人是那般屈辱，他忽然覺得替她可憐。當她恐怖地一動要退走的時候，使他的心頭發生一陣悲痛。

『我沒有想到你來，』他慌忙地說着，作出一種臉色使她停下。『請坐下。不消說，你是從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來的。請——不是那里。坐這里。……』

在索尼亞進來的時候，拉如密亨本坐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的三張椅子中的一張上，緊靠着門，他起身讓她進來。拉思科里涅珂夫，起初把饒塞毛夫曾坐過的沙發上的那地方指給她坐，但是他覺得沙發是他當作牀用的，地位未免太親暱了，他

便慌忙地請她到拉如密亨的椅子上坐。

『你坐這裏，』他向拉如密亨說着，把他放在沙發上坐。

索尼亞坐下，幾乎嚇得發抖，怯懦地看着那兩位婦女。這顯然幾乎是她自己所難解的，她竟能在她們身邊坐下。一想這點，她那麼發驚，便慌忙地又站起來，在完全的昏亂中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

『我……我……來費一分鐘。饒恕我打擾你，』她支吾地開言道。『我從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裏來的，她沒有人可派。加迭里那伊凡諾夫告訴我……參與葬禮……在早晨……在米特羅法尼埃夫斯基那裏……然後……到我們那裏……到她那裏去……給她面子……她告訴我……』索尼亞口吃着不說了。

『我看，一定地，大半一定地，』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他也站起來，他也支吾，不能把話說完。『請坐下，』他忽然說道。『我想和你談話。你或者急忙着在，但是請容許我兩分鐘，』于是他拉來一張椅子給她坐。

索尼亞又坐下，她又倉猝地發覺地看那兩位婦女一眼，于是把眼睛往下看。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失色的臉孔發紅了，渾身打了一陣冷戰，他的眼睛發光。

『母親，』他堅決地固執地說道，『這就是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瑪爾美拉陀夫，就是那個不幸的瑪爾美拉陀夫君的女兒，瑪爾美拉陀夫君昨天在我眼前被馬車壓倒了，我剛才告訴你的就是他。』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斜眼看索尼亞，略略把眼睛撮起來。不願在羅提亞的迫切的挑激的神色之前她自己的困擾，她不能不給她自己那種滿足。都麗亞莊重地專心地注視着那女子的臉，迷惑地考究着她。索尼亞聽見自己被介紹了，努力再抬起眼來，但是她却更加困擾了。

『我要問你，』拉思科里涅珂夫倉猝地說道，『昨天事情是怎麼安排的？比方說，你們沒有受警察的麻煩吧？』

『沒有，不錯的……死的原因，那是太顯而易見的了……他們並沒有麻煩我們

……只是同寓的人們發脾氣。」

『爲什麼？』

『他們氣屍體停那麼長久。你想現在天熱了。因此今天他們要把他抬到墓地去，抬到教堂去，直放到明天。起初加迭里那伊凡諾夫不肯，但是現在她自己看出那是必須的了……』

『那麼，今天麼？』

『她求你給我們面子明天到教堂行禮，然後去喫喪餐。』

『她給喪餐喫麼？』

『是的……就是一點……她告訴我十分感謝你，爲着你昨天幫助我們。要不是你，我們便沒有一點東西辦喪事。』

忽然之間她的雙唇和下顎開始顫戰了，但是她一陣努力制住了自己，眼睛又往下看。

在談話之間，拉思科里涅珂夫細心注視着她。她有着一幅瘦瘦的，很瘦的，蒼白的小臉兒，頗不均稱而且有角，帶着尖尖的小鼻子和下顎。她本不能稱作漂亮，但是她的藍眼睛是那般光明，當牠們發亮的時候，在她的表情中有着那麼一種溫和與樸實，人便不禁爲她所吸引了。她的臉，而且實在他的整個模樣，有着另一種別緻的特點。不管她已經十八歲了，她看來却還幾乎像一個小女孩子——幾乎像一個嬰兒。而且在她的有些姿勢上，這種穉氣彷彿幾乎可笑似的。

『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能够用這麼少的錢辦理喪事麼？她甚且想預備喪餐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問道，他固執地繼續着這段談話。

『自然棺材將是樸素的……一切東西將都是樸素的。所以將不費須多錢的。』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和我全都算出來了，所以剩下的將足够了……而且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非常急想像這樣辦。你知道人不能……那于她是一個安慰……她是像那樣，你知道。……』

『我明白，我明白……自然……你爲什麼像那樣子看着我的房間呢？我的母親剛才說這像一座墳墓。』

『你昨天把一切都給我們了，』索尼亞忽然用一種急速的私語回答道；於是她又昏亂地往下看了。她的雙唇和下顎又顫戰着。她立刻受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可憐的環境刺激，此刻這些話便自然地破口而出了。接着便是一陣沉默。在都麗亞的眼中有一種光，甚至于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都仁慈地看着索尼亞。

『羅提亞，』她說着起來了，『自然我們要在一塊喫午飯的。來，都麗亞。』

……
『羅提亞，你不如出走稍散一散步，然後休息躺下，在你沒來看我們之前。』
……
我害怕我們使你精疲力竭了。……』

『是的，是的，我要來的，』他答着，騷擾地起來了。『但是我有點事情要料理。』

『但是絕定地你們要在一塊喫飯吧？』拉如密亨驚異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喊

道。『你是什麼意思？』

『是的，是的，我來的……自然，自然！你稍停一分鐘。你不是現在就需

要他吧，母親？不然或者是我把他從你那里奪來了麼？』

『哦，不是，不是。特密忒里普羅珂菲支，你將賞光和我們一塊喫飯麼？』

『請賞光吧，』都麗亞接着說道。

拉如密亨鞠躬，實在臉色光彩煥發了。有一小會，他們都奇怪地困擾了。

『再見，羅提亞。我不喜歡說再見。再見，那思泰莎。呵，我又說再見

了。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也想招呼索尼亞；但是沒有說出來，擾亂地走出房
外了。

但是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彷彿等着輪到她，跟她母親出去，她給索尼亞行一個
注意的有禮的鞠躬。索尼亞在昏亂中行一個慌忙的受驚的屈膝禮。在她的臉上

有一種刺痛的不安之神情，彷彿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的禮貌與注意于她是格外難堪而且痛苦似的。

『都麗亞，再見，』拉恩科里涅珂夫在過道上叫喚道。『把你的手給我。』
『怎麼，我已經給你了。你忘記了麼？』都麗亞說道，親熱地笨拙地轉身向他。

『不要緊，再給我一次。』他親熱地捏她的手指。

都麗亞微笑，紅臉，把手拉開，十分快樂的走開了。

『得，這好極了，』他走回來，歡快地看着索尼亞，向她說道。『上帝賜平安給死者，活的還是必須活着。這話不對麼？』

索尼亞看見他的臉色之忽然歡快，便顯出驚異。他有些時無語地看着她。死的父親的全部歷史在這些時候在他的記憶中浮起了……

『天爺，都麗亞，』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在她們剛一到大街上的時候便開言道，『我自己實在覺得走開安頓了——更自在些。昨天在車上我一點也沒想到我竟能以那爲歡喜的。』

『我再告訴你，母親，他還是病的很。那你看不見麼？或者因爲焦心我們而攪擾他自己了。我們一定要有耐心，而且許多，許多都能以原諒的。』

『唔，你也不很有耐心！』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熱心地忌妒地打斷她的話。『你知道麼，都麗亞，我剛才看着你們兩個。你正像他，在靈魂上還比在面目上像的多。你兩個都抑鬱，都暴戾而且性急都傲慢，都慷慨。……一定地，他不能是一個自私者，都麗亞。噯？當我想起今晚上的結局的時候，我的心便下沉了！』

『莫要不安，母親。一定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都麗亞，你只消想一想你處在什麼一種地位！倘若彼得彼得羅維支廢棄婚

約怎麼辦呢？」可憐的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不小心地妄說道。

「他若是那樣，他便值不得什麼了，」都麗亞鋒利地侮蔑地答道。

「我們走開了，這樣來得好，」普里契利亞歷山特羅夫那急忙地插言道。

「他在忙着什麼事情。若是他出去吸一吸新鮮空氣……他房裏悶的要命。……

但是在此地人到那里吸一吸新鮮空氣呢？就是此地的大街也覺得好像關閉了的房

屋似的。老天爺！什麼一個城市！……站住……這邊……他們將把你壓倒了——

他們運什麼東西。呵他們運的是鋼琴，我敢說……他們怎樣地推呵……我也非

常怕那個年輕的女人。」

「什麼年輕的女人，母親？」

「就是那個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她剛才在那里。」

「爲什麼怕她呢？」

「我有一種預感，都麗亞。唔，你可以信可以不信，但是她一進來的時候，

就在那一分鐘，我便覺得她就是禍難的主因。……」

『一點也不是那回事！』都麗亞煩惱地喊道。『多麼瞎說，依你的預感，母親！他僅只是在昨晚上和她結識，而且她進來的時候她並不認識她。』

『唔，你看吧。……她使我煩惱；但是你看吧，你看吧！我那麼受驚！

她以那樣眼色注視着我。當他開始介紹她的時候，我幾乎在我的椅子上坐不穩，你記得麼？這彷彿是這麼奇怪，但是彼得彼得羅維支寫信那樣說她，他却把她向我們——向你介紹！可見他一定很重視她了。』

『人們什麼話都寫的。我們也曾被人談論被人寫過的。你忘了麼？我確信她是一個良好的女子，那全是瞎話。』

『上帝保佑是這樣吧！』

『彼得彼得羅維支是一個可恥的謾人名譽的人，』都麗亞忽然罵道。

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被說倒了；這段話沒有再談了。

『我要告訴你，我要你作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把拉如密亨拉到窗前說道。
『那麼我要告訴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說你要來的，』索尼亞慌忙說着，預備
就走。

『一分鐘，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我們並沒有秘密的事。你並不防礙我們。
我想再和你說一兩句話。聽着！』他忽然又轉臉向拉如密亨，『你知道……他的
名字叫什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

『我想是的！他是一個親戚。爲什麼問他呢？』後者帶着興趣地續說道。
『不是他辦那件案子麼……你知道那件謀殺吧？……昨天你們談論那件事。』
『是的……怎麼樣呢？』拉如密亨的眼睛大大的睜開了。

『他打聽當東西的人，我也有些典物在那里——瑣碎東西——一個戒指，我妹
妹在我離家的時候，給我當作紀念物的，和我父親的銀錶——兩件一塊祇值五六塊

盧布……但是我寶貴牠們。這樣我現在怎麼辦呢？我不想把東西丟掉，尤其是那掛錶。我剛才打戰，因為當我們說到都麗亞的錶的時候，我恐怕母親要看一看那掛錶。那是父親留給我們的唯一的東西。若是丟了，她要不舒服的。你知道女人們是什麼樣子。那麼告訴我怎麼辦吧。我知道我本當通知警察署，但是直接到波費利那去豈不更好麼？噲？你以為如何？這事會解決得更快的。你想，母親可以在午飯前要那東西的。」

『不消說是不到警察署去。不消說走到波費利那去，』拉如密亨極其興奮地喊道。『唔，我是何等高興呵。我們立刻就去吧。兩步路。我們將一定找到他的。』

『很好，我們走吧。』

『而且他將十分，十分高興和你結識哩。我隨時常常向他談到你。我昨天還在談你。我們走吧。那麼你是認識那老女人了？那麼就是了！這一切都

結果顯得好極了。……哦，是的，索菲亞伊凡諾夫那……」

『索菲尼綏苗諾夫那，』拉思科里涅珂夫改正道。『索菲尼綏苗諾夫那，這

是我的朋友拉如密亨，他是一個好人。』

『若是你們現在必須走，』索尼亞開言道，一點都不看拉如密亨，而且更覺困擾。

『我們走吧，』拉思科里涅珂夫決定道。『我今天要到你那里去，索菲亞綏苗諾夫那。』祇告訴我你住在那里。』

他並不是確實不安，但是彷彿慌忙似的，而且躲避她的眼色。索尼亞把她的

住址交給他，而且當他交的時候，她臉紅了。他們一陣出去。

『你不鎖門麼？』拉如密亨跟着他到樓梯來問道。

『從來不鎖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我這兩年來都想買一把鎖。無須乎用鎖的人是快樂的，』他說着，向索尼亞大笑。他們在門口站着不動。

『你向右走麼，索菲亞綏苗諾夫那？』順便問一聲，你如何找到我的？』他接着說道，彷彿他想說什麼十分不同的話似的。他想看她的溫柔的明淨的眼睛，但是這不容易。

『怎麼，你昨天把你的住址交給波崙加的。』

『波崙加？哦，是的；波崙加，就是那個小女孩子。她是你的妹妹吧？』

我把住址交給她了麼？』

『怎麼，你忘了麼？』

『沒有，我記得的。』

『我聽我父親說你……只是我並不知道你的姓名，而且他也不知道。現在我來了……因為我知道了你的姓名，我今天便問，『拉恩科里涅珂夫君在那里住？』我不知道你也只有一間房子。……再見，我要告訴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

她極端高興終於逃避了；她低頭走開，極力趕快走出他們視線之外，走二十步

向右轉灣，終于獨自一人了，于是迅速地走着，什麼人也不看，什麼東西也不注意，只是想著，記著，思索著每句話，每種細事。她從來，從來沒有任何事情像這樣的。一個整個的新的世界朦朧地不知不覺地展開在她的面前。她忽然想起拉思科里涅珂夫打算那天，或者那個上午，或者立刻便要到她那里去。

『但是不在今天，請，不在今天！』他懷着下沉的心腸，不住地喃喃着，彷彿求誰似的，像一個受驚的孩子樣。『可憐啦！到我那去……到那間房子去……他將看見……呵呀！』

她在那時不能夠注意出一個不認識的紳士在瞅着她，緊跟着她。他從門口起便伴着她走。在拉如密亨，拉思科里涅珂夫，和她，在鋪道上分別站着不動的時候，這位紳士正從那過，聽見索尼亞的話：『我問拉思科里涅珂夫君在那里住？』他發怒了。他迅速地注意地轉臉看這三位，特別看拉思科里涅珂夫，索尼亞正向他說話；于是往後看，注意那住宅。這一切都是在他經過時一瞬間做完的，他努

力不露出他的興趣來，他越發慢慢地往前走，彷彿等着什麼似的。他在等着索尼亞；他看見他們在分別，索尼亞往家去。

『家？ 在那里？ 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那幅臉孔，』他想到。『我一定要查探出來。』

在轉灣處他走過去了，回頭一望，看見索尼亞同路來了，什麼東西也不注意。她從拐角轉灣。他在另一邊跟着她。走了約五十步，他又過來，追上她，在她後面離兩三碼遠。

他是一個約有五十歲的人，頗高，碩大健壯，兩肩高高的寬寬的，使他看來好像有點躬腰似的。他穿着良好的時髦的衣服，看來好像一位有地位的紳士。他拿着一根漂亮的手杖，每走一步他在鋪道上搞一下；他的手套是乾淨的。他有着一幅寬寬的，頗暢快的臉孔，頰骨高高的，顏色新鮮，在彼得堡不常看見。他的淡黃色的頭髮還豐盛，只是各處雜點斑白色，他的厚厚的適稱的鬚鬚甚且比他的頭髮

顏色還淡。他的眼睛是藍色的，有着一種冷然的深思的神情；他的雙唇是朱紅的。他是一個特別保養得好的人，看來比他的年紀小的多了。

當索尼亞來到運河岸上的時候，他們便是鋪道上的僅有的兩個人。他觀察出她的如夢的神情和心中有事的樣子。索尼亞到了她寓居的住宅，便從大門轉身進去；他跟着她，彷彿頗發驚似的。在院中她轉向右拐。『呸！』這位不認識的紳士低語道，跟在她後面上樓。只是在那時候索尼亞才注意到他。她來到第三層樓，轉身順走廊走去，在九號按鈴。門上用粉筆寫着，『成衣匠加泊勞毛夫寓』。『呸！』這生人又重低語道，他對於這奇怪的事覺得怪，他在下一扇門，八號，按鈴。兩門離有兩三碼遠。

『你寄居在加泊勞毛夫家裏呵，』他說着，看着索尼亞大笑。『他昨天給我改了一件背心。我緊緊近這里住在馬丹列思尼奇家裏。多麼奇怪！』索尼亞注意地看着他。

『我們是隣居，』他愉快地往下說道。『我只是前天到城裏來的。再見吧。』

索尼亞並沒有回答；門開了，她便溜進去。她不知爲着什麼緣故覺得害臊而且不安。

在他們往波費利家裏去的路上，拉如密亨顯然是興奮了。

『那好極了，老哥，』他重複說了幾遍，『我高興！我高興！』

『你高興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自己想到。

『我不知道你也在那個老女人家裏當東西。而且……而且那是好久以前了麼？』我意思是說，從你在那以後，有好久了麼？』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心地老實的傻瓜呵！』

『在什麼時候？』拉思科里涅珂夫站住回想，『那一定是在兩三天以前。』

是我現在並不去贖東西，」他帶着關於那些東西的一種慌忙的顯然的掛心插言道。「我剩下的不過一塊銀盧布……在昨夜那陣被詛咒的不省人事之後！」

……他的語氣特別注重不省人事。

「是的，是的，」拉如密亨趕緊同意——于他所不明白的事。「那麼，就是因爲這你……受打擊了……一部份……你知道你在不省人事時不斷地提到什麼戒指或鍊子！是的，是的……那是明白的，現在都算明白了。」

「哈！那種意見一定是何等地流傳于他們之間呵。這里這個人將爲我而去受火刑，然而我看他却歡喜把我爲什麼在不省人事時說到戒指這件事弄明白了！那意見一定是多麼在他們所有人的心中固執着呵！」

「我們去找他麼？」他忽然問道。

「哦，是的，」拉如密亨急速地回答道。「他是一個不錯的人，你看吧，老哥。他頗笨拙，這是說，他是一個舉止文雅的人，但是我說笨拙是用不同的意義

的。他是一個見多識廣的傢伙，實在非常見多識廣的，但是他有着他自己的注意範圍。……他是不輕信，懷疑，冷嘲……他愛騙人，或勿寧說他愛拿人開玩笑。他的是老的特別的方法。……但是他懂得他的工作……徹頭徹尾……上年他把一件謀殺的案子辦清楚了，在那件案子上警察幾乎連一點線索都沒有。他非常，非常急想和你結識！」

「他爲什麼那麼急？」

「哦，並不是真正地……你想，因爲你害病了，我偶而提到你幾次。……所以，當他聽說你……你是一個學法律的大學生，不能讀完你的學科的時候，他說，「多麼可憐呵！」所以我斷定……從各種事情一起，並不僅是那；昨天薩米陀夫……你知道，羅提亞，昨天我喝醉的時候，在回家的路上我向你談了些瞎話……老哥，我怕你把那話放大了，你想。」

「什麼？他們以爲我是一個瘋子麼？或者他們是對的，」他帶着一陣勉強

的笑容說道。

『是的，是的。……就是，啐，不是！……但是我所說的一切話（而且還

有別的事）那全是瞎話，酒醉的瞎話。』

『但是你爲什麼道歉呢？我是十分討厭這一切呵！』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張揚的易激性喊道。不過，那一部份是裝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明白。相信我，我明白。說那話我害臊的。』

『若是你害臊，那麼莫說那話得了。』

兩人都沉默着。拉如密亨是更甚于銷魂，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反感地看出來了。他並且爲着拉如密亨剛才所說關於波費利的話而發怒了。

『我對於他也一定要老着臉，』他想着，心跳着，臉色變白了，『而且又要做得自然。但是最自然的事情便是什麼事情都絲毫不做。小心地什麼事情都絲毫不做！』不對，小心地又不自然了。……哦，唔，我們且看結果如何吧。……

我們看吧……直接地。是去好還是不去呢？蝴蝶向火光飛。我的心跳着，就是這不好哩！」

『在這所灰色住宅裏，』拉如密亨說道。

『最要緊的事情，波費利知道我昨天在那老怪婆的屋裏……而且打聽血麼？

我一進去的時候，一定立刻就要探查出來，從他的臉上探查出來；不然……我要探查出來不是我毀滅的原因。』

『我說，老弟，』他忽然向拉如密亨說道，帶着一陣機敏的笑容，『我一整天都看出來你彷彿興奮得出奇。是不是這樣？』

『興奮？一點也不，』拉如密亨大憤，說道。

『是的，老弟，我向你担保，那是可以看出來的。怎麼，你那坐椅子的樣子，你從來就沒有那樣坐着過，你坐在邊上，而且你彷彿始終扭動着。你不斷無專斷地跳起來。一個時候你生氣，又一個時候你的臉看來好像一塊果糖樣。你

甚且紅臉；特別是在你被邀請喫飯的時候，你臉紅的怕人。」

「一點也沒有那樣的事，胡說！你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爲什麼因灼其辭，好像一個小學生樣？老天爲證，他又臉紅了。」

「你是什麼樣的一個豬呵！」

「但是你爲什麼對於這事這麼怕醜呢？羅米歐！得，我今天要講你。哈

——哈！哈！我要使母親大笑，而且還要使另一個人也大笑哩……」

「聽着，聽着，聽着，這可要緊了……還說什麼，你個鬼東西！」拉如密

亨完全昏頭了，嚇得變爲不快了。「你要告訴她們什麼話？得，老哥……呸，

你是什麼樣的一個豬呵！」

「你好像一朵夏天的玫瑰。倘若你知道那何等地合于你呵；一個六呎多高的

羅米歐！而且你今天怎樣地洗呵——你把你的指甲都洗乾淨了，我敢說。囑？

這是沒有聽說過的事！呵，我相信你的頭髮上抹油了！灣腰。」

「豬！」

拉思科里涅珂夫大笑得彷彿不能自禁似的。這樣大笑着，他們走進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的那層樓房了。這乃是拉思科里涅珂夫所需要的：在他們進去的時候，裏面可以聽見他們大笑，在過道上他們還是狂笑着。

「在這裡不准說一句話，不然我要……打得你腦漿崩裂！」拉如密亨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肩膀，兇暴地耳語道。

第五章

拉思科里遑珂夫已經進去了。他進去看來好像極難忍住不再突然大笑似的。拉如密亨在他後面大步跨進去，粗而且笨，怕醜，臉紅得像芍藥樣，帶着一種十分垂頭喪氣而且兇狠的表情。他的臉和整個的外貌那時實在可笑，充分證明拉思科里遑珂夫的大笑是不錯的。拉思科里遑珂夫不等介紹，便向波費利彼得羅維支鞠躬，後者站在屋子當中考究地看着他們。他伸出手來握手，還顯然拼命努力壓住嘻笑，來說幾個字介紹自己。但是他剛得裝出一種肅嚴的態度，低聲說句話，他便忽然好像偶然地又瞥看拉如密亨，他再不能約束自己了；他的悶住的大笑越發不能制止地發出來，他越發努力遏制着。拉如密亨對於這種『自然而然的』嬉笑所

顯出的極端兇暴，使全劇顯得是最純真的嬉戲與自然了。拉如密亨彷彿故意加強這種印像似的。

『傻瓜！你個鬼東西，』他咆哮道，一揮手，即刻打在一張小小的圓棹上，那上面還放有一個空茶杯。一切都打飛了，破碎了。

『但是爲什麼摔椅子，先生們？你們知道這是皇上的損失，』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快活地引話說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還是笑，手放在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的手裏，但是極想不做得太過了，等着相當的時候自然而地作一結束。拉如密亨因爲打翻了棹子，摔碎了茶杯，完全不知所措了，抑鬱地凝視着破片，罵着，敏捷地轉身向着窗戶，站在那裏向外望，背對着大夥，帶着一幅生氣得厲害的面容，什麼也不看。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大笑，預備繼續大笑下去，但是顯然尋找着解釋。薩米陀夫在屋拐坐着，但是客人進來時他起身了，嘴上帶着笑容地站着等待，不過他帶着驚異甚且彷彿帶

着懷疑地看着這全劇，而且有些迷亂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未料到的薩米陀夫之在場打擊得拉思科里涅珂夫不高興。

『那我一定要想一想，』他想到。『請原諒我，』他開言道，裝出極端的擾亂。『拉思科里涅珂夫。』

『那里話，我非常高興見你……你們是何等高興地走進來呵……怎麼，他連早安也不說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向拉如密亨點頭。

『確實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這般和我大發脾氣。在我們往這里來的時候，我僅只告訴他，說他像羅米歐……而且證明了。就是那，我想！』

『豬！』拉如密亨叫道，並不回頭。

『若果他對那話那麼狂怒，其中一定有很嚴重的緣由，』波費利大笑道。

『哦，你個伶俐的律師！……你們都可惡！』拉如密亨罵道，他自己也忽然大笑起來，他帶着一幅更加快活的臉色走近波費利，彷彿什麼事沒有發生似的。

『够了！我們都是傻瓜。談正事吧。這是我的朋友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科里涅珂夫；第一，他聽說你，想和你結識，其次，他和你有一點小小的事務要辦。

吓！薩米陀夫，你怎麼來的？你們先前遇見過麼？你們早就彼此認識麼？』

『這是什麼意思？』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安地想道。

薩米陀夫好像忽然受驚，但是並不十分如此。

『怎麼，那是昨天在你房裏我們遇見的，』他安逸地說道。

『那麼我省得麻煩了。上一整星期他求我把他介紹給你。波費利和你不要

我便彼此聞出來了。你的烟在那里？』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穿着一件寢衣，很乾淨的襯衣，和拖鞋。他是一個約有三十五歲的人，矮矮的，壯得胖，臉刮得乾乾淨淨的。他披着剪短的頭髮，有着大大的圓頭，後面特別凸出來。他的溫和的，圓圓的，頰塌着鼻子的臉孔，帶着一病的微黃的顏色，但是有一種有力的而且頗諷刺的表情。若不是因為眼睛裏的一

種神情，這本是和善的，他的眼睛在幾乎發白的，閃光的眼毛下，閃耀着水淋淋的，壓人的光。那幅眼睛的表情和他的有些女人氣的像貌不稱得奇怪，那加上一些比頭一眼看來所能猜想者嚴肅得多了的神氣。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一聽說他的客人和他有一點小小的事務要辦，他便請他在沙發上坐下，他自己坐在另一頭，等着他說明他的事務，他帶着那樣細心的而且過于認真的注意，這立刻便使人難堪和攪擾，尤其是對於一個生人，而且尤其是若果你所討論的事在你自己以為太不重要，不值得這般例外的鄭重。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用簡短符合的成語，明白地，正確地說明他的事務，而且他對於自己那般十分滿意，他竟得好好一觀察波費利。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沒有把眼睛離開他一次。拉思科里涅珂夫坐在同一張棹子的對面，熱心地著急地聽着，帶着頗過度的關心，時時從這一個看到那一個。

『傻瓜，』拉思科里涅珂夫私自咒罵道。

『你必須通知警察，』波費利帶着頂認真辦事的態度答道，『說你得知這件意外之事——就是謀殺的事——請求通知辦理此案的律師，某種某種東西是屬於你的，你想贖回……或者……但是他們將寫信給你的。』

『要點就在這，現時，』拉思科里湮珂夫盡力假裝攪擾，『我不大有錢……就連這筆小小的款項都不是我的力量所能辦的……你知道，我只想目前聲稱那些東西是我的，我有錢的時候……』

『那沒有關係，』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冷然地聽了他關於他的經濟的情況的說明，說道，『但是若果你寧願這樣，你可以直接寫信給我，說有人通知你這件事情，你要求你的財產某種某種東西……』

『寫在一張普通紙上麼？』拉思科里湮珂夫熱心地打斷他的話道，他又關心在問題的經濟方面。

『哦，頂普通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忽然帶着顯然的譏刺看着他，把眼睛撮

起來，彷彿向他霎眼似的。但是或者這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玄想，因為那只是一剎那間的事。確實是有那類的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可以起誓說他向他霎眼的，誰知道爲什麼呢。

『他知道，』像電一般從他的心頭閃過。

『恕我以這樣小事麻煩你，』他往下說道，有點不知所措了，『那些東西只值五塊盧布，但是我爲着那些把牠們送我的人們的緣故，特別珍重牠們，而且我一定承認，我發怒了，當我聽說……』

『我向饒塞毛夫說到波費利在打聽着每個當東西的人的時候，你喫驚得那癡厲害，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呵！』拉如密亨帶着顯然的注意插嘴說道。

這實在難堪。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禁黑眼中帶着一道怨恨的怒光斜眼看他，但是立刻使自己鎮靜了。

『你好像嘲笑我麼，老弟？』他向他說道，帶着一種假裝得很好的場激性。

『我敢說在你看來我的確好像對於這樣廢物焦心得可笑；但是你一定莫要以為我是自私墮落，這兩件東西可以在我的眼中決不是廢物的。我剛才告訴你，那銀鍊雖不值一分錢，却是我父親留下給我們的唯一的東西。你可以笑我，但是我的母親在這里，』他忽然轉臉向波費利，『若是她知道，』他又慌忙地轉臉向拉如密亨，小心地使他的話聲顫動，『鍊丟掉了，她要陷入絕望中的！你知道女人是什麼樣子！』

『絲毫不對！我一點也沒有那種意思！十分相反！』拉如密亨痛苦的喊道。

『這對麼？這自然麼？我做過過火麼？』拉思科里溘珂夫顫抖地自問道。

『我為什麼那樣說女人呢？』

『哦，你的母親和你在一塊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詢問道。

『是的。』

『她是什麼時候來的？』

『昨夜。』

波費利住口彷彿回想似的。

『你的東西無論如何不會丟掉的，』他泰然地冷然地往下說道。『我在這裏等你些時了。』

彷彿這是一件不關重要的事似的，他細心把灰盤子遞給拉如密亨，他正不情地把烟灰撒在地毯上。拉思科里涅珂夫打戰，波費利並不像是看着他，還關心地拉如密亨的烟。

『怎麼！等着他麼？怎麼，你知道他有典物在那裏麼？』拉如密亨喊道。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向着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

『你的東西——戒指和錶——都包在一塊，紙上用鉛筆清楚地寫着你的名字，還有你手帕們留下給她的日期……』

『你是何等細心呵！』拉思科里涅珂夫笨拙地微笑着，極力要正眼看着他的臉，但是他失敗了，忽然續說道：

『我說那話是因為我猜想那里有許許多的典物……因此要把那一切都記住一定是困難……但是你把那一切都記得這麼清楚，而且……而且……』

『愚蠢！ 軟弱！』他想。『我為什麼續說那話呢？』

『但是我們知道所有當東西的人，就剩你一個人沒有前來，』波費利帶着幾乎看不出來的譏刺答道。

『我病的很。』

『那我也聽說了。實在，我聽說你關於什麼事極感痛苦。你看來還是沒有血色。』

『我一點也不是沒有血色……不，我十分好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粗魯地生氣地叱道，完全改變了他的語調。他的怒氣直往上沖，他壓制不住。『我將

在愾怒中把自己的事情洩露了，『這意思又從他的心頭閃過。』『他們爲什麼害我呢？』

『沒有十分好！』拉如密亨把他抓住了。『還有什麼！直到昨天他都沒有知覺，不省人事。』你相信麼，波費利，我們的背剛一轉，他便穿上衣服（雖說他幾乎都站不住）逃避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飲酒作樂直到夜半，始終是不省人事！這你相信麼！特別！』

『真正不省人事麼？一定不是吧！』波費利照着一種女人氣的樣子搖着頭。

『胡說！你不相信麼！但是無論如何你不相信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在愾怒中說滑嘴了。但是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並不像要領會那些奇怪的話。

『但是若果你不是不省人事，你如何能出去呢？』拉如密亨忽然變熱切了。

『你出去幹什麼？是什麼目的？而且爲什麼偷偷地？你做那事的時候，你神

志清白麼？現在一切危險都過去了，我可以明白地說了。」

「昨天我對於他們討厭得要命。」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幅含有盛氣凌人的侮蔑神情的笑容，忽然向波費利說話，「我跑開他們，要在他們所找不到的地方租房住，而且我帶着許多錢。」薩米陀夫君在那里看見了。我說，薩米陀夫君，昨天我是懂事還是不省人事呢；你解決我們的紛爭吧。」

他那時本可以把薩米陀夫壓住了，他對於他的表情與沉默是那麼可憎。

「我以為你談得懂事，甚且巧妙，但是你容易發脾氣極了，」薩米陀夫冷淡地聲言道。

「而且尼科丁佛密支今天告訴我，」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插嘴道，「他昨夜很晚在一個被馬車壓倒的人的寓所裏遇見你。」

「對了，」拉如密亨說道，「那麼你不是瘋了麼？你把你的最後一文錢都給了那寡婦當葬費。若果你想幫助她，給十五塊或甚至于給二十塊，但是至少要留

三塊盧布給你，但是他却把所有二十五塊一下都扔掉了！」

『或者我在什麼地方發見了一個寶庫，你一點都不知道麼？就是因爲那我昨天才慷慨。……』

薩米陀夫君知道我發見了一個寶庫！請原諒我以這樣小事騷擾你半個鐘頭，」他轉臉向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嘴唇顫抖地說道。『我們使你煩絮，不是麼？』

『哦不對，十分相反，十分相反！倘若你知道你是何等使我發生興趣呵！』

傍觀聽着是有趣的……我實在高興你終于前來了。』

『但是你可以給我們點茶喝！我的喉嚨乾了，』拉如密亨喊道。

『妙想！或者我們都要跟着你走。你不歡喜……在喫茶前有什麼更必需的東西麼？』

『快去罷！』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出去叫茶來。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思想是在一陣急轉中。他惱得要命。

「最糟的是他們並不裝假；他們不肯客氣！你若果絲毫不認識我又如何呢，你向尼科丁佛密支談我麼？可見他們好像一羣狗追尋我的踪跡，這件事他們並不肯隱瞞。他們簡直是吐我的臉。」他氣得發抖。『得，公然地懲罰我吧，莫要像貓同老鼠樣玩我。那差不多是無禮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但是或者我將不答應的！我將起身，把全部的實情摔給你的鬼臉看，你將看見我是何等地看不起你。』他幾乎不能呼吸了。『然而若果那只是我的妄想怎麼辦呢？若果是我誤會了，而且由于沒有經驗生了氣，揭開了我的假面具，怎麼辦呢？或者那都是無意的。所有他們的成語都是通常用的，但是牠們有些意思。……那一切都可以說，但是有些意思。他爲什麼無禮地說，「給她」呢？薩米陀夫爲什麼接着說我說的巧妙呢？他們爲什麼說話用那樣語調呢？是的！那語調……拉如密寧坐在這里，他爲什麼一點事情看不見呢？那個老實的蠢貨從來看不見任

何事情的！又激昂了！剛才波費利向我霎眼了麼？自然，這是胡說！他霎眼幹什麼？他們是努力要攪亂我的神經，還是戲弄我呢？不是這全是玄想，便是他們知道了？就連薩米陀夫也是無禮。……薩米陀夫是無禮麼？薩米陀夫改變心思了。我預先知道他要改變心思的！他在這裏是自由自在的，然而這次乃是我的頭一次的造訪。波費利並不把他當作客人看；背對着他坐着。他們像賊一般地親密，無疑地，是爲着我！一點無疑地，他們在我們未來以前在談着我。他們知道那房子麼？但願他們趕快罷！當我說我跑開要租房子，他輕輕放過了。……我聰明地把關於房子的那話放進去，以後或者有用的。……的確，不省人事……哈——哈——哈！他昨夜一切都知道了！他却並不知道我的母親來了！那老醜婆用鉛筆寫上了日期！你錯了，你抓不住我！沒有事實……那全是猜想！你製造事實！就連那房子也不是一件事實，而是不省人事。我知道向他們說什麼話。……他們知道那房子麼？不探聽出來我是不走的。我來幹什麼呢？

但是現在我的發怒，或者就是一件事實！傻瓜，我是何等易怒呵！或者那是對的；戲弄病人……。他在試着我哩。他將努力抓住我。我爲什麼來呢？」

這一切像電一般從他的心頭閃過。

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迅速地回來了。他變得忽然更加愉快了。

「昨天你的晏會，兄台，使我的頭顱……我簡直身心交病了，」他向拉如密享大笑，用十分不同的語調開口道。

「有趣麼？昨天我在最有趣的一點上離開你們了。誰贏了？」

「哦，自然，沒有人贏。他們談到永久的問題，漂到空地去了。」

「只消想一想，羅提亞，昨天我們談到什麼上了。有沒有「罪」這麼一種東西。我會告訴你，我們簡直談厭了。」

「有什麼奇怪的？這是日常的社會問題，」拉思科里涅珂夫偶然地答道。

「那問題並不十分是像那樣發的，」波費利說道。

『不十分是，那是真的，』拉如密亨立刻同意道，照例變得熱切而且匆忙。『聽着，羅提宏；而且把你的意見告訴我們，我想聽一聽。我會極力和他們反對，需要你幫助我。我會告訴他們，說你就來了。……那是以社會主義者的理論開頭的。你知道他們的理論；罪乃是對於社會組織的變態之一種反對，再不是別的，再不是別的；其他理由是不承認的！……』

『你錯了，』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喊道；他是顯然精神十足的，他看着拉如密亨的時候，他不住地大笑，這使他更加興奮了。

『什麼都不承認，』拉如密亨熱切地打斷他的話說道。『我並不錯。我將把他們的著作拿給你看。一切事情在他們看來都是「環境的影響」，別的什麼都不是。這是他們癖愛的成語！接着那話下來的就是，若果社會組織得合于常態，一切罪便立刻都消滅了，因為沒有東西要反對，而且所有的人一刻之間都變得正直了。人性是不被注意的，那被擯棄了，那不認為存在的！他們不承認以歷史的

活的方法發展的人類，最後將變成一個常態的社會，但是他們相信一種由數學的腦筋產生出來的社會制度，將立刻來組織所有的人類，而且一刻之間就使之公正無罪，比任何活的方法都快！就是因為這他們本性地不喜歡歷史，「其中除開醜與愚而外什麼都沒有」，他們把牠全解作愚！就是因為這他們那麼不喜歡人生的活的方法；他們不要一個活的靈魂。活的靈魂要求生命，靈魂將不服從機械學的規矩，靈魂是猜疑的對象，靈魂是退化的！但是他們所要的，雖說發着死的氣味而且是可以橡皮作的，至少不是活的，沒有意志，是屈伏的，而且將不反抗！結果他們便要把一切事物都縮成公共住所裏的牆的建築與房間和走道的計畫了！公共住所是齊備了，但是你的人性對於公共住所却並不齊備——牠需要生命，牠沒有完成牠的生活過程，到墓地去還是未免太早了！你不能以邏輯跳過人性。邏輯假定三種可能性，但是可能性成兆哩！切去一兆，把牠全縮成安適問題！這是最容易的解決問題法！這是挑引人地清楚，你一定莫要思想那道理。那是

偉大的事情，你一定莫要想！人生的整個秘密在兩頁印刷品上！」

「現在他跑遠了，打鼓呀！把他捉住，幹呀！」波費利大笑道。「你能猜想麼，」他轉臉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六個人昨夜像那樣發議論，在一間房裏，以拳打作爲開端！不對，兄台，你錯了，環境表明了許多犯罪的緣由；那我能以向你担保。」

「哦，那我知道，但是告訴我：一個四十歲的人虐待一個十歲的孩子；這是環境驅使他那樣麼？」

「唔，嚴格地說起來，那是的，」波費利帶着顯著的嚴肅說道；「那種性質的罪很可以誘之于環境的影響的。」

拉如密亨幾乎瘋狂了。「哦，若是你歡喜，」他咆哮道，「我將向你證明你的白眼毛很可以誘之于伊凡大帝的二百五十呎高的教堂，我將清楚地，正確地，進步地，甚且帶着一種自由的傾向，證明這點！我包做！你賭東道麼？」

『好吧！我們聽吧，聽他如何證明！』

『他總是欺弄人，可惡，』拉如密亭跳起來擺着手勢，喊道。『向你談有什麼用！他那都是故意的；你不知道他，羅提宏！昨天他加入他們那邊，簡直就是愚弄他們。他昨天說的話！他們欣喜哩！他能一氣支持兩個星期。去年他使我們相信他要到修道院去；他堅執了兩個月。不久之前他忽然想起聲言他要結婚了，說他把婚禮的一切東西都預備齊了。他的確定做新衣服。我們都開始恭賀他。並沒有新婦，什麼都沒有，全是純粹的空想。』

『呵，你錯了！我先有了衣服。事實上乃是新衣服使我想起騙你的。』

『你是這樣的一個善裝假的人麼？』拉思科里 涅珂夫不當心地問道。

『你原來不相信麼，囑？等一會，我也要騙你的。哈——哈——哈！不，我要把實話告訴你。關於犯罪，環境，小孩，那一切的問題，使我心中想起你的那篇那時使我發生興趣的文章。『犯罪論』……或那類的東西，題目我忘記了，兩月

以前我在按期評論上高興地讀着。」

『我的文章？在按期評論上？』拉思科里涅珂夫驚愕地問道。『在六個月以前我離開大學的時候，我的確寫了一篇論一本書的文章，但是我送給每週評論了。』

『但是在按期評論上登出來的。』

『每週評論倒了，那麼就是因為這，所以那時沒有發表出來呵。』

『對了；但是當牠倒了的時候，每週評論便和按期合併了，所以你的文章便于

兩月前在按期上登出來。你不知道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並不知道。

『怎麼，你可以向他們爲那篇文章弄些錢的！你是什麼樣的一個怪人呵！

你過着那麼一種孤寂的生活，你一點都不知道那些直接與你有關的事情。這是一件事實，我向你担保。』

『好極了，羅提亞！我也一點不知道！』拉如密亨喊道。『我今天要跑到讀書室去，找那一期。兩月以前麼？什麼日期？不過這沒有關係，我將找得到的。』試想不告訴我們！』

『你如何看出來那篇文章是我的呢？那僅只是簽上姓名的頭字母。』

『我只是在日前偶而得知道的。藉着那位編輯；我認識他。……我非常有興趣。』

『我分析（若果我記得的話）一個罪人在犯罪以前和以後的心理。』

『是的，而且你力辯一罪之犯總是有病伴着俱來的。非常，非常特創的，但是……使我那麼發生興趣的並不是你的文章的那一部份，乃是在文章末尾的一個意見，我惋惜要說，那意見僅只暗示了，並沒有明白地寫完。若是你想起來的話，那裏有一個暗示，說有某種人，他們可以……這是說，並不是準準確確地能夠，但是他們有十分權利破壞道德，犯罪，法律並不是爲他們而設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對於他把他的意見誇張地故意地曲解微笑着。

「怎麼？你是什麼意思？有權利犯罪？但是並不因為環境的影響麼？」

拉如密亨甚且帶着驚慌地詢問道：

「不，並不真正因為那，」被費利答道。「在這篇文章裏，所有的人都分成『普通的』和『特別的』。普通的人必須順從地生活，沒有權利犯法，因為——你不知道麼——他們是普通的。但是特別的人却有權犯任何罪，隨便犯法，就是因為他們是特別的。這就是你的意見，我沒有誤會罷？」

「你是什麼意思？那不能算對吧？」拉如密亨迷亂地低語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又笑了。他立刻便把要點看見了，而且知道他們想把他驅往那里去。他決心來對付這種挑戰。

「那並不十分是我的辯論之點，」他簡單地謙遜地開言道。「然而我承認你並說得幾乎正確了；或者（若是你歡喜）完全正確哩。」（承認這點幾乎使他快

樂。」「唯一的不同是在這：我並不爭論，說特別的人總是一定要破壞道德的，如同你所說的。事實上，我懷疑這樣的一個辯論不能發表哩。我只是暗示說一個「特別的」人有權利……這並不是一種奉官的權利，乃是一種要在一個人自己良心上決定越過……某種阻礙物的內在的權利，而且只是在爲着使他的理想實際說成就（有時或者于人類全體有益的）才必需的時候。你說我的文章不明確；我情願盡力使牠清楚。或者我以為你想要我這樣是對了；很好。我確以爲倘若克勃列和牛頓的發現，除非犧牲一個，一打，一百，或更多的人，不能使之爲人所知，那麼牛頓便有權利，的確在責任上一定要……除去那一打或一百人，爲着使他的發現爲人類全體所知的緣故。但是並非從那接着便說牛頓有權利左右殺人，日日在市場偷東西。以後，我記得，我在我的文章上力辯所有……唔，人類的立法者和領袖，例如里加葛斯，梭龍，謨罕默德，拿破侖等等，都無例外地是罪人，就因爲他們立一個新法，便犯了古法，那是從他們的祖先傳下來，被人民視爲神聖的，而

且他們即使流血也不突然停住，若果那種流血——那時常是老實人們爲保護古法勇敢地戰鬥——于他們的主義有益。事實上，的確人類的這些恩人和領袖的大多數都是犯着可怕的屠殺罪，這是可以注意的。總之，我確以爲所有的偉人或甚至于稍微出乎普通以外的人，這就是說能以說句新話的人，一定就從他們的性格上都是罪人——多少是的，自然。不然，他們是難以出乎常軌；照舊走着常軌乃是他們所不能忍受的，又是就由于他們的性格，而且在我想來，的確他們不應當忍受。

你看在那一切話裏並沒有特別新的東西。同樣的東西先前已經印過讀過千遍了。至于我把人們分成普通的與特別的，我承認那有些專斷，但是我並不堅持確實的數目。我僅只相信我的主要意見，人類爲一種自然法則大概地分成兩種，次等的（普通的），若是可以這樣說，就是僅足繁殖同類的原料，和有天賦才智說一句新話的人們。自然，還有無數的更細分類，但是這兩種人的顯著的要點都分得很好。頭一種人，大概地說起來，乃是性情保守而且守法的人；他們在統治下生活，而且

愛受統治。在我想來，被人統治是他們的本分，因為那是他們的職業，對於他們那裏面並有什麼辱人的地方。第二種人都犯法；他們都是破壞者，或心想破壞，按照他們的能力而定。這些人們的罪自然是有聯帶關係的而且是變化了的；他們天抵是用十分變化了的方法，尋求對於現在的破壞，爲着改善的緣故。但是倘若這樣的一個人爲着他的信仰的緣故被迫去越過一個死屍，或從血灘中涉過，我確以爲他能以在他裏面，在他良心上，找到一個從血灘中涉過的允准——那靠着信仰和信仰的長寬高厚，注意這點。只是在那種意義上，我在我的文章裏說到他們犯罪前的權利（你記得那是用法律的問題開頭的）。不過，並無須乎十分焦心，民衆差不多絕不會承認這種權利的，他們懲罰他們或絞死他們（多少有點），這樣做來便十分正當地完成了他們的保守的職業。但是這同樣的民衆在下一代便把這些罪人放在石臺上崇拜他們（多少有點）。頭一種人永遠是現在的人，第二種人永遠是將來的人。頭一種人保存這世界，充之以人民，第二種人推動這世界，引牠向牠的

目標走去。每階級都有相等的生存權。事實上，都和我有相等的權利！」
la guerre éternelle（永久的戰爭萬歲）——自然，直到新耶路撒冷來了為止！」

『那麼你相信新耶路撒冷了，是麼？』

『我相信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堅決地答道；在他說這話以及在他剛才痛罵的演說之際，他把他的眼老注視在地毯的一塊地方上。

『你……你相信上帝麼？原諒我的好奇心。』

『我相信的，』拉思科里涅珂夫重說道，他抬眼看波費利。

『你……你相信撒納死後復活麼？』

『我……我相信的。你爲什麼問這一切話呢？』

『你真正地相信麼？』

『真正地。』

『你絕不是這樣的。……我由于好奇心才問的。原諒我。但是我們且回

到本題吧；他們並非永遠是被處決的。有些，正相反……」

「在他們生時得勝利麼？哦是的，有些在此生便達到目的了，于是……」

「他們便開始處決別人麼？」

「若是必須的話；實在，他們大抵是幹的。你的話是很機靈的。」

「謝謝你。但是告訴我這點：你如何分辨特別人和普通人呢？他們出世時

有記號麼？我覺得應當更精密，外面更明確。原諒一個實際的守法的公民之自
然的焦心，但是比方說，他們不能採用一種特別的制服麼，他們不能戴什麼東西，
用什麼方法打上烙印麼？你知道若是發生混亂了，這一種人中的一位以爲他是屬
于那一種的，開始「除去阻礙物」，如同你所那麼快樂地說的，那麼……」

「哦，那是時常發生的！那話比上次的還更機靈。」

「謝謝你。」

「沒有緣由；但是注意，那錯誤只能起于第一種人，這就是說，在普通人（如

同我所或者不幸地稱他們的)中。他們有很多人，不管自己偏向于服從，因為好玩的性格，(這有時甚且見于母牛，)他們都歡喜視自己為進步的人，「破壞者」，把自己推進「新運動」中，而且這十分真誠地。同時真正新的人們時常並不為他們所注意，或甚且被輕視為有爬行趨勢的反動派。但是我並不以為這里有任何重大的危險，你實在無須乎不安，因為他們絕不開得很過火的。自然，他們有時因為他們讓他們的妄想和他們一起跑了，可以挨一頓痛打的，而且把他們的地位指示給他們，但是這就得了；事實上，就連這也是不必須的，因為他們鞭撻自己，因為他們是非常講良心的；有些人彼此執行這種職務，有些人用自己的手打自己。……他們將以各樣的昭彰的懊悔行動，帶着美麗的勸人的效力，欺騙自己；事實上你沒有什麼可以不安的。……這是一個自然法則。」

「唔，因為那個緣故你的確使我的心更放下了；但是還有另一件事煩惱我。請告訴我，這些特別的人，有殺他人之權利的人有許多麼？自然，我清願俯伏在

他們面前，但是你一定要承認，若是他們有許多人的話，這是驚人的，隱隱的。

「哦，那你也無須乎煩心，」拉思科里涅珂夫用同樣的語調往下說道。『有新思想的人，有一點點能力說句新話的人，在數上是少極了，事實上特別是這樣。只有一件事情是明顯的，人類的這一切等次和一再分類的外表，一定是順序無誤地照着某種自然的法則。自然，這法則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那一定是存在的，而且有一天可以爲人所知的。大堆的人類都是僅僅的原料，藉着某種大的努力，藉着某種神秘的方法，藉着不同的種類的交配，僅只爲着最後或者要由一千人中產生出一個有一星星獨立性的人而存在着。或者一萬人中產生一個——我粗粗地，相近地說——有些獨立性，十萬人中產生一個有更大的獨立性的人。有天才的人是百萬中的一個，偉大的天才們——人類的花冠——或者在許多萬萬人中出現一個在世上。事實上，我還並未往那蒸溜器裏歇過，這一切都是在那裏面舉行的。但是的確有，而一定有一種固定的法則，這不能是一件偶然的事的。』

『怎麼，你兩個都在鬥笑話麼？』拉如密亨終於喊道。『你們坐在那里，彼此開玩笑。你是認真的麼，羅提亞？』

拉思科里涅珂夫抬起他的無血色的而且幾乎是悲傷的臉，並不答話。波費利的不遮掩的，不撓的，神經質的，無禮的譏刺，加之以那幅安靜的悲傷的臉，在拉如密亨看來好像奇怪。

『唔，老哥，若果你真正認真……自然，你說那並不新，那好像我們所讀過聽過一千遍了的東西，你是對的；但是在這一切話中真正特創的，獨獨屬於你自己的，使我恐懼，乃是你以良心之名許可流血，而且——原諒我這樣說——帶着那般的狂熱。……我以爲那便是你的文章的要點。但是那種按良心許可流血，在我看來，……是比奉官的，法律上的許可流血還更可怕。……』

『你是十分對的，那是更可怕的，』波費利同意道。

『是的，你一定誇張了！有什麼錯誤，我要讀一讀。你不能那樣想！』

我要讀」讀。」

「那都不在文章上，那里只有一個暗示，」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是的，是的。」波費利坐不穩了。「你對於犯罪的態度現在我算很清楚了，但是……原諒我的鹵莽（我實在害臊像這樣煩你），你看，你把我關于兩等人混雜的焦慮除去了，但是……還有各種實際上的可能性使我不安！倘若有一個人，有個青年，以為他是一個里加葛斯，或讓罕默德——自然，是將來的——假設他開始要把一切阻礙物除去。……他眼前有着某種偉大的經營，而且需要錢來辦……努力弄錢……你明白麼？」

薩米陀夫在他的拐角那里發出一陣突然的狂笑。拉思科里涅珂夫連眼都沒有拾起來看他。

「我一定要承認，」他鎮定地往下說道，「這樣情形一定要有。自誇的愚昧的人特別易于墮入那個陷阱裏去；尤其是年輕人。」

『是的，你看。 那麼？』

『什麼那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微笑的回答；『那並不是我的錯處。 那就是那樣，而且將永遠是那樣的。 他剛才說（他向拉如密亨點頭），我許可流血。 社會被牢獄，充軍，罪人稽察者，苦工，保護得太好了。 無須乎不安的。 你們只消把賊捉住就是了。』

『若果我們真把他捉住了，怎麼辦呢？』

『那麼他便得到他所配得的了。』

『你的確是合乎邏輯的。 但是他的良心以為如何呢？』

『你為什麼管那呢？』

『只是由于同情。』

『若果他有良心，他將為他的錯誤受罪的。 那就是他的懲罰——和牢獄一樣。』

『但是真正的天才，』拉如密亨皺着眉頭問道，『那些有權殺人的人呢？他們應當還爲着他們所殺的人絲毫受罪麼？』

『爲什麼說應當那兩個字呢？這並不是一件允准或禁止的事情。若果他爲他的犧牲者惋惜，他便要受罪。受苦與受罪對于大的智力和深的心腸是永遠免不了。我想，真正偉大的人一定在世上懷着大的憂傷，』他作夢一般地續說道，並不是用談話的語調。

他抬眼，熱心地看着他們所有的人，微笑着，拿他的便帽。和他進來時的態度比較起來，他未免太安靜了。人人都站起來。

『唔，你可以侮辱我，和我生氣，若是你歡喜，』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又開口道，『但是我止不住。容我問你一個小小的問題（我知道我是麻煩你）。就是有一個小小的意思我想說出來，只是因爲我可以不至于忘了。』

『很好，把你小小的意思告訴我吧，』拉思科里涅珂夫站着等，失色的嚴肅的

站在他面前。

『唔，你看……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說得合適。……這是一個好玩的心理上的意見。……在你寫你那篇文章的時候，一定你不能自禁的，*He-ne*，你自己想想……稍微地，一個「特別的」人，說出你所謂的一句新話。……不是這樣麼？』

『很可能地，』拉思科里涅珂夫侮藐地回答道。

『若是這樣，倘若遇着人世的困難與艱苦或爲着對於人類的服務，你能使自已越過阻礙物麼？……比方說，搶劫或者殺人麼？』

他又霎左眼，像先前一樣無聲地大笑着。

『若果我幹了，一定我是不告訴你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挑激的傲慢的侮藐回答道。

『不，我只是因爲你的文章而發生興趣，從文學的觀點看來的……』

『呸，那是何等顯然而無禮呵，』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憎惡地想道。

『容我說吧，』他無情地答道，『我並不以為自己是一個謨罕默德或一個拿破崙，更不是那一類的任何人物，我既不是他們中的一員，我便不能告訴你我如何行事。』

『哦得了，現在在俄羅斯我們豈不都以為自己是拿破崙麼？』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帶着驚人的親熱說道。

有種特別的意味就在他的話聲的調子上自行露出來了。

『或者就是這些將來的拿破崙中的一位，上星期把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結果了吧？』薩米陀夫從拐角忽然說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說話，但是堅決地注意地看着波費利。拉如密亨抑鬱地皺着眉頭。他彷彿當此之前看出點事情來了。他生氣地四下望。有了一分鐘抑鬱的沉默。拉思科里涅珂夫轉身要走。

『你已經走了麼？』波費利可喜地說道，他帶着過分的謙恭伸出手來。『我非

常，非常高興和你認識。至于你的請求呢，莫要不安，你就照我所告訴你的寫得了，或者更好是你自己到那里看我，在一兩天內……的確，明天。我十一點鐘的時候，將一定在那里。我們將把一切都辦了；我們將談一談。你是最後中的一個，你或者一定能以告訴我們些話的，」他帶着最和善的表情續說道。

「你想以適當的形式來正式地把我當證人盤駁麼？」拉思科里迥珂夫鋒利地問道。

「哦，爲什麼？那在目前是無須乎的。你誤會我了。我不失去一個機會的，你看……我和所有當東西的人都談了。……我從他們有些人中得到證據，你是最後一位了。……是的，順便說一下，」他彷彿忽然高興了，喊道，「我剛才想起來，我想起什麼事？」他轉臉向拉如密亨，「你講那個尼古拉都把我講厭了；自然，我知道，我知道很清楚，」他轉臉向拉思科里迥珂夫，「那傢伙是無辜的，但是我怎麼辦呢？我們還必得麻煩特密忒里哩。……要點是在這，都是在這：

在你上樓的時候，是七點過了，不是麼？」

『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就在他說那話的時候帶着一種不快的感觸，覺得他無須乎說。

『那麼當你在七點到八點之間上樓的時候，你沒有看見第二層樓上的門開着的房子裏——你記得麼——有兩個或至少有一個工人麼？他們在那里油漆，你沒有注意他們麼？那于他們非常，非常重要。』

『漆匠麼？沒有，我沒有看見他們，』拉思科里涅珂夫慢慢地答道，彷彿遍搜他的記憶似的，而同時他引張每根神經，幾乎急暈了要盡力快快猜出圈套在那里，而且莫疏忽了任何事情。『沒有，我沒有看見他們，而且我想我是沒有注意出像那樣房子開着。……但是在第四層樓上』（他現在克服了那圈套而且勝利了）『我現在記得有人從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對面那房裏往外搬。……我記得……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有些門房抬一張沙發出來，他們把我擠到牆上。但

是漆匠們……沒有，我記不得有什麼漆匠，我不相信任何處房子在開着門，沒有的。」

『你是什麼意思？』拉如密亨忽然喊道，彷彿他想了而且實在覺得了似的。

『怎麼，漆匠做活是在謀殺那天，然而他在那里是三天以前吧？你問什麼呢？』

『呸！我弄亂了！』波費利拍自己的前額。『鬼氣！這件事把我的腦

筋弄亂了！』他有些抱歉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要查出來有沒有任何人在

七點到八點之間看見他們在那房裏，是那樣的——一件偉大的事情，所以我猜想你或者能夠告訴我們些話的。……我十分弄亂了。』

『那麼你當更加小心些，』拉如密亨嚴肅地說道。

最後的幾個字是在走道上說出來的。波費利彼得羅維支帶着過度的恭敬看着

他們到門口。

他們走出來到大街上，抑鬱含怒，走了幾步他們都沒有說一個字。拉思科里

德柯夫深深吸了一口氣。

第六章

『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拉如密亨重複說道，他在迷亂中努力來駁斥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理論。

他們現在走近巴克列耶夫的寓所了，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和都麗亞在那裏期待他們好久了。拉如密亨于興高彩烈的討論之間在路上不斷地站住，就因為他們是第一次公開地談那件事，他昏亂了而且興奮了。

『那麼，莫要相信得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陣冷然的不當心的微笑答道。『你照例是什麼事都看不出，但是我却細想着每句話。』

『你疑心多。就是因為那你細想他們的話……哼……的確，我承認，波費利

的話調是頗奇怪的，而且那個賤東西薩米陀夫更奇怪了！……你對了，他是有些什麼——但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他從昨夜以後便改變心思了。』

『十分相反！若是他們懷着那種無腦筋的觀念，他們便要盡力遮掩，隱藏他們的點子，好在以後把你捉住。……但是那乃全是莽撞和輕率。』

『若果他們有了事實——我的意思是說，真正的事實——或者至少是有了猜疑的緣由，那麼他們一定便要努力遮掩他們的把戲，希望多得多（並且他們早就要搜查了）。但是他們沒有事實，一件也沒有。那全是海市蜃樓——全是含糊的。只是一個浮泛的觀念。因此他們努力要以莽撞來把我弄昏頭。或者他因爲沒有事實發惱，在焦急中隨便說出來了——不然或者是他有什麼計畫……他彷彿是一個有才智的人。或者他想法以假裝知道來嚇我。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心理，老弟。但是解釋這一切真令人討厭。停住吧！』

『而且那侮辱人，侮辱人！我瞭解你。但是……現在既然我們公開說了（而且我們終於公開說了乃是一件良好的事——我真高興），我現在明白地承認，我早已在他們中看出這個觀念了。自然，只是僅僅的暗示——一種諷示——但是甚至於爲什麼要有一種諷示呢？他們如何敢呢？他們有什麼根據呢？倘若你知道我是何等暴怒呵。只消想一想！僅只是因爲一個可憐的大學生，被貧窮和憂鬱病所攪擾，正在要患一場嚴重的不省人事的病（注意這點）之前，多疑，自負，驕傲，他有六個月沒有見一個人說話，穿着破的衣服和無底的靴子，却必須面對着幾個卑鄙的警察，忍受他們的凌辱；而且那沒料想到的債票——契巴洛夫呈上的借欸字據——推到他的眼前，新的油漆，列氏表三十度，和悶人的空氣，一羣人，關于謀殺他先前剛去過的地方的談話，那一切加在一個空肚子上面——他甚至可以發一陣暈病的！然而那，那便是他們所根據的事實。可惡！我明白這是何等惱人，但是處在你的地位，羅提亞，我便要大笑他們，或者更好是吐他們的鬼臉，向

各方面吐十二次。我向各方面毆打，並且正確地打，這樣我便要將這事情告一結束了。可惡！莫要喪氣。那是一樁羞恥。」

『不過，他實在解釋的好，』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可惡算了麼？但是明天又要盤駁證人哩？』他辛酸地說道。『我一定真正要和他們解釋麼？事實上我是覺得煩惱了，我昨天在酒館裏下駕和薩米陀夫談話。……』

『可惡算了！我自己到波費利那里去，我要像一家人樣把那事榨出來：他一定要讓我知道所有那事的裏裏外外！至于薩米陀夫呢……』

『他終於看透他了！』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得！』拉如密亨喊道，他又抓住他的肩膀。『得！你錯了。我想出來了。你錯了！那如何是一個圈套呢？你說那句關於工人的問話是一個圈套。但是若果你做了那事，你能說你看見他們漆房子……和工人們麼？正相反，你什麼也

沒有看見，即使倘若你看見了。誰肯直認害自己呢？」

「若果我做了那件事情，我一定要說我看見了工人們和房子，」拉恩科里渾濁地帶着勉強和顯然的厭惡答道。

「但是爲什麼說話害你自己呢？」

「因爲只有粗人，或最無經驗的新手，在審訊的時候明白地否認一切事情。

若是一個人極少啓發和經驗，他也一定努力把那些不能避免的一切外面的事實都承認了，但是要爲牠們找別的解釋，要引出某種特別的料想不到的轉灣，要給牠們以另一種意義，加牠們以另一種意見。波費利很可以預料我一定要這樣回答，說我看見他們了，表出一種老實的態度，于是加以解釋。」

「但是他立刻便要告訴你了，工人們不能于兩天之前在那里，所以你一定是在謀殺那天八點鐘在那里了。這樣他便要在一件細事上把你抓住了。」

「是的，那便是他所依恃的，以爲我沒有功夫細想，要趕緊做一種最可信的回

答，因而便忘記了工人們不能于兩天之誼在那里的。」

『但是你如何能忘記了呢？』

『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了。聰明人就在正是這樣蠢事上最容易被抓住。一個人越機伶，他便越不猜疑他將在一件簡單的事上被抓住的。一個人越機伶，他一定被抓在越簡單的圈套中。波費利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的一個傻瓜。……』

『若果是這樣，那麼他是一個惡棍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禁大笑。但是就在那時，他爲他自己的坦白得奇怪，與他解釋得熱心所驚了，雖說他剛才談話始終是帶着抑鬱的厭惡，顯然是有一個原因，由于必須。

『我得到對於某幾方面的愛好！』他私自想道。但是幾乎同時，他忽然變得^{不安}，彷彿一個意外的驚人的思想現于他的心中了。他的不安不住地加增。

他們剛來到巴克列耶夫住宅的入口。

『你獨自進去吧！』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說道。『我立刻就回來。』

『你往那里去？ 怎麼，我們剛到這里。』

『我無法。…… 半個鐘頭之後我就進去的。 告訴她們。』

『你愛怎麼說吧，我要同你一陣去。』

『你也要苦我麼！』他呼號道，眼中帶着那般的激惱，帶着那般的絕望，拉如密亨便把手放下了。他在台階上站了些時，抑鬱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對他的寓所的方向迅速地大步跨走。最後，他磨牙握拳，起誓就在那天要捏波費利像捏檸檬果子樣，于是上樓去更使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信心，她現在對於他們長久不到發怒了。

當拉思科里涅珂夫到家的時候，他的頭髮汗濕了，他沈重地呼吸着。他迅速地上樓，走進他的未鎖的房子，立刻把門梢扣上。于是他在不知不覺的恐怖中衝向房拆去，衝向他放那些東西的紙遮着的洞去；把手插進去，他有幾分鐘小心地在

洞裏摸，在紙的每個摺疊和每個裂縫中摸。他什麼都沒有找到，站起來，深深吸了一口氣。當他正來到巴克列耶夫住宅的台階的時候，他忽然玄想有種東西，一條鍊子，一個飾釘，或甚至于一小塊紙（上面有那老女人筆蹟的包典物的紙），會滑掉了，失落在什麼破縫裏，於是會忽然翻出來，成爲意外的確鑿的不利于他的證據。

他站着好像出神似的，一陣奇異的，受辱的，一半無意義的微笑露在他的雙唇上。他終於拿起他的便帽，悄悄地走出房去。他的思想完全紛亂了。他作夢一般地從門路經過。

『這里就是他本人，』一個高的人聲喊道。
他抬頭。

門房在他的小小的房間的門口站着，向一個矮矮的人把他指出來，那人外貌看來好像一個手藝人，穿着一件長上衣和一件背心，外貌遠遠看來特別像女人。他躬腰，他的頭戴着油膩的便帽向前低着。從他的打縐紋的鬆軟的臉上，他看來像

有五十多歲；他的小小的眼睛胖得看不見了，却兇惡地，粗暴地，快快地向外望。

『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走近門房問道。

那人從肩下偷看他一眼，而且他注意地，審量地看着他；于是他慢慢地轉身，不發一語，走出大門到大街上去了。

『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

『怎麼，那里他問有沒有一個大學生住在這里，提你的名字，並問你同誰一塊住。我看你來了，把你指出來，他便走了。真有趣。』

門房也彷彿頗迷惑了，但是並不十分那樣，他奇怪了一會之後，便轉身回到他的房裏去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跑着追那個生人，立刻便看見他以同樣勻整的徐徐的步驟，順着大街的那一邊走着，定眼看着地下，彷彿默想似的。他立刻把他追上了，但是在他後面走了些時候。最後，他上前和他平排，看着他的臉。那人立刻注意他

了，迅速地看一看他，但是又把眼皮放下了；這樣他們並排走了一分鐘，一語未發。

『你向門房……打聽我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最後說道，但是用一種安靜得出奇的話聲。

那人不答話；他連看都不看他。他們又都默然了。

『你爲什麼……來找我……然而什麼話不說哩。……這是什麼意思？』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話聲斷斷續續的，他彷彿不能把話一字一板說得清清楚楚的似的。

這次那人把眼抬起了，向拉思科里涅珂夫抑鬱地陰險地轉了一眼。

『兇手！』他忽然用一種安靜但是清楚的聲音說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在他旁邊走着。他的兩腿覺得忽然軟了，一陣寒戰從他脊骨傳下來，他的心彷彿站住了一會，於是忽然開始怔忡彷彿放鬆了似的。這樣

他們並非沈默地走了約有一百步。

那人並不看他。

『你是什麼意思……是什麼……誰是兇手？』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聽不見地低語道。

『你是一個兇手，』那人更加一字一板地加重地答道，帶着一陣勝利的仇恨的笑容，而且他又直瞅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失色的臉和受驚的眼睛。

他們剛好來到十字路。那人轉身向左，並不向後看。拉思科里涅珂夫依舊站着，在他後面蹣跚着。他看見他離五十步遠轉過身來，回頭看他還在那里站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不清楚，但是他猜想他又在微笑着那冷酷的仇恨與勝利的同樣的微笑。

他慢慢地脚步蹣跚着，膝頭發着抖，拉思科里涅珂夫回到他的小小的樓頂去，覺得渾身打冷戰。他脫下便帽，放在棹上，他有十分鐘站着不動。于是他疲乏的

懶在沙發上，發出一陣痛苦的低弱的呻吟，他便在那上面躺下了。這樣他躺了半個鐘頭。

他什麼也不想。有些思想，片斷的思想，有些影像無秩序無聯絡地在他的心頭浮泛——他在童年所看見的或在什麼地方遇見的人們（那些人他本是從來想不起來的）的臉孔，V那里教堂的鐘樓，酒館裏的檯球棹子和幾個軍官打着檯球，地下烟店裏的烟味，一間酒館的房子，一條十分黑暗的後樓梯，完全被污水弄滑澀了，撒滿了雞蛋殼，還有星期日的鐘聲從什麼地方漂進來。……影像一個跟着一個，像一陣旋風樣旋轉着。其中有些他歡喜而且努力去抓，但是他們消逝了，他必中始終有着一種壓抑，但那並不是壓倒一切，那有時甚且使人舒服。……微微的顫抖還在持續着，但是那也是一種幾乎舒服的感覺。

他聽見了拉如密亨的急促的脚步；他閉上眼睛，假裝睡熟了。拉如密亨開了門，在門口站些時，彷彿躊躇似的，于是他悄悄地走進房去，小心地走到沙發跟

前。拉思科里遑珂夫聽見那思泰莎咕道：

『莫要擾亂他！讓他睡吧。他可以稍遲才喫午飯的。』

『對極了，』拉如密亨答道。兩人都細心地退出，把門關上。又過了半個鐘頭。拉思科里遑珂夫睜開眼睛，又仰臥着，把雙手扣住放在頭下。

『他是誰？那個從地下跳出來的人是誰？他在那里，他看見什麼了？他全看見了，那是明顯的。那麼他在那里呢？他從那里看見的呢？他爲什麼到現在才從地下跳出來？而且他如何能看見？這是可能的麼？哼……』拉思科里珂遑夫繼續說道，他又發冷又發戰，『尼古拉在門後面發見的首飾盒子——那是可能的麼？一個線索麼？你錯一根微極線，你便能建起一座證據的金字塔！一個蒼蠅飛過看見了！這是可能的麼？』他忽然厭惡地覺着他變得何等軟弱，身體何等軟弱了。『我本應當知道的，』他帶着一陣辛酸的微笑想道。『而且我知道自己，知道我要怎樣的，我如何竟敢拿起斧頭殺人哩！我本應當預先知

道……但是我先前的確知道！」他絕望地低語道。他時時關於某種思想發呆。

「不，那些人並不是這樣做成的。那真正的首領（對於他一切都是允許的）攻打都龍，在巴黎造一場屠殺，忘記一批軍隊在埃及，在莫斯科遠征中糟踏五十萬人，在維爾納開個笑話逃走了。在他死後便給他設置祭壇，這樣一切都允許了。不，看來彷彿這樣的人並不是肉身乃是鋼身似的！」

一個突然而來的不相干的思想幾乎使他大笑。拿破崙，金字塔，滑鐵盧，和一個下賤的瘠瘦的老女人，一個床下放著紅箱子的當主——這是一種美味的雜碎給波費利彼得羅維支消化的！他們如何能够把牠消化呢！那未免太不藝術了。

「一個拿破崙在一個老女人的床下爬！呸，何等厭人啊！」

他時時覺得他要發狂了。他陷入于一種發熱病似的興奮情況中。「那老女人並不關重要，」他熱心地不連貫地想道。「那老女人或者是一個錯誤，但是

她並不是有關重要的！那老女人只是一種病。……我忙于要越過去。……我並不是殺一個人，乃是殺一個主義！我殺了主義，但是我並沒有越過去，我停在這邊哩。……我僅只能殺人。而且彷彿我甚且連那也不能似的……主義？那個傻瓜拉如密亨爲什麼罵社會主義者們呢？他們是勤勉的作買賣的人；「一切人的幸福」是他們的事務。不對，給我的生命只有一次，我永遠不會再有了；我不想等待着「一切人的幸福」。我想自己生活，不然不如完全不生活了。我簡直不能不顧我的母親挨餓，把我的盧布裝在我的口袋裏，同時我等待着「一切人的幸福」。我把我的小地磚頭放進一切人的幸福裏面，這樣我的心便安頓了。哈！哈！你爲什麼看不見我了？我只活一次，我也想……。唉，我是一個審美的虱子，別的什麼都不是，」他忽然續說道，大笑像一個瘋子樣。『是的，我確實是一個虱子，』他往下說道，抓住這觀念，死揪着牠，玩耍着牠，帶着復仇的快樂。『第一，因爲我能以推論出我是一個虱子，第二，因爲過去有一個月我麻煩

慈悲的上帝，求祂見證，我作那事並不是爲着我自己的肉體的慾望，乃是懷着一個堂堂的高尚的目的——哈！哈！第三，因爲我打算盡力合理地把牠實行出來，細想着，推度着，籌算着。我從所有虱子中擇出來一個最無用的一個，立意從她那里只拿我第一步所需要的那麼多的錢，不再多，不再少（這樣其餘的便都要歸于一個修道院了，按照她的遺囑，哈！哈！）。而且那顯出我完全是一個虱子者，他磨牙說道：「乃是因爲我或者是我所殺的一個虱子更下賤，更可惡，而且我預先知道，在殺她之後我要這樣說我自己的。有任何事情能和那種恐怖相比麼！那卑鄙！那下流！我瞭解馬上持刀的「先知」：阿拉命令，「發抖的」創造物必須服從！那「先知」是對的，他橫着大街排起礮隊，轟無辜和有罪的人，不由分說；他是對的！你們是要服從的，發抖的創造物呵，莫要有慾望；因爲那不是爲着你們的！……我將永不，永不饒恕那個老女人！」

他的頭髮汗溼了，他的顫動的嘴唇焦乾了，他的眼睛釘在天花板上。

『母親，妹妹——我先前是何等愛她們呵！我爲什麼現在恨她們呢？』是的，我恨她們，我對於她們感覺着一種形體的憎恨，我不能忍受她們靠近我。……我走到母親跟前，吻她，我記得。……抱她而且想着倘若她知道呵……那麼我將告訴她麼？那正是我那時許幹的。……哼。她一定和我一樣，』他續說着，竭力去想，彷彿和癲狂奮鬥似的。『我現在是何等恨那老女人啊！我覺得若是她復活了，我又要把她殺掉哩！可憐的理薩威泰！她爲什麼進來呢。……不過那是奇怪，爲什麼我幾乎就沒有想到她呢，彷彿我沒有殺她似的！理薩威泰！索尼亞！可憐的溫和的人兒，有着溫和的眼睛。……親愛的女人們！她們爲什麼不哭呢？她們爲什麼不呻吟呢？她們放棄一切……她們的眼睛是柔順的，溫和的。……索尼亞，索尼亞！溫和的索尼亞！』

他失了意識，在他看來好像奇怪，他並不記得他是如何弄到大街上來的。天是夜晚了。暮色退去了，圓月越發越發明耀地照着；但是空氣中有一種特別的死

氣。大街上有成羣的人；工人和事務人往家去；別的一些人出來散一散步；有着陣石灰，塵土和死水的氣味。拉思科里涅珂夫順着走，悲傷而且焦慮；他分明地知道他出來有一個目的，一定要趕快做件事情，但是是什麼事他却忘記了。他忽然站住，看見一個人在大街那邊站着，向他招手。他穿過大街到他那里去，但是那人立刻轉身走開了，頭低着，彷彿他並沒有向他招呼似的。『得，他真招手了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奇怪，但是他努力去追上他。當他來到十步以內的時候，他認識他而且驚嚇了；這是那個同樣的人，躬着肩，穿着長上衣。拉思科里涅珂夫遠遠地跟着他；他的心跳着；他們走進一個轉灣，那人還沒回頭看。『他知道我在跟着他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那人走進一座大住宅的門裏去。拉思科里涅珂夫趕緊來到大門跟前，往裏望，看他是否回頭向他招呼。那人在院中真回頭了，又彷彿向他招手。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便跟他到院中去，但是那人不見了。他一定上第一層樓梯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跑去追他。他聽見在兩個樓梯

以上有慢慢的各拍的脚步。那樓梯聽得奇怪。他來到頭一層樓上的窗前，月亮從玻璃照進一種憂鬱的神秘的光；接着他來到第二層樓上。呸！這就是漆匠們在作活的那層樓房……怎麼他立刻認不得呢？上面人的脚步声消逝了。「可見他一定停住了，或者是藏在什麼地方。」他來到第三層樓，他還往上去麼？有一種死寂，那是可怕的……但是他往上去。他自己的脚步声嚇了他。何等黑暗呵！那人一定藏在這裡什麼拐角裏。呵！這層樓房門大開着，他躊躇着，走進去了。在走道上非常黑暗而且空洞，彷彿一切東西都搬走了似的；他蹣跚着脚尖偷偷走進泛着月光的客廳。那裏一切東西都像先前一樣，椅子，鏡子，黃沙發，和框子裏的畫。一個大的，圓的，紅銅色的月亮從窗戶望裏窺。「原來是月光使這般死寂，織造些神秘，」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他站着等着，等了好久，月光越是沉默，他的心便越跳得厲害，直到發痛的時候爲止。還是同樣的寂靜。忽然他聽見一陣剎那間的銳利的破裂聲，像薄片破碎樣，一切又都寂靜了。一個蒼

繩忽然飛起來，碰在窗戶玻璃上，帶着一陣悲傷的營營的聲音。在那時他看出在屋拐，在窗戶與小食櫥之間，有種東西像一掛鐘樣，掛在牆上。『那掛鐘爲什麼在這里呢？』他想，『那先前並不是在那里呀。……』他悄悄地走上前去，便覺得有人藏在那後面。他謹慎地把鐘移動，便看見那老女人坐在拐角的一張椅子上，加倍彎腰，好使他看不見她的臉；但是這是她。他臨着她站着。『她害怕，』他想到。他偷偷地從活結上把斧頭取下，一下又一下地打在她的腦殼上。但是說來奇怪，她並不動，彷彿她是木作的似的。他嚇住了，彎腰更近，努力看她；但是她也把頭更往下低。……他直接灣到地，從下往上蹶她的臉，他蹶着，嚇得發冷了：那老女人坐着大笑着，無聲地大笑得發抖，盡力使他聽不見。忽然他猜想臥室的門開了一點，那裏面有着大笑與耳語。他被瘋狂征服了，他開始用全力照着老女人的頭上打，但是每打一斧頭，臥室裏的大笑和耳語的聲音變得更大，那老女人簡直樂得發抖了。他跑開，但是走道上滿是人，各屋的門都在開着，在梯頂

上和樓梯上，和下面各處，都有人，成行的人頭，都在看，但是都擠在一塊，沉默着，期待着。有種東西捏他的心，他的腿釘在那地方，不能動。……他努力要呼喊，但是醒過來了。

他深深吸一口氣——但是他的夢奇怪地彷彿留着；他的門推開了，一個他所從未見過的人在門口站着注意地看着他。

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還沒有把眼睛睜開，立刻又閉上了。他仰臥着不動。

「這還是一場夢麼？」他奇怪，又幾乎看不出來地把眼皮扯開；那生人站在原處還是看着地。

他小心地走進房去，謹慎地把身後門關上，走到棹子跟前，停了一會，還把眼睛放在拉思科里涅珂夫身上，悄悄地坐在沙發旁邊的椅子上；他把禮帽放在身邊的板上，手靠在手杖上，下頰靠在手上。他預備無限定地等着，這是顯而易見的。

就拉思科里涅珂夫從偷視中所能看出的說，他是一個不復年輕的人了，壯壯的，長

着一把豐滿的，好看的，幾乎微白的鬚子。

十分鐘過去了。天還是亮的，但是開始漸漸昏暗了。房裏是完全的寂靜。

沒有一點聲音從樓梯上傳來。只有一個大蒼蠅對着窗戶玻璃營營着撲動着。

這是終于忍不住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起身，坐在沙發上。

『得，告訴我你有什麼事。』

『我知道你沒有睡熟，而只是假裝着，』那生人古怪地答道，泰然地微笑着。

『容我自己介紹吧，我是亞爾加提伊凡諾維支司維特里略羅夫。』

(卷三完)

未名叢刊：24 罪與罰（上）

實價一元六角

不許翻印

1. 苦悶的象徴。日本厨川白村作；魯迅譯。（八版）價五角。
2. 蘇俄文藝論戰。俄國楮沙克等作；任國楨譯。（三版）價三角五分。
3.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魯迅譯。（五版）價七角。
4. 往星中。俄國安特列夫作；李霽野譯。（再版中）價四角五分。
5. 窮人。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韋叢燕譯。（三版）價六角五分。
6. 十二個。俄國勃洛克作；胡徵譯。價三角五分。
7. 外套。俄國果戈理作；韋素園譯。（再版）價三角。
8. 白茶。蘇俄獨幕劇集；曹靖華譯。（再版）價五角。
9. 爭自由的波浪。俄國但兼珂等作；董秋芳譯。（再版）價五角五分。
10. 工人綏惠略夫。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作；魯迅譯。（三版）價六角。

11. 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魯迅譯。(五版)價八角。
12. 小約翰。荷蘭望藹覃作；魯迅譯。(再版)價八角。
13. 文學與革命。俄國特羅茨基作；韋素園與李霽野譯。(三版)價一元一角。
14. 黑假面人。俄國安特列夫作；李霽野譯。價三角五分。
15. 格里佛遊記(卷一)。英國斯偉夫特作；韋叢燕譯。(再版)價五角。
16. 格里佛遊記(卷二)。英國斯偉夫特作；韋叢燕譯。(再版)價五角五分。
17. 格里佛遊記(卷三)。英國斯偉夫特作；韋叢燕譯。(在印)
18. 格里佛遊記(卷四)。英國斯偉夫特作；韋叢燕譯。(在印)
19. 煙袋。蘇聯愛倫堡等作；曹靖華譯。(再版)價八角五分。
20. 黃花集。北歐詩歌，小品，散文集；韋素園譯。價五角五分。
21. 不幸的一羣。俄國，波蘭，美國小說選集；李霽野譯。價七角。
22. 第四十一。蘇聯拉甫列捏夫作；曹靖華譯。價七角五分。
23. 蠢貨。柴霍甫等作；曹靖華譯。價六角。

25. 罪與罰(下)。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韋叢燕譯。(即出)
26. 29. 近代英國文學史(全)。英國葛斯作；韋叢燕譯。(即出)
26. 溫茲渥斯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葛斯作；韋叢燕譯。(即出)
27. 拜倫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葛斯作；韋叢燕譯。價一元三角。
28. 初期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葛斯作；韋叢燕譯。(即出)
29. 譚尼孫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葛斯作；韋叢燕譯。(即出)
- 附近三十年的英國文學。美國愛斯庚作；韋叢燕譯。(即出)
30. 被侮辱與損害的(上)。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韋素園與李霽野譯。(在印)
31. 被侮辱與損害的(下)。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韋素園與李霽野譯。(在印)
32. 文學中的性表現。英國加爾佛唐作；李霽野譯。(在印)

北平東城
景山東街
未名社出版部發行。

有*號者，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未名新集

君山。韋叢燕著情詩四十首。實價七角。再版中。

朝華夕拾。魯迅著回憶文十篇。實價五角五分。三版。

地之子。臺靜農著短篇小說集。實價七角。

影。李霽野著短篇小說集。實價四角五分。再版中。

冰塊。韋叢燕著雜詩集。實價三角五分。

建塔者。臺靜農著第二短篇小說集。即出。

我和我的魂。韋叢燕著對話體散文詩五篇。即出。

墳。魯迅著。(三版)實價九角。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臺靜農編。(再版)實價四角。

近代文藝批評斷片。李霽野輯譯。價四角半。

開瑪的花園。英國霍勃著印度情詩集；韋叢燕譯。即出。



